高麗史

第三

221.04 Te127k

高麗史第三目錄

列傳五十卷

第一　高麗史八十八

后妃一……一
神惠王后柳氏……一
莊和王后吳氏……一
神明王太后劉氏……二
神靜王太后皇甫氏……二
神成王太后金氏……二
貞德王后柳氏……三
獻穆大夫人平氏……三
貞穆夫人王氏……三
東陽院夫人庾氏……三
肅穆夫人……三
天安府院夫人林氏……三
興福院夫人洪氏……三
後大良院夫人李氏……三
大溟州院夫人王氏……三
廣州院夫人王氏……三
小廣州院夫人王氏……三
東山院夫人朴氏……三
禮和夫人王氏……三
大酉院夫人金氏……三
小酉院夫人金氏……三
西殿院夫人……三
信州院夫人康氏……三
月華院夫人……三
小黃州院夫人……三
聖茂夫人朴氏……三
義城府院夫人洪氏……三
月鋭院夫人朴氏……三
夢良院夫人朴氏……三

国立国会
25.9.21
図書館

213500

海良院夫人……三
幾和王后林氏……三
後廣州院夫人王氏……四
清州院夫人金氏……四
宮人哀伊主……四
文恭王后朴氏……四
文成王后朴氏……四
清州南院夫人金氏……四
大穆王后皇甫氏……四
慶和宮夫人林氏……四
獻肅王后金氏……四
獻懿王后劉氏……四
獻哀王太后皇甫氏……四
獻貞王后皇甫氏……五
大明宮夫人柳氏……五
文德王后劉氏……五
文和王后金氏……五
延昌宮夫人崔氏……五
宣正王后劉氏……五
宮人金氏……五
元貞王后金氏……五
元和王后崔氏……六
元城太后金氏……六
元惠太后金氏……六
元容王后柳氏……六
元穆王后徐氏……六
元平王后金氏……六
元順淑妃金氏……七
元賀貴妃王氏……七
貴妃庾氏……七
宮人韓氏……七
宮人李氏……七
宮人朴氏……七
敬成王后金氏……七

敬穆賢妃王氏……七
孝思王后金氏……七
李氏……七
劉氏……七
容信王后韓氏……七
容懿王后韓氏……七
容穆王后李氏……七
容節德妃金氏……七
延昌宮主盧氏……七
仁平王后金氏……七
仁睿順德太后李氏……七
仁敬賢妃李氏……八
仁節賢妃李氏……八
仁穆德妃金氏……八
貞懿王后王氏……八
宣禧王后金氏……八
長慶宮主李氏……八
貞信賢妃李氏……八
思肅太后李氏……八
元信宮主李氏……九
明懿太后柳氏……九
敬和王后李氏……一〇
文敬太后李氏……一〇
文貞王后王氏……一一
淑妃崔氏……一一
廢妃李氏……一一
廢妃李氏……一一
恭睿太后任氏……一一
宣平王后金氏……一二
莊敬王后金氏……一二
莊宣王后崔氏……一三
光靖太后金氏……一三
宣靖太后金氏……一三
成平王后任氏……一三

思平王后李氏……一四
元德太后柳氏……一四
安惠太后柳氏……一四
順敬太后金氏……一五
慶昌宮主柳氏……一五

第二　高麗史八十九

后妃二……一六

齊國大長公主……一六
貞信府主王氏……二〇
淑昌院妃金氏……二〇
薊國大長公主……二〇
懿妃……二二
靜妃王氏……二二
順和院妃洪氏……二二
妃趙氏……二二
順妃許氏……二二
濮國長公主……二二
曹國長公主……二二
慶華公主……二二
明德太后洪氏……二三
壽妃權氏……二五
德寧公主……二五
禧妃尹氏……二五
和妃洪氏……二五
銀川翁主林氏……二五
魯國大長公主……二六
惠妃李氏……二七
益妃韓氏……二七
定妃安氏……二八
愼妃廉氏……二八
順妃盧氏……二八

第三　高麗史九十

宗室一……二九

太子泰……三〇
文元大王貞……三〇
戴宗旭……三〇
安宗郁……三〇
王位君……三〇
仁愛君……三〇
元莊太子……三〇
助伊君……三〇
壽命太子……三〇
孝穆太子義……三〇
孝隱太子琳禎……三〇
元寧太子……三一
孝成太子琳珠……三一
孝祗太子……三一
太子稷……三一
廣州院君……三一
孝悌太子……三一
孝明太子……三一
法登君……三一
資利君……三一
義城府院大君……三一
興化宮君……三一
太子濟……三一
慶春院君……三一
孝和太子……三一
平壤公基 樂浪侯瑛 承化伯禎 承化侯溫 永寧公綧 寧仁侯積 淮安公侹 齊安公淑 順正大君璿 順寧君聃 咸寧伯璞……三一
太師忠……三四
哀殤君昉……三四
洛浪侯璥……三四
開城侯皚……三四
大覺國師煦……三四
常安公琇……三五

道生僧統窺……三五
金官侯烝……三六
卞韓侯愔……三六
樂浪侯忱……三六
聰惠首座璟……三六
朝鮮公燾……三六
扶餘侯遂……三七
辰韓侯愉……三七
漢山侯昀……三七
上黨侯佖……三七
圓明國師澄儼……三八
帶方公俌……三八
大原公侔……三九
齊安公傍……三九
通義侯僑……四〇
大寧侯暻……四〇
元敬國師冲曦……四一
孝靈太子祈……四一
小君善思……四一

第四　高麗史九十一

宗室二……四二

襄陽公恕 司坐璋 定原府院君鈞 鶴城府院君珦 永興君瑗 瑞興侯璵……四二
昌原公祉……四三
始寧侯禕……四三
慶原公祚……四四
大禪師鏡智……四四
冲明國師覺膺……四四
安慶公淐……四四
始陽侯珆……四四
順安公琮……四四
江陽公滋 丹陽府院大君珛 瀋王篤 瀋王篤朶不花 延德府院大君塤……四五
小君湑……四七
世子鑑……四七

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四七
龍山元子……四八
釋器……四八
世子奭……四九

公主……四九

太祖九女……四九
惠宗三女……四九
定宗一女……五〇
光宗三女……五〇
成宗二女……五〇
顯宗八女……五〇
德宗二女……五〇
靖宗一女……五〇
文宗七女……五〇
宣宗三女……五〇
肅宗四女……五一
睿宗二女……五一
仁宗四女……五一
毅宗三女……五一
明宗二女……五二
神宗二女……五二
熙宗五女……五二
康宗一女……五二
高宗一女……五二
元宗二女……五二
忠烈王二女……五二
忠惠王一女……五二
恭讓王三女……五三

第五　高麗史九十二

洪儒 裴玄慶 卜智謙 申崇謙……五三
庾黔弼……五四
崔凝……五六
崔彥撝……五七
王儒 字之……五七
朴述熙……五七
崔知夢……五八
王式廉……五八

朴守卿……五九　王順式李悅言　金尹瑄興達　朴弼泰附
……五九　龔直……六一
朴英規……六一

第六　高麗史九十三

徐弼……六二　崔承老齊顏……六三
雙冀……七一　崔亮……七一
韓彥恭……七一　柳邦憲……七二
金審言……七二　崔沆……七三
蔡忠順……七四

第七　高麗史九十四

徐熙納兼……七六　劉瑮……七九
姜邯贊……七九　崔士威……八一
皇甫俞義張延祐……八一　楊規……八二
智祭文祿延……八四　河拱辰……八七
金殷傅……八八　周佇……八八
姜民瞻……八八　郭元……八九
王可道……八九　金猛……九〇
柳韶……九〇　尹徵古……九一
韋齋餘……九一　田拱之……九一
李周憲……九一　李周佐……九二
安紹光……九二　趙之遴……九二

第八　高麗史九十五

崔冲惟善　思齊允儀……九三　李子淵資謙　資仁奕義　資玄資德　預……九九
崔惟淸……九六　朴寅亮景仁　景伯……九九
黃周亮……一〇〇　柳伸……一〇〇
王寵之……一〇一　魏繼廷……一〇一
邵台輔王國毘高義和……一〇二　文正……一〇三
鄭文……一〇四　金元鼎……一〇四
孫冠……一〇五　崔思諒……一〇五
金先錫……一〇五　任懿元厚　克忠　克正　潘翊　沆……一〇七
金濆忠……一〇七

第九　高麗史九十六

崔思諏……一〇八　金仁存……一〇九
尹瑾彦頤　鱗嗣　世儒　商季……一一一　吳延寵……一一二

第十　高麗史九十七

金富佾富儀……一一五　高令臣……一一六
金黃元李軌……一一七　郭尙奧……一一七
劉載胡宗旦　愼安之……一一八　金景庸仁揆……一一九
崔弘嗣……一一九　韓安仁……一三〇
李永……一三一　韓冲……一三一
林槩庾祿崇……一三二　金晛……一三二
柳仁著……一三二　康拯……一三二
許慶……一三三　文冠……一三三
鄭沆叙……一三三　金克儉……一三四
金若溫……一三四

第十一　高麗史九十八

金富軾敦中　君綏……一三五　鄭襲明……一四三
高兆基……一四三　金正純……一四四
鄭克永……一四四　朴挺雅……一四五
崔思全……一四五　金晌……一四六
崔滋盛……一四七　金縝……一四七
林完……一四七　崔奇遇……一四九
金守雌……一五〇　崔濡……一五〇
李瑞璋……一五〇　許載……一五一

第十二　高麗史九十九

梁元俊……一五二　崔惟淸璣　璞　詵　宗峻　品　文本　坪　雅……一五二
李公升……一五五　申淑……一五六
韓文俊……一五七　文克謙……一五七
柳公權澤……一五九　趙永仁……一五九
王世慶……一六〇

李純佑……一六〇　林民庇……一六〇
崔陟卿……一六一　咸有一……一六二
廉信若……一六三　李知命……一六三
庾應圭資諒……一六四　玄德秀……一六五
崔均甫淳允愷……一六七　金巨公……一六八
韓惟漢……一六八

第十三　高麗史一百

杜景升……一六九　于學儒……一七一
盧永淳……一七一　趙位寵……一七一
房瑞鸞……一七三　朴齊儉……一七三
奇卓誠……一七四　洪仲方……一七四
慶大升……一七五　陳俊……一七六
崔世輔……一七七　朴純弼……一七七
李英搢……一七八　白任至……一七八
李俊昌……一七八　崔忠烈……一七九
鄭世裕叔瞻晏……一七九　鄭國儉李維城……一八〇
鄭邦佑……一八〇　丁彥眞……一八一

第十四　高麗史一百一

閔令謨湜……一八二　宋訏……一八三
金光中蔕……一八三　安劉勃……一八四
崔汝諧……一八四　崔遇清……一八四
王珪……一八五　東若松奇洪壽……一八五
鄭克溫……一八六　柳光植……一八六
權敬中……一八六　金台瑞苕光敉……一九〇
文漢卿權世侯白敦明……一九〇　盧仁綏……一九一
金義元……一九一

第十五　高麗史一百二

琴儀……一九二　李奎報益培……一九三
俞升旦……一九四　金仁鏡承茂……一九五
李公老……一九五　李仁老吳世才林椿　趙通……
……一九六　趙文拔……一九六

李淳牧李需……一九七　金敞……一九七
宋國瞻……一九七　崔滋河千旦……一九八
蔡松年楨……一九八　孫抃……一九九
權守平……一九九　李純孝張純亮……二〇〇
宋彥琦……二〇〇　金守剛……二〇〇
金之岱……二〇〇　李藏用……二〇一

第十六　高麗史一百三

趙冲忭……二〇四　金就礪文衍賢……二〇六
李勣……二一二　蔡靖……二一二
朴犀宋文胄……二一二　金慶孫琿……二一四
崔椿命……二一五　金希磾……二一六
李子晟……二一七　金允侯……二一九
金應德……二一九

第十七　高麗史一百四

金方慶九容永旽　齊顏永煦　忻士衡　恂朴球……二二〇
韓希愈……二三三　羅裕益祿……二三五
元冲甲……二三六　金周鼎深石堅　宗衍……二三七

第十八　高麗史一百五

柳璥陞墩曼殊……二四二　許珙悰冠錦富猷……二四五
洪子藩承緒永通……二四八　鄭可臣……二五〇
安珦于器牧……二五二　薛公儉……二五四
俞千遇……二五四　趙仁規瑞璘　璉德裕延壽璋……
……二五六

第十九　高麗史一百六

白文節頤正……二五九　朴恒……二六〇
郭預……二六一　朱悅……二六一
李湊行儉……二六二　張鎰……二六三
金坵……二六四　李承休衍宗……二六四
金晅開物……二六六　鄭瑎顯誧公權……二六七
趙簡……二六九　沈錫……二六九

秋適 李仁挺 蔡禑……二七〇　金有成 郭麟……二七一
尹諧 澤……二七一　李穎……二七三
嚴守安……二七三　安戩……二七四
崔守璜……二七四　朴榆……二七五
洪奎 戎……二七五

第二十　高麗史一百七

韓康 渥 脩 方信……二七七　元傅 忠 善之 穎 松壽……二七八
金連……二八〇　金富允……二八〇
鄭仁卿……二八一　權旭 溥 準 廉 鏞 適 和 近……
……二八一　閔漬 祥正……二八七

第二十一　高麗史一百八

閔宗儒 師 思平 坤 霽……二九〇　金之淑 仁沇……二九一
鄭儁……二九二　李混……二九二
崔誠之 文度……二九三　蔡洪哲……二九四
金怡……二九五　李仁琪……二九六
洪彬……二九七　曹益清……二九七
裴廷芝……二九八　孫守卿……二九八

第二十二　高麗史一百九

朴全之……二九九　吳詗……二九九
李瑱……三〇〇　尹莘傑 朴孝修……三〇〇
許有全……三〇一　朴忠佐……三〇一
尹宣佐……三〇一　李兆年 承慶……三〇二
李穀……三〇四　禹倬……三〇六
安軸 宗源 輔……三〇七　崔瀣……三〇九
張沆……三一〇　李晟……三一〇
趙廉 王伯……三一一　李伯謙……三一一
申君平……三一二

第二十三　高麗史一百十

崔有渰……三一二　金台鉉 光載……三一三
金倫 敬直 承矩 希祖……三一五　王煦 重貴……三一七

韓宗愈……三一九　李齊賢 達尊 寶林……三二〇
李凌幹……三二九

第二十四　高麗史一百十一

廉悌臣……三三〇　李嵒岡……三三一
洪彥博 師禹 柳淵……三三二　柳濯……三三四
慶復興……三三五　金續命……三三九
李子松……三四一　趙暾 仁沃……三四一
崔宰……三四三　宋天逢……三四四
洪仲宣……三四五　金濤……三四五
林樸……三四六　文益漸……三四七

第二十五　高麗史一百十二

李公遂……三四八　柳淑 實……三五〇
李仁復……三五二　白文寶……三五三
田祿生……三五四　李存吾……三五五
李達衷……三五六　偰遜 長壽……三五七
韓復……三五九　李茂方……三五九
鄭習仁……三六〇　河允源……三六〇
朴尙衷……三六一　朴宜中……三六二
趙云仡……三六四

第二十六　高麗史一百十三

安祐 金得培 李芳實……三六六　鄭世雲……三七一
安遇慶……三七三　崔瑩……三七五
鄭地……三八八　尹可觀……三九〇
金長壽……三九〇

第二十七　高麗史一百十四

尹桓……三九一　李成瑞……三九一
李壽山 恬……三九二　李承老 云牧……三九三
黃裳……三九四　池龍壽……三九四
羅世……三九六　金先致……三九七
全以道……三九七　具榮儉……三九八

吳仁澤……三九八　金普……三九九
邊光秀李善……三九九　鄭之祥……四〇〇
任君輔……四〇〇　羅興儒……四〇一
睦仁吉……四〇一　金庾……四〇二
楊伯淵……四〇三　池湧奇……四〇四
河乙沚……四〇五　禹仁烈……四〇六
文逸漢……四〇七　金湊……四〇八
崔雲海……四〇八

第二十八　高麗史一百十五
李穡……四〇九　禹玄寶……四一〇
李崇仁……四一四

第二十九　高麗史一百十六
沈德符……四三〇　李琳……四三三
王康……四三六　朴葳……四三七
李豆蘭……四三八　南誾……四三九

第三十　高麗史一百十七
鄭夢周……四四二　金震陽……四五〇
姜淮伯……四五三　李詹……四五四
成石璘……四六〇

第三十一　高麗史一百十八
趙浚……四六二

第三十二　高麗史一百十九
鄭道傳……四七五

第三十三　高麗史一百二十
尹紹宗會宗……四八七　吳思忠……四九六
金子粹……四九八

第三十四　高麗史一百二十一

良吏……五〇五
庾碩……五〇五　王諧……五〇六
金之錫……五〇六　崔碩……五〇六
鄭云敬……五〇六
忠義……五〇八
洪灌……五〇八　高甫俊……五〇八
鄭顗……五〇九　文大……五〇九
曹孝立……五〇九　鄭文鑑……五〇九
孝友……五一〇
文忠……五一〇　釋珠……五一〇
崔婁伯……五一〇　尉貂……五一〇
徐稜……五一〇　金遷……五一一
黃守……五一一　鄭愈……五一二
曹希參……五一二　鄭臣祐女……五一二
孫宥……五一二　權居義盧俊恭……五一三
辛斯蕆女……五一三　尹龜生……五一三
潘腆……五一三　君萬……五一三
烈女……五一三
胡壽妻俞氏……五一四　玄文奕妻……五一四
洪義妻……五一四　安天儉妻……五一四
江華三女……五一四　鄭滿妻崔氏……五一四
李東郊妻裴氏……五一四　康好文妻文氏……五一五
金彥卿妻金氏……五一五　景德宜妻安氏……五一五
李得仁妻李氏……五一五　權金妻……五一五

第三十五　高麗史一百二十二

方技……五一六
金謂磾……五一六　李寧……五一七
李商老……五一七　伍允孚……五一七
薛景成……五一九
宦者……五一九
鄭誠……五二〇　白善淵……五二一
崔世延……五二一　李淑……五二三
任伯顏禿古思……五二三　方臣祐……五二三

李大順……五二四　禹山節……五二四
高龍普……五二四　金玄……五二五
安都赤……五二五　申小鳳……五二五
李得芬……五二六　金師幸……五二六
酷吏……五二六
朱吉儒……五二六　沈于慶……五二七

第三十六　高麗史一百二十三

嬖幸一……五二八
庾行簡……五二八　榮儀……五二八
金存中……五二九　鄭世臣……五二九
白勝賢……五二九　康允紹……五三〇
廉承益……五三〇　李汾禧（權）……五三二
權宜（蔡謨 李德孫）……五三四　林貞杞（閔萱）……五三五
朱印遠……五三六　李英柱……五三七
李之氏（高宗秀 金儒）……五三七　印侯（承旦）……五三八
張舜龍（車信 盧英）……五四一　曹允通……五四一

第三十七　高麗史一百二十四

嬖幸二……五四二
尹秀（吉甫）……五四二　李貞（金文庇 李拚）……五四三
元卿……五四三　朴義……五四四
朴景亮……五四四　全英甫……五四五
康允忠……五四五　裴佺……五四七
閔渙……五四七　尹頎……五四八
孫琦……五四九　鄭方吉（林仲沈 姜融）……五四九
申青（朴胥）……五四九　王三錫（梁載 崔老星 曹莘卿 尹賢）
安珪……五五一　崔安道（李宜風 李仁吉 金之鏡）
……五五一　盧英瑞（朴良衍 宋明理）……五五三
金興慶……五五四　潘福海……五五五
申元弼……五五六

第三十八　高麗史一百二十五

姦臣一……五五七

文公仁……五五七　朴昇中……五五八
崔弘宰……五五九　崔裔僑……五五九
朴暄……五五九　宋玠……五六〇
王惟紹……五六一　宋邦英……五六二
吳潛石肯……五六三　金元祥……五六五
柳淸臣……五六六　權漢功……五六八
蔡河中……五六九　辛裔田淑蒙……五七〇
李春富……五七一　金元命……五七二
金鉉……五七三　池奫……五七三

第三十九　高麗史一百二十六

姦臣二……五七七
李仁任……五七七　林堅味……五八四
廉興邦……五八七　曹敏修……五八八
邊安烈……五八九　王安德……五九四

第四十　高麗史一百二十七

叛逆一……五九六
桓宣吉……五九六　伊所嚴……五九六
王規……五九七　金致陽……五九七
康兆……五九八　李資義……五九九
李資謙……六〇〇　拓俊京……六〇五
妙淸……六〇六

第四十一　高麗史一百二十八

叛逆二……六〇一
鄭仲夫 李光挺 宋有仁……六一〇　李義方……六一六
李義旼……六一七　鄭方義……六二〇
曹元正石隣……六二〇

第四十二　高麗史一百二十九

叛逆三……六二二
崔忠獻 怡 琯 沆……六二二

第四十三　高麗史一百三十

叛逆四……六四四
韓恂多智……六四四　洪福源……六四五
李峴……六四七　趙叔昌……六四七
趙暉……六四七　金俊……六四八
林衍惟茂……六五一　趙彝金裕樞……六五四
韓洪甫……六五五　于琔……六五六
崔坦……六五七　裴仲孫……六五八

第四十四　高麗史一百三十一

叛逆五……六六〇
曹頔……六六〇　趙日新……六六一
金鏞……六六三　奇轍……六六五
盧頊……六六八　權謙……六六八
崔濡……六六九　洪倫……六七一
金文鉉……六七二　金義……六七三

第四十五　高麗史一百三十二

叛逆六……六七二
辛旽……六七四

第四十六　高麗史一百三十三
辛禑一……六八二

第四十七　高麗史一百三十四
辛禑二……六九八

第四十八　高麗史一百三十五
辛禑三……七一四

第四十九　高麗史一百三十六
辛禑四……七三四

第五十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
辛禑五昌……七四七

列傳卷第一　高麗史八十八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后妃一

高麗之制王母稱王太后嫡稱王后妾稱夫人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秩並正一品自餘尙宮尙寢尙食尙針皆有員次靖宗以後或稱宮主或稱院主或稱翁主改復不常未可詳也太祖法古有志化俗然狃於土習以子聘女諱稱外姓其子孫視爲家法而不之恠惜哉盖夫婦人倫之本也國家理亂罔不由之可不愼歟故作后妃傳而嬪嬙夫人幷各附于其次

太祖神惠王后柳氏貞州人二重大匡天弓之女天弓家大富邑人稱爲長者太祖事弓裔爲將軍引兵過貞州息馬古柳下后立路傍川上見其有德容問汝誰氏女對曰此邑長者家女也太祖因至宿焉其家饗一軍甚豐以后侍寢厥後絕不相聞后守志貞潔剃髮爲尼太祖聞之召以爲夫人弓裔末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詣太祖第將議廢立不欲令后知之謂后曰園中豈有新瓜乎可摘來后知其意出從北戶潛入帳中於是諸將遂言推戴之意太祖作色拒之甚堅后遽從帳中出謂太祖曰舉義代虐自古而然今聞諸將議妾猶奮發況大丈夫乎手提甲領以被之諸將扶擁而出遂即位太祖十六年後唐明宗遣太僕卿王瓊等來冊后宮告曰爲人之妻能從夫以貴者是爲宜其家矣封邑之制彝典所垂俾增伉儷之光以稱國君之爵大義軍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高麗國王妻河東柳氏內言必正同奬固多贊虎幄之嘉謀保魚軒之寵數輔成忠節諒屬柔明爰降殊榮載踰常等勉助勤王之志是謂報國之規可封河東郡夫人薨謚神惠王后祔葬顯陵

莊和王后吳氏羅州人祖富伅父多憐君世家州之木浦多憐君娶沙干連位女德交生后后嘗夢浦龍來入腹中驚覺以語父母共奇之未幾太祖以水軍將軍出鎭羅州泊舟木浦望見川上有五色雲氣至則后浣布太祖召幸之以側微

不欲有娠宣子寢席后即吸之遂有娠生子是爲惠宗面有席紋世謂之襵主常以水灌寢席又以大瓶貯水洗臂不厭眞龍子也年七歲太祖知有繼統之德恐母微不得嗣位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后后示大匡朴述熙述熙揣知其意請立爲正胤后薨謚莊和王后

神明順成王太后劉氏忠州人贈太師內史令兢達之女生太子泰定宗光宗文元大王貞證通國師樂浪興芳二公主薨謚神明順聖太后

神靜王太后皇甫氏黃州人太尉三重大匡忠義公悌恭之女生戴宗及大穆王后初封明福宮大夫人成宗二年七月薨成宗早喪宣義太后長於后故哀慕盡禮率百僚臨于殯殿上謚曰神靜大王太后冊文曰德侔附寶功比姜嫄曾表異於手文亦炳靈於胎教端逢聖祖始卜好逑膺妙選於六宮贊昌基於庶政克修婦道爰備坤儀節儉之風行乎閨閫箴規之義播在朝廷樊姬之不食鮮禽楚王改過衛女之不聽淫樂齊主知非矧乃辭輦之謙群情所伏破環之智列辟攸尊霸業之興由其儆誡洪圖之盛仗乃賢謀旋屬恕枉商山天崩杞國嫠居四紀鞠育諸孫名在景鍾事光彤管顧惟眇質早遭閔凶纔當齠齕之年既違慈母比及幼沖之歲又喪嚴親便歸祖妣之懷中似接高堂之膝下旨甘輟口每加吐哺之恩軟暖附身幾沐字孤之惠蓋因撫養以至長成幸承門蔭之功叨獲禪傳之位欲報祖先之德誓輸孫子之誠豈期太史書氛靈臺告祲松齡未享蘭質俄捐魚軒靜兮鑑殿並空十亂缺兮百身難贖九族茹靡依之歎衆民含罔極之悲今則遠日已臻玄宮欲閟啓殯堂兮殮儀必備仍泉隧兮窆具將加特命禮宮敎徵茂實考前芳而累行表徽號以易名今遣某官某謹上謚曰神靜大王太后葬壽陵穆宗五年四月加謚定憲顯宗五年三月加懿敬十八年四月又加宣德文宗十年十月加謚慈景冊文曰燕石開祥鳩洲協德漲家成國內伸弼贊之勞翼子謀孫旁及慈和之訓嬪風載韙王化由宣所以契二儀合配之尊處百代不遷之廟但臣因叨慶系彌注孝思奉群序以合升執薄羞而親饋屬茲龜獻仍益鴻稱謹奉冊加上尊謚曰慈景仁宗十八年四月加柔明高宗四十年十月加貞平

神成王太后金氏新羅人匝干億廉之女新羅王金傅遣使請降太祖待以厚禮使歸告曰今王以國與寡人其爲賜大矣願結昏宗室以永甥舅之好傅報曰我伯父億廉有女德容雙美非是無以備內政太祖遂取之生安宗顯宗即位追謚神成王太后陵曰貞

貞德王后柳氏貞州人侍中德英之女生王位君仁愛君元莊太子助伊君文惠宣義二王后

獻穆大夫人平氏慶州人佐尹俊之女生壽命太子貞穆夫人王氏溟州人三韓功臣太師三重大匡景之女生順安王大妃東陽院夫人庾氏平州人太師三重大匡黔弼之女生孝穆太子義孝隱太子肅穆夫人史失其姓氏鎭州人大匡名必之女生元寧太子天安府院夫人林氏慶州人太守彥之女生孝成太子琳珠孝祇太子興福院夫人洪氏洪州人三重太匡規之女生太子稷公主一後大良院夫人李氏陝州人大匡元之女大溟州院夫人王氏溟州人內史令乂之女廣州院夫人王氏廣州人大匡規之女小廣州院夫人王氏亦規之女生子廣州院君東山院夫人朴氏昇州人三重大匡英規之女禮和夫人王氏春州人大匡柔之女大西院夫人金氏洞州人大匡行波之女小西院夫人金氏亦行波之女行波善射御太祖賜姓金太祖幸西京行波率獵徒道謁請至其家留信宿以二女各侍一夜後不復幸二女皆出家爲尼太祖憐之召見曰爾等既出家志不可奪也命於西京城中作大小西院兩寺置田民令各居之故稱大小西院夫人西殿院夫人史失其氏族信州院夫人康氏信州人阿飡起珠之女生一子早卒養光宗爲子月華院夫人大匡英章之女史失姓氏小黃州院夫人元甫順行之女史失姓氏聖茂夫人朴氏平州人三重大匡智胤之女生孝悌孝明二太子法登資利二君義城府院夫人洪氏義城府人太師三重大匡儒之女生義城府院大君月鏡院夫人朴氏平州人太尉三重大匡守文之女夢良院夫人朴氏平州人太師三重大匡守卿之女海良院夫人海平人大匡宣必之女史失姓氏

惠宗義和王后林氏鎭州人大匡曦之女太祖四年十二月冊惠宗爲正胤以后爲妃生興化君慶化宮夫人貞憲公主

薨謚義和王后葬順陵祔惠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謚成懿
顯宗五年三月加景信十八年四月加愍宣高宗四十年十
月加靖順
後廣州院夫人王氏廣州人大匡規之女淸州院夫人金氏
淸州人元甫兢律之女宮人哀伊主慶州人大干連乂之女
生太子濟明惠夫人
定宗文恭王后朴氏昇州人三重大匡英規之女薨謚文恭
王后葬安陵祔定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淑節顯宗五年三
月加孝愼十八年四月加景信後又加宣穆順聖文宗十年
十月加貞惠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安淑
文成王后朴氏亦英規之女生慶春院君公主一
淸州南院夫人金氏元甫兢律之女
光宗大穆王后皇甫氏太祖之女生景宗孝和太子千秋寶
華二夫人公主一 光宗七年命按檢奴婢辨其是非奴背主
者甚衆陵上之風大行人皆嗟怨后切諫之光宗不納薨謚
大穆王后祔光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安靜顯宗五年三月
加宣明十八年四月加懿正後又加信敬文宗十年十月加
恭平高宗四十年十月加靜睿
慶和宮夫人林氏惠宗之女惠宗二年王規謂王弟堯及昭
有異圖惠宗乃以女妻昭以强其勢語在規傳
景宗獻肅王后金氏新羅敬順王之女也薨謚獻肅王后祔
景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溫敬顯宗五年三月加恭孝十八
年四月加良惠後又加懿穆順聖文宗十年十月加懷安高
宗四十年十月加仁厚
獻懿王后劉氏宗室文元大王貞之女
獻哀王太后皇甫氏戴宗之女生穆宗穆宗即位冊上尊號
曰應天啓聖靜德王太后穆宗年已十八太后攝政居干秋
殿世號千秋太后與金致陽通而生子欲以其子嗣王位時
顯宗爲大良院君太后忌之强令出家寓居三角山神穴寺
時稱神穴小君太后屢遣人謀害一日使內人遺以酒餠皆
和毒藥內人到寺求見小君欲親勸食寺有僧輒匿小君於
地穴中紿之曰小君出遊山中安知去處耶及內人逗散之
庭中烏雀食而卽斃凡忠臣義士尤所忌憚多以非罪陷之
穆宗不能禁十二年正月千秋殿災太后入長生殿後庶兆

殺致陽父子流太后親屬于海島又使人弑穆宗於是太后
歸居黃州者二十一年顯宗二十年正月薨于崇德宮壽六
十六葬幽陵
獻貞王后皇甫氏亦藪宗之女景宗薨出居王輪寺南私第
嘗夢登鵲嶺旋流溢國中盡成銀海卜之曰生子則王有一
國后曰我旣寡何以生子時安宗第與后第相近因與往來
通焉有娠彌月人莫敢言成宗十一年七月后宿安宗第家
人積薪于庭而火之方熾百官奔救成宗亦亟往問之家
人遂以實告乃流安宗后慚恨哭泣比還其第綫及門胎動
攀門前柳枝免身而卒成宗命擇姆以養其兒是爲顯宗顯
宗卽位追尊爲孝肅王太后陵曰元陵八年五月加惠順十
二年六月改惠順爲仁惠十八年四月加宣容高宗四十年
十月加明簡
大明宮夫人柳氏宗室元莊太子之女
成宗文德王后劉氏光宗之女初適弘德院君後配成宗薨
謚文德王后祔成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孝恭顯宗五年三
月加順聖十八年四月加英容後又加肅節文宗十年十月
加元獻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宣威
文和王后金氏善州人贈侍中元崇之女初稱延興宮主或
稱玄德宮主生貞元王后顯宗二十年四月封爲大妃九月
贈元崇特進守大尉兼侍中上柱國和義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五百戶卒王氏和義郡大夫人祖光義尙書左僕射上柱
國和義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祖母金氏和義郡大夫人后
薨謚文和王后
延昌宮夫人崔氏右僕射行言之女生元和王后
穆宗宣正王后劉氏宗室弘德院君圭之女薨謚宣正王后
祔穆宗廟顯宗五年三月加懿節後加安獻貞愼文宗十年
十月加襄堅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元貞
宮人金氏有寵號遨石宅宮人慶州人融大詐稱新羅元聖
王遠孫認良民五百餘口爲奴婢以贈金氏及平章韓蔵卿
侍郎金諾爲援御史臺按問得實奏請罪之穆宗命罰金氏
銅一百斤流蘭卿諸于外聞者皆賀
顯宗元貞王后金氏成宗之女顯宗卽位納爲后稱玄德王
后元年王避契丹兵南幸后從行九年四月薨謚元貞葬和

陵十八年加懿惠

元和王后崔氏亦成宗之女生孝靜公主天壽殿主初稱恒寧殿王妃後改常寧殿亦從王南幸八年十二月贈后外祖崔行言尙書左僕射外祖母金氏豐山郡大夫人母崔氏樂浪郡大夫人薨謚元和王后

元城太后金氏安山人侍中殷傅之女生德宗靖宗仁平王后景肅公主初顯宗南幸及賊退還至公州殷傅時爲節度使使后製御衣以進因納之稱延慶院主九年七月生靖宗改院號爲宮遣使賜禮物十三年九月追贈殷傅爲推忠守節昌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上柱國安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妣安山郡大夫人尋冊后爲王妃十五年又贈祖肯弼爲尙書右僕射上柱國安山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祖妣安山郡大夫人外祖李許謙尙書左僕射上柱國邵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十八年九月賜后舊宅號爲長慶宮十九年七月薨謚元成王后葬明陵祔顯宗廟德宗即位追尊爲王太后後加容懿恭惠文宗十年十月加英穆後又加良德信節順聖仁宗十八年四月加慈聖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廣宣

元惠太后金氏亦殷傅之女生文宗平壤公基孝思王后初稱安福宮主顯宗十一年五月改安福爲延德十三年六月卒謚元惠葬懷陵十六年四月追贈王妃十八年五月加謚平敬王后文宗時尊爲太后

元容王后柳氏宗室敬章太子之女顯宗四年五月納爲妃薨謚元容王后

元穆王后徐氏利川人內史令訥之女顯宗十三年八月納爲淑妃稱興盛宮主十七年三月追贈母崔氏爲利川郡大夫人繼母鄭氏利川郡大君文宗十一年五月卒有司奏禮應母有子者緦麻三月興盛宮主無子上不宜服制可輟朝三日又制興盛宮主火殯訖令有司瘞骨置陵定侍衛員吏及守陵戶歲時奉祀中書省奏伏審乙未十二月判旨景興院主貴妃依文和大妃例葬除其陵號與盛景興省是聖考妃追孝之禮不宜有異況興盛無後上既無服請除陵號及歲時奉祀制從之贈謚元穆五后

元平五后金氏亦殷傅之女生孝敬公主顯宗十九年十月

贈元平五后陵號曰宣

元順淑妃金氏史失其鄉平章事因渭之女生敬成王后初稱景興院主顯宗十五年正月冊爲德妃九月授因渭尙書左僕射參知政事柱國京兆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令致仕

元賢貴妃王氏淸州人中書令可道之女

貴妃庾氏史失世系初爲宮人顯宗十六年封貴妃宮人韓氏名寶英楊州人平章事蔭卿之女生檢校太師忠宮人李氏給事中彥逸之女宮人朴氏全州人內給事同正溫其之女生一女阿志

德宗敬成王后金氏顯宗之女德宗三年二月納爲王后宣宗三年七月薨謚敬成葬質陵肅宗元年六月祔德宗廟仁宗十八年四月加柔貞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寬肅

敬穆賢妃王氏中書令可道之女德宗即位納爲妃尋冊爲賢妃生殤懷公主卒謚敬穆孝思王后金氏顯宗之女

李氏扶餘郡人工部侍郎慕焉之女劉氏忠州人檢校少監龍居之女史皆失其稱號

靖宗容信王后韓氏淵州人贈門下侍中祚之女靖宗初爲平壤君納以爲妃及卽位號延興宮主元年后生子賜名訓冊爲惠妃後封定信王妃二年七月薨八月葬玄陵文宗二年三月追謚容信王后十年十月加定懿仁宗十八年四月加明達高宗四十年十月加祔穆

容懿王后韓氏亦祚之女靖宗四年四月冊爲麗妃號昌盛宮主後改玄德宮六年二月冊爲王后生哀殤君昉樂浪侯璥開城侯曒容穆王后李氏扶餘郡人工部侍郎慕焉之女號昌盛宮生悼哀公主

容節德妃金氏慶州人門下侍中元冲之女號延興宮主甫宗七年三月卒王降弔慰敎書追封德妃謚容節

延昌宮主盧氏未詳世系初靖宗聞其美潛納宮中遂專房宴文宗立以遺命賜盧氏延昌宮門下省及御史臺駁奏盧氏納不以禮且先王亂命不可從也王終不允二年三月卒

文宗仁平王后金氏顯宗之女

仁睿順德太后李氏仁州人中書令子淵之長女號延德宮主文宗六年二月封爲王妃冊曰王化興邦首述關雎之義

坤元立配固推神馬之占盖所以敦序二儀甄揚四德彪簡編而可久東賢淑以爲先盍據前修用旌殊寵咨爾延德宮主李氏舍章有順飾性無虧覆以玉衣早膺嘉瑞貯之金屋亮協幽求爰將五可之稱來演六宮之慶葛覃之詠采著於睦和蘭夢之徵誕彰於蕃衍執組紃之妙致景慕共姜守閨壼之令猷思齊大姒顧惟弘懿宜示正封遂頒命於鵾銜俾加榮於翟服令遣使某官某持節備禮冊爲王妃於戲后妃之職國家所宗勵乃柔規效餘芳於翼夏竟令彤史免專炭於熙殷永孚于休毋忘厥訓以父子淵爲太尉母樂浪郡君金氏爲大夫人后生順宗宣宗肅宗大覺國師煦常安公琇普應僧統規金官侯杰卞韓侯愔樂浪侯忱聰慧首座璟積慶保寧二宮主宣宗三年二月冊封爲太后諸道皆表賀州縣並獻布無慮十萬餘匹毛羅亦來賀獻方物九年九月薨于西京歸葬戴陵后性好佛創國淸寺又願銀書瑜伽顯揚論至肅宗乃成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聖善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孝穆

仁敬賢妃李氏亦子淵之女號壽寧宮主文宗三十六年正月封淑妃生朝鮮公燾扶餘公燊辰韓公愉卒謚仁敬

仁節賢妃李氏亦子淵之女號崇敬宮主文宗三十六年七月卒謚仁節

仁穆德妃金氏侍中元冲之女號崇化宮主宣宗十一年六月卒謚仁穆

順宗貞懿王后王氏宗室平壤公基之女

宣禧王后金氏慶州人大卿良儉之女順宗在東宮選入宮有寵然文宗惡之勑還外第故終無子號延福宮主仁宗四年二月卒追謚宣禧王后八年四月命有司禘于大廟祔順宗廟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恭懿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和順長慶宮主李氏仁州人戶部郎中穎之女順宗即位納以爲妃王薨在外宮與宮奴通事覺廢

宣宗貞信賢妃李氏仁州人平章事預之女宣宗爲國原公納以爲妃生敬和王后而卒謚貞信

思肅太后李氏仁州人工部尙書碩之女號延和宮妃初宣宗爲國原公納之生獻宗及遂安宅主宣宗即位冊爲王妃獻宗嗣位尊爲太后殿號中和置府曰永寧王幼弱不能聽

決機務太后稱制凡軍國大小事咸取決焉獻宗薨有司奏罷永寧府及中和殿號薨謚思肅太后睿宗二年四月王欲以貞信賢妃祔宣宗諫官奏曰貞信爲國原公妃年月不久思肅自嬪公府以至踐祚內助居多及太子繼統臨朝稱制者三年獻宗遜位于肅宗乃退居舊宮終無失德宜以思肅升祔制曰嫡庶之分不可不別更詳禮典以聞諫官復奏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序昭穆國君尙如此況后妃乎請以思肅升祔王從之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貞和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匡肅

元信宮主李氏仁州人平章事頲之女號元禧宮妃生漢山侯昀獻宗立妃兄中樞使資義欲奉昀爲王事覺誅肅宗即位流宮主及昀于慶源郡

肅宗明懿太后柳氏貞州人門下侍中洪之女號明福宮主後改號延德宮主肅宗二年宮主生子王遣使下敎賜銀器匹段布穀鞍馬四年三月封爲王妃冊曰殷聘有莘而作配周徵太任以爲妃而皆致王業之勃興載史編而彪煥合遵舊制特舉寵章咨爾延德宮主李氏霽月儲精曾沙協慶結

禍外邸行婦道以有聞鳴珮中闈贊皇猷而匪懈旋被神明之福祐得諧胤嗣之蕃昌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禮冊命爲王妃於戲絲綸降命俾正位於璇宮榆翟加儀永流芳於彤管敎訓斯在敬愼勿忘后生睿宗及上黨侯佖圓明國師澄儼帶方公俌大原公侔齊安公偁通義侯僑大寧興壽安壽福寧四宮主睿宗即位尊爲王太后殿曰天和府曰崇明生辰曰至元節三年正月冊曰臣聞冊后之制歷代相因稱皇太者秦漢之通規以子貴者春秋之格語凡爲後胤合効前修伏惟我聖母德備母儀位居坤極神資淑哲蚤儲沙麓之祥性蘊貞明獨稟塗山之訓遂令大業永保中興臣叨膺顧命嗣守宗祧自承鞠育之恩誓奉慈嚴之敎雖日以萬錢之養未能盡於孝誠而尊加三字之封庶永光於信牒虔尋舊典率籲群情爰撰吉辰用上尊號臣不勝大願謹遣某官某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王太后伏願遵前古之憲章順上天之眷佑府迴睿鑑誕受嘉稱七年七月病革王馳詣請入大內行至信朴寺薨王率百官上謚明懿王太后冊曰禮以飭終爲子之達孝謚以旗德歷代之成規合舉舊章用申哀懇伏

惟大行王太后柔嘉賦性恭儉律身自先王之在藩作好仇而宜室輔佐志存於卷耳肅和德茂於穠華於文祖有謹事之勤於戴陵有思齊之敬屬君臨於大寶整后服於六珈吉協黃裳美流彤管顧惟冲昧仰荷劬勞泊襲不圖動煩慈訓罄海宇奉長樂之養以寶冊稱太上之尊八載母臨萬姓孩慕令聞動於中夏異恩洽於東朝何其不慭之深罹此乃殂之酷燔號莫及創鉅奚勝今有禮官恭稽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溫和聖善曰懿以彰莫大之德盍永無窮之傳謹奉冊上尊謚曰明懿主太后伏惟誕膺典冊幽贊邦家八月葬崇陵八年遵遣使致祭其文曰惟靈溫惠毓德柔嘉成儀以母道敎于一方以親恩睦于九族茎蘭香氣本自芬芳桃李有華加之茂實先臣謝世長嫡承家棣風方丞於吹噓薤露遽悲於零落人生至此天道難知朕方撫存侯藩知恤臣意彼死生雖以數至于母子其如哀何爰遣介軺往陳奠禮魂兮不昧歆我殊私百官奏曰本朝自祖宗以來太后升遐隣國未嘗遣使弔祭今始見是禮又前夕雨雪暴作及車駕行禮日色清明人心喜悅宜令百僚朝賀王從之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柔嘉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光惠

恭宗敬和王后李氏宣宗之女長於外家封延和公主恭宗納爲妃容儀淑麗甚有寵年三十一薨葬慈陵謚敬和王后

文敬太后李氏朝鮮國公資謙第二女選入宮號延德宮主恭宗四年生元子於私第是爲仁宗王遣使下詔曰汝肅穆以著儀柔順以迪性有俱天之德主於內朝應彌月之期誕我元子固祖宗之基構得臣庶之歡欣宜示寵嘉以彰眷遇仍賜銀器綾羅錦絹鞍馬布米妃上表謝九年冊爲王妃冊曰在天成家尙有軒星之瑞理國齊家必崇坤極之位上以承宗廟下以厚人倫永惟興替之本靡不由此焉及之興也以途山般之興也以莘野朕若稽於典憲祈協于神民咨爾延德宮主李氏性惠而明儀靜而肅惟乃烈祖克勤王家累爲姻親積有善慶篤生聖后世繼哲王覃及後昆產玆懿媛粤朕登位來嬪于京關雎之化行樛木之恩逮常有進賢之志固無私謁之心以至協熊夢之祥誕生家嗣申鷄鳴之戒密輔朕躬宜加顯號以表中閨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禮冊命爾爲王妃夫惟先王簡厥士女始自內理御于邦家於戲予

思大賚之人褒升令德爾以相成之道益礪芳猷同濟宏休永綏遐福后生仁宗承德與慶二宮主十三年薨后性柔嘉聰彗有寵於王自寢疾王親調藥餌及薨屢擗哭臨謚順德王后葬綏陵王親祖送于神鳳門外後又幸魂堂諫官上疏曰前日初喪悲哀過度及葬祖祭親拜獻爵臣民瞻望竊謂過禮今又守小信屈至尊以臨靈帳恐傷大體王曰祖庭之事非自朕起嘗聞宋帝祖送靖和皇后出端門外親酌拜奠故倣而爲之況一幸魂堂何害於義仁宗即位追尊爲文敬王太后十八年四月加謚慈靖

文貞王后宗室辰韓侯愉之女選入宮王薨出居永貞宮仁宗七年封貴妃十六年薨王避正殿素服三日百官亦素服三日謚文貞王后

淑妃崔氏參政滷之女選入宮號長信宮主仁宗七年封淑妃二十二年贈其父滷守司空尙書右僕射參知政事明宗十四年卒

仁宗廢妃李氏朝鮮國公資謙第三女資謙恐他姓爲妃權寵有所分强請納之仁宗不得已納之冊爲延德宮主資謙敗謙官累疏言宮主於上爲從母不可以配極玉乃出之雖以資謙故出恩貸優渥十七年卒

廢妃李氏資謙第四女資謙圖不軌置毒餅中以進妃密白王以餅投烏烏斃又送毒藥令妃進于王妃捧椀陽踣而覆之資謙敗亦以謀官言廢王念覆椀之功賜田宅奴婢恩眷甚厚毅明二王亦事之謹明宗二十五年卒葬以后禮

恭裕太后任氏中書令元厚之女門下侍中李瑋之外孫妃誕夕瑋夢有黃大旗竪於其第中門旗尾飄縈於宣慶殿鴟尾妃生瑋奇愛之曰此女後當遊宣慶殿及笄平章事金仁揆子之孝聘之婚夕之孝至門妃暴疾幾死乃謝遣卜人占病曰勿憂此女貴不可言必爲國母時李資謙已納兩女于王聞其言惡之即奏貶元厚爲開城府使歲餘府倅夢太守廳事棟桷坼作大寶黃龍從寶而出詰朝倅具朝服詣元厚具陳其夢以賀曰使君家必有異慶公其識之仁宗嘗夢得荏子五升黃葵三升以語拓俊京俊京對曰荏者任也納任姓后妃之兆也其數五者誕五子之瑞也黃者皇也與皇王之皇同葵者揆也與道揆之揆同所謂黃葵者皇王執道揆

御邦家之瑞也其數三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兆也王既出資謙二女四年選入宮號延德宮主五年生毅宗王遣使下詔曰汝任氏起自德門入司陰教受儆戒相成之道無險陂私謁之心得純震之長男協斯干之吉夢爰勑邇臣式將好賜賜銀器彩段布穀鞍馬七年冊爲王妃詔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非獨由己德之茂盖亦有內助之賢朕叨承景命嗣守丕基王假有家重人倫之大義天作之合宜君子之好逑咨爾任氏夙以婦才起於德閥動必由於禮節居不忘於女功自初作嬪爰得有子豈特室家之好實增邦國之休是用擧以典章加之位號今遣某官某持節冊命爲王妃於戲儉約可以保厥身肅恭可以共其職當體朕意永孚于休八年生大寧侯暻王又遣使下詔曰汝以俔天之資居儷極之貴樂關雎之窈窕服卷耳之勤勞乃符帶韣之祥載見弄璋之慶歎嘉無已恩禮當優仍賜禮物九年生明宗王又遣使下詔曰玆爾任氏典予內職正位中宮震索得男既主其器螽斯多子亦由爾賢謂玆罷熊之祥協彼燕媒之后宜膺寵數永保洪休十六年妃母李氏卒王素服避正殿百官表慰素衣三日贈李氏辰韓國大夫人后生毅宗及大寧侯璟明宗元敬國師冲曦神宗承慶德寧昌樂永和四宮主毅宗即位尊爲王太后殿曰厚德立府曰善慶置官屬初后愛次子欲立爲太子以故王怨之一日侍坐語侵后跣下殿仰天而誓忽雷雨大震電光入座王驚懼俛入太后衣下俄而震殿柱王悔悟遂爲母子如初明宗十二年冲曦死王恐后悲痛不白居數月后聞之意諸將害之憤恚得氣攻鬲病時神宗封平諒公亦患痔久不入覲后疑神宗與曦同禍王命腰輿入謁后且喜且泣曰吾以爲死不意復見爾面平諒公曰母后之疾勞心致然請張樂悅解於是奏管絃王與平諒公上壽爲樂氣少下未幾復篤薨壽七十五葬純陵上謚恭睿太后明年金遣使來祭其文曰惟靈早自慶閥來嬪侯藩始以婦道相其夫終以母慈保厥子遽違榮養良可哀憐宜加賻贈之恩仍致酒殽之奠貞魂如在寵數其歆

宣平王后金氏兵部尙書璿之女仁宗五年納爲次妃毅宗尊爲王太妃延壽宮主明宗九年卒謚宣平王后

毅宗莊敬王后金氏宗室江陵公溫之女毅宗爲太子時納爲妃仁宗遣使下詔仍賜禮物毅宗即位封爲興德宮主生孝靈太子祈敬德安貞和順三宮主高宗四十年十月加謚惠資

莊宣王后崔氏叅知政事端之女

明宗光靖太后金氏江陵公溫之女封義靜王后生康宗延禧壽安二宮主薨康宗立追冊爲光靖太后冊曰貴以子春秋之成式謚知行戴禮之格言欲伸永慕之懷須擧追尊之典恭惟我聖母姿凝眉月慶洽玄雲妙齡作配於先皇婦道正儀於中饋謂當眉壽以長生坐膺至理乃乘莽渺而奄棄已積流年而臣今居莫大之崇高實本難名之鞠育雖殫九州之富而無以致養唯極天下之美而庶幾薦名謹遣某官某奉玉冊追尊爲太后謚曰光靖俯納丕稱曲垂陰援高宗四十年十月加謚恭平

神宗宣靖太后金氏江陵公溫之女神宗爲平諒公納之及即位立爲元妃三年封爲宮主冊曰朕聞自古有國有家立政立事非獨咨謀於外輔亦先求助於中閨咨爾金氏星嫠分精銀潢聯派貞明之性本自天成柔靜之儀不煩姆訓動而中節於環佩居則專精於組紝繄朕躬之在藩以淑質而作配早協坤貞之吉不顯其光果符震長之尊則篤其慶豈獨室家之正始實惟社稷之延休共潛光於二十年聿修婦道今踐祚於九五位盡贊皇猷今遣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爲宮主於戲能以儉約率其身克紹關雎之化亦以法度供其職遠頒彤管之風祗服訓辭永膺天祿后生熙宗及襄陽公恕孝懷公主敬寧宮主熙宗立尊爲王太后府號慶興殿號長秋俄改府號爲膺慶殿號爲綏福后自幼勤女功當忠獻廢立之際備嘗艱難謹愼自守高宗九年薨王哀悼命有司以禮葬于眞陵上謚宣靖太后高宗四十年十月加信獻

熙宗成平王后任氏宗室寧仁侯槇之女諱稱任氏熙宗七年封爲咸平宮主冊曰朕聞易贊坤元所以配乾剛之道詩稱后德所以明王化之基故塗山適而夏業興大任歸而周室盛盖賴內助之美以臻外理之功布在前書貽爲後範朕祗承景命纘守宏圖理國先家所重人倫之本自天作合豈無君子之逑咨爾元妃任氏嫠宿分輝天潢毓粹夙著肅雍之德而無險詖之心朕初在藩乃爲嘉耦比登大寶益贊洪

猷允協斯干之吉夢長發其祥果符純震之得男克昌厥後豈特室家之慶實惟邦國之光既婦德之若斯宜恩章之特厚肆頒爵號俾正宮庭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禮冊命爾爲王妃咸平宮主於戲躬勤儉以保身循法度以供祀宜思厥服罔或不祗后生昌原公祉始寧侯禕慶原公祚大禪師鏡智冲明國師覺膺安惠太后永昌德昌嘉順貞禧四宮主高宗三十四年薨葬紹陵上謚成平王后冊曰功崇則禮優德盛則謚重爰稽古典式薦鴻休伏惟大行王后宗室之英王姬之女聖皇知其有相留養後宮上皇納以爲妃俾專中壼篤生邦媛升配朕躬夢幻倏然縱有千秋之痛子孫多矣已符萬葉之傳凡此嬪功職由母訓何上壽未滿即大期奄臻冥冥難可憑漠漠不可問但於疇昔歷諸險難恐積心勞因以疾化徒洒無從之泣追揚不朽之芬謹遣某官某奉冊上謚曰成平王后惟冀上靈俯膺嘉冊四十年十月加貞章

康宗思平王后李氏義方之女康宗爲太子義方納之生壽寧宮主義方誅見黜

元德太后柳氏宗室信安侯珹之女生高宗康宗元年冊爲延德宮主詔曰爲君克艱理內尤劇大舜之化天下也盖賴娥皇之釐降王季之肇邦基也亦因摯仲之思齊顧予天匹之賢明有古后妃之輔弼盍加顯冊以答潛功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禮冊命爾爲王妃延德宮主兼賜印綬衣褂金銀器匹段布穀奴婢鞍馬冊曰后妃之德王化所基周文迎渭水以立嬪本支益茂夏禹娶塗山而作匹曆數遐昌宜用前規特舉彝典咨爾王妃柳氏天生淑質玉潤奇姿內無險陂之心外有柔嘉之行感赤龍之入寢誕得元良翫黃鳥之集林廣施仁惠顧陰功之既著合徽號之優加茲擇蕙時載頒竹冊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禮冊命爾爲王妃延德宮主於戲能循厥度淑慎其身高宗二十六年薨葬坤陵上謚元德太后四十年十月加貞康

高宗安惠太后柳氏熙宗之女熙宗七年冊爲承福宮主高宗五年納爲妃生元宗安慶公淐壽興宮主十九年薨百官玄冠素服三日上謚安惠元宗元年追尊爲王太后忠宣王二年元武宗降制曰崇德報功法舉追榮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內之章酬我舊勳同茲顯號高麗國王王璋曾祖母柳氏傅芳令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藩而臣附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貴三韓保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亞寡君之宗室聿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妃

元宗順敬太后金氏慶州人莊翼公若先之女封爲敬穆賢妃高宗二十二年元宗爲太子納爲妃生忠烈王而薨元宗三年追封爲靜順王后忠烈王即位追尊順敬太后忠宣王二年元武宗降制曰昭令德于前人爵以隆于三世受介福于王母恩特侈于再傳高麗國王王璋祖母金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東藩作儷北闕聯姻不墜簪圭功有武公之父子親承盥饋禮如王氏之舅姑一則彰夙夜之勤一則示閨門之肅嗣爲貴壻況有賢孫諄襲請疏之來聞赫奕徽彝之並舉鳳綈鸞檢翟茀魚軒於戲重莫重於傳家有懿舍飴之訓榮莫榮乎錫號往歆加襚之章可追封高麗王妃

慶昌宮主柳氏宗室新安公佺之女號慶昌宮主元宗元年冊爲王后生始陽侯珆順安公悰慶安咸寧二宮主王欲封忠烈爲太子后譖於王曰太孫聞殿下東還稍無喜色且儲副繼體者也豈可立權臣之甥乎王頗信之金俊力諫疑乃釋忠烈王三年誣坐呪詛廢爲庶人

列傳卷第一

列傳卷第二　高麗史八十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后妃二

忠烈王齊國大長公主名忽都魯揭里迷失元世祖皇帝之女母曰阿速眞可敦元宗十五年忠烈以世子在元尙公主元宗薨王嗣位東還遣樞密院副使奇蘊逆公主于元王幸西北面迎之又令妃嬪諸宮主及宰樞夫人出迎宰樞百官迎于國淸寺門前王與公主同輦入京父老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大平之期時帝令脫忽送公主脫忽先至張穹廬祓以白羊膏明年正月冊爲元成公主百官皆賀宮曰敬成殿曰元成府曰膺善置官屬以安東京山府爲湯沐邑九月生元子于離宮是爲忠宣王諸王百官皆賀公主從者在門凡入者悉褫其衣謂之設比兒貞和宮主宴賀生男宮人小尼者布席于東廂王曰不如正寢小尼不告公主就正寢置平牀爲公主坐式篤兒曰平床之坐欲使同於宮主也公主大怒遽令移席西廂盖以西廂舊有高榻也及宮主行酒王顧見公主公主曰何白眼視我耶豈以宮主跪於我乎遂命罷宴下殿大哭曰將往吾兒處遂促輦式篤兒將進輦王杖走之公主乳母曰主若出老婢必死于此手搤其吭視將自絕公主乃止時王遣式篤兒如元請朝式篤兒將行謂大將軍印公秀曰公主使我奏宮主事若奏之必不利於國如何則可公秀曰伉儷之閒妬媢之言何足上聞君既奏之脫公主後悔將何及已式篤兒然之二年公主以安平公女許嫁忻都子王欲不許公主邀慶昌宮主及安平公妃令與忻都妻面約婚宮主安平公之姨也有吐蕃僧自元來自言帝師遣我爲公主國王祈福宰樞備旗盖出迎閭巷皆焚香其僧食肉飮酒常言我法不忌酒肉唯不邇女色無何潛宿倡家又請設曼陁羅道場令備金帛鞍馬雞羊以粞爲人長三尺置壇中又以粞作小兒及燈塔各百八列置其傍吹螺擊鼓凡四日僧戴花冠手執一箭繫皂布其端周回踴躍車載粞人令旗者二甲者四罔矢者三十曳弃城門外公主施錢甚厚其徒爭之訴曰僧非帝師所遣其佛事亦僞也公主詰之皆伏遂黜金郊外公主取興王寺黃金塔入內其裝嚴多爲忽剌歹三哥等所竊公主將毀用之王禁之不得但涕泣而已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僧乞還金塔公主不許又令忽剌歹括大府寺銀入內郎將王涓宗室疏屬也廣平公譓奪其奴婢涓壻密直金侁訟而得之後征倭溺死譓獻其奴婢于公主公主召老奴問其奴婢與譓奴婢連婚接派者幾三百人公主幷取之譓扣頭宮門請還之不許有一尼獻白苧布細如蟬翼雜以花紋公主以示市商皆云前所未覩也問尼何從得此對曰吾有一婢能織之公主曰以婢遺我如何尼愕然不得已納焉公主嘗以松子人參送江南獲厚利後分遣宦官求之雖不產之地無不徵納民甚苦之三年以將入朝預設燃燈公主先出閱樂於彩棚前王將如奉恩寺宰樞不及王怒囚僉議府吏既而令右承旨薛公儉語宰樞曰公主請我夙駕而卿等後至恐公主責我且囚府吏卿等母以我爲躁也是年夏以公主生女設滿月宴俄而母訃音至以才免身祕之後五日乃告公主痛哭食肉如舊翼日達魯花赤設收淚宴王疾革宰樞請公主停營繕縱鷹鶻又請曰凡可以禬禳者無不盡心唯興王寺金塔在宮中願還之公主皆許之王聞之大喜令承旨李尊庇還其塔于興王寺王將移御天孝寺王先至山下公主繼至以陪從少怒而還王不得已亦還公主以杖迎擊之王投帽其前逐忽剌歹罵曰此皆汝曹所爲予必罪汝公主怒稍弛至天孝寺又以王不待而先入且詬且擊欲上馬往竹坂宮文昌裕謂薛公儉曰辱豈有大於此者乎公主嘗請工匠于元至是木匠提領盧仁秀使三哥告公主曰宮室之役既罷盍歸我乎公主大怒詰宰樞曰我只罷役徒奈何亦遣工匠乎宰樞曰罷役是日官之言臣等何知公主益怒曰豈蔑視我耶必懲一宰樞以警其餘宰樞難其對李榴曰向者臣等以王疾篤請罷役修省幸而見聽工匠妄謂役罷辭去耳今召而復作亦未晚也公主意解既而日官又面請勿構三層閣不聽發諸道役夫督之愈急四年公主生男群臣宴賀夏王及公主如元嘉林縣人告達魯花赤曰縣之村落分屬元成殿及貞和院將軍房忽赤巡軍唯金所一村在今鷹坊迷剌里又奪而有

之我等何以獨供賦役達魯花赤曰非獨汝縣若此者多矣將使巡審諸道以蠲其弊請王遣人偕往宰樞令李之氐白王曰達魯花赤使人巡審諸道得其實以報朝廷非細事也乞收王旨與宮旨籍民歸本役王從之公主不肯乃止王及公主到京師謁帝帝宴慰之王率群臣入自東南隅立庭中公主張小紅傘率永寧公王憙管夫人及諸姬媵入自東北隅獻金銀器皿細苧布拜訖由東西上殿永寧公及從臣元傅李汾皆朴恒宋玠康允紹從之玠以下坐東偏軍僉皆與焉公主以世子及小王女謁皇后獻銀十錠細苧布二十匹后見世子愛之賜酒扈刀子公主又抱世子見于太子妃妃名之曰益智禮普化皇后賜公主彩段一車及東還公主請王欲令入京日兩殿率龍著金花帽宰樞文武百官以禮服迎謁王遣李榴傳旨印公秀以謂不可請用時服從之只令率龍巡檢白甲指諭都將校樂官禮服迎慰王與公主入京百官致仕宰樞及三品諸宮院副使班迎于郊及宣義門王與公主同輦國學七管諸徒東西學堂諸生進歌謠五年王在元公主出內府樂器命伶官奏樂覓日鷹坊忽赤三番連日設宴又結層棚于宮中燃于燈且令伶人奏樂達曙又禿哥押生虎至公主登園亭觀之六年帝流皇子愛牙赤于大青島公主迎于城外遂張樂宴于館從者止之曰皇子以帝命之貶所豈可耽樂遂罷九月以世子生辰置宴新殿時東征事急除女樂雜戲但奏漢樂群臣各以贄見世子奉觴舞王與公主歡甚序元使也速達于僉議宰相下崔仁著于上將軍下也速達謂盧英曰吾與崔知事一也何令坐下也公主聞之曰仁著蒙漢耶高麗耶坐上將軍之下足矣也速達慙七年皇后訃音至公主將奔喪科斂銀苧布又選良家處女以行至懿州帝勑還國乃還八年王與公主畋于忠清道渡臨津公主怒責王曰遊畋非急務何爲引我至此王無以對次安南責尹秀曰此地無鵝鴨何誘王遊來又謂王曰惟遊田是務奈國事何王慚憤露坐於外王火獵民有焚禾者償其直公主謂趙仁規曰民之病已不可言願從者亦勞矣盡歸乎遂還十一年王以內僚上將軍金子廷爲東京副使與公主同輦國學七管諸徒東西學堂諸生進歌謠五年王公主謂王曰予聞東京是王之母鄉然乎王曰然公主曰家奴爲邑宰可乎南班人得居中外重任始自何代王曰自元

廟始公主曰王眞元王之子也王有慚色王留意音律嘗使內豎與伶人鼓樂公主遣人告王曰以絲竹而理國家非所聞也遂罷之十三年公主將入覲命選良家子女使忽赤搜索人家雖無女者亦鷩擾怨泣聲徧閭巷遂選西原侯瑛大將軍金之瑞侍郎郭蕃別將李德守女又遣中郎鄭允者于江華搜奪民家所藏白金五十斤乃與世子如元次溫泉世子有不豫色忽剌歹問其故曰吾將嫂西原侯女今在選中以故不悅忽剌歹以告公主即遣其女公主至西京聞喊起咸平府道梗遂還有告中郎將金仲卿以美女獻王者公主遂囚仲卿巡馬所初世祖以亡宋醫錄德新賜王德新能合助陽丸得幸於王及公主伍允孚嘗痛憤以爲此藥不宜胎產使三韓支胤不蕃者必此人也公主連歲有身及王得德新藥更不娠娠十七年元將薛闍干平哈丹謁公主獻所俘男女五十良馬五匹王與公主置宴慰之公主坐當中那懷歹坐其右王坐其左都歡大王阿石駙馬河西國王重慶郡王薛闍干闍梨帖木兒塔出等皆以次坐翼日亦如之十九年王與公主如元次金郊王怒供億稽緩杖西海按廉使庾瑞至鳳州瑞享王溫言慰之公主曰前日金郊則受譴今日鳳陽則取悅所進膳羞盡是民膏還都時勿以斂民取悅爲事二十年世祖崩成宗即位冊公主曰朕嗣有令緒時庸展親睦先朝帝女之賢視今日宗藩之貴肆揚煥號用率彝章簉降高麗國王公主忽都魯揭里迷失毓秀天潢承徽宸極孝恭有則早閑壺範之慈謹戒無違特借公宮之重正嬪儀於貳館敦王化於三韓車服不係其夫義方以敎其子既優既渥是惟茅土之分來歸來寧與覩邦國之慶因廷臣之建議即邑國以疏封于以錫丹闈紫禁之恩于以彰赤扇軿車之寵於戲周王姬爲婦道之準以成其肅雍唐漢陽以皇姑之尊深戒乎騶侈罔俾前代得專令名可封安平公主二十二年王與公主如元明年晉王將之國帝幸其邸餞之王與公主侍宴酒酣公主歌王起舞是年五月還國時壽寧宮芍藥盛開公主命折一枝把玩良久感泣尋得疾薨于賢聖寺壽三十九遣副知密直元卿如元告喪元遣火魯忽揀來弔喪皇太后賜賻又轉藏經追福公主嘗入朝親命畫工寫眞至是來自元安于仁和殿九月葬高陵謚莊穆仁明王后二

十四年晉王遣使致祭高唐王亦遣使歸賻是年忠宣王受禪追尊爲仁明太后二年武宗降制曰三韓爲國五季已王雖居東海之濱實享南面之奉由其先有功於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世皇即公宮而命醮方穠青軒之桃李俄晞白露於蒹葭永懷懿親用隆恤典高麗王璋妣皇姑安平公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掖分派天潢以舜妃癸比之宵明爲古公亶父之姜女善於媲德車服不矜其夫家樂有娠賢茅土已纘其父服可謂全妻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進大封曷彰尊屬於戲自他邦而北闕最道路之五千移近甸於東秦盡山河之十二明靈可作殊報是承可追封皇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國王妃

貞信府主宗室始安公絪之女忠烈即位冊爲貞和宮主二年有人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館又呼於道曰有衣則衣有食則食勿爲他人所得明日達魯花赤以告王及齊國公主其書曰貞和宮主失寵使女巫呪詛公主公主遣忽剌歹三哥車占歹等囚宮主于螺匠家封其府庫賴柳璥力辨得釋宮主自公主釐降恒居別宮與王絕不相通公主薨忠宣受內禪奉迎王及宮主上壽宮主生江陽公滋靜寧明順兩院妃忠肅六年卒

淑昌院妃金氏尉衛尹致仕良鑑之女有姿色嘗嫁進士崔文早寡齊國公主薨忠宣爲世子疾幸姬無比專寵斬之欲慰解忠烈意以金氏納之後封淑昌院妃忠烈薨忠宣祭殯殿遂幸妃兄金文衍家與妃相對移時人始訝之後十餘日移御文衍家蒸焉未幾進封淑妃妃日夜百態妖媚王惑之不親聽政遂命停八關會元皇太后遣使賜妃姑姑姑姑蒙古婦人冠名時王有寵於皇太后故請之妃戴姑姑宴元使宰樞以下用幣賀妃嘗以四月八日張燈後園設火山具絃管以自娛其黃簾繡幕皆供御之物觀者如市三日乃罷妃嘗居母憂邀宴宰樞又如銀字院設法會宰樞亦與焉時王在元妃或宴元使或遊朴淵或如寺院飯僧出入無度車服衣仗與公主無異

忠宣王薊國大長公主寶塔實憐元晉王甘麻剌之女忠烈二十二年忠宣以世子在元尚主二十四年公主自元來帝使太子阿木罕丞相雍吉剌歹護行忠烈幸金郊百官郊迎儀仗妓樂如迎王禮是年忠宣受禪號公主宮曰中和府曰崇敬置官僚公主妬趙妃專寵作畏吾兒字書付隨從闊闊不花闊闊歹二人如元達于皇太后畏吾兒古回鶻也元古無字八思巴始制蒙古字然往來書多用畏吾兒字其書云趙妃詛呪公主使王不愛王使朴景亮問二人書中事二人不應反歐之王懼白忠烈忠烈幸公主所慰安之又以所籍都成器金繻玄宗柱張祐等家產人口賜闊闊不花闊闊歹章吉徹里等又以繻妻賜闊闊不花欲解公主怒公主猶遣闊闊不花闊闊歹與大將軍金精吳挺圭等如元告之頃之有人貼匿名書於宮門云趙仁規妻事神巫呪詛使王不愛公主而愛其女公主下仁規及其妻于獄又囚仁規子瑞璉珝女壻朴義盧穎秀等及妻又遣徹里如元告貼榜事貼榜者乃司宰注簿尹彥周也上洛伯金方慶等諸致仕宰相詣公主乞留徹里不從王又使人請之亦不聽闊闊不花等與太后使者還自元以帝命囚崔冲紹及將軍柳溫于巡馬所又囚趙妃元又遣使來鞫仁規凡乘傳者百餘遂以仁規如元又鞫仁規妻極慘酷妻不勝苦誣服元又遣使執趙妃及宦者李溫以歸太后遣蕃僧五人道士二人來祓公主呪詛又遣洪君祥享王欲使王與公主合懽人謂王自尚主以來有歉夫婦之道然嬪妾或進御有身故致妬忌之釁是年忠烈復位王與公主如元二十七年忠烈遣都僉議司使閔萱表請改嫁公主萱不敢進而還語在世家三十二年王惟紹等譖于皇后欲以瑞興侯琠改尚公主琠貌美忠烈使之袨服數往來以觀公主公主素不謹每與內僚諸人亂王益不屑故遂屬意於琠語在惟紹傳王復位二年元封爲韓國長公主五年與王還國王使順妃淑妃迎于金巖驛覿用幣宰樞亦如之僧徒亦迎拜獻幣公主所乘車二兩飾以金銀錦紆後車五十兩氈帳有大小大者可載十四車金瓮一鐘二大鍾子六只里麻鍾子孛欒只鍾子及盞兒各十銀札思麻十四番瓶二大鍾子只里麻鍾子各十孛欒只鍾子十四察剌盞兒察渾盞兒各六灌子二猪觜滹子及胡蘆各一捴金四十錠二十九兩銀六十八錠三十四兩諸器名皆蒙古語也車服斷送之盛前世所未有忠肅二年公主如元帝遣院使闊闊歹等迎之忠宣時在元請返于道帝許之乃至薊州

之南迎之公主在元尋不豫太后遣院使唐古歹問疾仍令侍疾未幾薨奉柩東還帝命中書省御史臺百官奠于道明年叟至自元百官玄冠素服迎于郊殯永安宮葬以禮忠惠四年元追封薊國大長公主

懿妃也速眞蒙古女生世子鑑忠肅王忠肅三年薨于元還葬于國追贈懿妃

靜妃宗室西原侯瑛之女忠穆元年薨追贈靜妃

順和院妃洪氏南陽人府院君奎之女

趙妃祥原郡人平壤君仁規之女忠烈王十八年忠宣爲世子納以爲妃二十四年韓國公主妬妃專寵譖于元語在薊國公主傳

順妃許氏孔巖縣人中贊琪之女嘗嫁平陽公眩生三男四女眩死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納之及即位冊爲順妃後淑妃得幸順妃之女入侍皇太子謀辱淑妃白太子令淑妃赴都中郎將尹吉甫以輜毬得出入東宮故請於太子止之後元遣使賜妃姑姑百僚宴妃弟用幣以賀妃與淑妃不平至是王令淑妃往賀終宴之開二妃五出更衣以服飾相高忠肅後四年卒元遣完者來會葬

忠肅王濮國長公主亦憐眞八剌元營王也先帖木兒之女忠肅三年王在元娶之是年冬與王來六年薨殯于延慶宮忠肅三年王在元娶之是年冬與王來六年薨殯于延慶宮追贈靖和公主遣元尹任子松如元告訃郎將李麟告訃于營王營王遣使來弔喪皇太后亦遣中使於佐不花來弔七年葬明年元中書省遣宣使李常志來囚公主宮女胡剌赤女子及嬖人韓萬福問公主薨故萬福云去年八月王昵御德妃於延慶宮公主妬被王歐鼻衄又於九月王如妙蓮寺歐公主於佐夫介等救之常志遂執胡剌赤女子及萬福等以歸白元恒朴孝脩等上書中書省辨萬福誣告是年冬奉安公主眞于順天寺忠惠四年元追封濮國長公主

曹國長公主金童元順宗子魏王阿木哥之女忠肅十一年王在元娶之明年與王來從王幸漢陽龍山生子是爲龍山元子未幾公主薨于行宮年十八元遣左司郎脫必歹來致奠忠惠四年元追封曹國長公主

慶華公主伯顏忽都蒙古女王在元娶之後二年與王來五年開府曰慶華賀官屬王薨忠惠再宴公主于永安宮公主

亦邀忠惠宴及酒罷忠惠佯醉不出暮入公主臥內公主駭起忠惠使宋明理聳扶之使不動且掩其口遂蒸焉翌日公主恥之欲還于元使買馬忠惠命李儼尹繼宗等禁馬市不得賣馬元使頭麟等來進御酒于公主執忠惠以歸公主因贊成事鄭天起于征東省仍命金之謙權征東省金資提調都僉議使司忠惠五年薨葬以禮恭愍十六年元贈謚肅恭徽寧公主

明德太后洪氏南陽人府院君奎之女生而聰慧端恪王即位選入宮冊爲德妃動遵禮法王甚重之二年生子禑百官賀是爲忠惠王又生恭愍王後忠肅尙元濮國長公主以公主妬忌后出居定安公第王數夜幸之尹碩孫奇等密白王移御定安公第遷后於隣家以便往來有女巫以妖言出入后宮頗見信愛后尋知妖妄籍其財產令左右榜殺之忠惠既即位忠肅聽鄭萬吉姜融金元祥讒間遂勸后歸田里不許毋子相見元執忠惠以歸宰相享后以慰之后引見政丞蔡河中曰卿爲首相見君之惡何不匡救以至於此其阿諛順旨不一諫者徒欲固其祿位也今王被執而去卿曾不遣一介齊問起居靦然無恥今雖具酒食予何忍下咽泣而却之初立府曰德慶及恭愍卽位改號文容尊爲大妃元年王欲躬祼大室判曹雲事姜保以陰陽拘忌言今年不可親祀都堂責之曰祀大事汝何沮之有姦臣告于后后固止之十年王以紅賊逼京奉后南狩十五年德寧公主享后于文容府時辛旽方得幸勢甚熾從王入見后不賜坐旽趨出王曰僉議國之柱石何不賜坐后正色曰吾未亡人安敢與外僧共坐王默然旽銜之讒開百計十七年侍中柳濯以諫馬嚴役繫獄后使人諭王釋之王不聽十八年夏旱王謁后語及旱災后曰王知天之所以旱耶去年不雨百姓餓死今又大旱民不聊生王就與爲君奈何委政臣下多殺有功無罪之人大興土木以傷和氣乎王爲元子時百姓屬望惟恐王不爲君怨忠惠無道我亦以爲然忠惠時歲屢豐而殺人少今何反不及耶且王年非幼何假國柄他人手乎因泣下王有不豫色曰母后何彰子之過若是歟多殺人非臣之罪但禁亂臣耳目是王怨后旽之讒開亦行孝遂衰十九年太祖高皇帝遣尙寶司丞偰斯來錫王命又賜后假線羅紗王構佛

宇上樑歷死者二十六人肢體異處不可忍視后聞之請罷役不聽二十年昕伏誅王以溫爲昕黨將殺之后使人請赦王怒縛使者繫獄王久閑定省及后有疾乃往省之二十一年正月王上尊號赦二罪以下冊曰王化之本莫先於孝人子之職宜顯其親況聖善之有恩盡封崇之以禮恭惟王大妃夙傳家業克著母儀貞靜本乎天資柔順形於日用配先考專治于內警戒無遠保小子式至于今劬勞罔極年垂八秩位冠東閫以言其德則宗社之所由安以言其功則臣民之所共賴持盈抱管雖未足以形容檢玉泥金庶小伸於愛敬考本朝之舊典遵歷代之通規謹率百官奉金寶玉冊上尊號曰崇敬王太后茂對鴻名誕膺鉅慶躋于萬壽祚我三韓改文容府爲崇敬其年夏旱后使人告王曰天之久旱由人所召辛昕黨人妻妾沒爲官婢者可令放之婦人何與焉王從之惟昕妻妾不赦二十二年王欲以辛禑爲嗣請就學命成均直講李崇仁授書后不欲托辭曰兒尙幼稍長就學未爲晚王曰臣今數窮當死今不立嗣社稷誰托且影殿之役誰繼吾志后曰影殿壯麗天下罕比勞民傷財莫甚焉水旱災變靡不由此宜罷其役又曰人臣出從王事入治家產而金興慶等諸子弟日夜在內不得歸家豈不怨王王嘗偏信賊昕不聽予言幾至誤國今又若爾何耶宜令子弟輪番宿衛且萬機至煩肯旰勤政猶懼不及今王日中而起軍國之務豈無稽滯王宜夙興夜寐親聽國政以孝老母王不悅欲辭去后再三言之王對曰謹從命又問何不御妃嬪王曰無如公主者因泣下后笑曰一死理之常王亦終不免矣何慟之甚也恐爲人笑愼勿復然后數對王言過失王不悅宮人宦官相戒毋得言王過失於后后亦知其然及聞王殺忠惠王孽子釋器佯不知乃曰昨夢見死屍心不平令膳夫備素膳以進二十三年九月甲辰王見弑后欲擇立宗室侍中李仁任率百官立禑三年倭寇江華恣殺廚后道揚伯顏言於都堂曰倭賊肆暴屠害生民不可坐視今倭僧良柔等奉使而來可遣說賊曰汝亦人耳何殘忍之甚也汝欲金銀粟帛則我何惜焉雖土地亦當與之無徒殺人爲也以此開曉之如何侍中慶千興曰是示弱也乃止五年禑乳媪張氏有罪百官請下獄禑使人問於后曰古亦有出乳母者乎后曰

豈可以古今有無論但因時制宜耳百官固請禑不聽后曰豈可使一女之故令舉國觖望召張氏趣下獄張氏在禑前不出后怒命笞欲幸別宮禑由是竟出張氏六年春正月戊戌薨壽八十三前夕執禑手曰我國傳世之久將五百年大抵人君率不聽臣僚言願王務大疑決大事必咨侍中慶復興李仁任判三司崔瑩及諸相愼勿徑情直行又君舉必書不可數出遊觀二月非令陵謚曰恭元恭讓王三年禮曹請曰忠肅王妃洪氏乃忠惠王恭愍王之母后忠惠王妃尹氏乃忠定王之母后以正統君王有後之妃迄今不祀實爲闕典乞二妃忌祭及眞殿祭悉倣近代先后禮從之

壽妃權氏福州人左常侍衡之女初嫁密直商議全信子衡以全家不肯欲離之而未果惠薨後四年托內旨絕婚遂納于王冊爲壽妃忠肅薨忠惠蒸焉後元年卒

忠惠王德寧公主亦憐眞班元鎭西武靖王焦八之女忠肅十七年忠惠在元尙公主生忠穆王長寧翁主公主嘗請乾洞社主於曼天寺受戒忠惠薨忠穆幼冲卽位公主方盛年居中斐佺與康允忠出入得幸有人錄佺罪惡貼匿名狀于

版圖門公主召諸宰相曰自今裴佺勿復近侍後佺猶在公主宮中用事忠穆不豫公主徙居密直副使安牧第庶務皆取決王薨公主命德城府院君奇輒政丞王煦攝行征東省事忠定時公主頗與政王不能沮二年如元恭愍三年還王以主屬爲嫂事之甚謹供奉視三殿十六年元封貞順淑儀公主辛禑元年薨葬頃陵三年祔神孝寺忠惠王眞殿恭讓王二年祔大廟

禧妃尹氏坡平縣人贊成事繼宗之女生忠定王忠定元年立府曰敬順置丞注簿各一舍人二忠定遜于江華供膳不充往來又絕憂愁號泣妃請恭愍往見之留數日還辛禑六年薨恭讓三年禮官建白妃之忌祭及眞殿祭悉倣近代先后從之

和妃洪氏評理鐸之女鐸爲慶尙道鎭邊使王聞其女有姿色賜鐸衣酒後三年未納而冊爲和妃置于宰臣尹忱第以便往來然臨幸數日而寵絕

銀川翁主林氏商人信之女丹陽大君之婢也賣沙器爲業王見而幸之有寵三年王將納和妃林氏妬之乃封爲銀川

翁主以慰其意時稱沙器翁主王起三峴新宮其制度不類王居庫屋百間實穀帛廊廡置綵女有二女被選當入泣下王怒以鐵椎擊殺之又多置碓磴皆翁主意也王好熱藥諸妃嬪皆不能當御唯翁主得幸生釋器開福宴奪市人帛爲幣王被執如元高龍普等封內帑翁主泣曰王只著禮服不服重裘今寒甚願獻王裘龍普許之龍普又放翁主等宮人百二十六人

恭愍王徽懿魯國大長公主寶塔失里元宗室魏王之女王在元親迎于北庭元封承懿公主王即位與之東還置府曰燕雍元年王欲躬禘大室公主勒王侍臣曰若等侍王詣大廟則吾必罪之由是王不得行五年王幸奉恩寺聽僧普虛說法公主從太后繼至侍女僧徒雜遝無別王又邀普虛于內殿公主太后喜泣下酒襟親侑茶果公主施瑠璃盤瑪瑙匙等物八年宰相白公主曰王即位九年未有太子願選良家女充後宮公主許之乃納李齊賢女爲妃寔非王意公主復悔之不進膳於是閹豎女謁譖謗百端公主遂有妬志十年避紅賊從王南幸事出倉卒去輦而馬見者皆泣下明年興王之變王入太后密室蒙毯而匿公主坐當其戶亂定王乃出十四年二月王以公主有身彌月赦二罪以下及難産病劇令有司禱于佛宇神祠又赦一罪王焚香端坐瞑不離側公主壽慶王悲慟不知所爲贊成事崔瑩請移御他宮王曰吾與公主約不如是不可遠避他處以圖自便命王福命主喪事輟朝三日百官玄冠素服設殯殿國葬造墓齋四都監各置判事使副使判官錄事又設山所靈飯法威儀喪帷輻車祭器喪服返魂服玩小造棺槨墓室舖陳眞影等十三色各置別監以供喪事令諸司設奠賞其豐潔者於是爭務華侈至有稱貸以辦者王素信釋敎至是大張佛事每七日令群僧梵唄隨魂輿自殯殿至寺門幡幢蔽路鐃鼓喧天或以錦繡蒙其佛宇金銀彩帛羅列左右觀者眩眼遠近諸僧聞者皆爭赴造密直副使楊伯顔如元告喪四月壬辰葬正陵群臣上號曰仁德恭明慈裕宣安王太后將葬王命畫儀衛次第山陵制度觀之不覺涕泗喪事依齊國大長公主例窮奢極侈以此府庫虛竭王惑浮屠說欲火葬侍中柳濕不可乃止王手寫公主眞日夜對食悲泣三年不進肉膳令朝

臣除拜及出使者皆詣陵下如閤門行禮十五年大起公主影殿于王輪寺之東南令百官斲木石數百夫挽一木倘不能進呼耶聲動天地晝夜不絕牛死者相繼于道十六年元遣前遼陽理問忽都帖木兒賜公主誥曰魯國徽翼大長公主王幸魂殿告錫命設大享敎坊奏新撰樂詞王坐對公主眞備食如平生後又幸正陵巡視塋域徘徊悲思御丁字閣奏胡歌獻酬酳命改公主謚孝仁復李穡遂改徽懿以聞從之十九年置守陵戶納上田臧獲于雲岩寺王與群臣同盟曰有國有家配匹莫重矧玆內助之賢宜在不忘惟仁德恭明慈容宜安徽懿魯國大長公主分派天潢連芳戚畹禮從親迎來嬪我家潛邸燕京旣同甘苦迨及東旋再定禍亂辛丑妖賊犯京播遷于南賛成克復癸卯興王倉猝之變賊在肘步橫身障蔽又其兇謀攄竊國璽乃能出奇密令收護俾我國家式至今日比功提甲亦無忝焉溫恭小心循蹈繩則慈祥惠愛克著母儀儆戒相成多所匡救是宜終始共守宗祧乃以彌月之辰竟殞厥身與言及此痛楚尤深上國贈徽懿魯國大長公主之號群臣獻慈容宣安之謚葬于雲岩寺東麓號曰正陵神御之所在城中者曰仁熙仰稽太祖以來歷代成規增益光大期盡予心肆與群臣同發誓願於仁熙殿立千手道場又以德泉庫寶源庫延德宮永和宮永福宮永興宮屬之以備供用又於寶源庫別置解典庫又將宮中所御之物買布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三匹分給州郡隨本多少以取息諸道諸色人匠合納貢布幷委寶源庫收掌雲岩寺納田二千二百四十結奴婢四十六口以資冥福置陵戶百有十四期至不替佛天在上宗社在下今我同盟及後代君臣不遵此盟或有侵奪盜用者神必殛之雲岩元係敎宗今改昌化屬禪宗又改光岩

惠妃李氏雞林人府院君齊賢之女魯國大長公主無子宰相請納名家女宜子者於是選入封惠妃洪倫韓安之强辱諸妃也妃拒不從恭愍旣見弑剃髮爲尼

益妃韓氏宗室德豐君義之女以選入封益妃王皆宴內殿妃起爲壽王怡然顧謂近臣畏人譏欲以自掩也十三年立府曰慈惠置官屬明年禪遜于江華百官奉傳國璽獻于妃遂以妃敎立禑子昌昌即位臺臣以妃及惠妃愼妃俱非正

嫡請只給歲祿明年我
太祖與諸大臣定策奉妃敎迎立恭讓王王尊妃爲貞淑宣
明敬信翼成柔惠王大妃冊曰爲之後者爲之子當推孝敬
之心有是實者有是名盡舉尊崇之典此春秋之大義而古
今之通規恭惟王大妃系出蟬聯德符窈窕先朝作配尊遷
中否之運一旦主盟座定再安之策旣廓除異姓之禍仍遂
立宗親之賢顧以眇末之資猥叨艱大之托化家爲國實蒙
補鍊之功順色承顏恒奉怡愉之養然不進其嘉號曷足酬
其至恩率額衆情爰擇穀旦謹奉冊寶上尊號曰貞淑宣明
敬信翼成柔惠王大妃殿曰敬愼誕膺休慶不敍彝倫象服
是宜化益敦於正始眉壽無害福自享於大平
禹脩曰美如何耶及王得心疾令洪倫韓安等强辱妃妃拒
之王怒抽劒欲擊妃懼從之自是倫等矯旨數往來妃亦知
其詐然不拒遂有身語在倫等傳辛禑時臺諫交章請殺妃
所生子從之初中郎將金元桂收其子養子家至是鞫之乃
女也臺諫又請鞫妃禑不許曰是彰先君之失也恭讓王即
位以王女敬和宮主養于妃家命有司賜妃田

定妃安氏竹州人竹城君克仁之女十五年以選入封定妃
克仁爲同知密直與侍中柳濯等上書諫馬嚴役王大怒出
妃歸第曰非惡汝也惡汝父也尋召妃還洪倫韓安之强辱
諸妃也妃被髮徒跣欲證死王懼而止辛禑即位妃年少美
而艷禑每戲之曰予後宮人何無如母氏者乎數如妃所或
一日兩三至或夜至或至而不得入頗有醜聲聞於外禑一
日如妃所妃以有疾不梳不見妃見其弟判書安淑老女於
立宗親之賢顧以眇末之資猥叨艱大之托化家爲國實蒙
禑禑納爲賢妃人謂妃愼妃廉氏瑞原縣人曲城府院君悌
臣之女以選入封愼妃洪倫韓安之强辱諸妃也妃拒不從
恭愍旣見弑剃髮爲尼
恭讓王順妃盧氏交河郡人昌城君稷之女元年十一月立
爲順妃開府曰懿德設僚屬三年三月都評議使司奏曰殿
下受命中興以正大位奉承宗廟社稷之祀中宮所以助祭
祀東宮所以重國本宜令有司擧行冊禮以正名號又請追
贈王大妃國大妃中宮三代祖考以彰孝理從之七月追證
妃三代八月授妃竹冊金印妃生世子奭肅寧貞信敬和三
位以王女敬和宮主養于妃家命有司賜妃田

列傳卷第三

正憲大夫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宗室一

高麗封宗室之親且賢者曰公其次爲侯疎者爲伯幼者爲
司徒司空摠稱曰諸王皆不任事所以保親親也今據舊錄
作宗室傳公主別附其後
太祖二十五子莊和王后吳氏生惠宗神明王太后劉氏生
太子秦定宗光宗文元大王貞證通國師神靜王太后皇甫
氏生戴宗旭神成王太后金氏生安宗郁貞德王后柳氏生
王位君仁愛君元莊太子助伊君獻穆大夫人平氏生齊命
太子東陽院夫人庾氏生孝穆太子義孝隱太子肅穆夫人
生元寧太子天安府院夫人林氏生孝成太子珠琳孝祇太
子興福院夫人洪氏生太子稷小廣州院夫人王氏生廣州
院君聖茂夫人朴氏生孝悌太子孝明太子法登君資利君

義城府院夫人洪氏生義城府院大君
太子泰無嗣
文元大王貞史逸封贈之由子千秋殿君尙光宗女阿志君
早卒史皆逸其名
證通國師史逸其名
戴宗旭光宗二十年卒子孝德太子成宗敬章太子成宗即
位追尊睿聖宣慶太王廟號戴宗即故葬號泰陵祔享大廟
穆宗五年加號和簡顯宗五年加恭愼十八年又加顯獻
安宗郁居第在王輪寺南與景宗妃皇甫氏私第近景宗薨
妃出居其第郁遂烝有身事覺成宗流郁泗水縣謂曰叔犯
大義故流之愼勿焦心命內侍謁者高玄押送玄還郁贈詩
曰與君同日出皇畿君已先歸我未歸旅檻自嗟猿似鏁離
亭還羨馬如飛帝城春色魂交夢海國風光泪滿衣聖主一
言應不改可能終使老漁磯初流郁之日皇甫氏免身而卒
成宗爲擇傅姆養其兒兒至二歲姆常誨之曰爺一日成宗
召見姆抱以入兒仰視成宗呼云爺就膝上捫衣襟又再呼
爺成宗憐之下淚曰此兒深慕父也遂送泗水以歸郁是爲
顯宗郁工文辭又精於地理嘗密遣顯宗金一囊曰我死以
金贈術師令葬我縣城隍堂南歸龍洞必伏埋成宗十五年
郁卒于貶所顯宗如其言將葬請伏埋術師曰何大忙乎明
年二月顯宗還京及即位追尊孝穆大王廟號安宗八年四
月移葬乾陵五月加號憲景十二年改孝穆爲孝懿十八年
加聖德後稱武陵
王位君史逸其名無嗣
仁愛君史逸其名無嗣
元莊太子史逸其名子興芳宮大君亦逸其名
助伊君史逸其名無嗣
壽命太子史逸其名子弘德院君圭
孝穆太子義生一子出家
孝隱太子史逸其名或稱東陽君性險戾交結群小潛懷異
圖光宗賜死子琳禎孝隱之死琳禎以幼獲免逃竄糊口民
間康兆用事奏授琳禎爵給臧獲田莊屬宗籍琳尙書左僕
射卒禎太子詹事上輕車都尉顯宗三年卒謚溫潔贈工部
尙書

元寧太子史逸其名子孝當太子
孝成太子琳珠無嗣
孝祗太子史逸其名無嗣
太子稷無嗣
廣州院君史逸其名惠宗二年外舅王規欲立以爲王謀逆
見誅院君亦不知所終
孝悌太子史逸其名早卒無嗣
孝明太子史逸其名早卒無嗣
法登君史逸其名早卒無嗣
資利君史逸其名早卒無嗣資利方言季子義城府院大君
史逸其名無嗣
惠宗二子義和王后林氏生興化宮君宮人哀伊主生太子
濟
興化宮君史逸其名
太子濟無嗣
定宗一子文成王后朴氏生慶春院君
慶春院君史逸其名
光宗二子大穆王后皇甫氏生景宗孝和太子
孝和太子史逸其名無嗣
顯宗五子元成太后金氏生德宗靖宗元惠王后金氏生文
宗平壤公基宮人韓氏生檢校太師忠
平壤公基顯宗十二年命名賜禮物二十二年冊爲弘仁崇
孝光德功臣守太尉兼尙書令開城國公靖宗初冊加守太
保冊曰固本枝而永世往代令猷分寶玉以展親先王美範
是封崇於戚里作藩屏於王家旣有元功合加寵數咨爾基
靈源誕跡偉器推名志篤忠貞身勤夾輔爰遵規於九錫乃
授職於三公賜以奇珍兼之命服今遣某官某備禮冊命汝
爲守太保階勳餘並如故體予丕訓勵乃深誠文宗初基病
下制遣醫視疾又其生日賜禮幣後改封平壤公三年加守
太師兼內史令十五年又加中書令二十三年卒後追封靖
簡王子璡琚瑛璡太尉琚司空早卒初校尉巨身謀廢王立
基二十六年兵士張善上變告命誅巨身夷其族基已死乃
流璡于海南瑛以幼免又以平章王懋崇長寧宮主李氏遂
安宅主李氏與其謀乃放懋崇及其子理于安東長寧宮主

遂安宅主于谷州擢善爲將軍子孫各賜職一級璡尋卒瑛尙靖宗女保寧宮主封樂浪伯加守司徒獻宗時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爲侯肅宗加輸忠功臣守太尉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睿宗七年卒年七十謚敬安子禎禔禎授檢校尙書右僕射進檢校司空尙肅宗興壽公主加特進檢校司徒守司空承化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賜贊化功臣號仁宗八年卒子梓杞梓檢校右僕射守司空毅宗十八年卒杞尙睿宗女承德公主子珹璞玶珹封信安伯康宗爲太子納其女爲妃後進爲侯明宗八年卒子沅楨沅封桂城侯子璟瑃禧禔璟封淸化侯高宗四十六年卒子溫楣綽珽溫封承化侯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叛逼溫爲王據珍島蒙古遣綽子雍熙等來討綽囑雍熙曰救溫死及破珍島洪茶丘先入殺之及其子守司徒桓楣封丹陽伯子溜封長陽公綽封永寧公美容儀慷慨有志略善騎射讀書通大義高宗二十八年稱爲王子入質蒙古四十年從蒙古也窟大王圍攻忠州王賜綽書曰昔爾入侍天庭之日出自誠心決然獨斷以一介孤身代三韓萬姓而往者豈以一身之安危憂樂爲慮哉但爲國爲家庶全忠孝耳十餘年閒險阻艱難千態萬狀殆不可容說雖然夙志如彼能不益殫誠懇永安社稷乎且邈在萬里外猶望庇於本國幸今至此三韓萬姓冀蒙力護想爾意何如也矧又孝誠所格天地尙有感動今大王以寬仁字小爲任苟或見爾孝懇哀哀有不可忍之者則其有不動心哉汝當切迫陳達俾大軍解圍反旆則非特老人悅懌舉一國更生矣其忠孝兩全流名萬世正在此時四十一年蒙古帝知綽非王親子謂綽曰汝雖非王子本王族久處吾土即吾黨也乃奪阿母傔馬三百匹賜之綽又與車羅大帥兵五千來攻諸郡至尙州而還郎將蔡取和謂曰捐妻子從公絕域者欲安國家耳今無一毫事利國與叛臣無異遂逃還逆竪鄭子明以告綽綽遣人追斬之初綽之入質也寓於東京捴管洪福源積不平綽妻奏于帝殺福源語在福源傳後福源子茶丘訴綽於帝曰眞金太子中書令也永寧公高麗尙書令故自謂秩等於皇太子帝大怒奪綽所領兵馬子雍熙諴禔和琳雍封信安侯子亹司空熙封光化侯子珩玖皆司空諴封寧仁侯子元司空禔守司徒和司徒子衍正尹衍

子彬永寧君恭愍十七年來自元曰元朝政亂民饑群盜日盛元祚不久矣琳和義君子琚和義大君恭愍五年流南海子瑄義瓊瑄封襄陽君子珪封壽延君恭讓四年流遠地子評元尹義封德豐府院君瓊封壽興君子福封保寧君恭讓四年流遠地珽守司空子維封咸寧侯瑃封河源公子佺封新安公元宗二年卒禧守司徒子珪守司徒珪子敬封漢南君稹有容儀尙明宗女延禧宮主封寧仁侯好文學尤嗜釋老孜孜爲善得保終始高宗七年卒謚肅懿子侹尙神宗女敬寧宮主初封始興伯後進爲侯又進封淮安公高宗十八年遣侹如蒙古軍以土物遺其帥撒禮塔侹至見撒禮塔遙拜階下不荅侹以酒饌餉之撒禮塔饋以湩酪侹隨所勸能飮啖撒禮塔大悅二十一年卒子梃珍諟梃封桂陽侯佺封新陽伯姿端麗尙高宗女壽興宮主高宗四十三年卒追封公子淑澂淑封齊安公爲人廉正諳練典故時稱宗室儀表初尙元宗女慶安宮主後尙忠烈王女靖寧院妃忠烈二十一年錄三司事後進封大君忠烈薨忠宣即位如元命淑權署征東省事明年王在元遣郎將申彥卿傳旨曰齊安大君於屬爲叔翁主亦是大姊供上依睿殿淑妃例又明年加三重大匡府院大君四年卒年七十五子眩封平陽公慶安宮主出也忠烈二十六年卒子璹楨璹忠宣二年封順正君後進封大君元仁宗在東宮璹妹伯顏忽篤得幸璹赴召如元尋授翰林學士三年奉御香還國故事迎御香不用禮服璹始遣人强百官用禮服忠肅三年西海道民多流移州郡空虛者五六海州亦納其印于都堂以璹奪州田五千餘結故也命執璹家奴在海州擾百姓者流遠島璹背矯制起驛馬又於遼陽望海等地影占人戶二百餘口憑宮掖勢多行不法見王亦踞傲無禮六年元遣斷事官中欒哈里哈赤令史丘友直等執璹以來王與元使鞫于行省杖五十七楨忠宣二年封懷仁君亦依妹勢恣行不法子瑺封順仁大君澂封帶方公忠烈元年率衣冠子弟十人如元爲禿魯花王賜景靈殿五室白銀祭器十八年卒子昷封中原公昷子珣瑀琇珣封淮安大君珣子証讜諝詷証元尹讜史逸其封諝益城府院君諝子緩緝緩封益昌君緝一名叙初封益川君後封益山君尙恭讓王女肅寧宮主恭讓四年流遠地詷封昌寧

君子琦封寧原君恭讓四年流遠地瑪封昌原君琦封樂浪
君琦子昉封順安君恭讓元年與同知密直司事趙胖如
京師告即位子高聃商封永福君恭讓四年與贊成事權仲
和如京師謝恩子回元尹聃封順寧君恭讓三年與司藝
柳伯淳犯造言謗國之罪臺省刑曹會慈恩寺鞫之伯淳等
不服及栲訊伯淳曰嘗與聃言諸將受命攻遼逗遛返旆宣
若無功而今反受褒賞其回軍也沮王氏立子昌者亦勢之
然也大臣以此繫獄昔毅宗武臣之亂宜可鑑也今儒者鄭
道傳等謀弄國柄儻有前日之亂則吾等恐陷其禍聃亦具
服臺省刑曹請加聃罪王曰聃宗室不忍加刑削屬籍流見
州杖流伯淳基州四年聃流遠地諶守司徒璞尙毅宗女安
貞宮主加守司徒封咸寧伯宮主召伶人學琴途私之明宗
以璞不能治家詔削職居二年復職十五年卒玶神宗初
守大尉上柱國延昌公玶子縝守司空縝婢爲崔忠粹所嬖
明宗末忠粹與兄忠獻謀廢立乃曰宗室中唯縝博通經史
聰明有度量若立爲主國可中興矣崔忠獻及朴晉材有異
議不果禑昏宗朝授檢校戶部尙書柱國尋加檢校司徒守
司空上柱國
檢校太師忠史逸
靖宗三子容懿麗妃韓氏生哀殤君昉樂浪侯瑔開城侯曙
哀殤君昉史逸
樂浪侯瑔文宗六年冊爲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尙書令
上柱國樂浪侯食邑三千戶賜輸誠協理奉德功臣號
開城侯曙文宗六年冊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尙書令上
柱國開城侯食邑二千戶賜資仁保理佐化功臣號十六年
卒謚愼殤
文宗十三子仁睿太后李氏生順宗宣宗肅宗大覺國師煦
常安公琇道生僧統寂金官侯烋卞韓侯惰樂浪侯忱聰惠
首座璟仁敬賢妃李氏生朝鮮公燾扶餘侯燁辰韓侯愉
大覺國師煦字義天避宋哲宗諱以字行文宗一日謂諸子
曰孰能爲僧作福田利益耶煦起曰臣有出世志惟上所命
王曰善遂隨師出居靈通寺煦性聰慧嗜學始業華嚴便通
五教旁涉儒術莫不精識號祐世僧統煦欲入宋求法王不
許至宣宗時數請宰臣諫官極言不可二年四月煦潛與弟

子二人隨宋商林寧船而去王命御史魏繼廷等分道乘船
追之不及遣禮賓丞鄭僅等問過海安否煦至宋帝引見垂
拱殿待以客禮寵數渥縟煦請遊方問法詔以主客員外楊
傑爲館伴至吳中諸寺皆迎餞如王臣王上表乞令還國詔
許東還煦至禮成江王奉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導儀
甚盛煦獻釋典及經書一千卷又於興王寺奏置敎藏都監
購書於遼宋多至四千卷悉刊行始創天台宗置于國淸
寺已而南遊徧歷名山後退居海印寺及肅宗即位遣使迎
還住持興王寺遼使王鬱見興王寺小鐘歎美曰我朝所未
有煦謂鬱曰吾聞皇帝崇信佛敎請以此鐘獻之鬱曰可煦
請鑄金鐘二鑑將獻于遼帝遂屬回謝使孔目官李復先奏
其意遼帝以鬱奉使妄有求索加峻刑令勿獻及復還刑部
奏治其罪煦病王幸揔持寺問疾尋卒王欲謚大覺中書門
下省奏大覺者佛也借佛號非煦意王不從政堂文學李頲
言煦於上雖周親而按禮出家無服然才行俱優名重遼宋
欲追贈國師不可不服於是王與群臣玄冠素服輟朝三日
賜賻甚厚遂冊贈大覺國師又賜敎門徒弔慰
常安公琇文宗二十五年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尙書令守
司空上柱國平壤侯食邑一千戶二十七年王遣中書侍郎
金行瓊衛尉卿李靖恭于尙書省行冊禮幷賜印綬衣帶鞍
馬匹段銀器布貨等物冊曰周開五等之封增恢茂業漢置
七王之輔永耀不圖伊制理之惟艱必宗潛而是賴宜遵緝
矩益開芬猷咨爾王子琇天縱藝能生知仁孝劉睦之謙恭
育性孚体至和始與之淸素飭躬雅符僉曰克膺德懋高映
戚流乃推敦睦之懷俾示旌庸之眷授之大邑進以崇資今
遣使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冊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尙書令
守司空上柱國平壤侯食邑一千戶於戲朕則畀不由私致
加於公望爾則動無違禮勉奉於官常保以恩榮愼厥終始
宣宗三年加守司徒食邑二千戶進封常安公獻宗卽位加
守太保元年卒謚英良
道生僧統寂文宗二十四年命祝髮後住俗離寺容宗七年
或告寂與尙書右丞金仁碩全州牧使李汝霖交通圖不軌
王流寂于巨濟縣及其黨汝霖仁碩殿中少監河彥頊刑部
尙書任申幸大卿李仲平刑部員外郎李日肅將軍金澤臣

宋英漢別將金有成知南原府事李綏寧朔鎮使李日衍崇
敎寺僧資尙幷仁碩汝霖申幸彥碩等子流遠地誅資尙于
中路竄尋卒竄財累鉅萬厚施於人故貪利者多附之終以
此敗
金官侯烝文宗三十一年授特進檢校司空上柱國金官侯
食邑一千戶烝有學術扶餘公燾嘗娶積慶宮主烝與愔愉
等諫以爲不可娶同姓王不從宣宗三年進檢校尙書令守
司徒食邑二千戶九年卒贈守太尉兼中書令食邑三千戶
食實封五百戶王曰曩者章順侯無後而卒依浮屠法散骨
今金官侯無嗣宜准章順例然此法出於釋氏不足依據宜
卜地厚葬以永春秋之饗有司竟奏不行謚莊憲
卞韓侯愔文宗三十一年授特進檢校司空上柱國卞韓侯
食邑八百戶宣宗三年進檢校尙書令守司徒食邑二千戶
九月卒謚章順
樂浪侯忱文宗三十七年卒追封樂浪侯
聰惠首座璟
朝鮮公燾文宗十五年冊爲崇仁廣義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尙書令守司徒上柱國朝鮮侯食邑二千戶三十一年
進封公宣宗三年加守太保食邑三千戶獻宗即位加守太
師肅宗立增封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五百戶四年卒贈謚襄
憲爵其子滋檢校太保上柱國源檢校司空柱國溫檢校工
部尙書柱國六年滋以檢校太師守司空卒源肅宗加輸忠
功臣特進檢校太尉守司徒尙肅宗女安壽公主封廣平伯
進開府儀同三司封爲侯仁宗加守太保廣平公食邑二千
戶食實封五百戶子璥封安平伯尙睿宗女興慶公主明宗
七年卒性恬靜好學經藝方技無不該貫書畫亦妙然好釋
典臨終效禪僧作偈卒年六十一溫睿宗授上柱國仁宗加
守太尉江陵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尋卒生三女爲
毅宗明宗神宗妃子瑛鷟瑛字玄虛性沉靜寡欲篤志于學
毅宗初爲殿中內給事請赴試王嘉其志然以侯王之子下
從貢士非例不允尙仁宗女承慶宮主封恭化伯恩顧甚渥
明宗即位進爲侯晚年酷好浮屠法十六年卒年六十一謚
定懿子沔尙毅宗女和順宮主神宗授守司空上柱國廣陵
侯後進爲公高宗五年卒性純厚沉靜工筆札多技能尤精

醫術以畜藥活人爲事凡有疾癘者皆造其門略無憚色人
皆歎服膺殿中內給事同正
扶餘侯燾文宗三十四年冊爲扶餘侯冊曰周樹維藩所以
保緜興之運漢崇盤石所以臻炎盛之期將圖社稷之寧必
賴本支之固盍涓景範用擧寵章咨爾王子燾克嶷挺姿至
龢稟粹讀書俱下於十行摛藻敏成於七步聲華旣洽獎賞
可稽是用迴陟五侯之列擢陞八座之榮疏以土茅賜之戶
食今遣使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冊命汝爲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司空守尙書令上柱國扶餘侯食邑一千戶於戲恩雖立
愛義亦在公諭德授官朕罔踰於制度出忠入孝汝祗率於
典彝恒守貴以勿驕益礪誠而匪懈敬佩嘉訓不其韙歟宣
宗三年加守司徒食邑二千戶十一年進守太保肅宗即位
制授守太傅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四年以罪流京山
府若木郡王以儒釋書賜之睿宗七年又以罪移巨濟縣流
其子沔于進禮縣差內侍官遞守之燾道卒王聞之輟朝三
日百官上表陳慰明年召沔還授司空
辰韓侯愉宣宗三年授檢校太尉守司空獻宗初進守司徒
肅宗時加尙書令食邑六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四年卒謚和
信子沂演沂睿宗授檢校尙書右僕射柱國進檢校司空尙
睿宗女大寧公主加檢校司徒守司空淮安伯食邑二千戶
食實封三百戶賜贊化功臣號沂與及第崔道元進士白思
允承旨權思道及吳世英等遊道元學陰陽術思允等皆無
賴薄行沂與道元設醮山寺事聞鞫道元等不服沂與道元
皆坐流沂尋召還仁宗四年卒演睿宗授檢校戶部尙書柱
國尙肅宗福寧宮主加檢校司徒守司空上柱國晉康伯食
邑三百戶仁宗二十四年卒
宣宗四子思肅太后李氏生獻宗元信宮主李氏生漢山侯
昀二子天史逸其名
漢山侯昀獻宗即位拜守司徒李資義欲奉昀爲王伏誅肅
宗流元信宮主及昀兄弟二人于慶源郡
肅宗七子明懿太后柳氏生睿宗上黨侯泌
圓明國師澄儼帶方公甫大原公侔齊安公儁通義侯僑
上黨侯佖肅宗三年冊爲守仁輔德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保守太尉兼尙書令上柱國上黨侯食邑二千戶

食實封三百戶四年卒謚順殤

圓明國師澄儼肅宗三年出家以祐世僧統熙爲師仁宗十九年卒贈謚圓明國師

帶方公俌肅宗七年下敎命名賜禮物睿宗元年授推忠廣義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守司徒兼尙書令上柱國帶方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四年封爲公冊曰興祖業者必固本支壯王室者須資藩輔眷言同氣時乃懿親稽典訓之文採臣工之議乃擇吉日特頒寵章咨爾大弟俌膺帝胙之祥發靈源之粹仁義忠信曰天爵兼自生知詩書禮樂謂人文敏於時習口不言利欲之事身不近儉諛之人靜必修誠動斯中節居宗室則睦友之道益奉慈闈則愛敬之意深厥德茂焉朕心嘉止宜出綸而錫命寔備物以申恩分以上茅茨高於五等賜之衮冕制及於九章遣某官某等持節冊命爾爲推忠廣義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司徒兼尙書令帶方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於戲恩莫深於骨肉義莫重於君臣爾其念骨肉之恩体君臣之義光贊我祖業尊奬我王室不其韙歟敬哉勗哉五年加檢忠功臣守太尉帶方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倂表讓不允九年卒贈謚良簡追封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帶方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五百戶子瑜娶通義侯女仁宗十九年卒瑜子琪尙仁宗女永和宮主封郇城伯明宗十二年進守司徒郇城侯琪性貪鄙凡市物遣家奴占據不與直雖至樵蘇菜果亦如之貧者或就索其直輒遣隸辱民間多苦之樞密副使曹元正家奴入市賣二死雉琪奴奪之元正誣告法官曰我家奴持雇帶二腰過市琪奴强奪請取還法官囚其奴栲掠甚酷奴誣服琪當並坐賂元正白金六斤得免聞者雖疾元正誣妄亦喜琪挫辱也年四十八疽發背死國人皆喜曰吾儕得活矣琪子祐璿尙明宗女壽安宮主封昌化侯神宗即位拜守司徒上柱國祐子泫守司空璐守司徒柱國爲人寡慾佞佛不營產業高宗三年卒有二女家貧未嫁不克襄事崔忠獻聞于王官庇葬事

大原公俌肅宗七年下敎命名賜禮物睿宗元年授奉義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司徒兼尙書令上柱國大原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四年冊封大原侯冊曰昔者仁君之於弟親愛故莫不欲其富貴之也於是冊立褒崇之典舉矣朕祇承大統若涉深淵載惟永圖奬進同氣非特私骨肉之好思以奉宗廟之靈咨爾侔迪哲溫文体仁寬博岐嶷之姿日秀孝友之美夙成忘勢而樂乎道克己而從於師宜崇胙土之封以固維城之望是用衍之邑采峻以階資仍加九錫之儀陞以五等之貴今遣某官某等命爾爲奉義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司徒兼尙書令上柱國大原侯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於戲敦族所以厚風俗立侯所以扉王家汝其居寵祿以當思危謂宴安而猶懷毒往愼乃位永孚于休五年加廣孝功臣守太尉侔表讓不允九年加守仁功臣進爲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五十戶十七年進太保尋爲李資謙所陷竄南裔仁宗七年召還授奉順同德守節贊化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保兼尙書令上柱國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八年王賜敎曰卿負時偉望爲世宗親貶在嶺南本非寡人之意今還闕下乃仲猶子之情錫之第宅之新加以物般之渥益修忠謹當体眷懷賜甲第一區及金銀器匹段鞍馬布貨穀宗二十二年進封侯

齊安公俌肅宗八年下敎命名賜禮物睿宗元年授翊聖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尙書令守司空上柱國封齊安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五年加奉化功臣守司徒食邑三千五百戶倂表讓不允九年加同德功臣檢校太保守太尉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十年冊爲翊聖致理奉化功臣檢校太保守太尉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十七年進爵爲公仁宗九年卒時李資謙用事奏貶帶方大原二公及諸有名望者倂恐不免請去諸侍衛軍士杜門不接賓客縱酒自晦故終免於禍謚思節子瑋司空素無賴好弓馬與直長同正李龜禧飮博擊毬毅宗弟僧冲曉在興王寺數往還遊戲與王寺管勾內侍朴愼俊奏二人意叵測毅宗九年削瑋爵流龜禧于仁州瑋憤恚死

通義侯僑肅宗八年下敎命名賜禮物睿宗元年封推仁贊化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尙書令守司空上柱國通義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五年加奉節功臣守司徒食邑二千五百戶僑表讓不允九年加推誠功臣檢校太保守太尉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十年冊爲推仁贊化奉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太尉上柱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冊曰睦九族平百姓者堯之仁也蓋言自邇以及遐立萬國親諸侯者易之象也所以取法而垂訓故周詩有麟趾之詠漢制有犬牙之封者是其義也肆予一人稽若先憲乃眷天倫之屬實惟宗室之賢特擧寵章方行冊禮非敢私於骨肉將以固於本支咨爾弟僑生則英奇妙有淑質少而莊重儼若成人孝悌之行成於內俊偉之聲達於外先君矜幼以最愛母后恤孤而至慈況茲藩翰之褒崇實乃朝家之典故宜頒明命而備物爰講縟儀以申恩是用授茅土以疏封爲湯沐而賜邑於戲貴不期驕而驕自至祿不期侈而自至有勢榮必兼義榮得人爵勿弃天爵復斯言而無忽愼有終而如初衞社稷以盡忠奉君親而思孝往踐乃位永孚于休十四年卒年二十三謚英章性聰銳好學愛賓客

仁宗五子恭睿太后生毅宗大寧侯暻明宗元敬國師冲曦

神宗

大寧侯暻毅宗二年冊爲侯暻有度量得衆心宦者鄭誠謀陷臺諫密誘散員鄭壽開誣告臺省及臺吏李份等怨王謀推戴暻爲主王惑其言欲去之諫臣金存中請令有司按問果無驗黥壽開配黑山島流份於雲梯縣誠思欲免咎又讒云外戚朝臣出入大寧侯家誠不誣矣先是存中與太后妹婿內侍郎中鄭敍及后弟承宣任克正有隙敍性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寧侯常與遊戲存中誠等構飛語以聞王疑之宰相崔惟淸文公元庾弼等率諫官崔子英王軾金永夫朴翛等伏閤請曰鄭敍交結大寧侯邀其第宴樂遊戲罪不可赦御史臺又以敍陰結宗室夜聚宴飮囚敍及秘書正字梁碧戎器色判官金義鍊大寧府典籤劉遇錄事李施王宥五人罷大寧府流暻奴金昆於懷仁笞樂工崔藝等流之臺諫伏閤更請知臺事崔允儀直入王所爭之召還李份杖流敍于東萊碧于會津義鍊于淸州昆于撲島初敍餉暻惟淸借以器至是臺諫又論惟淸失大臣体貶南京留守使雜端李綽升在家不叅劾貶爲南海縣令皆敍妹婿也未幾吏部請錄敍惟淸綽升罪于政簿制可十一年流暻于天安府更貶惟淸爲忠州牧使克正爲梁州防禦使敍妹壻右副承宣金貽永知昇平郡事綽升爲南海縣令徙配叙于巨濟縣時崔藝遇赦還京與妻不協妻誣告藝尙不悛往來大寧侯第王命崔褒偁鞫之無驗王素信圖讖不友諸弟疑猶不釋密諭諫臣論劾大寧侯及克正等罪又恐太后救之先遷太后於普濟寺陽若不得已而允之流矢之變王詔責宰樞不得賊於是逮捕絡繹疑大寧侯家僮羅彥有成黃益等鞫問深刻彥等誣服諸王宰樞百僚耆老詣闕賀得罪人斬羅彥有成黃益及有成妻又以禁衞不謹流牽龍巡檢指諭十四人于田里

元敬國師冲曦一名玄曦明宗七年興王寺僧上變告僧統冲曦潛結僧徒謀逆鞫冲曦從者無驗釋之十年太后患乳瘇召冲曦侍疾冲曦多亂宮女又通公主穢聲聞外右司諫崔詵上疏諷冲曦穢行請出之王覽書大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遂罷詵自後臺諫無敢言者朝臣皆附冲曦賄賂公行十三年死

毅宗一子莊敬王后生孝靈太子祈

孝靈太子祈初名泓毅宗七年冊封王太子二十四年鄭仲夫作亂遷迎恩館尋放珍島縣

明宗庶子十餘人善思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貽皆諸嬖所生俱剃髮爲僧號小君餘史逸

善思年甫十歲明宗命爲僧衣服禮秩與適無異出入禁中頗張威福時諸小君直授三重擇住名寺用事納賄僥倖者多附

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貽明宗之廢同配海島

列傳卷第三

列傳卷第四　高麗史九十一

重憲大夫知書筵賓客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金盛均大司成鄭麟趾奉
教修

宗室一

神宗二子宣靖太后金氏生熙宗襄陽公恕

襄陽公恕神宗三年封德陽侯後封襄陽公崔忠獻廢熙宗薨萬元老妻誣告珦將不利於上禍命巡軍守珦家鞫與宦者金元老妻誣告珦將不利於上禍命巡軍守珦家鞫薨萬元老妻服誣妄禍以明德太后請竟不治勑有司禁宗室擅出入子和珥和封南平君恭讓四年流遠地子根元尹珥封寧平君玿封益原府院君子瑱封永原君瑛子瓊玫皆元尹鉉封平安府院君子琮琯珣琮封慶平君琯封保定君琮珣皆元尹熙封寶城君子瑜璟瑜封永昌府院君後封慶昌大君恭愍十八年卒子順城君珽永安君正尹璞永安君史逸其名璟封永興君妻弟辛珣附辛旽伏誅緣坐流武陵島不知存沒者十九年妻辛氏聞璟飄風至日本國請都堂私備金銀令家奴隨回禮使物色求之者數四辛昌元年

妃朴氏辰韓國莊敬妃瑛爲卞韓國英憲公妃皇甫氏卞韓國順安妃瑀初封定陽君恭讓元年進府院君判門下改領三司宗簿寺事王既追尊四親以瑀主其祀三年領門下府事至　本朝封麻田郡歸義君辛詮景禧子珦琯珦封定康君琯元尹珣初封鶴城侯後封鶴城府院君恭愍十年如元賀正道梗不果行王避紅賊幸福州珣與其弟平安君等二人謁行在辛禑三年宦者金壽萬妻與珣爭田民誣害之乃

其奴以所謂環者來爲人形容不類甚疑不知祖父名及所居田里辛氏從弟前判事克恭及其姻親前判開城府事朴天祥前密直副使朴可興知密直李崇仁河崙曰吾等識環甚熟此實非環也辛氏自京山府來見喜甚曰知夫莫若妻遂誣于憲府憲府與門下府郎舍與法司巡軍雜治聚宗室及天祥等對辨環二子及兄僧昌請宗室諸君皆曰眞永興也環女壻前判書李崇文崇仁弟也當初對以不知眞僞及鞫之乃曰眞吾婦翁也於是天祥克恭可興崙等坐誣流遠地子珊珩瑾珊順平君珩元尹瑾正尹璉封益興君子愼封福安君愼子諶諧諶封定安君子璇珍璇封福康君珍元尹諧封福昌君諧封福原君恭讓四年六月流遠地興封瑞興君忠烈朝以禿魯花在元王惟紹宋邦英譖于王欲廢忠宣令興繼尙寶荅實恰公主以爲後興貌美王使之衣袨服數往來以覘公主公主素不謹行遂屬意於興及惟紹等伏誅忠宣欲宥興丞相不可使刑部幷斬於文明門外諭守司徒僖封永安公元宗四年卒

熙宗五子成平王后任氏生昌原公祉始寧侯禑慶原公祚大禪師鋭智冲明國師覺膺

昌原公祉熙宗七年加元服冊爲太子冊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震以一索而爲長男離以重明而照四方故先王之有天下莫不立元嗣以定群黎咸仰之懷以承萬世不朽之業齊爾元子祉素稟聰靈之性夙凝岐嶷之姿寬博而謹愼恭敬而溫文肆朕稽諸方冊之訓言兼聽士夫之僉議爰擇良辰俾加寶冊今遣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冊命爾爲王太子嗚呼勉玆諸善允蹈不彝疎斥憸佞之人樂聞方正之言上念祖宗積累之休永享富貴康寧之慶豈不偉歟及崔忠獻廢王遷于江華祉放于仁州後封昌原侯元宗三年卒

始寧侯禑熙宗七年封爲侯冊曰封立皇親藩屛王室蓋古今之常典亦邦國之宏規朕纘守不圖欲光先業爰擧褒崇之禮大開冊命之儀咨爾禑毓德謙勤秉心恭儉弱不好弄但將書史以爲娛居無求安自得威儀之卒度學有緝熙之美志存忠孝之全定省不怠於親閨信厚見稱於公族德行既著容止可觀肆布寵靈特頒爵號今遣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冊命爾爲檢校太尉守司徒上柱國始寧侯於戲驕奢淫

佚勿虧戒愼之心富貴功名善保久長之慶祇承厥服永孚
于休崔忠獻放于白翎縣子宏司空
慶原公祚忠烈五年卒明習典故世稱知禮元宗有所疑必
問於祚號宗室龜鑑及葬王許用紅大燭自是士庶人家皆
用之子諶昀諶初名恂封廣平公尙元宗女咸寧宮主忠烈
五年偕元使納塔哈伯那監督東征戰艦于慶尙道十一年
卒王沒入財物于內昀封定安侯
大禪師鏡智
冲明國師覺膺
高宗二子安惠太后柳氏生元宗安慶公淐
安慶公淐初名侃初封安慶侯高宗四十年進爲公使蒙古
乞罷兵明年還先遣人奏臣久染腥膻之臭請經宿進見王
曰自爾去後祈天禱佛庶幾速見今既無恙還何用宿外悉
焚爾所著衣更衣即來淐夜入謁王爲之流涕左右皆泣下
四十六年王薨淐居喪哀毀扶杖乃得行林衍廢元宗立淐
爲王未幾蒙古遣使詰衍擅廢立衍復立元宗廢淐後追謚
爲英宗子儇封漢陽侯尙忠烈王女明順院妃子侊封桂陽
侯
元宗三子順敬太后金氏生忠烈王慶昌宮主生始陽侯珆
順安公琮
始陽侯珆元宗四年賜名加元服封爲侯冊曰欲理其國先
齊其家況子弟之廣封實國家之令則咨爾珆學就日將德
與年豐肆縻我之好爵用立爾于上公無淫于逸于遊博究
皇王之墳典非禮勿言勿動爵爲宗室之表儀茂綏福履之
休翊致泰平之業今遣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命爲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尉守司空上柱國始陽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
食實封一百戶於戲恩雖父子義兼君臣體朕意之睠憐肩
乃心於忠孝府曰始陽置典籤錄事各一人七年卒
順安公琮元宗四年賜名加元服封爲侯冊曰廣置侯封以
藩王室是古之常典非朕之私恩咨爾琮挺岐嶷之資蘊聰
明之質朕之所以愛汝保汝汲汲望其成人者不惟天性之
自然蓋爲本支之益固肆頒位號用示寵光今遣某官某等
命爾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守司徒上柱國順安郡開國侯
食邑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於戲惟仁可以下獲民心惟德

可以上承天命日愼所守時敏厥修夙夜惟寅服勤於子職
明哲以保對揚於王休府曰大寧置典籤錄事各一人十年
王如蒙古命琮監國十四年琮如元賀冊封帝以琮王愛子
賜白金五百斤苧布八百匹他物比世子行尤多後進封爲
公琮素多病忠烈三年母慶昌宮主召盲僧終同問度厄之
術遂設醮以禱埋奠饌內豎梁善大守莊等誣告慶昌宮主
與其子琮謀令盲僧終同呪咀上欲使琮尙公主爲王王命
李榴印公秀李之氐印侯張舜龍車信鞫終同又命中贊金
方慶密直使許琪監察侍丞趙仁規等鞫慶昌宮主及琮不
服王召琮親鞫宰樞詣宮門請釋王欲籍琮母子家贊成柳
璥曰今琮猶不服宮主亦曰非敢呪咀但問禍福宜奏上國
詔許然後籍之可也王遣仁規俟表奏公主請籍之王不可
公主强之不得已從焉元宗愛琮賜以貨寶無筭至是公主
盡取之及仁規還自元帝曰順安公母子事任王處置於是
廢慶昌宮主爲庶人流琮終同于海島十一年召還二十一
年開府置屬
忠烈王三子齊國大長公主生忠宣王貞信府主生江陽公
滋侍婢盤珠生小君湑
江陽公滋居長以非公主出不得立忠烈五年遣滋忠淸道
牙州東深寺以避世子九年召還公主賜衣後封爲公開府
置屬三十四年卒子珛暠塤珛忠宣二年封丹陽府院大君
忠肅後二年王在元珛爲權省初貞和宮主兄僧住桐華寺
冒良人爲隸蕃至千數百戶珛等世役之整治都監申理歸
良珛挾憾欲訴于元過鴨綠江宰樞命忽赤等捕還紅賊陷
京城珛與典理判書印安等降于賊及賊平監察司劾奏珛
等降賊凡沃土可居之處畿縣米穀所在無不指導棄國忘
親罪莫大焉不可與愚民一視若以罪經赦宥則乞禁錮子
孫籍沒田民以懲後人王從之子封陽原君史逸其名仕于
元爲御史暠蒙古名完澤禿忠宣愛暠如己子養之宮中封
延安君忠宣在元傳位忠肅以暠爲世子因留爲禿魯花忠
宣嘗爲瀋王忠肅三年奏帝傳瀋王位于暠自稱太尉王遂
封暠瀋王尙元梁王女梁王薊國公主兄也暠因得公主寶
物寵幸無比忠宣愛護愈篤暠遂懷覬覦國人大半歸心暠
又得幸英宗皇帝曹頔蔡河中等左右暠謀奪王位讒訴萬

端詔徵王入朝先是忠宣在元以從臣司僕正白應丘能殖貨令幹藩王府事應丘逃還本國晶奏帝遣員外郎阿都剌勑王發應丘還都王不時奉行晶譖云王手裂其勑及王入朝帝怒詰責之收國王印遣翰林待制沙的等來訊之使者絡繹晶先遣其臣前護軍朴龜寄書宰相曰爾王嗣位以來酣酒嗜音不迎帝使不親庶務夜與群小變服微行使幸臣諫正反爲之助至使民怨益深卿等雖聚歛以送固非國王所得擅用徒增國怨耳自今一皆禁斷違者奏聞痛懲於是倉庫皆已告匱乃抽歛大小人戶備盤纏以來及被天譴至嚴規免罪辜賂事權貴費盡錢物又遣孫琦安均等于本國重歛于民帝聞之命刑部推徵國王曾不懲艾與惡小前護軍李恭謀遣代言安文凱郎將桓允全宰相金忻百戶金成萬等復加橫歛割取民膏連續轉運帝怒已囚文凱于宗正府遂押恭及允全成萬等發還宜即杖流海島汝宰樞不能諫正反爲之助至使民怨益深卿等雖聚歛以送固非國王所得擅用徒增國怨耳自今一皆禁斷違者奏聞痛懲於是元五年財用匱乏晶知其然遣其臣祭酒白文壁郎將李淑貢以帝命封諸倉庫十年泰定帝立明年勑王還國復賜國王印章忠宣戒諭國人曰從臣引曹夾構國王及瀋王以致閱墻之變其聽姦臣誑誘請立瀋王者子已諭國王毋念舊

惡一皆原宥其悉知之於是宰樞召民部典書致仕李伯經前司憲掌令李東吉前民部議郎趙浚前成均樂正權賀等諭之皆爲晶謀議上書者也後二年王如元還國晶來謁行宮遂從王還王薨晶復如元止平壤陰與曹頔謀晶臣朴全自平壤來詐言晶已爲國王忠惠遣騰房忽只六十餘騎於平壤欲止晶不及而還忠惠後五年晶還國忠穆元年卒葬以公主例子德壽封江陵大君子篤朶不花帖古不花篤朶不花襲晶封瀋王寄后兄轍太子妃父盧頭等謀亂伏誅后與太子憾恭愍欲廢恭愍立篤朶不花篤朶不花固辭曰叔父無子百歲後國將焉往今叔父無恙吾而可奪叔父位耶乃以德與君塔思帖木兒爲王天下莫不賢之李公遂還自元言於王王嘉之問遺甚厚十五年八月遣使來王引見其使厚禮遣之帳古不花仕元爲中書平章事塤忠宣封延德君忠肅進封府院大君後坐奸衞士金永長妻下巡軍永長妻內侍閔元濟女本有穢行元中書省差脫脫帖木兒樞密院差脫隣御史臺差也素不花等來鞫塤于行省塤既服當抵罪以兄晶私謁釋不治忠穆二年卒

小君淸初忠烈爲太孫金俊以崔瑄婢盤珠納之得幸生淸公主亦愛之出入禁中毓王小君拜中郎將欲襲王宿衞賂康守衞以請守衞以丞相安童言來告曰令淸率禿魯花來二年王以淸驕恣剃髮爲僧

忠宣王三子懿妃生世子鑑忠肅王德與君塔思帖木兒史失其母氏位

世子鑑小字宜忠嘗爲廣陵君後封世子忠宣二年王在元殺鑑及其從者金義重等口年返葬城南百官素服送之德與君塔思帖木兒嘗爲僧忠定三年逃奔于元及奇轍訴皇后怨恭愍會本國人崔濡在元與群不逞說后謀構恭愍廢之立塔思帖木兒爲王奇三寶奴爲元子凡國人之在元者咸署僞官且請發遼陽省兵一萬渡鴨綠江至隨州獵川爲我軍所敗語在濡傳帝尋詔放遣遼陽兵達達將吏並赴朝廷塔思帖木兒止滯素領傔從人等歸止永平王遣密直副使金庾如元請執送塔思帖木兒庾至遼陽知樞密院事黑驢謂庾曰帝勑臣杖塔思帖木兒百七還其本國今方背疽待其愈杖而歸之庾乃還初護軍裴自富與塔思帖木兒

交通僞授密直副使事覺斬之

忠肅王三子曹國長公主生龍山元子明德太后洪氏生忠惠王恭愍王

龍山元子史失其名忠肅王與曹國公主幸漢陽富原龍山生故稱龍山元子卒于元返葬年十七

忠惠王一子銀川翁主林氏生釋器

釋器忠定祝髮置萬德寺恭愍時元將召釋器王聞之遂召還五年王聞前護軍林仲甫欲奉釋器潛圖不軌囚巡軍按治辭連前政丞孫守卿前密直洪峻監察大夫孫湧黃淑卿典校令鄭世功李大年姜不花前判事洪桂金成前內園丞朴蘭等十餘人悉繫獄時湧方坐臺承命者來欲執湧以去同坐者皆錯愕不知所爲獨持平全遇祥正色曰臺官雖有罪當罷臺後就獄爾不可直入臺中治事如常湧詣巡軍獄官詰仲甫曰汝識孫湧乎對曰不知遂釋之斬守卿桂成仲甫等貶贊成事康允忠爲東萊縣令杖世功及漢城尹洪仲元辭起宗姜晉張萬林朱雲等皆守卿黨也安置釋器于濟州令李安鄭寶等押送至海中擠之於水釋器不死亡匿十二年西北面都巡撫使田祿生報有稱釋器者在平壤府謀逆遣慶復興林堅味等捕之又分遣人諸道調兵爲備祿生與西海道都巡問使金庾獲所謂釋器者斬之傳首于京梟市又斬銀川翁主父林信及李安鄭寶幷斬其黨金蓂徐天吉等六人然釋器事聲未著徒黨未集而遽殺人頗疑之乃大赦下敎曰釋器非止庶孽實丹陽大君家婢所出往者孫守卿等倚以謀變既伏厥辜群臣皆謂宜除禍本予不忍置刑命李安鄭寶安置濟州水精寺安等回言乘舟時墜海死已布告中外今西北面都巡問使田祿生密認釋器在部內誘集兇徒謀不軌與西海道都巡問使金庾捕獲傳首至京予初疑之遣問釋器則林言乃知其實非予失於保全自取頗覆耳李安鄭寶指生爲死欺罔不忠林信縱其亡命不即首告俱正典刑其兇徒金光秀金玉鏡崔黑驪李仁並不赦自餘詿誤一皆除之祿生之搜捕也釋器走亡匿安峽民白彥麟家辛禑元年慶復興李仁任等聞之密奏以睦仁吉素識釋器貌與密直副使趙仁璧率兵同往捕之仁吉仁璧奄至彥麟家有英俊者捕釋器仁吉見之慘然釋器形貌奇偉

言語不凡觀者皆謂此眞王子也來至兎山仁吉遣人於朝請赦之時太后老不視事禑亦年幼仁任疑有變詭曰伏誅平壤者即釋器也今何妄稱耶乃與復興崔瑩等議累遣中使督殺之然猶未忍殺崔仁哲至叱之曰庸僧妄稱王子敢惑亂人心令亟斬之始知死於平壤者乃釋器同行僧之歸俗者也禑賜仁吉仁璧等鞍馬以彥麟自首杖流之又以前判事鄭良輔前牧使李玖知而不告下巡衙府鞫之玖曰良輔語予云王子釋器生在安峽予云此必僞也古亦有此等事不可不察宜告宰樞雖栲訊甚慘竟不服乃斬良輔杖玖一百釋器氓民家女生一子潛寓前評理梁伯益田廬事覺兇之置雞龍山未至陰使吏殺之流伯益

恭讓王一子順妃盧氏生世子奭

世子奭初名瑞封定城君恭讓即位冊爲世子諫官請開書筵乃以趙浚徐鈞衡李至爲師傅李舒金子粹禹成範姜淮季趙庸爲侍學三年聘前政堂文學李元紘女爲妃王下敎賜禮物尋命如　京師賀正、帝寵待序次公侯下宴內殿者五又命朝官日開宴慰之賜黃金二錠白金十錠貎絹百匹從官以下賜銀帛有差明年乃還世子在　京師以支俸之餘密令貿布遣嬖妾

公主

太祖九女

安貞淑儀公主神明王太后劉氏所生新羅王金傅入朝以公主歸之稱樂浪公主一云神懿宮夫人

興芳宮主亦神明太后所生適元莊太子

大穆王后神靜王太后皇甫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文惠王后貞德王后柳氏所生適文元大王貞

宣義王后亦貞德王后所生適戴宗旭生成宗后薨謚宣義祔戴宗廟穆宗五年加謚貞淑顯宗五年加靜穆十八年加匡懿高宗四十年加益慈

公主史失其號亦貞德王后所生適義城府院大君順安王大妃貞穆夫人王氏所生

公主史失其號與福院夫人洪氏所生適太子泰

公主史失其號聖茂夫人朴氏所生適金傅

惠宗三女

慶華宮夫人義和王后林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貞憲公主
明惠夫人宮人哀伊主所生
定宗一女
公主史失其號文成王后朴氏所生適孝成太子
光宗三女
千秋殿夫人大穆王后皇甫氏所生適千秋殿君
寶華宮夫人亦大穆王后所生
文德王后亦大穆王后所生事見后妃傳
成宗二女
元貞王后文和王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元和王后延昌宮夫人崔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顯宗八女
孝靖公主元和王后崔氏所生初封積慶公主顯宗二十一年卒謚孝靖
天壽殿主亦元和王后所生
仁平王后元成王太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景肅公主亦元成王太后所生
孝思王后元惠王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孝敬公主元平王后金氏所生
敬成王后元順淑妃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阿志宮人朴氏所生適檢校少監井民相
德宗二女
殤懷公主敬穆賢妃所生蚤卒
公主史失其號劉氏所生適檢校太師王忠
靖宗一女
悼哀公主容穆王后李氏所生文宗十一年卒謚悼哀
文宗七女
積慶宮主仁睿太后李氏所生宣宗三年適扶餘公濬
保寧宮主亦仁睿太后所生適樂浪公瑛睿宗八年卒陵曰溫謚慶順其餘仁睿所生二公主仁淑賢妃李氏所生二公主仁穆德妃金氏所生公主皆蚤卒
宣宗三女
敬和王后貞信賢妃李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公主史失其號思肅太后李氏所生蚤卒
遂安宅主亦思肅太后所生生而盲年四十不嫁仁宗六年卒
肅宗四女
大寧宮主明懿太后柳氏所生適淮安伯沂肅宗八年冊爲公主賜禮物睿宗九年卒謚貞穆
興壽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承化伯禎肅宗八年冊爲公主睿宗六年生子遭承宣金沽賜禮物仁宗元年卒
安壽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廣平公源肅宗十年冊爲公主
福寧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晉康伯演睿宗九年冊爲公主性婉順爲兩宮所愛富爲宗室第一崇信佛法營飾塔廟甚勤仁宗十一年卒謚貞簡
睿宗二女
承德公主文敬太后李氏所生適漢南伯杞仁宗二年冊爲長公主賜衣帶匹段金銀器鞍馬等物
興慶公主亦文敬太后所生適安平公璔仁宗二年封公主
明宗六年卒
仁宗四女
承慶宮主恭睿太后任氏所生適恭化侯瑛
德寧宮主亦恭睿太后所生適江陽公城天姿艷麗擧止閒雅又善談笑毅宗每於花朝月夕召入內日夜酣歌醜聲聞外明宗二十二年卒
昌樂宮主亦恭睿太后所生適信安侯珹毅宗五年封宮主高宗三年卒及葬以王外祖母素服減膳百官縞素一日
永和宮主亦恭睿太后所生適邵城侯琪熙宗四年卒年六十八謚敬和
毅宗三女
敬德宮主莊敬王后金氏所生毅宗十一年冊爲宮主十六年適司空評
安貞宮主亦莊敬王后所生毅宗十一年冊爲宮主十七年適守司徒咸寧伯璞明宗五年與殿前加榮通事覺流加榮于海島
和順宮主亦莊敬王后所生毅宗十一年冊爲宮主適廣陵

侯沔
明宗二女
延禧宮主光靖太后金氏所生明宗三年冊爲公主九年適
寧仁伯稹
壽安宮主亦光靖太后所生明宗三年冊爲公主九年適昌
化伯祐
神宗二女
孝懷公主宣靖太后金氏所生適河源公璿神宗二年卒年
十七王及后悼甚追封爲興德宮主
敬寧宮主亦宣靖太后所生神宗二年冊爲公主四年適始
興伯侹
熙宗五女
安惠太后成平王后任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永昌公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丹陽伯楷
德昌宮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永嘉侯崔瑀
嘉順宮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新安公恮
貞禧宮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永安公僖
康宗一女
壽寧宮主思平王后李氏所生康宗元年封爲宮主適河源
公璿卒謚敬烈
高宗一女
壽興宮主安惠太后柳氏所生適新陽公珪
元宗二女
慶安宮主慶昌宮主所生適齊安公淑
咸寧宮主亦慶昌宮主所生適廣平公諏
忠烈王二女
靖寧院妃貞和宮主所生適齊安公淑
明順院妃亦貞和宮主所生適漢陽公儇
忠惠王一女
長寧公主德寧公主所生適元魯王元之亡也失於北平恭
愍王遣尙書成准得告中書省索之
太祖高皇帝遣宦者訪天下軍前得於北京賜衣食遣還王
聞而不悅辛旽密令左司議大夫吳中陸等上書曰婦人從
一而終義不敢他適長寧公主本麟趾之孫其在元朝嘗有

帷薄之譏我國之恥也當元朝離亂之際又不能守節徇身
爲虜獲于
大明亦可恥也　大明猶念我祖宗之裔以歸于我殿下何
以待之若優容而列於五殿以供奉如宗廟何如國人耳目
何請寘邊遠以保其生不聽召入京命百寮出迎居德寧公
主殿
恭讓王三女
肅寧宮主順妃盧氏所生適益川君緝
貞信宮主亦順妃所生適丹陽君禹成範
敬和宮主亦順妃所生適晉原君姜淮季

列傳卷第四

列傳卷第五　高麗史九十二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洪儒　裴玄慶　申崇謙　卜智謙

洪儒初名術義城府人弓裔末年與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
同爲騎將密謀夜詣太祖第言曰自三韓分裂群盜競起今
王奮臂大呼遂夷滅草寇三分遼左據有大半立國定都將
二紀餘今不克終縱虐太甚淫刑以逞殺妻戮子誅夷臣僚
民墜塗炭疾之如讎桀紂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
大義請公行殷周之事太祖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許王
雖暴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伐君斯謂革命予實不德敢效湯
武之事乎恐後世以爲口實古人云一日爲君終身爲主況
延陵季子曰有國非吾節也乃去而耕焉吾豈過季子之節
乎儒等曰時難遭而易失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國中民庶受
毒痡者日夜思欲復之且權位重者並遭虐殺略無所遺今

之德望未有居公右者衆情所以望於公也公若不從吾等死無日矣況王昌瑾鏡文如彼豈可違天死於獨夫之手乎於是諸將扶擁而出黎明坐於積穀之上行君臣之禮令人馳且呼曰王公已舉義旗矣裔聞之驚駭亡去太祖即位詔策推戴功以儒玄慶崇謙智謙俱爲一等賜金銀器錦繡綺被褥綾羅布帛太祖慮靑州反側儒與庾黔弼率兵千五百鎭鎭州以備之山是靑州不克叛遷大相二年改烏山城爲禮山縣遣儒及大相哀宣安集流民五百餘戶十九年從太祖擊百濟滅之卒諡忠烈玄慶初名白玉衫慶州人膽力過人起行伍累進大匡太祖以靑州人玄律爲徇軍郎中玄慶與崇謙駁曰往者林春吉爲徇軍吏圖爲不軌事泄伏辜此乃典兵權而恃本州故也今又以玄律爲徇軍郎中臣等竊惑之太祖善之改授兵部郎中太祖征討四方玄慶功居多加褒奬八年爲征西大將軍攻百濟燕山鎭殺將軍吉奐又攻任存郡殺獲三千餘人太祖與甄萱戰於曹物郡萱兵銳甚未決勝負太祖欲與相持以老其師黔弼引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乞和太祖許之欲召萱至營論事黔弼諫曰人心難知豈可輕與敵相狎太祖乃止仍謂曰卿破燕山任存功

爲大將與元甫金樂力戰死之太祖甚哀之諡壯節以其弟能吉子甫樂弟鐵並爲元尹創智妙寺以資冥福智謙初名砂瑰桓宣吉林春吉之謀反也智謙皆密告誅之卒諡武恭

成宗十三年四人皆贈太師配享太祖廟庭

庾黔弼

庾黔弼平州人事太祖爲馬軍將軍累轉大匡太祖以北界鵂岩鎭鐵爲北狄所侵會諸將議曰今南兒未滅北狄可憂朕寤寐憂懼欲遣黔弼鎭之如何僉曰可乃命之黔弼即日率開定軍三千以行至鵂岩於東山築大城以居招集北蕃會長三百餘人盛設酒食饗之乘其醉脅以威會長皆服遂遣使諸部曰既得爾會長爾等亦宜來服於是諸部相率來附者千五百人又歸被虜三千餘人由是北方晏然太祖特加褒奬八年爲征西大將軍攻百濟燕山鎭殺將軍吉奐又攻任存郡殺獲三千餘人太祖與甄萱戰於曹物郡萱兵銳甚未決勝負太祖欲與相持以老其師黔弼引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乞和太祖許之欲召萱至營論事黔弼諫曰人心難知豈可輕與敵相狎太祖乃止仍謂曰卿破燕山任存功

既不細待國家安定當策卿功十一年以王命城湯井郡時百濟將金萱哀式漢丈等領三千餘衆來侵靑州一日黔弼登郡南山坐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必有變宜速往黔弼驚覺徑趣靑州與戰敗之追至禿岐鎭殺獲三百餘人馳詣中原府見太祖具奏戰狀太祖曰桐藪之戰崇謙金樂二名將死深爲國家憂今聞卿言朕意稍安十二年甄萱圍古昌郡黔弼從太祖往救之行至禮安鎭太祖與諸將議曰戰若不利將如何大相公萱洪儒曰若不利不可從竹嶺還宜預修閭道黔弼曰臣聞兵凶器戰危事有死之心無生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臨敵不戰先慮折北何也若不及救以古昌三千餘衆拱手與敵豈不痛哉臣願進軍急擊太祖從之黔弼乃自猪首峯奮擊大破之太祖入其郡謂黔弼曰今日之捷卿之力也十四年被讒竄于鵠島明年甄萱海軍將尙哀等攻掠大牛島太祖遣大匡萬歲等往救不利太祖憂之黔弼上書曰臣雖負罪在貶聞百濟侵我海鄉臣已選本島及包乙島丁壯以充軍隊又修戰艦以禦之願上勿憂太祖見書泣曰信讒逐賢是予不明也遣使召還慰之曰卿實無辜見誦曾不怨憤惟思輔國予甚愧悔庶將賞延于世報卿忠節又明年爲征南大將軍守義城府太祖使人謂曰予慮新羅爲百濟所侵嘗遣大匡能丈英周烈弓忿希等鎭之今聞百濟兵已至槥山城阿弗鎭等處劫掠人物恐侵及新羅國都卿宜往救黔弼選壯士八十人赴之至槎灘謂士卒曰若遇賊於此吾必不得生還但慮汝等同罹鋒刃其各善自爲計士卒曰吾輩盡死則已豈可使將軍獨不生還乎因相與誓同心擊賊既涉灘遇百濟統軍神劒等黔弼欲與戰百濟軍見黔弼部伍精銳不戰自潰而走黔弼至新羅老幼出城迎拜垂泣言曰不圖今日得見大匡微大匡吾其爲魚肉乎黔弼留七日而還遇神劒等於子道與戰大克擒其將今達奐弓等七人殺獲甚多提至太祖懽喜曰非我將軍孰能如是及還太祖下殿迎之執其手曰如卿之功古亦罕有銘在朕心勿謂忘之黔弼謝曰臨難忘私見危授命臣職耳聖上何至如斯太祖益重之十七年太祖自將征運州黔弼爲右將軍甄萱聞之簡甲士五千至曰兩軍相鬪勢不俱全恐無知之卒多被殺傷宜結和親各保封境太祖會諸將議之黔

弼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願上覩臣等破敵勿憂也遂乘堂
未陣以勁騎數千突擊之斬獲三千餘級擒術士宗訓醫師
訓謙勇將尙達崔弼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降十八年
太祖謂諸將曰羅州界四十餘郡爲我藩籬久服風化嘗遣
因趁過太祖徵語曰不服則危太祖悟遂誠服由是得免及
太祖即位仍舊職知元鳳省事俄拜廣評郎中凝有公輔器
曉達吏事甚獲時譽遇知太祖夙夜勤恪多所獻替太祖每
嘉納之嘗謂曰卿學富才高兼識治體發國奉公匪躬蹇蹇
古之名臣無以過也遷內奉卿未幾轉廣評侍郎凝辭曰臣
之同僚尹逢長於臣十年請先授之太祖曰能以禮讓爲國
乎何有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遂以逢爲廣評侍郎凝恒齋素
嘗寢疾太祖遣東宮問疾勑令食肉曰但不手殺耳食肉何
害凝固辭不食太祖幸其第謂曰卿不食肉有二失不保其
身不得終養其母不孝也不永命使予早喪良弼不忠也凝
乃始食肉果平復他日太祖謂凝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成
一統之業今欲開京建七層塔冀借玄功除
群醜合三韓爲一家卿爲我作發願疏凝遂製進十五年卒

結甜瓜邑人以牛弓商商卜之曰生男則不利於國愼勿舉
父母匿而養之自幼力學旣長通五經善屬文爲商翰林郎
草制詰甚愜其意商曰所謂聖人得非斯人耶一日商召太
祖誣以謀叛太祖辨之凝爲掌奏在商側佯墜筆下庭取之

年三十五時太祖在燕山郡聞訃痛悼贈元甫贈賵甚厚累
贈大匡太子太傅謚熙愷顯宗十八年配享太祖廟庭德宗
二年加贈司徒子彬

崔彦撝

崔彦撝初名愼之慶州人性寬厚自少能文新羅末年十八
游學入唐禮部侍郎薛廷珪下及第時浮海宰相烏炤度子
光賛同年及第炤度朝唐見其子名在彦撝下表請曰臣昔
年入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今臣子光賛宜升彦撝之上以
彦撝才學優贍不許年四十二始還新羅拜執事省侍郎瑞
書院學士及太祖開國挈家而來命爲太子師傅委以文翰
之任宮院額號皆所撰定一時貴遊皆歸事之官至大相元
鳳大學士翰林院令平章事惠宗元年卒年七十七訃聞王
痛悼贈政匡謚文英子光胤行歸光遠行宗光胤嘗以賓貢
進士遊學入晉爲契丹所虜以才見用拜官奉使龜城知契
丹將侵我爲書付蕃人以報於是命有司選軍三十萬號光
軍行歸亦遊吳越國其王授秘書郎後還本國事光宗爲俾
臣坐死光遠官至秘書少監子沆自有傳

王儒 字之

王儒本姓名朴儒字文行光海州人性質直通經史初仕弓
裔爲員外遷至東宮記室見裔政亂乃出家隱於山谷閒聞
太祖即位來見太祖以禮待之謂曰致理之道惟在求賢今
卿之來如得傅巖渭濱之士仍賜冠帶令管機要有功遂賜
姓王玄孫字之字元長初名紹中由胥吏進其妹堉王國髦
之誅李資義也字之衛宮門以功補都校令肅宗召入內侍
再轉殿中侍御史睿宗朝以兵馬判官從尹瓘征女眞累戰
有勞語在瓘傳遷殿中少監歷左散騎常侍吏兵部尙書樞
密院使十七年以參知政事卒年五十七謚章順配享睿宗
廟庭後諫官奏曰古之大臣有大功德於國家然後乃得陞
配字之雖有戰功其過容廟但以恩倖上無所匡救於君下
無所利澤於民非所以尊祀典示將來請令有司擇可者代
之制可子毅其女適李資謙子公儀及資謙敗以姻黨坐流

朴述熙

朴述熙樸城郡人父大丞得宜述熙性勇敢嗜啗肉雖蛸蜍
螻蟻皆食之年十八爲弓裔衛士後事太祖累樹軍功爲大

匡惠宗生七歲太祖欲立之以其母吳氏側微恐不得立乃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吳吳以示述熙述熙揣知太祖意請立惠宗爲正胤正胤即太子也太祖臨薨托以軍國事曰卿扶立太子善輔佐述熙一如遺命及惠宗寢疾述熙與王規相惡以兵百餘自隨定宗疑有異志流于甲串規因矯命殺之後謚嚴毅贈太師三重大匡配享惠宗廟庭子精元

崔知夢

崔知夢初名聰進南海靈巖郡人元甫相昕之子性清儉慈和聰敏嗜學學於大匡玄一博涉經史尤精於天文卜筮年十八太祖聞其名召使占夢得吉兆曰必將統御三韓太祖喜改今名賜錦衣授供奉職常從征伐不離左右統合之後侍禁中備顧問惠宗二年王規謀害王弟知夢時爲司天官奏云流星犯紫微國必有賊後惠宗寢疾在神德殿王規將謀亂知夢卜之又奏近將有變宜以時移御定宗即位誅規褒知夢密奏事機賜臧獲鞍馬銀器光宗朝從幸歸法寺被酒失禮貶于隈傑縣凡十一年景宗五年召還授大匡內議令東萊郡侯食邑一千戶柱國賜銀器錦被褥帳衣馬幞頭犀帶一日知夢奏曰客星犯帝座願王申戒宿衛以備不虞未幾王承等謀逆伏誅賜御衣金帶成宗元年加左執政守內史令上柱國賜弘文崇化致理功臣號爵其父母三年知夢年七十八三上表乞骸不允又上書固請乃命除朝參赴內史房視事如舊六年知夢疾病成宗命醫賜藥親臨問疾以馬二匹施歸法海安二寺飯僧三千以禱凡可以己疾者靡所不爲卒年八十一訃聞震悼賻布千匹米三百碩麥二百碩茶二百角香二十斤官庀葬事贈太子太傅謚敏休加贈太師十三年配享景宗廟庭子玄同懷遠

王式廉

王式廉三重大匡平達之子太祖之從弟爲人忠勇勤恪初爲軍部書史多所遷曆太祖以平壤荒廢徙民實之命式廉往鎮之又城安水興德等鎮有功累轉佐丞式廉久鎮平壤常以衛社稷拓封疆爲己任惠宗寢疾王規有異志定宗密與式廉謀應變及規作亂式廉自平壤引兵入衛規不敢動於是誅規等三百餘人王倚賴益重下詔褒獎曰式廉三代元勳一邦柱石量吞海嶽氣蘊風雲昨者當先王疾篤之秋是涇渭未分之際懷忠秉義表節歲寒翊戴眇冲嗣臨軍國尋有姦臣暴逆結構兇頑忽自簫墻俄興變亂卿玉入火而彌冷松冒雪以轉青按劍衝冠忘生徇難兇狂瓦解逆黨伏誅朝綱欲墜而復興宗社將傾而再整若非公之效死予曷致於今辰可謂板蕩識誠臣疾風知勁草昔聞斯語今見其人縱加萬石之封並授九州之牧豈足酬茲勳績報彼功名今賜匡國翊贊功臣號加大丞崇資將表予懷以旌不朽匪獨展君臣義分唯望共生死同期予不食言有如皎日更希予無忘責躬儉己公常務知足養廉愛育黎元賞罰平中使國祚而天長地久貽富貴於百子千孫四年卒謚威靜贈虎騎尉太師三重大匡開國公配享定宗廟庭子含允含順

朴守卿

朴守卿平州人父大匡尉遲胤守卿性勇烈多權智事太祖爲元尹百濟數侵新羅太祖命守卿爲將軍往鎮之値甄萱再至守卿輒以奇計敗之曹物郡之戰太祖部分三軍以大相帝弓爲上軍元尹王忠爲中軍守卿殷寧爲下軍及戰上軍中軍失利守卿等獨戰勝太祖喜陞元甫守卿曰臣兄守文見爲元尹而臣位其上寧不自愧遂幷爲元甫勃城之役太祖被圍賴守卿力戰得出又從太祖討神劒後定役分田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小給之有差特賜守卿曰二百結定宗初即位削平內難守卿功居多尋轉大匡光宗十五年子佐丞承位承景大相承禮等被讒下獄守卿憂恚而卒後累贈司徒三重大匡

王順式

李忿言 堅金 尹瑄 興達 善弼 泰評

王順式溟州人爲本州將軍久不服太祖患之侍郎權說奏曰父而詔子兄而訓弟天理也順式父許越今爲僧在內院宜遣往諭之太祖從之順式遂遣長子守元歸款賜姓王仍賜田宅又遣子長命以卒六百入宿衛後與子弟率其衆來朝賜姓王拜大匡長命賜名廉拜元甫小將官景亦賜姓王授大丞太祖討神劒順式自溟州率其兵會戰破之太祖謂順式曰朕夢見異僧領甲士三千而至翼日卿率兵來助是其應也順式曰臣發溟州至大峴有異僧祠設祭以禱上所夢者必此也太祖異之又有李忿言堅金尹瑄興達善弼泰評等皆歸附太祖李忿言史失世系新羅季保碧珍郡時群

盜充斥忩言堅城固守民賴以安太祖遣人諭以共戮力定禍亂忩言奉書甚喜遣其子永率兵從太祖征討永時年十八太祖以大匡思道貴女妻之拜忩言本邑將軍加賜傍邑露忠謀輒陳利害反類誣譖不以爲罪惠莫大焉誓赤心報國然一州之人人各有心如有始禍恐難制也請遣官軍以爲聲援太祖然之遣馬軍將軍洪儒庾黔弼等率兵千五百丁戶二百二十九又與忠原廣竹堤州倉穀二千二百石鹽一千七百八十五石且致手札示以金石之信曰至于子孫此心不改忩言乃感激圖結軍丁儲峙資糧以孤城介於羅濟必爭之地屹然爲東南聲援二十一年辛卒年八十一子達行及永堅金青州人爲本州領軍將軍太祖即位以青州人多變詐不早爲備必有後悔乃遣州人能達文植明吉等往覘之能達還奏彼無他志足可恃也唯文植明吉私謂州人金勤謙寬峻曰能達雖奏無他然新穀熟恐有變堅金與副將連翌與欽來見太祖各賜馬綾帛有差堅金等上言臣等願竭愚忠庶無二心但本州人與勤謙寬峻金言規等在京都者其心異同去此數人可無患矣太祖曰朕心存止殺有罪者尙欲原之況此數人皆有宣力扶衛之功欲得一州而殺忠賢朕不爲也堅金等慚愧而退勤謙言規等聞之奏曰日者能達復曰無他臣等固以爲不然今聞堅金等所言不可保其無他請留之以觀變太祖從之既而謂堅金等曰今雖不從爾言深嘉爾忠可早歸以安衆心堅金等言臣等欲

老稱爲尙父泰評鹽州人博涉書史明習吏事初爲其州賊帥柳矜順記室弓裔破矜順評乃降裔怒其久不服令屬卒伍遂從太祖開國之際與有力焉擢授徇軍郎中

龔直

龔直燕山味谷人自幼有勇略新羅末爲本邑將軍時方亂離遂事百濟爲甄萱腹心以長子直達次子金舒及一女質于百濟直嘗朝百濟見其無道謂直達曰今見此國奢侈無道吾雖密邇不願復來開高麗王公文足以安民武足以禁暴故四方無不畏威懷德予欲歸附汝意何如直達曰自入質以來觀其風俗唯恃富强競務驕矜安能爲國今大人欲歸明主保安弊邑不亦宜乎直達當與弟妹俟隙而歸矣縱不得歸賴大人之明餘慶流於子孫則直達雖死無恨願大人勿以爲慮直遂決意來附太祖十五年直與其子英舒來朝言曰臣在弊邑久聞風化雖無助天之力願竭爲臣之節太祖喜拜大相賜白城郡祿厩馬三匹彩帛拜其子咸舒爲佐尹又以貴戚正朝俊行女妻英舒曰卿約見理亂存亡之機來歸於我朕甚嘉之聯姻公族用示厚意卿其益竭心力鎭撫邊境潛屛我家直謝因言曰百濟一牟山郡境接弊邑以臣歸化常加侵掠民不安業臣願往攻取使弊邑之民不被寇竊專務農桑益堅歸化之誠太祖許之萱聞直降怒甚囚直達金舒及其女烙斷股筋直達死百濟滅後羅州以俘囚百濟將軍具道子端舒換金舒還於父母二十二年直以佐丞卒太祖遣使致弔贈政匡諡奉義以咸舒爲嗣後又贈司空三重大匡

朴英規

朴英規昇州人娶甄萱女爲萱將軍及神劒爲逆萱來投英規密語其妻曰大王勤勞四十餘年功業垂成一旦以家人之禍失地投於高麗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若舍吾君以事賊子則何顏以見天下之義士乎況聞高麗王公仁厚勤儉以得民心殆天啓也必爲三韓之主盍致書以安慰我王彙致慇懃於王公以圖將來之福乎其妻曰子之言是吾意也太祖十九年二月英規遂遣人齎款且曰若舉義兵請爲內應以迎王師太祖大喜厚賜其使令歸報英規曰若蒙君惠道路無梗則先謁將軍升堂拜夫人兄事而姊尊

之必終有以厚報之天地鬼神悉聞此言九月太祖討神劒滅百濟謂英規曰自萱失國遠來其臣子無一人慰藉者獨卿夫婦千里嗣音以致誠意兼歸款於寡人義不可忘授以佐丞賜田千頃以驛馬三十五匹迎致家人官其二子英規後官至三重大匡

列傳卷第五

列傳卷第六　高麗史九十三

平忠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徐弼

徐弼利州人性通敏始以刀筆進累官至大匡內議令光宗賜宰臣王咸敏皇甫光謙及弼金酒器弼獨不受曰臣謬居宰輔已叨寵恩又賜金器愈懼踰分且服用明等衰奢儉關理亂臣用金器君將何用光宗曰卿能不以寶爲寶予當以卿言爲寶弼嘗進見曰願上莫賞無功無忘有功光宗嘿然翼日遣近臣問有功無功者爲誰對曰有功者元甫式會是也無功者若輩是也其以此奏時光宗厚待投化漢人擇取臣僚第宅及女與之一日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以獻焉光宗問其故對曰今投化人擇官而仕擇屋而處世臣故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爲子孫計宰相居第非其有也及臣之存請取之臣以祿俸之餘更營小第庶無後悔光宗怒然卒感悟不復奪臣僚第宅又內廐馬死光宗欲罪主者弼引孔子不問馬之說爭之主者得免其謇諤如此十六年卒年六十五謚貞敏累贈三重大匡太師內史令後配享光宗廟庭子廉熙英熙自有傳

崔承老　齊顏

崔承老慶州人父殷含仕新羅至元甫久無嗣禱而生承老性聰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二太祖召見使讀論語甚嘉之賜鹽盆命隸元鳳省學生賜鞍馬例食二十碩自是委以文柄成宗元年爲正匡行選官御事上柱國時王求言承老上書曰臣生長草野性稟愚暗且無學術幸値明時久叨近職累竊殊榮雖微長策可以匡時猶有片心期於報國竊見開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欲勸玄宗勤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政休明可爲師範也臣伏見太祖之創業垂統所謂祖有功也諸宗之嗣位守成所謂宗有德也祖既有國有家以啓子孫之福慶宗乃或興或廢未免一時之過愆所以然者政有理荒事有善惡多不愼終如始至於危亂是誠可痛也自我太祖開國以來臣所及知者皆誦在田心今謹錄五朝政化善惡之跡可鑑可戒者條奏以聞伏審我太祖神聖大王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千當初翦亂夷凶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聖德以歸心於是値金雞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運不離鄉井便作闕庭定遼浿之驚波得秦韓之舊地十有九載統一寰瀛可謂功莫高矣德莫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絕其交聘者以彼國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爲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獻駱駝亦皆弃而不畜其深策遠計防患乎未然保邦于未危者有如此也渤海既爲丹兵所破其世子大光顯等以我國家舉義而興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倍道來犇太祖憫念尤深迎待甚厚至賜姓名又附之宗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禋祀其　文武參佐以下亦皆優渥爵命其急於存亡繼絕能使遠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亂殺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至我國初西北邊民每被女眞蕃騎往來侵盜太祖斷自宸衷遣一良將鎭之不勞寸刃

反令蕃衆來歸自是塞外塵清邊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以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閒百十餘城莫不懷于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而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凡大興師前後數次然旌麾之下戎馬之前或有臨陣投降或有望風懾伏雖交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及甄萱積惡數十餘年然後終爲逆豎所因逃犇于我而請兵誅逆太祖聞之厚禮迎致及其殞沒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沒者又如此也洎平百濟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且南北久分新舊又別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如此也自成一統以來勤政八年事大以禮交隣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卑宮室而期於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但禦寒暑好賢樂善捨己從人恭儉禮讓之心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閒備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其勸懲之道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加以知人不失其才御下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尊釋教重儒術爲君之令德斯備有國之嘉猷可遵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宗廟社稷且未光崇禮樂文物猶多闕乏凡百官司之品式及諸內外之規儀未及修定忽遺弓劍蓋國人之不幸寔天道之難諶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接賓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即位衆舉欣然時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答亦無所問恩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隨蓋爲疑人太甚大失爲君之體加以偏賞將士恩澤不均故內外怨嗟人心攜貳又即位踰年便致沉痾牀枕之閒淹延歲月於是朝臣賢士不獲近前鄉里小人常居臥內厥疾彌篤嗔恚日增三年之閒民不見德至于晏駕之日粗得免其橫禍可不痛哉定宗在藩邸時早有令聞及惠宗寢疾彌留宰臣王規等潛有所圖窺覦王室定宗先謀之密與西都忠義之將定計而爲備及內難將作衛兵大至故姦計不成群兇受誅雖由天命亦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今三十有八年其間洪祚之不絕亦定宗之力也定宗既以連枝得繼

夙夜孜孜銳情求理或燃燭而引見朝士或旰食而聽斷萬機故即位之初人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役勞動人夫雖上慮爲然乃群情不服怨讟由是而興灾興速於影響未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以英奇之表岐嶷之姿偏承太祖之眷憐親受定宗之顧命鴿原襲慶鳳扆傳華禮有加於接下鑒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强無弃疎賤而惠鮮鰥寡自即位之年至于八載政教清平刑賞不濫及雙冀見用以來崇重文士恩禮過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浹歲時便爲卿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容以此圖歡怠於政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酒食讌遊聯緜靡絕於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以殊恩殊禮所以後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華風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才於百姓則益消膏血之資於四方則剩得浮虛之譽因此不復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猜忌日深都俞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酷信佛事過重法門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焚修不少專求福壽但作禱祈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所作爲不欲悛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休日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爲太祖十年之費又及末年多殺無辜臣愚以爲若使光宗恒思恭儉節用勤政如初豈其祿命不永纔得享年五十而已哉其不克終誠爲可惜也況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間姦兇競進讒毀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翦滅而況惠宗之克全兄弟定宗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重也兩朝皆唯有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結其寃又至末年於己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景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光考末年能免悔尤得嗣天位及其嗣位焚積年讒毀之書放累歲無辜之獄寃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悟責無所

歸自此邪正不分賞刑不一未及于理復倦于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奕終日無厭左右唯中官內豎而已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有美名而晚無一物不樂其生無一夫不獲其所內外同歡人神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耶聖上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有保全骨肉之功可謂友子之義也定宗先知亂萌克定蕭墻之難而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光宗八年之理可方三代又朝廷儀制頗有可觀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先朝冤獄數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爲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見其不善而誡之除不急之務罷無善之勞但要君安於上民悅於下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日愼一日雖休勿休雖貴爲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自驕矜唯敦恭己之情不絕愛民之念則福不求而自至災不禳而自消聖壽胡不萬年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臣雖愚昧忝職樞機既奏陳之有心又廻避之無路謹錄鄙懷不出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我國家統三以來四十七年士卒未得安枕糧餉未免屢費

者以西北隣於戎狄而防戍之所多也願聖上以此爲念夫以馬歇灘爲界太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爲界大朝之所定也乞將此兩處斷於宸衷擇要害以定疆域選土人能射御者充其防戍又選其中二三偏將以統領之則京軍免更戍之勞彊粟省飛挽之費矣竊聞聖上爲設功德齋或親礙茶或親磨麥臣愚深惜聖體之勤勞也此弊始於光宗崇信讒邪多殺無辜惑於浮屠果報之說欲除罪業淩民膏血多作佛事或設吡盧遮那懺悔法或齋僧於毬庭或設無遮水陸會於歸法寺每值佛齋日必供乞食僧或以內道場併果出施丐者或以新池穴口與廢利山等處魚梁爲放生所一歲四遣使就其界寺院開演佛經又禁殺生御廚肉膳不使宰夫屠殺市買以獻至令大小臣民悉皆懺悔擔負米穀柴炭菽豆施與中外道路者不可勝紀然以旣信讒慝視人如草莽誅殺者堆積如山常竭百姓膏血以供齋設當是時子背父母奴婢背主諸犯罪者變形爲僧及遊行丐乞之徒來與諸僧相雜赴齋者亦多有何利益今聖上在位所行之事與彼不同但此數事只勞聖體無所得利願正君王之體不爲無益之事我朝侍衛軍卒在太祖時但充宿衛宮城其數不多及光宗信讒誅責將相自生疑惑增益軍數簡選州郡有風彩者入侍皆食內廚時議以爲繁而無益至景宗朝雖稍減削洎于今時其數尙多伏望遵太祖之法但留驍勇者餘悉罷遣則人無嗟怨國有儲積聖上以醬酒豉麪施與行路臣竊謂聖上欲效光宗消除罪業普施結緣之意此所謂小惠未遍也若明其賞罰徵惡勸善足以致福如此碎事非人君爲政之體乞罷之我太祖情專事大然猶數年一遣行李以修聘禮而已今非但聘使且因貿易使价煩夥恐爲中國之所賤且因往來敗船殞命者多矣請自今因其聘使兼行貿易其餘非時買賣一皆禁斷凡佛資錢穀諸寺僧人各於州郡差人勾當逐年息利勞擾百姓請皆禁之以其錢穀移置寺院田莊若其主典有田丁者幷取之以屬于寺院莊所則民弊稍減矣王者之理民非家至而日見之故分遣守令往察百姓利害我聖祖統合之後欲置外官盖因草創事煩未遑今竊見鄉豪每假公務侵暴百姓民不堪命請置外官雖不得一時盡遣先於十數州縣幷置一官官各設兩三員

以委撫字伏見聖上遣使迎屈山僧如哲入內臣愚以爲哲果能福人者其所居水土亦是聖上之有朝夕飲食亦是聖上之賜必有圖報之心每以祝壽爲事何煩迎致然後敢施福耶曩者有善會者規避徭役出家居山光宗致敬盡禮卒之善會暴死道傍曝露其尸如彼凡僧身且取禍何暇福人請放哲還山免致善會之譏新羅之時公卿百僚庶人衣服鞋襪各有品色公卿百僚朝會則著公襴具穿執笏退則逐便服之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以別貴賤辨尊卑也由是公襴雖非土產百僚自足用之我朝自太祖以來勿論貴賤任意服着官雖高而家貧則不能備公襴雖無職而家富則用綾羅錦繡我國土宜好物少而雜物多文彩之物皆非土產而人人得服則恐於他國使臣迎接之時百官禮服不得如法以取恥焉乞令百僚朝會一依中國及新羅之制其公襴穿執奏事之時着袜靴絲鞋革履庶人不得着文彩紗穀但用紬綿臣聞僧人往來郡縣止宿館驛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其衙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宿館驛以除其弊華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習俗各

隨土性似難盡變其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其餘車馬衣服制度可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苟同諸島居民以其先世之罪生長海中土無所食活計甚難又光祿寺徵求無時日至窮困請從州郡之例平其貢役我國素設燃燈多開八關廣徵人衆勞役甚煩願加減省以紓民力又造種種偶人工費甚多一進之後便加毀破亦甚無謂也且偶人非凶禮不用西朝使臣嘗來見之以爲不祥掩面而過願自今勿許用之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聖人所以感動天人者以其有純一之德無私之心也若聖上執心撝謙常存敬畏禮遇臣下則孰不罄竭心力進告謀猷退思匡贊乎此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也願聖上日愼一日不自驕滿接下思恭儻或有罪者輕重並論如法則大平之業可立待也太祖除內嬖奴婢在宮供役外出居外郊耕田納稅至光宗多作佛事役使日繁乃徵在外奴婢以充役使內宮之分不足支給幷費倉米及乎聖朝猶猶未除且內廐養馬數多糜費甚廣民受其害如有遵思祖創

不周願聖上一依太祖之制酌定宮中奴婢廐馬之數餘悉分遣於外世俗以種善爲名各隨所願營造佛宇其數甚多又有中外僧徒欲爲私住之所競行營造普勸州郡長吏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甚苦之願嚴加禁斷以除百姓勞役禮云天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近來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營室爲先由是諸州郡縣及亭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踰越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甚多伏望命禮官酌定尊卑家舍制度令中外遵守其已營造踰制者亦令毀撤以戒後來寫經塑像只要傳久何用珍寶爲飾以啓盜賊之心古者經皆黃紙且以旃檀木爲軸其有像不用金銀銅鐵但用石土木故無竊毀者新羅之季經像皆用金銀奢侈過度終底滅亡使商賈竊毀佛像轉相賣買以營生產近代餘風未殄願加嚴禁以革其弊昔晉德衰而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我三韓功臣子孫每有旨必云褒錄而未有受爵者混於皂隸新進之輩多肆凌侮怨咨以興且光宗末年誅黜廷臣世家子孫未得承家請從累次恩宥隨其功臣等第錄其子孫又庚子年田科及三韓後入仕者

亦量授階職則冤屈得伸而灾害不生矣崇信佛法雖非不善然帝王士庶之爲功德事實不同若庶民所勞者自身之力所費者自己之財害不及他帝王則勞民之力費民之財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匹夫之善人以爲非者以此是以帝王深慮其然事皆酌中弊不及於臣民臣聞人之禍福貴賤皆禀於有生之初當順受之況崇佛教者只種來生因果鮮有益於見報理國之要恐不在此且三教各有所業而行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今日之務今日至近來生至遠舍近求遠不亦謬乎人君惟當一心無私普濟萬物何用役不願之人費倉庫之儲以求必無之利乎昔德宗妃父王景先騙馬高悟爲聖壽延長鑄金銅佛像獻之德宗曰朕以有爲功德謂無功德還其佛像於二人是其情雖不實然欲令臣民不得作無利事者如此我朝冬夏講會及先王先后忌齋其來已久不可取舍其他可減者請減之若不得減則依月令所說五月中氣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欲定心氣百官庶事無刑以定晏

陰之所成十一月中氣陰陽爭諸生靑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此時則可以停之何也極寒則役使者苦而食物不精潔極熱則汗出淋漓或誤傷群虫齋供不淨潔有何功德且今日作善來日未必獘善報以此而覬冀如修政敎請以一年十二月分半自二月至四月自八月至十月政事功德參半行之自五月至七月自十一月至正月除功德專修政事逐日聽政胥吁圖治每日午後乃用君子四時之禮修令安身如此則順時令安聖體減臣民之勞苦豈不爲大功德乎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傳曰鬼神非其族類不享所謂淫祀無福我朝宗廟社稷之祀尙多未如法者其山嶽之祭星宿之醮煩瀆過度所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雖擧上齋心致敬固無所怠然其享官親爲尋常事脈倦而不致敬則神其肯享之乎昔漢文帝凡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也如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若其有知私己求媚君子尙難悅之況神明乎祭祀之費皆出於民之膏血與其力役臣愚以爲若息民力而得歡心則其福必過於所祈之福願聖上除別例祈祭常存恭己責躬之心以格上天則災害自去福祿自來矣本朝良賤之法其來尙矣我聖祖創業之初其群臣除本有奴婢者外其他本無者或從軍得俘或貨買奴之聖祖嘗欲放俘爲良而慮勳功臣之意許從便宜至于六十餘年無有控訴者逮至光宗始令按驗奴婢辨其是非於是功臣等莫不嗟怨而無諫者大穆王后切諫不聽賤雖得志凌轢尊貴競構虛僞謀陷本主者不可勝紀光宗自作禍胎不克遏絕至於末年枉殺甚多失德大矣昔侯景圍梁臺城近臣朱异家奴踰城投景景授儀同其奴乘馬披錦袍臨城呼曰朱异仕宦五十年方得中領軍我始仕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城中僮奴競出投景臺城遂陷願聖上深鑑前事勿使以賤凌貴於奴主之分執中處之大抵官貴者識理鮮有非法官卑者苟非智足以飾非安能以良作賤乎惟宮院及公卿雖或有以威勢作非者而今政鏡無私安能肆乎幽厲失道不掩宣平之德呂后不德不累文景之賢唯當今判決務要詳明俾無後悔前代所決不須追究以啓紛紜承老見王有志而可與有爲乃進此書餘六條史逸二年轉門下侍郎平章事上章辭不允七年拜門下守侍中封淸河侯食邑七百戶累表乞致仕皆不允八年卒謚文貞年六十三王慟悼下敎褒其勳德贈太師賻布一千匹麵三百碩粳米五百碩乳香一百兩腦原茶二百角大茶一十斤穆宗元年配享成宗廟庭德宗二年加贈大匡內史令子肅肅子齊顏事顯德靖文四朝官至太師門下侍中及疾篤文宗親臨問疾齊顏具服拜謝翌日卒輟朝三日謚順恭制曰故侍中崔齊顏一子雖年未及仕可特授八品職賜名繼勳以示優眷宣宗三年配享文宗廟庭初太祖信書訓要失於兵燹齊顏得於崔沆家藏以進由是得傳于世

雙冀

雙冀後周人仕周爲武勝軍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光宗七年從封冊使薛文遇來以病留及愈引對稱旨光宗愛其才表請爲僚屬遂擢用驟遷元甫翰林學士未盈歲授以文柄時議以爲過重九年始建議設科遂知貢擧以詩賦頌策取進士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經三人卜業二人自後屢興貢擧獎勸後學文風始興十年父侍御哲時爲淸州守聞冀有龍隨回使王兢來拜佐丞此後史逸

崔亮

崔亮慶州人性寬厚能屬文光宗朝登第爲攻文博士成宗在潛邸引爲師友及卽位遂加擢用甚協人望累授左散騎常侍參知政事兼司衙卿以疾解官旣而王謂左右曰亮在告百日御事選官依例請解職朕已允之然念亮自我潛邸竭其忠貞以匡眇昧言念勳勞未敢忘也乃命復職未幾拜門下侍郎遷內史侍郎兼民官御事同內史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十四年卒王痛悼贈太子太師賻米三百石麥二百石腦原茶一千角以禮葬之謚匡彬後配享成宗廟庭累贈太尉太保太師內史令三重大匡子元信元佐元億元偉元偘元保元俊元信擢甲科歷戶部侍郎禮賓卿顯宗朝與李守和如宋賀正及還以奉使汚辱坐流

韓彦恭

韓彦恭淄州人父聰禮光祿少卿彦恭性敏好學光宗朝年十五屬光文院書生未幾爲本院承事郎轉內承旨請赴進士擧不第進累內議承旨舍人成宗時再轉刑兵二官侍郎

如宋謝恩宋以彦恭儀容中度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彦恭奏請大藏經帝賜藏經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又賜御製秘藏詮逍遙蓮花心輪還王授御史禮官侍郎判禮賓省事彦恭奏宋樞密院即我朝直宿員吏之職請置其官於是始設中樞院置使副各二人以彦恭爲副使俄轉爲使殿中監知禮官事進參知政事上柱國穆宗即位授內史侍郎平章事四年拜門下侍中王巡省州郡至長湍縣謂彦恭曰此卿本貫也念卿功勞可陞爲湍州時全用錢幣禁纖布民頗患之彦恭上疏論其弊王納之後累加特進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監修國史贈其父聰禮內史令王嘗幸平州日暮塞甚駐蹕道傍酣飲不行彦恭進曰臣等醉飽恭軍士何王嘉之賜貂鼠裘趣駕入行宮遇事直言多類此六年彦恭病王賜醫藥及車二乘往浴溫泉命州縣供給疾篤遣近臣問疾又賜廐馬三匹以資祈禱薨不愈明年卒年六十五訃聞王悼甚賻米五百石麥三百石布一千二百匹茶二百角贈內史令謚貞信以禮葬之顯宗十八年配享穆宗廟庭德宗二年加贈太傅子祚

柳邦憲

柳邦憲全州承化縣人登第事成宗爲禮部侍郎穆宗朝授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十二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卒輟朝三日謚貞簡性仁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不事產業在諫官或責以久不言徐對云訐以爲直非吾所取

金審言

金審言靜州靈光縣人初從常侍崔遲學遲坐寐夢審言頂上出火氣屬于天心異之妻以女成宗朝登第進累右補闕兼起居注九年七月上封事王下敎褒奬曰朕自御洪圖思臻盛業內設百寮外分牧守無曠分憂之任欲施利俗之方柰冲人之庸昧想政敎之陵夷昨省右補闕金起居注金審言所上封事二條其一曰周開盛業姬旦上無逸之篇唐啓中興宣宗製百僚之誡按說苑六正六邪文曰夫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明然獨見興亡之機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轉禍爲福使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好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陰賊外貌小勤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善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爲富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謟主以佞邪陷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白黑無別是非無曰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又按漢書刺史六條政一則察民庶疾苦失職者二則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者三則察盜賊民之害及大奸猾四則察田犯律四時禁者五則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者六則察吏不簿入錢穀故散者請將六正六邪文及刺史六條俾委收司於二京六官諸署局及十二道州縣官廳堂壁各寫其文出入省覽以備龜鑑其二曰設職分司帝王令典開都列邑古今通規我國家以西京境壓鯨津地連鴈塞寫金湯而設險模鐵瓮以築城署百官置萬戶分司文武甚多而庸恥者無人薦奏非違者無人糾彈涇渭同流薰蕕一致請依唐東都置知臺御史例分司憲一員使得糾理則下情上達黜陟惟明物泰時雍非朝即夕所奏如是予甚嘉之汝心敎補政志切匡時錄正邪二理諷我襟懷令內外諸司用爲勸戒其下內史門下頒示內外司存依所奏施行穆宗朝出爲州牧務農恤民甚獲時譽顯宗即位擢右散騎常侍遷禮部尙書五年轉內史侍郎平章事出爲西京留守九年卒輟朝三日謚文安

崔沆

崔沆字內融平章事彦撝之孫成宗朝年二十登甲科王嘉

其才擢授右 曾遣知制誥累遷內史舍人穆宗時再知貢擧所取多知名士王尤倚重政無大小必與圖議轉吏部侍郎斷世業儒以淸儉持家久秉鈞一介不取於人手不接金玉婦女不粉黛計月請俸家無餘石之儲後配享顯宗廟庭德宗二年贈正匡靖宗加贈侍中値沆忌日命有司設道場玄化寺薦冥福文宗十四年有孚以司宰卿出爲西京副留守內史門下奏其父沆在聖考朝以淸節直道匡扶社稷國家追念厥功嘗於玄化寺納財以供忌齋之費歲遣有孚詣寺燒香其弟永孚嘗守天安今有孚又守西都則深恐忌祭上塚之禮將闕殆忘其功也請授有孚三品職勿令補外從之二十一年又加贈守太師兼中書令

蔡忠順

蔡忠順史失世系穆宗朝累遷中樞院副使王寢疾忠順與劉㫜崔沆直宿銀臺一日王召忠順入臥內辟左右語曰寡人疾漸就平聞外間有窺覦者卿知之乎對曰臣試聞之未得其實王取枕上封書與之乃劉忠正所上也云右僕射金致陽覬覦非望遣人致遺深布腹心仍求內援臣曉嘗拒之不敢不奏又取書一封與之乃大良院君詢所上也云姦黨遣人圖逼遣酒食臣疑毒不食與烏雀斃謀危若此願

聖上憐救忠順見辈奏曰勢急矣宜早圖之王曰朕疾漸危篤朝夕入地太祖之孫唯大良院君在卿與崔沆素懷忠義宜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屬異姓忠順出以語沆沆曰臣常以爲憂今上意如此社稷之福也忠正遣監察御史高英起謂忠順沆曰今上寢疾姦黨伺隙恐社稷將屬異姓疾如大漸宜以太祖之孫爲嗣忠順等陽爲曰太祖之孫安在曰大良院君是也可以主國忠順等荅曰吾等亦聞此久矣當聽天所命忠正更遣英起曰我欲躬往議之嗾從繁恐爲旁人所疑冀兩君見枉忠順與沆議曰此非私事實關宗社可往見之遂詣定議時大良院君在三角山神穴寺忠順入奏王曰宜擇文武各一人率軍校往迎之忠順與沆及英起等議遂擧宣徽判官皇甫俞義以聞忠順等又議奏軍校多則行必遲恐姦黨先圖宜遣十餘人徑往迎來王然之曰予欲親禪可亟遣不可緩也若疾瘳如成宗封朕故事早定名分則無窺伺之人矣朕無子而繼嗣未定衆心搖動是吾過也宗社大計無過於此卿等其各盡心王遂泣下忠順亦泣王命忠順草與大良君書親自研墨忠順曰臣自研以書請勿勞聖體王曰意甚忙不覺勞也其書曰自古國家大事素定於前則人心乃安今予寢疾姦邪窺覦以寡人不豫爲之所名分未定故爾卿太祖嫡孫宜速上道寡人未主大期得面付宗社沒無遺恨若有餘齡則使處東宮以定群心王又令書其尾曰道路險阻恐姦人潛伏變起不虞可戒愼而來時閤門舍人庾行簡不欲迎立王慮事泄戒忠順勿令行簡知之以書授俞義等往迎于神穴寺遂即位是爲顯宗顯宗以忠順直中臺俄遷吏部侍郎兼左諫議大夫王避契丹南行忠順扈從王次廣州從行諸臣聞河拱辰等被執皆懲懼散走唯忠順與侍郎忠肅張延祐周佇柳宗金應仁不去累轉吏部尙書參知政事賜推忠盡節衞社功臣號封濟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忠順奏軍士有父母年八十已上者免軍就養諸文武員僚父母年七十已上無他兄弟者不許補外其父母有疾給告二百日護視王從之十二年檢校太尉濟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加輔國功臣號尋拜內史侍郎平章事兼西京留守加太子少師十八年遷門下侍郎平章事二十一年判西京留守事以疾表請解職不允明年致仕靖宗二

列傳卷第六

列傳卷第七　高麗史九十四

正憲大夫前判典理僉書密直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奉
教修

徐熙　訥　崔

徐熙小字廉允內議令弼子也性嚴恪光宗十一年年十八擢甲科超授廣評員外郎累遷內議侍郎二十三年奉使如宋時不朝宋十數年熙至容儀中度宋太祖嘉之授檢校兵部尚書成宗二年由佐丞拜兵官御事從幸西京成宗欲徵行遊永明寺熙上疏諫乃止賜鞍馬以賞之後改內史侍郎十二年契丹來侵熙爲中軍使與侍中朴良柔門下侍郎崔亮軍于北界備之成宗欲自將禦之幸西京進次安北府契丹東京留守蕭遜寧攻破蓬山郡獲我先鋒軍使給事中尹應顏等成宗聞之不得進乃還熙引兵欲救蓬山遜寧聲言大朝既已奄有高勾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以來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未歸附期於掃蕩速致降款毋涉

淹留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成宗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卿李蒙戩如契丹營請和遜寧又移書云八十萬兵至矣若不出江而降當須殄滅君臣宜速降軍前蒙戩至營問所以來侵之意遜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和宜速來降蒙戩還成宗會群臣議之或言東鴈還京令重臣率軍乞降或言割西京以北與之自貢州至岾畫爲封疆成宗將從割地之議開西京倉米任百姓所取餘者尙多成宗恐爲敵所資令投大同江熙奏曰食足則城可守戰可勝也兵之勝負不在强弱但能觀釁而動耳何可遽令弃之乎況食者民之命也寧爲敵所資庶弃江中又恐不合天意成宗然而止之熙又奏曰自契丹東京至我安北府數百里之地皆爲生女眞所據光宗取之築嘉州松城等城今契丹之來其志不過取北二城其聲言取高勾麗舊地者實恐我也今見其兵勢大盛遽割西京以北與之非計也且三角山以北亦高勾麗舊地彼以強大之欲責之無厭可盡與乎況割地與敵萬世之恥也願駕還都城使臣等一與之戰然後議之未晚也前民官御事李知白奏曰聖祖創業垂統洎于今日無一忠臣遽欲以土地輕與敵國可不痛哉古人有詩云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焦周蓋謂焦周爲蜀大臣勸後主納土於魏爲千古所笑也請以金銀資器賂遜寧以觀其意且與其輕割土地弃之敵國苟若復行先王燃燈八關仙郎等事不爲他方異法以保國家致大平乎若以爲然則當先告神明然後戰之與和惟上裁之成宗然之時成宗樂慕華風國人不喜故知白及之遜寧以蒙戩旣還久無回報遂攻安戎鎭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之遜寧不敢復進遣人促降成宗遣和通使開門舍人張瑩往契丹營遜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前面對壁還成宗會群臣問曰誰能往契丹營以口舌却兵立萬世之功乎群臣無有應者熙獨奏曰臣雖不敏敢不惟命王出餞江頭執手慰藉而送之熙奉國書如遜寧營使譯者問相見禮遜寧曰我大朝貴人宜拜於庭熙曰臣之於君拜下禮也兩國大臣相見何得如是往復再三遜寧不許熙怒還臥所館不起遜寧心異之乃許升堂行禮於是熙至營門下馬而入與遜寧分庭揖升行禮東西對坐遜寧語熙曰汝國與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

也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師若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熙曰非也我國即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眞盜據其間頑黠變詐道途梗澁甚於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眞之故也若令逐女眞還我舊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將軍如以臣言達之天聰豈不哀納辭氣慷慨遜寧知不可強遂具以聞契丹帝曰高麗既請和宜罷兵遜寧欲宴慰熙曰本國雖無失道而致上國勞師遠來故上下皇皇操戈執銳暴露有命有司曰熙年雖未及致仕以疾病未得侍朝宜給致仕祿穆宗元年卒五十七聞訃震悼賻布一千匹麥三百石米五百石腦原茶二百角大茶十斤栴香三百兩以禮葬之謚章成顯宗十八年配享成宗廟庭德宗二年加贈太師子訥側室子周行

訥成宗十五年擢甲科顯宗朝累遷尙書吏部侍郎兼左諫議大夫移國子祭酒知吏部事王納訥女爲妃授訥中樞使右散騎常侍隣拜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判尙書吏部事德宗初加檢校太師進門下侍中靖宗時判都兵馬使王道戶部郎中庾先如契丹謝安撫訥奏曰往歲契丹欲於鴨江東加築城堡今復和親可因庾先附表請罷王從之七年賜几杖加重大匡明年再上表乞退不允訥避疾寓地藏寺王遣右承宣金廷俊問疾以御衣二襲穀一千碩馬二匹納寺祈福疾篤親臨視之制加三重大匡內史令賜子孫永業田及卒王哀悼贈諡簡敬後配享靖宗廟庭宣宗三年避先王諡改元肅初弼父神逸郊居有鹿犇投神逸拔其箭而匿之獵者至未獲而返夢有神人謝曰鹿吾子也賴君不死嘗令公之子孫世爲卿相神逸年八十生弼弼熙訥果相繼爲宰相

恭熙玄孫毅宗朝蔭補景靈殿判官扈從西都王命兩京文武官射至暮揷大燭侯上射之西都人多中之從臣無中者王頗不平恭一箭中燭二箭中的王大喜賜帛累官至平章事明宗元年卒爲人有膽略善騎射六爲兩界兵馬使士卒樂附及拜宰相志益謙遜接文士驕傲禮遇武人鄭仲夫之亂重房令巡檢軍二十二人環衛其第不及於禍

劉瑨

劉瑨忠州大原縣人后妃之姓劉者皆出其宗故世爲戚里爲人廉介美風儀光宗末簉仕爲內承旨穆宗朝累遷至吏部尙書參知政事顯宗即位授尙書左僕射出門下侍郎拜檢校太師守門下侍中與同列奏民庶疫癘陰陽愆伏皆由刑政不時也謹按月令三月節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訴四月中氣挺重囚出輕繫七月中氣繕囹圄具桎梏斷溽刑決小罪又按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者不拘此令然恐法吏未盡詳審伏請今後內外所司皆依令施行從之十年卒輟朝三日贈內史令瑨自累朝以來恒居近職未嘗補外雖無獻替頗有公輔之望

姜邯贊

姜邯贊蓍名殷川衿州人五世祖徐清自新羅來居始與郡即衿也父弓珍事太祖爲三韓壁上功臣邯贊少好學多奇略成宗朝擢甲科第一累遷禮部侍郎顯宗元年契丹主自將攻西京我軍敗報至群臣議降邯贊獨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衆寡不敵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遂勸王

南幸二年遷國子祭酒再轉翰林學士承旨左散騎常侍進
中樞使請修社稷壇令禮官議定儀注改吏部尙書邸贊有
以至於此何面目見我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邸贊帥三軍
田十二結在開寧縣白王給軍戶九年除西京留守內史侍
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王手書告身曰庚戌年中有房塵干
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爲左衽人世多棄
之契丹蕭遜寧來侵兵號十萬時邸贊爲西北面行營都統
老不允賜几杖令三日一朝加檢校太尉門下侍郎同內史
使王仍命爲上元帥大將軍姜民瞻副之內史舍人朴從儉
門下平章事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推忠協謀安國
兵一萬倍道入衛東北面兵馬使亦遣兵三千三百入援於
功臣號十一年又表請致仕從之加特進檢校太傅天水縣
是契丹回兵至漣渭州邸贊等掩擊斬五百餘級二月契丹
化鎭選騎兵萬二千伏山谷中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
兵過龜州邸贊等邀戰於東郊兩軍相持勝敗未決宗弦引
以待之賊至決塞發伏大敗之遜寧引兵直趍京城民瞻追
兵赴之忽風雨而來旌旗北指我軍乘勢猶擊勇氣自倍契
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侍郎趙元又擊於馬灘斬首萬
丹兵奔北我軍追擊之涉石川至于盤嶺僵尸蔽野俘獲人
口馬駝甲冑兵仗不可勝數生還者僅數千人契丹之敗未
有如此之甚契丹主聞之大怒遣使責遜寧曰汝輕敵深入
以至於此何面目見我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邸贊帥三軍
田十二結在開寧縣白王給軍戶九年除西京留守內史侍
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王手書告身曰庚戌年中有房塵干
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爲左衽人世多棄
之契丹蕭遜寧來侵兵號十萬時邸贊爲西北面行營都統
老不允賜几杖令三日一朝加檢校太尉門下侍郎同內史
使王仍命爲上元帥大將軍姜民瞻副之內史舍人朴從儉
兵一萬倍道入衛東北面兵馬使亦遣兵三千三百入援於
是契丹回兵至漣渭州邸贊等掩擊斬五百餘級二月契丹
兵過龜州邸贊等邀戰於東郊兩軍相持勝敗未決宗弦引
兵赴之忽風雨而來旌旗北指我軍乘勢猶擊勇氣自倍契
丹兵奔北我軍追擊之涉石川至于盤嶺僵尸蔽野俘獲人

衣裳垢弊不踰中人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爲邦家
柱石時歲豐民安中外晏然人以爲邸贊之功也致仕歸城
南別墅著樂道郊居集又著求善集後配享顯宗廟庭文宗
贈守太師兼中書令子行經

崔士威

崔士威事穆宗累官刑部尙書顯宗初爲統軍使與康兆等
禦契丹士威率諸將分軍出龜州北恩頓湯井曙星三道與
契丹戰敗績二年參知政事轉吏部尙書後與張延祐皇甫
俞義獻議罷東京留守置慶州防禦使又廢十二州節度使
置五都護七十五道安撫使俄遷內史侍郎平章事賜推忠
佐理同德功臣號封淸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加檢校
太師守門下侍中爵進伯食邑七百戶又加匡國功臣號判
吏部事上疏論時政得失王命有司商確行之又奏諸州縣
長吏稱號混雜自今郡縣以上吏稱戶長鄕部曲津亭驛吏
只稱長從之臺官劾論士威與左僕射朴忠淑於毬庭禮會
醉舞不敬請罪之不允加太子太師贈其父融父守司空上
柱國漢南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母庾氏國大夫人契丹東
京將軍大延琳叛自稱興遼國刑部尙書郭元請乘機取鴨
江東岸士威與徐訥等上書以爲不可元固執攻之竟不克
延琳所署太師大延定引東北女眞與契丹相攻遣使乞援
王議諸輔臣士威與平章事蔡忠順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愼
彼之相攻安知非我利耶但可修域池謹烽燧以觀其變王
從之二十一年士威請老不聽令五日一朝明年加內史令
仍令致仕德宗卽位命五日一朝入省視事卒贈太師謚貞
肅文宗六年制曰檢校太師內史令崔士威在聖考朝以淸
節直道屢有裨益弘濟艱難保安宗社以致中興可配享廟
庭其甥姪未官者超授八品職

皇甫俞義 張延祐

皇甫俞義史失其世系穆宗朝歷官至宣徽判官王寢疾金
致陽謀變王知之命選文武各一人率軍校往迎顯宗於是
蔡忠順崔沆等議曰皇甫俞義志存宗社且其父祖有勳勞
於國當不墜家業以盡心力盡遣此人幷舉武班郎將文演
以聞乃命忠順草與顯宗書授俞義文演及別將李成彥高
積等十人往迎于三角山神穴寺又命開城府發軍金延慶

領卒一百郊迎俞義等至寺僧疑爲姦黨所遣匿不出俞義等具道所以迎立之意遂奉以還顯宗即位授殿中侍御史進吏部侍郎改內史舍人尋爲中樞院日直員自庚戌用兵以來增置軍額由是百官祿俸不足俞義與中樞院使張延祐建議奪京軍永業田以充祿俸武官頗懷不平上將軍崔質又以邊功累拜武職而不得爲文官居常怏怏遂與上將軍金訓朴成李協李翔李遐石邦賢崔可貞恭文林猛等以奪田激衆怒誘諸衛軍士鼓譟闕入禁中紲俞義及延祐搥捶垂死詣閤中面訴云俞義等占奪我輩田實謀自利殊非公家之利若截此適屬柰四體何諸軍洶洶不勝憤怨請除國蠹用快群情王重違衆志除俞義延祐名流配後起授給事中累轉御史大夫與參知政事王可道築開京羅城拜中樞使歷參知政事吏部尚書陞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事靖宗二年改門下侍郎八年卒延祐瀛州尚質縣人新羅末父儒避亂吳越後還國光宗以解華語累授客省每中國使至必使儒擯接之延祐長於吏事以幹能稱後以戶部尚書卒贈尚書右僕射

楊規

楊規事穆宗累官刑部郎中顯宗元年契丹主自將來討康兆圍興化鎭規爲都巡檢使與鎭使戶部郎中鄭成副使將作注簿李守和判官廩犧令張顯嬰城固守契丹主獲通州城外收禾男婦各賜錦衣授紙封一箭以兵三百餘人送興化鎭諭降其箭封有書曰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其來久矣今逆臣康兆弒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擒康兆送徇前便即回兵不然直入開京殺汝妻孥又以勅書繫矢捕城門曰勅興化鎭城主幷軍人百姓朕以前王誦紹其祖服爲我藩臣捍禦封陲忽被姦兒所害朕將精銳來討罪人其餘脅從皆與原免況汝等受前王撫綏之惠知歷代順逆之由當體朕懷無貽後悔守和等上表曰戴天履地者合去姦兒資父事君者須堅節操若違此理必受其殃伏乞俯循民情用回睿略大開天網何求爲窟之先投戟載轄兵車可獲貔貅之率服契丹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鎭將有差仍勅曰省所上表奏具悉朕纂承五聖臨禦萬方忠良則必示旌姦兒逆則須行誅伐以康兆弒其故主挾彼幼君轉恐姦豪

大示威福故親行誅伐特正刑名方擁全師以臨近境比特頒於綸音蓋式示於招懷遽覽封章未聞歸款陳瀝靡由於誠實詞華徒見於敬恭況汝等早列簪裾必知逆順豈可助謀於逆黨不思雪憤於前王宜願安危預分禍福守和又回表云臣等昨奉詔泥輒陳心石望賜泣辜之惠切祈解網之仁凌霜耐雪加安百姓之心灰骨粉身永奉千年之聖契丹主見表知其不降乃解圍更傳勅旨曰汝等懇安百姓而待之以二十萬兵屯于麟州南無老代以二十萬兵進至通州契丹主移軍銅山下兆引兵出通州城南戰敗就擒行營都統副使李鉉雲行營都監戢監察御史盧頡楊景李成佐等亦皆被執行營都兵馬副使盧頎司宰丞徐崧注簿盧濟等死于陣下我軍大亂契丹兵乘勝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餘級所棄鎧鉤鐵仗不可勝計於是契丹兵長驅而前左右奇軍將軍金訓金繼夫李元申寧漢伏兵于緩項嶺皆執短兵突出敗之契丹兵小却契丹詐爲兆書送與化鎭諭降規曰我受王命而來非受兆命不降契丹又使盧戢及其閤門使馬壽持檄至通州諭降城中皆懼中郎將崔質洪淑投袂而起執戢及壽乃與防禦使李元龜副使崔卓大將軍蔡溫謙判官柴巨雲閉門固守衆心乃一契丹兵入郭州防禦使戶部員外郎趙成裕夜遁寧遠及行營修製宮乘里仁大將軍大懷德工部郎中李用之禮部郎中簡英彥皆死城遂陷契丹留兵六千餘人守之規自興化鎭率兵七百餘人至通州收兵一千夜入郭州擊契丹所留兵悉斬之徒城中男女七千餘人于通州明年契丹主入京焚宮闕而退龜州別將金叔興與中郎將保良擊契丹兵斬萬餘級規掩擊契丹兵於無老代斬二千餘級奪被虜男女三千餘人又戰於梨樹追至石嶺斬二千五百餘級奪俘虜千餘人後三日又戰於余里站斬千餘級奪俘虜千餘人是日三戰皆捷復邀其前鋒於艾田擊之斬千餘級俄而契丹主大軍奄至規與叔興終日力戰兵盡矢窮俱死於陣契丹兵爲諸將鈔擊又因大雨馬臨疲乏甲仗皆失渡鴨綠江引去鄭成追之及其半渡尾擊之契丹兵溺死者甚衆諸降城皆復之規以孤軍旬月間凡七戰斬級甚衆奪被虜人三萬餘口獲駝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贈工部尚書給規妻殷栗郡君洪氏粟授子

帶奉校書郎王手製敎賜洪氏曰汝夫才全將略兼識治道常效節於松筠竟輸誠於邦國忠貞罕比夙夜忘勞昨於北境有戎中軍鼓勇指揮士卒威騰矢石追捕仇讎力靜封疆抽一劒而萬夫爭走挽六鈞而百旅皆降自此城鎭得全情懷益壯累多捷勝不幸隕亡常思出衆之功已加勳秩更切酬勞之念增及頒宣歲賜汝稻穀一百碩以終其身贈叔興將軍又命給其母李氏粟敎曰贈將軍叔興自守邊城勇於赴敵既成功於破竹終致命於伏戎言念奮勞合加優賞可歲給其母粟五十碩以終其身十年賜規叔興功臣錄勞十五年又俱賜三韓後壁上功臣號文宗即位制曰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入寇西北面都巡檢使楊規副指揮金叔興等挺身奮擊連戰破敵矢集如蝟毛具沒陣下追念其功合行褒奬可圖形功臣閣以勸後來帶春靖宗六年爲安北大都護府副使左僕射崔沖奏帶春立志岐拔多智略閑軍事若有邊虞非此人無可遣者不宜補外不聽後至直門下省衛尉卿文宗初有疾制免常朝只令視事兼官

智蔡文　緣延

智蔡文鳳州人顯宗元年補中郎將王聞契丹兵至遣蔡文將兵鎭和州以備東北及康兆敗兆及李鉉雲盧顒等皆被執命蔡文移兵捴西京蔡文即與軍容使侍御史崔昌進次剛德鎭顒爲契丹鄉導與契丹人劉經裹檄至西京諭降副留守元宗爽與僚佐崔緯咸質楊澤文晏等已修降表蔡文等聞之引兵至西京城門閉昌呼分臺御史曹子奇曰吾等奉王命倍道來今不納何也子奇具告顒經諭降事遂開門蔡文入屯故宮南廊昌諷宗爽拘留顒經固守宗爽不從昌密與蔡文謀遣兵城北候顒等還掩殺之取其表焚之時城中疑貳蔡文出鎭城南獨大將軍鄭忠節從之俄而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政率兵至遂與合軍復入城王以三軍敗衂州郡陷沒上表請朝契丹主許之遂禁俘掠以馬保佑爲開城留守王八副之遣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又遣其隙門引進使韓杞以突騎二百至西京北門呼曰皇帝昨遣劉經盧顒等賫詔曉諭何至今無消息也若不拒命留守官僚來聽我指諭思政聞杞語與蔡文謀使麾下鄭仁等將驍騎突出擊斬杞等百餘人餘悉擒之無一人還者思政以蔡文爲先鋒出與乙凜戰乙凜保佑敗走於是城中人心稍安思政還入城蔡文與李元出屯慈惠寺契丹主復遣乙凜擊之遷卒報敵兵來屯安定驛勢甚盛蔡文馳告思政遂與思政及僧法言率兵九千迎擊于林原驛南斬首三千餘級法言死翼日蔡文復出戰契丹兵敗走於是城中將士登城以望競出逐之至馬灘契丹回兵擊之我軍敗遂圍城契丹主次城西佛寺思政懼紿將軍大道秀曰君自東門吾自西門出前後夾攻蔑不勝矣遂以麾下兵夜遁道秀出東門始知見紿又力不可敵遂率所部降于契丹諸將皆潰城中惴懼統軍錄事趙元陞守鎭將姜民瞻郎將洪叶方休等莫知所措乃共禱神祠筮得吉兆於是衆推元爲兵馬使收散卒閉城固守蔡文奔還京奏西京敗軍狀群臣議降姜邯贊獨勸王南行蔡文請曰臣雖駑怯願在左右效犬馬勞王曰昨李元崔昌奔還自請扈從今不復見爲臣之義果如是乎今卿既勞于外又欲捍衛子甚嘉之賜酒食及銀鞍是夜王與后妃及叛部侍郎蔡忠順等率禁軍五十餘人出都行至稍城縣丹槥驛武卒堅英與驛人張弓矢將犯行宮蔡文馳射之賊徒奔潰復自西南山突出遮道蔡文又射却之王至昌化縣有吏告曰王識吾名面乎王陽不聞吏怒將構亂使人呼曰河拱辰將兵來矣蔡文曰何故來耶吏曰欲擒蔡忠順金應仁等耳應仁及侍郎李正忠郎將國近等皆遁獨蔡文忠順周佇等留侍夜賊又至侍從臣僚官嬪御皆亡匿唯玄德大明二王后侍女二人承旨良叶忠弼等侍蔡文隨機應變賊不敢近及曉蔡文請二后先自北門出手控御馬開行入道峯寺賊不之知忠順繼至蔡文奏曰去夜賊疑非拱辰臣請往跡之王恐其亡不許蔡文曰臣若背君言與事違天必誅之王乃許即往昌化縣通逢國近國近曰吾衣裝盡爲賊奪蔡文曰汝爲臣不忠獲保首領足矣適拱辰柳宗赴行在蔡文遇諸道具言賊變且詰之果非拱辰所爲也拱辰道見中軍判官高英起敗軍南走與俱來時拱辰所領卒二十餘人蔡文遂以其卒搜昌化縣得賊所盜馬十五匹鞍十部將還蔡文謂拱辰等曰吾與諸君偕進王必驚動請諸君少後遂獨行忠弼在寺門望之入奏智將軍來矣王喜出門迎之蔡文奏曰臣已得賊實非拱辰所爲且偕拱辰來王引見拱

辰宗勞之遂遣拱辰往契丹營請和明年正月王次廣州失二王后所之令蔡文往尋之至德香驛乃得奉還王喜爲留三日王發廣州踰嶺宿鼻腦驛蔡文奏扈從將士皆托尋妻子四散昏夜恐有賊竊發請爲幟插將士冠以辨從之宗曰臣鄉陽城去此不遠請幸之王悅遂幸陽城夜宗應仁等矯旨毀御鞍以賜縣人遲明縣吏皆逃宗應仁等又請遣二王后各歸其鄉遣扈從將卒往東邊備急王以問蔡文蔡文大哭曰今君臣失道橫罹殃禍播遷如此正當勠由仁義以收人心弃王后以求生其可忍乎王曰將軍言是也遂行過蛇山縣蔡文見群鴈在田欲慰悅王心躍馬而前鴈驚飛翻身仰射應弦而墮王大悅蔡文下馬取鴈進曰有臣如此何憂盜賊王大笑慰奬至天安府宗應仁奏臣等請往石坡驛供頓以迎遂逃至巴山驛王謂蔡文曰玄德王后有娠不宜遠行其鄉善州距此不遠可以遣之蔡文固執前議王曰勢不獲已遂遣之次礪陽縣將卒有離心蔡文奏曰聖祖統合之時有功者雖小必賞況今方涉險艱要得衆心宜先懋賞王從之授玄安之等十六人爲中尹至參禮驛全州節度使趙

容謙野服迎怨朴遷奏曰全州卽古百濟聖祖亦惡之請上勿幸王然之宿長谷驛容謙謀欲止王挾以號令與轉運使李載巡檢使崔樞殿中少監柳僧虔以白幟插冠鼓噪而進蔡文使人閉門堅守賊不敢入王與后乘馬在驛廳事蔡文登屋問曰汝等何得如是柳僧虔來否賊曰來矣又問汝爲誰賊曰汝亦爲誰蔡文荅以他語賊曰智將軍也蔡文認其聲曰汝是親從馬韓兆也仍以王命召僧虔僧虔曰汝不出吾不敢入蔡文出門呼僧虔引至王前僧虔泣奏曰今日之事容謙所爲臣不知也請奉旨召容謙來王許之僧虔出遂逃王命良叶召容謙載既至諸將欲殺之蔡文呵止之使二人率大明宮主馬而行旣而遣還全州王入羅州夜候人誤報契丹兵至王大驚走出外蔡文奏曰大怨夜行百姓驚擾願還御行宮臣詗知然後動猶可及也蔡文出候之通事舍人宋均彦別將丁悅贊契丹前鋒元帥駙馬書及拱辰奏狀來蔡文率詣行宮王見拱辰狀知兵已退喜以均彦爲都兵馬錄事丁悅爲親從郎將駙馬書無解契丹字者莫曉其意二月還至公州賜蔡文田三十結敎曰朕因避寇狼狽遠塗

所從臣僚罔不逃散唯蔡文蒙犯風霜跋涉山川不辭羈靮之勞終保松筠之節諒多殊效何惜異恩七年以武職兼右常侍十七年拜右僕射卒德宗卽位制曰故上將軍左僕射智蔡文當聖考南幸獨全忠節功在第一宜錄功科以勸將來曾縣祿延

祿延陰補內謁者出爲東北面兵馬判官以材幹稱肅宗九年征女眞有功陞殿中侍御史仁宗朝累遷同知樞密院事與內侍金粲安市麟上將軍崔卓吳卓大將軍權秀高碩謀去李資謙拓俊京不克資謙殺吳卓等使子之甫縛栲祿延於順天館慘酷幾死令其黨尹翰押流遠地行至忠州病不能興氣尙未絕翰斷支體埋路傍而還妻子沒入州郡爲奴婢資謙敗賜祿延子壻爵一級得改葬祿延爲人荒恣無學術行檢自謂有智計欲除李拓謀拙反陷於禍子之勇後與李深謀變伏誅

河拱辰

河拱辰晉州人成宗朝爲鴨江波勾當使穆宗時除中郎將王寢疾拱辰與親從將軍庾方中郎將卓思政等常直近殿門尋遷尙書左司郎中及康兆擧兵至拱辰遂與思政奔于兆拱辰嘗在東西界招發兵入東女眞部落見敗顯宗初坐流遠島尋召還復職未幾王避契丹南幸拱辰追謁于道奏曰契丹本以討賊爲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請和彼必班師王簒得吉卦遂遣拱辰及高英起奉表狀往契丹營拱辰行至昌化縣以表狀授郎將張旻別將丁悅先往契丹軍言曰國王固願來覲第懼兵威又因內難出避江南遣陪臣拱辰等陳告事由拱辰等亦惶懼不敢前來請速收兵旻等未至契丹先鋒已至昌化拱辰等具陳前意契丹問國王安在荅曰今向江南不知所在又問遠近荅曰江南太遠不知幾萬里追兵乃還明年拱辰與英起至契丹營乞班師契丹主許之遂留拱辰等拱辰旣被留內國還國外示忠勤契丹主甚加寵遇拱辰與英起密謀奏曰本國今已喪亡臣等願領兵點撿而來契丹主許之尋聞王返國使英起居中京拱辰居燕京皆妻以良家女拱辰多市駿馬列置東路以爲歸計人告其謀契丹主鞫之拱辰具以實對且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罪當萬死不顧生事大朝契丹主義而原之諭令改節

效忠拱辰靜益厲不遜遂殺之爭取心肝食之後王下敎錄功加其子則忠祿資文宗六年制曰左司郎中河拱辰在統和二十八年契丹兵入侵臨敵忘身掉三寸舌能却大兵可圖形閣上超授其子則忠五品職尋又錄其功贈尙書工部侍郎

金殷傅

金殷傅水州安山縣人性勤儉成宗朝授甄官丞穆宗時累遷御廚使顯宗初爲公州節度使王避契丹南下次公州殷傅備禮郊迎曰豈意聖上跋涉山川凌霄霜雪至於此極獻衣帶土物王遂更衣以土物分賜扈從官王至巴山驛更皆遁御廚闕膳殷傅又進膳羞分供朝夕契丹兵退王還次公州殷傅使長女製御衣以進因納之是爲元成王后元惠元平二王后亦其女也尋除刑部侍郎如契丹賀生辰還至來遠城契丹甚女眞執之以歸數月乃得還進知中樞事轉戶部尙書拜中樞使上護軍八年卒以王后故贈推忠守節昌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上柱國安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妻封安山郡大夫人又贈其父尙書左僕射上柱國安山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母安山郡大夫人妻父李許謙亦贈尙書左僕射上柱國邵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

周佇

周佇宋溫州人穆宗時隨商船來學士蔡忠順知其有才密奏留之初授禮賓省注簿不數月除拾遺遂掌制誥顯宗避契丹南幸佇扈從有功由是大顯驟遷禮部侍郎中樞院直學士歷內史舍人秘書監右常侍拜翰林學士承旨崇文輔國功臣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海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進禮部尙書十五年卒性謙恭工文翰交聘辭命多出其手恩遇無比

姜民瞻

姜民瞻晉州晉康人穆宗朝登第顯宗時東女眞寇清河迎日長鬐縣民瞻與文演李仁澤曹子奇爲都部署往督州郡兵擊走之拜內史舍人又以大將軍副姜邯贊大破契丹蕭遜寧於興化鎭遜寧引兵直趨京都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擢歷揚上將軍柱國轉右散騎常侍賜推誠致理翊戴功臣號明年知中樞事兵部尙書十二年卒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民瞻起自書生射御非其所長然志氣剛果屢立戰功遂顯達後下敎錄功加其子旦祿資文宗即位制曰大中祥符十一年契丹闌入兵部尙書知中樞院事姜民瞻奮擊大捷於盤嶺之野契丹奔北投戈委甲行路隘塞俘斬萬級追念其功合行褒奬可圖形功臣閣以勸後來

郭元

郭元淸州上黨縣人成宗十五年登甲科累遷起居舍人顯宗二年拜中樞直學士六年如宋獻方物仍告契丹連歲來侵會女眞亦訴爲契丹侵擾累年不得朝帝以契丹旣受盟難於荅辭學士錢惟演草詔曰念卿本道固深軫於懷思瞻乃隣封亦久從於盟好所期輯睦用泰黎蒸帝覽之喜曰如此則雖契丹見之無妨仍勑元遊開寶寺密使館伴員外郎張師德開諭師德與元登寺塔從容謂曰今京都高屋大厦捴是軍營陛下一統寰海猶且養卒日令習戰以備北方天子尙如此況貴國與之連境結好息民是遠圖也明年還拜刑部侍郎右諫議大夫又明年再轉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十三年改右散騎常侍歷中樞使刑部尙書贈推誠文理功臣號十八年參知政事王謂宰相曰女眞屢犯東陲爲害滋甚宜招諭渠首厚加賞賜此所謂以德懷人也元曰女眞人面獸心與其懷之以惠曷若震之以威王然之二十年與遼反契丹遣使求援元密奏王曰鴨江東畔契丹保障今可乘機取之崔士威徐訥金猛等皆上書言其不可元固執遣兵攻之不克慚恚發疽而卒性淸廉工文詞歷位臺省以吏能稱然不自重與李作仁善人以此譏之德宗卽位以元有勳勞擢用其子捴

王可道

王可道初名子琳淸州人本姓李成宗朝擢魁科補西京掌書記顯宗五年上將軍金訓崔質等作亂由是武臣用事悍夫兇豎並帶文官羊頭狗尾布列臺閣政出多門朝綱紊亂可道以和州防禦使秩滿還京在私第心懷憤激密謂日直金猛曰王何不效漢高雲夢之遊乎猛喩其意密奏王納之以可道嘗爲書記頗得人心卽檜授西京留守判官趣令先往設備明年王幸西京宴群臣於長樂宮乘訓等醉以兵襲

之逐誅訓質及李協崔可貞石邦賢李遲金貞悅孝曾林猛崔龜等十九人龜儒士以兵部郎中扈從性麤鄙與質等交故及薨以訓等子若同產兄弟歸之本貫常赦不原其父母妻姊妹祖孫叔伯緣坐者皆放之後累歷尚書右丞同知中樞事戶部尚書賜致盛功臣號十八年參知政事二十年與左僕射異膺甫御史大夫皇甫俞義尚書左丞黃周亮等築開京羅城可道令人持傘環立登高而進退之均其闊狹以定城基以功進檢校太尉行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師參知政事上柱國開城縣開國伯食邑七千戶加輸忠創翊功臣號賜姓王給開城縣庄田封其妻金氏開城郡夫人德宗即位可道請納妃於是納其女爲妃改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以有疾免朝時遣工部郎中柳喬郎中金行恭如契丹會葬且賀即位可道奏契丹與我通好交贊然每有幷吞之志今其主殂馳馬匹梯叛據東京宜乘此時請毀鴨綠城橋歸所留我行人若不聽可與之絕乃附表請之契丹不從王命群臣議徐訥等二十九人曰彼既不從我言宜勿通好皇

民王從可道及訥等議停賀正使仍用睿宗大平年號平章事柳韶請攻破丹城王下宰執議訥及俞義黃周亮崔齊顏崔冲金忠贊等皆曰不可可道與李端奏時不可失固請出軍王命有司卜於大廟不果出兵可道尋乞骸歸鄉養疾三年卒官庇喪事謚英肅後贈太師中書令配享顯宗廟庭

金猛

金猛字貞固梁州宜春縣人祖衍徙居平壤官至通事舍人父贊以詞章見稱累授給事中兼直翰林院性嗜酒使氣屢罷免猛登第官累左拾遺顯宗即位擢置近侍俾掌劇權累拜中樞使賜爵宜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二十一年病革加參知政事卒王痛悼謚文定德宗以猛有勳勞擢敍其子德符文宗贈太子太師門下侍中

柳韶

柳韶史失其世系顯宗朝歷司憲中丞諫議大夫進累平章事二十年王命韶於興化鎭西北四十里修古石城置威遠鎭又修興化鎭北古石堡置定戎鎭徙永平民實之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叛自稱興遼來求援王不許時韶以西北面

判兵馬事遣冕王下敎起復曰古者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漢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日除服視事今與遼來請師恐有邊警卿宜馳往邊上以備之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德宗即位授中軍兵馬元帥尋遷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二年詔始置北境關防起自西海濱古國內城界鴨江入海處東跨威遠興化靜州寧海寧德寧朔雲州安水清塞平虜寧遠定戎孟州朔州等十三城抵耀德靜邊和州等三城是役契丹來爭校尉邊柔奮身先登殺却之以功授中郎將明年王宴群臣於文德殿以勞詔等開拓關城之勳賜詔推忠拓境功臣號進階銀青與祿大夫上柱國官至大尉門下侍郎平章事謚襄懿配享德宗廟庭

尹徽古

尹徽古初名元載樹州守安縣人成宗末登第穆宗朝拜監察御史顯宗即位超授侍御史轉內史舍人充國史修撰官進累中樞使右散騎常侍檢校司徒上柱國十二年加檢校大尉賜推忠佐理功臣號卒性沈重嚴毅美風儀善楷書所至裁決平允口不言人短而人畏愛之訃聞王曰世豈復有斯人朕將疇依歎惜者久贈尙書右僕射諡莊景德宗即位以徽古有勳勞擢用其子希旦

韋壽餘

韋壽餘沁州江華縣人端愨守法自光宗朝在司賭久不調穆宗時累遷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顯宗初請老不許賜几杖王以壽餘於朝臣最老欲大用其明年授門下侍中上柱國江華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卒謚安恭贈內史令

田拱之

田拱之靜州靈光縣人成宗朝登進士科穆宗末授大學博士時耽羅奏瑞山湧出海中遣拱之往視耽羅人言其形狀奇異可懼拱之躬至山下圖其形以進顯宗初進刑部侍郎拜中樞院副使吏部侍郎卒拱之善辭命歷仕中外二十餘年以勤恪稱贈左散騎常侍

李周憲

李周憲洞州土山縣人初以小吏起頗稱勤幹成宗嘗云鐵中錚錚者授監察司憲穆宗時轉內史舍人兼典三司職務顯宗朝拜殿中監進累尙書右僕射卒

李周佐

李周佐慶州人家世單微幼聰悟左僕射李成功留守東京一見器之及還携至京使隸國學穆宗朝登第調尙州牧記室參軍事拜監察御史顯宗時遷起居舍人出爲東北面兵馬使奏朔方道登溟州管內三陟霜陰鶴浦派川連谷羽溪等十九縣並被蕃賊侵擾生業甚艱請加撫恤命蠲租賦德宗初授右諫議大夫靖宗二年除右散騎常侍六年以刑部尙書判御史臺事卒王悼惜贈司空尙書右僕射賻米麥四百石賜茶及衣著令百官會葬周佐襟懷倜儻儀表瓌偉立朝四十餘年有大臣之體

安紹光

安紹光洞州土山縣人世爲將體貌魁偉使氣好鷹馬穆宗即位以有翼戴功令掌宿衞寵待無比顯宗朝累拜尙書右僕射卒輟朝三日謚敬剛

趙之遴

趙之遴白州銀川縣人有吏幹性嗜酒日夜娛樂穆宗朝拜吏部侍郎知銀臺事時以朋比乾沒譏之然視金諾李周禎輩有聞顯宗二年以左僕射參知政事卒輟朝三日謚恭華

列傳卷第七

列傳卷第八　高麗史九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崔冲

惟善　思齊　淪　允儀

崔冲字浩然海州大寧郡人風姿瑰偉性操堅貞少好學善屬文穆宗八年擢甲科第一顯宗時累歷拾遺補闕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諫議大夫德宗初轉右散騎常侍同知中樞院事奏成宗時內外諸司廳壁皆書說苑六正六邪之文漢刺史六條之令今世代已遠宜更書揭之使在位者知所飭勵從之俄授刑部尙書中樞使靖宗朝除尙書左僕射參知政事判西北路兵馬事王命冲行邊境拓定城池賜衣遣之冲置寧遠平虜等鎭及諸堡十四還陞內史侍郎平章事加守司徒修國史上柱國尋遷門下侍郎平章事文宗即位拜門下侍中命考定律令書算加守太保四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賜推忠贊道功臣號冲以侍中爲都兵馬使奏去歲西北州鎭禾穀不登百姓貧乏男困徭役女困徵糶請修繕城池外凡工役悉令禁斷從之又奏東女眞酋長鹽漢等八十六人累犯邊境今勒留京館有日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刑法懲不可以仁義敎勒留旣久首丘之情必深忿怨且供費甚多請皆放還從之明年爲式目都監使與內史侍郎王寵之等奏及第李申錫不錄氏族不宜登朝門下侍郎金元冲判御史臺事金廷俊奏氏族不錄乃其祖父之失非申錫之罪況積功翰墨捷第簾前身無痕咎合列簪紳制曰冲等所奏固是常典然立賢無方不宜執泥其依元冲等奏七年冲以年滿七旬乞退制曰侍中崔冲累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未忍允從宜令攸司稽古典賜几杖視事復加推忠贊道協謀同德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門下侍中上柱國致仕尋加內史令仍令致仕冲聞王將遣使就第賜告身禮物上章辭曰臣立朝以來未有輔佐方耗齒衰敢乞骸骨坐尸優俸已荷殊私今又蒙特下明綸將降使於雲霄俾及榮於閭里循涯揆分情所未安招損害盈臣之所懼乞回成命追寢新恩不允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金元鼎同

知中樞院事王懋崇就第賜詔曰卿儒宮圭臬神化丹青事累聖以濡毫文章華國位三階而調鼎功績紀常雖在退閑未忘舊德更進黃扉之秩暨榮綠野之堂今授卿內史令致仕告身一道并賜衣帶銀器綵段布貨鞍馬等物官誥曰良臣惟聖姚皇舉以八元得士者昌姬室延其四子或授之以相位或委之以宰衡採忠懿之謀丹青帝化賴挾維之智黼黻宸謀臻於變之期開無疆之祚誰肩往喆朕得伊人惟卿順墨存誠該明稟性唐雄首於聖穀禰鶚立於天庭萬丈金山梁代誰踰於朱异一枝丹桂晉臣僉仰於郄詵語多能則叔向扶輪論博物則張華避席而自顯應芝詔擢入槐司軒夢開祥允協吹塵之契周詩濟美載揚瞻石之謠臺閣規模衆推如晦人倫領袖時許魏舒藹馳咸有之稱總正惟幾之務邇者年非耄矣齒未翻然早辭當軸之權歸遂懸輿之願賀知章之湖畔雖恣佳遊陶弘景之山中常諮大事昔動爲民槩今坐作也師不陞極摯之資奚表難名之德遂中書而冠秩俾上列以翹榮於戲量能授職者君親之常寵獎朕茲無忝論道經邦者宰相之務彌綸汝所克勤茂宣翼亮之猷用致肱康之運伻齊休於姚皇姬室不專美於四子八元後改內史門下省爲中書門下省以冲爲中書令致仕冲雖居家軍國大事悉就咨焉累加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懿儒保定康濟功臣號二十二年卒王遣大醫監李鹽下詔弔其子惟善等曰卿父人中威鳳朝右元龜抱變齊至魯之文章夙登大輔振咀業吞靡之謀畫歷贊昌辰懿厥績庸光于編冊迨其蟬璫遺慶附諸冠子冕孫鳩杖退閑樂乃琴墳笙典臥扶宸極蔚爲干木之偃藩坐奠夢楹忽感宣尼之摧棟顧百身而難贖傾萬乘以荐悲卿等橫遘家艱尤深宅恤宜勉孝追之禮莫興過毀之哀顯宗以後干戈纔息未遑文教冲收召後進教誨不倦學徒坌集塡溢街巷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謂之侍中崔公徒凡應舉子弟必先隸徒中學焉每歲暑月借歸法寺僧房爲夏課擇徒中及第學優未官者爲教導授以九經三史閒或先進來過刻燭賦詩牓其次第唱名以入設小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相與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詠以罷觀者莫不嘉歎及卒謚文憲後凡赴舉者亦皆隸名

九齋籍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稱熊川徒匡憲公徒參政盧旦南山徒祭酒金尙賓西園徒僕射金無滯文忠公徒侍郎殷鼎良愼公徒平章金義珍一云郎中朴明保貞敬公徒平章黃瑩忠平公徒柳監貞憲公徒侍中文正徐侍郎徒徐碩龜山徒未知爲何人世稱十二徒冲徒爲最盛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冲始時謂海東孔子宣宗三年配享靖宗廟庭子惟善惟吉惟吉官至尙書令子思諏自有傳冲子孫以文行登宰輔者數十人惟善顯宗朝擢乙科第一授七品入翰林院文宗時累遷知中樞院事王命創興王寺于德水縣移縣于楊川惟善諫曰昔唐太宗神聖英武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不許度人爲僧創立寺觀以遵高祖之志史傳美之我太祖神聖王訓要曰國師道詵察國內山川順逆凡可以創造寺院之地無不營建後世嗣王及公侯貴戚后妃臣僚無得爭修願宇虧損地德今陛下承祖宗積累之基昇平日久固宜節用愛人持盈守成以傳後嗣柰何罄民財竭民力供不急之費以危邦本耶王優荅之異日入侍閑讌王從容慰奬曰諫諍是忠從好佞惟善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吏部尙書事侍御史盧旦奏事不稱旨王怒謂左右曰此非忠蹇之臣命曳出脫公襴縛之惟善奏人臣有犯當付憲司王意解惟善後爲中書令弟惟吉守司空攝尙書令父冲年高尙無恙一日王賜國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赴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尙書令侍中書令乙狀元扶甲狀元王以重九宴松嶽亭命詞臣賦詩覽惟善詩稱奬不已賜尙乘馬尋判尙書吏部事賜推忠贊化康靖綏濟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上柱國進門下侍中二十九年卒謚文和惟善繼世儒宗匡輔兩朝雖無赫赫之稱人皆重之宣宗朝配享文宗廟庭子思齊登文宗八年科官至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吏部事上柱國卒謚良平子淪

淪登第事睿宗時國家閑暇王尙詞賦好遊宴嘗宴西京大同江與侍臣唱和淪亦以知制誥從上書諫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相奏詩人多輕薄若承顧問恐撓聖聰文宗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討論經史咨諏政理安有事童

子雕篆數與輕薄詞臣吟風嘯月以喪天衷之淳正耶王優納之有一詞臣乘隙曰淪所謂儒雅除臣等別有何人淪短於詩故有此言王怒左遷春州府使和人詩云吾家世受聖朝恩欲繼忠淸不墜門但把螢輝增聖日敢將蠡測議詞源自慚風月無功業廻望雲霄已夢魂駭汗未收還感淚謫來猶得駕朱轓王聞之召還後官至禮部尙書翰林學士

允儀冲玄孫初名天祐登第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毅宗十六年卒年六十一生長閥閱揚歷華要論事明白慷慨典銓選注擬平允任用賢才又能文章再掌貢與時稱得人嘗奉詔撰古今詳定禮五十卷行于世配享毅宗廟庭

李子淵

資諒 資仁 奕蕤 資玄 資德
預 公壽 之氏 顯 光縉

李子淵仁州人其先新羅大官奉使入唐天子嘉之賜姓李子孫徙居邵城縣即仁州也有李許謙者封邵城伯生尙書右僕射翰翰生子淵子祥子祥贈尙書右僕射子淵擢魁科靖宗初補給事中累轉中樞院副使文宗朝授吏部尙書參知政事陞內史侍郎平章事王納其女爲妃加守太尉妻樂浪郡君金氏爲大夫人授子顗軍器主簿顥顯並九品職後加門下侍郎平章事守太傅封金氏雞林國大夫人賜衣襨進門下侍中判尙書吏部事奏曰天地災祥每與刑政得失相應賞罰不可不愼臣伏見吏刑部務要辨理而日陵月替稽留未決者多若令兩部員寮精覈事理考官吏勤怠而黜陟之則合聖上勤政恤刑之意庶冤抑可銷而休祥可致也從之又奏近因創造興王寺移德水縣於楊川百姓營葺廬舍未遑寧處男負女提道路相繼貧者有塡壑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請蠲德水縣民一歲賦役使得蘇息制特蠲二歲王以子淵功高任重又賜衣襨銀器鞍馬穀帛爲式目都監使奏曰製述業康師厚十舉不中例依甲午赦詔當脫麻然師厚儒林郎堂引上貴之曾孫堂引是驅史官伏見戊子年制電吏所由注膳幕士驅史門僕子孫工製述明經律書算醫卜地理學業登科或兵陣之下成大功者許鞏朝行又見丙申年制上項人子孫得蒙恩入仕者依祖父仕路量授今師厚不宜脫麻參知政事金顯等五人奏曰師厚曾祖上貴職雖堂引得兼儒林郎父序應舉十度亦得脫麻入仕師厚十載螢雪之功不可不念伏望亦許脫麻王從子淵等議後

賜推誠佐世保社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慶源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卒謚章和配享文宗廟庭子顥贈慶源伯顗門下侍中卒謚貞憲顗顯皆宰相三女皆配文宗長仁睿太后次仁敬賢妃次仁節賢妃顥子資謙資諒資謙自有傳顗子資仁資義資義自有傳曾孫奕蕤顗子資玄資德子祥子預顥資諒初名資訓以外戚補左右衛錄事參軍事睿宗朝從尹瓘征女眞有功授監察御史累遷刑部侍郎樞密院知奏事奉使如宋徽宗御睿謀殿召一行人賜宴作詩示之命和之資諒即製進云鹿鳴嘉會宴賢良仙樂洋洋出洞房天上賜花頭上艷盤中宣橘袖中香黃河再報千年瑞綠醑輕浮萬壽觴今日陪臣參盛際願歌天保永無忘徽宗大加稱賞將還密諭曰聞汝國與女眞接壤後歲來朝可招諭數人偕來資諒奏曰女眞人面獸心夷獠中最貪醜不可通上國宋幸臣聞之曰女眞地多產珍奇高麗素與互市不欲分利於我故沮之陛下於高麗愛之如子今負德始此可遣一介之使招女眞不必借高麗竟交通致靖康之禍後轉樞密院副使太子賓客仁宗即位拜刑部尙書樞密院使病革進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卒輟朝三日資諒好讀書常討孫吳兵法以功名自喜娶資仁女生二女無子

資仁文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文順相繼薨宣宗即位遣資仁如遼告喪遼主不許入京館詰曰二君連逝必有其故宜奏以實資仁曰國公夙有疾恙加以哀毀遂至大漸實無他故願留臣等遣使本國究問臣若誣罔當服重罪語甚切直遼主出城外氈殿引見慰諭後拜兵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王以八關會幸神衆院雨雪侍宴群臣皆霑服及夕將還天霽月明駐輦昌德門外命宗親奉觴爲壽資仁與左諫議金上琦補闕魏繼廷等諫止之改尙書左丞陞殿中監中樞院副使卒

奕蕤初名應誼少登第累遷直門下省獻議多稱旨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卒謚貞簡生長閥閱不以富貴驕人人多重之故得免鄭仲夫之亂至晚年嬖賤妾不能理家身沒未幾諸姪孫輩爭財相訟時論少之

資玄字眞精容貌魁偉性聰敏登第爲大樂署丞忽棄官入

春州淸平山葺文殊院居之疏食布衣以禪道自樂睿宗遣內臣賜茶香金帛累詔徵之賚玄曰臣始出都門誓不復踐京華不敢奉詔遂上表曰以鳥養鳥庶無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王覽之知不可致幸南京遣其弟尙書賚德諭赴行在作詩手書賜之賚玄赴召王曰朕慕此老道德久矣不宜以臣禮見令上殿拜賜坐從容與語命留三角山淸凉寺再見問養性之要對曰莫善於寡欲遂進心要一篇王歎賞待遇甚厚旣而固請還山乃賜茶湯道服以寵其行

仁宗卽位亦傾嚮之有疾遣內醫胗視賜茶藥卒年六十五性奢多畜財貨聚物積穀一方厭苦之賜諡眞樂資德守觀止恭謹孝友喜讀書又好佛陰補京市署丞進累中書侍郎平章事資謙敗坐貶黃州使後復拜平章事卒年六十八輟朝一日諡莊懿

預文宗朝登第官累尙書工部員外郎宣宗時歷禮部侍郎翰林學士知中樞院事兵部尙書翰林學士承旨獻宗初拜政堂文學刑部尙書初宣宗爲國原公娶預女是爲貞信賢妃生延和宮主容宗立納延和爲妃預嘗以李資義之黨罷

免至是以妃故召見含元殿賜酒食衣服鞍馬授檢校太尉刑部尙書政堂文學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卒子公濤

公濤字元老舊名濤少時外祖侍中崔惟善撫其頂曰此兒當爲大器及長力學登科直翰林院遷左拾遺轉西京留守判官睿宗幸西京公濤供頓不擾民王嘉之徵還命屢從辭曰故事旋徵惟知留一人愿行安可要異恩以撓常典王從之秩滿拜禮部員外郎轉兵部侍郎王委以選軍卒凡十四年以稱職聞累遷工部尙書一時濫流多踐宰府人或以爲晩公濤處之恬然仁宗卽位擢檢校司徒守司空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李資謙作亂公濤據義鎭定賜推忠衛社同德功臣號拜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中上杜國公濤素患風痺乞退表四上優詔許之卒輟朝一日諡文忠天資宏厚勤儉然咨嗟好佛子之氏

之氏字子固好讀書屬辭如宿構擢魁科直翰林院仁宗初授右正言時論公正忤時宰改殿中內給事出按西海道時資謙當國嗜利者爭附之氏獨不相比資謙使者交午州郡爭取財賄之氏痛禁資謙惡之除平州使資謙敗召還累遷

爲起居注妙淸白壽翰結近侍以妖術惑衆之氏獨深斥之曰此衆必謀國王幸西京鄭知常金安與妙淸譖言大同江有瑞氣此神龍吐涎千載罕逢請順天心稱尊號以厭金國王以問之氏對曰金强敵不可輕也況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聽一兩人言以決大議王從之拜中書舍人西京叛久不下之氏與左常侍李仲上疏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是誰之過西賊之謀久矣一二大臣非獨不防閑反信其謀而張之致今日之患請賜明斷誅其黨與盖指文公仁林景淸衆也公仁景淸由是寵陞御史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歷禮部尙書政堂文學守司空左僕射進參知政事二十三年卒年五十四王遣使弔祭贈中書侍郎平章事諡文正之氏風標英雅秉心寬厚文章事業爲一時傑但奢僭父沒不分弟妹財產其家奴肆橫或至盜劫不檢制爲時所譏

頵登第直翰林院事文順宣獻肅睿六朝累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尙書禮部翰林院事修國史上柱國年六十九卒輟朝三日諡文良頵恬靜寡欲俸祿之外不營產業酷信浮屠遍覽諸經章

疏尤喜金剛經自號金剛居士孫光縉

光縉初名元休陰補良醞丞揚歷中外遂躋樞府鄭仲夫之亂以溫謹獲全明宗初參知政事加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權執銓衡未幾乞骸卒諡貞懿子惟仁惟誼惟直惟諒惟卿惟溫

朴寅亮 朕仁 朕伯 朕山

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或云平州人文宗朝登第多所歷遼嘗欲過鴨綠江爲界設船橋越東岸置保州城顯宗以來屢請罷不聽二十九年遣使請之寅亮修陳情表曰普天之下旣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汝陽之舊田撫綏弊邑回長沙之拙袖扑舞昌辰遼主覽之嘉其事累遷右副承宣轉禮部侍郎三十四年與戶部尙書柳洪奉使如宋至浙江遇颶風幾覆舟及至宋計所貢方物失亡殆半帝勑王勿問王乃釋洪等有金覲者亦在是行宋人見寅亮及覲所著尺牘表狀題詠稱嘆不置至刊二人詩文號小華集歷翰林學士承旨同知中樞院事肅宗元年以右僕射參知政事卒諡文烈寅亮文詞雅麗南北朝告奏表狀

皆出其手嘗撰古今錄十卷藏秘府子景仁景伯景山

景仁初名景綽字令裕少力學登科累遷左拾遺言論剴直無所依違時議重之睿宗朝授中書舍人以兵馬副使從尹瓘征女眞陷馬傷脛留定州聞瓘將築九城寄書曰武功已成國威已振宜戢師旅以圖萬全吏深入賊地列置城池今雖已成後恐難守瓘不能用卒如其言王欲遣使如宋景仁時以殿中監直門下上疏諫止言甚剴切王不得已從之然以忤旨除國子祭酒後爲西北面兵馬使陞辭王賜名景仁仍賜茶藥歷吏戶禮刑四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判三司事以老病屢乞退加檢校太子太保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修國史致仕卒年六十七謚章簡子孝廉孝先景伯宣宗朝擢魁科官至尚書景山睿宗朝擢第二名仕至大卿以三子登科例賜母大倉米歲三十碩

黃周亮

黃周亮登第顯宗朝累轉侍御史歷拾遺中丞進累中樞院副使德宗朝拜政堂文學判翰林院事靖宗朝歷吏戶禮三部尚書參知政事威雞州女眞仇屯高刀化二人與其都領將軍開老爭財乘其醉歐殺之事下輔臣議侍中徐訥等六人議曰女眞雖是異類然旣歸化名載版籍與編氓同固當遵率邦憲今歐殺其長罪不可原請論如法周亮等十一人議曰此輩雖歸化爲我藩籬然人面獸心不慣風敎不可加刑且律文云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況其隣里老長已依本俗法出犯人二家財物輸開老家以贖其罪何更論斷王從周亮等議進門下侍郎平章事九年加推忠盡節文德匡國功臣特進守太保兼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上柱國卒謚景文初契丹兵陷京城燒宮闕書籍盡爲煨燼周亮奉詔訪問採掇撰集太祖至穆宗七代事跡共三十六卷以進配享靖宗廟庭宣宗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伸

柳伸初名仁狀貌不踰中人而有膽量少登第以淸謹名由起居舍人出牧淸州民畏而敬之國家欲移都南京宰相及臺僚皆以爲可伸與左散騎常侍庾祿景獨言其不可凡論國事悉主忠義時論多之事文順宣憲肅五朝官至尚書右僕射政堂文學卒贈參知政事謚忠愼

213500

王寵之

王寵之顯宗朝登第累遷起居舍人靖宗朝爲右承宣給事中與都兵馬副使朴成傑等奏東路靜邊鎭蕃賊覬覦之處百姓不得安居請俟農隙築設城池從之轉知奏事禮賓卿十年與東北路兵馬使參知政事金令器城長定二州及元興鎭文宗初以中樞使爲西北面中軍使兼行營兵馬使加守司空上柱國未幾以吏部尚書爲都兵馬使奏傳曰安不忘危又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備故國家每當仲秋會東西班員吏於效外敎習射御而況諸衛軍士國之爪牙宜於農隙敎以金鼓旌旗坐作之節又軍馬皆不練習請先選前鋒馬兵每一隊給馬甲十副俾習馳逐仍令御史臺兵部六衛掌其敎閱從之尋拜內史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上章辭兵馬使不允開城監牧直李啓以事私遣旗頭李仁驅史加達捕府軍金祚祚投河死尚書刑部奏啓罪應律畏懼致死宜以鬪殺論准令制旨杖脊配有人島仁及加達以從流三千里李子淵譖亦與刑部同寵之等以爲畏懼致死者謂如臨水履險因恐追致死也今祚自溺與此不同當以仁爲首減絞罪半加達爲從啓以事理重論制曰以畏懼致死論啓恐非正條可除名收田餘依所奏進安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陞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二十一年以中書令致仕卒輟朝三日謚景肅後追念其賢下詔褒美贈守太師中書令配享文宗廟庭

魏繼廷

魏繼廷史失其世系文宗朝登第以文章名累遷左補闕知制誥宣宗朝爲御史中丞王嬖妾萬春起第壯麗繼廷奏萬春誑惑丘意勞役百姓大起私第請毁之不報又爲樞密承宣王以燈夕置宴酒酣命繼廷起舞辭曰有伶人何用臣舞王不得强乃止肅宗時歷吏禮二部尚書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答宗初爲門下侍中上表乞退不允再乞退又不允命左承宣柳仁著至私第宣諭繼廷固稱疾上表乞退又手詔不允曰卿貪邪所忌忠亮不回先考尚賢早授洪鈞之任寔人受命以爲同德之臣自春已來稱疾求免雖嘉止足之義未符倚注之心如予至誠無或遜避前已曲諭夫復何言遂命內人韓儼如

敦諭尋加守太保繼廷入省視事御史奏繼廷寢疾彌年不能視事數請告上待益厚賜假二百日假已盡乃復還延累句然後扶起入省非大臣意請罷之不許二年復三上表乞退詔曰卿淸規重德鎭服百寮直節介名聲動群聽文祖擢爲詞臣英考命作首相惟予冲人方賴耆哲之輔乃稱有疾遽辭機務之煩再下書詔朕已諭於至懷七上封章卿不移於確志重違勤請許遂便安宜加調攝速副登庸尋遣中使慰諭賜茶藥二銀合又上表辭祿詔曰卿久積股肱之勤偶嬰腠理之疹朕以謂身若不安疾難速愈雖深惜去之意勉從告退之誠何復奏於章牘請不支於祿錄乞骸之後賜廩有常當體眷懷無煩固遜再上表辭祿又詔曰卿博學攻文詞林宗匠躬直節爲世名臣因疾解官甚惜其去又從而辭祿非朕所以優賢敬老之意今三司給二分祿未幾卒謚忠烈繼廷淸儉寡慾嘗副李資義奉使如宋資義多市珍貨繼廷一無所求至登兩府不改素節又不徇俗好佛國人想望大用及爲相已老病且知勢之不可爲循默無所建明仁宗詔曰魏繼廷嘗受肅宗遺命左右先君淸儉正直終始一節宜令配享睿宗廟庭

邵台輔　王國髦　高義和

邵台輔史失世系文宗末授戶部侍郎宣宗時官累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刑兵部事奏北路邊城將士多自山南州縣充入故丁田在遠貲產貧乏脫有兵事並爲先鋒請自今令入遠使臣揀壯健者爲僕從因使偵察疆域事勢且有互市之利人必競勿制從之獻宗初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上柱國李資義謀亂台輔使王國髦率兵入衙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及其黨以功檢判吏部事轉特進守司徒判吏部事肅宗受禪擢拜守太尉門下侍中賜金銀器衣襨錦扇綾羅布帛鞍馬及樂部花酒宴于其第台輔嘗奏國學養士糜費不貲質爲民弊且中朝之法雖以行於我國請罷之不報八年年七十上表乞退不允遣尙書兵部郎中許慶賜几杖制曰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蓋以優任舊人諮謀大政也卿吏幹秀而飾以儒雅兵機深而兼摠刑名加以中和理其身方正率其道眞所謂王佐之才也文考用卿爲腹心宣宗任卿爲宰輔朕在宗邸熟聞卿名受

禪以來惟卿是賴凡所施設必資訪問擢置上宰以授大柄何遽引年而告老乎昔太公望七十而遇文王今卿年纔至此而再三求退朕所不喜也況卿精神氣力强健不衰宜在廊廟論經變理是用稽諸古典特示殊恩尋守太傅判戶部西京留守事加門下侍中致仕明年加守太師賜協謀功臣號卒謚忠謙配享肅宗廟庭國耆宣宗時直門下省獻宗即位權尙書兵部事議者以爲王室微弱權歸武將政將柔何既誅資義以功權判兵部事陞右僕射參知政事判兵部事柱國尋判都兵馬事病不視事而威振朝廷肅宗初加守司徒卒子幼妻弟王字之服喪王弔慰贈謚景烈國耆惟事弓劒教書有資兼文武之語時議譏之配享肅宗廟庭義和全州高山縣人性沉鷙有膂力應選爲軍補隊正斬資義以功陞散員進累上將軍睿宗朝拜兵部尙書加守司空尙書左僕射判兵部事十二年上書言臣年六十九戶籍誤減二年且臣病不能從事請致仕從之賜衙社功臣號十四年卒

文正

文正長淵縣人文宗初登第累遷兵部侍郎左諫議大夫歷

刑部尙書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東蕃作亂正爲判行營兵馬事與兵馬使崔奭龐漢兵馬副使李顗將步騎三萬出屯定州夜分道直趣賊巢穴遲明乃至鼓譟震地賊大懼遂壓兵奮擊斬三百九十二級擒渠帥三十九人獲牛馬百餘委棄器械塡積攻破廬落凡十餘所啸後凱還奏捷王喜遣左司員外郎裴緯勑曰近緣邊事未息宵旰軫慮今省所奏婉畫降戎掃除民害使朕無東顧之憂惟乃之功特賜正銀合一副重一百兩疏漢顗銀合各一副重各五十兩並盛丁香尋賜正推忠贊化蕩寇靜塞功臣號加特進檢校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尙書禮刑部事兼太子太傅上柱國長淵縣開國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正奏曰今時雨既洽農務方殷願上體天養民罷興王寺土木之役及十二所監倉巡察使以除民弊從之進士魯隼其父娶大功親而生者崔奭爲吏部尙書請依律禁錮不敍王曰選用人才當不拘常局可與諸進士並授官秩以通朝籍正等曰家齊然後國治隼父不正婚禮濱亂人倫然方今崇尙儒術用士是急宜降授階職從之宣宗十年以守太尉門下侍中致仕卒

謚貞獻配享宣宗廟庭

鄭文

鄭文字懿德草溪縣人父倍傑擢魁科官至禮部尚書中樞使以儒術相文宗卒贈弘文廣學推誠贊化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大尉門下侍中上柱國光儒侯倍傑妻崔氏賢而無子養其族女及笄勸倍傑以爲妾未幾倍傑死遺腹生文年甫十五六嶷然若老成赴國子監試作君爲民天賦曰物如憔悴我則施雨露之恩俗若頑兇我則布雷霆之怒文宗聞之屢加稱歎登第拜秘書郎時宣宗爲國原公文爲其府錄事及即位擢直翰林院兼四門助教尋轉右拾遺臺諫駁奏文外祖系出處仁部曲不宜諫官乃改授殿中內給事知制誥出知開城府事入爲刑部員外郎肅宗十年拜刑部尚書政堂文學兼太子賓客加檢校司空禮部尚書在公暴疾舁歸其第王遣內醫診視尋卒王震悼贈特進左僕射參知政事謚貞簡官庀葬事文爲人恭儉朴訥不事生產居室僅庇風雨莅官謹愼典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嘗扈駕西京請立箕子祠奉使入宋所賜金帛分與從者餘悉買書籍以歸宋人多之子福公福卿福儒

金元鼎

金元鼎德宗朝官累監察御史靖宗時除右司郎中東北路兵馬使金令器築長定二州元興鎭城元鼎等率兵出屯要路以備之遇賊戰有功令器還奏請加褒賞從之文宗朝歷御史大夫中樞院使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時兵部請遣兵東西兩界以備邊元鼎奏曰近因送迎北朝封冊使士卒已疲又赴興王寺役不得休息資糧殆乏乞依封冊軍例賜物以遣乃命侍御史秦仲依所奏行之進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庾仲卿工部尚書逵之子也制降等授蔭職式目都監使侍中李子淵等十一人駁曰仲卿舅平章李龔奸兄少卿蒙女生仲卿母仲卿不宜齒朝列元鼎等四人議曰此乃李龔之罪非仲卿父子所犯且功臣黔弼之裔不宜塞仕途請依前制降授蔭職王從元鼎等議加守司徒尋陞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兼太子太保嘗遙領西京奏事忤旨出爲西京留守使未幾召還十七年進守太尉門下侍中卒後三司奏元鼎卒已四年猶闕賻贈謹按工部尚書鄭層之喪既經大祥制責有司稽緩即加追贈請從前制賻贈從之賜穀一百三十石

孫冠

孫冠字知足安峽縣人性行淸純樸古幼好學以文學名文宗朝擢第累遷左補闕自是揚歷淸要宣宗時爲右諫議與門下侍郎金良鑑掌試取進士李景泌等景泌程文不合格時議譏其主司不明獻宗時歷知中樞院事尚書右僕射參知政事判戶部事致仕睿宗四年卒年八十六謚章簡

崔思諒

崔思諒字益甫海州人年十八登第文宗朝累遷至工部侍郎宣宗時歷中樞院使參知政事檢校太子太師修國史進左僕射參知政事因疾乞退制以致仕例給半俸有司駁奏人臣年七十致仕者給半祿所以養國老也未聞病廢而家食者王曰思諒累代元臣文章器識有異常倫豈拘恒例竟不從九年卒思諒儀表端雅沉靜寡言秉國鈞主文柄名重一時王聞訃悼甚賜子洙等弔書官庀葬事謚康敬

金先錫

金先錫廉毅有吏才文宗時除戶部郎中獻宗朝累授知樞密院事肅宗初拜左僕射判戶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年至七十乃三上表請老許之時人譏其顧戀爵位卒謚忠簡

任懿

元厚 克忠 克正 溥 濡 翊 沆

任懿定安縣人少力學登第宣宗在藩邸聞其名奏爲典籤及即位累遷右承宣肅宗初立內人挾宿憾屢譖之王雅知其純正無他讒言卒不行遷諫議大夫宋哲宗崩懿與侍郎白可臣奉使弔慰一行人皆黷貨利懿獨廉謹宋人稱之賚帝所賜神醫普救方來王曰此方濟世要術其賚來使副僚佐宜並加爵賞未幾拜御史大夫歷禮兵吏部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睿宗初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尋判尚書刑部事後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判東北面兵馬事兼行營兵馬使右諫議大夫金緣副之懿等辭王御重光殿親授鈇鉞賜鞍馬衣服彩段遣近臣餞于郊及還引見重光殿時崔弘正等已收入九城軍民兵仗懿等行緩疆場之事一無措置徒煩傳騎時人譏之後加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仍令致仕賜佐理功臣號十二年卒年七十七謚

貞敬仁宗贈中書令子元厚元濬元濬平章事

元厚初名元敳登第仁宗初累遷殿中內給事出守陝州移開城府俱有政績王納元厚女爲妃遂授禮賓少卿御史雜端驟擢參知政事改同知樞密院事妙清白壽翰以邪說惑衆元厚上書請誅之以絕禍萌不報復爲參知政事判工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西京叛詔以元厚及金富軾爲中軍帥尋命元厚留衛都城後賜同德佐理功臣號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尋判兵部事改門下侍郎平章事表讓崔溱不報未幾判吏部事銓注甚公人稱之曰山濤蔑以加矣加守太保判西京留守事懿宗即位拜門下侍中封定安侯令朝會上殿行禮諫官論駁遂加宣忠安社佐理同德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上柱國定安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六百戶開府曰壽寧置僚屬十年卒年六十八元厚器宇宏深風彩嚴重博通經史爲宰相勤儉清白享富貴十餘年妙清妖說宰執皆傾信元厚獨擯之不從人服其明子克忠克正溥濡沆克忠擢第累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風姿魁偉有器識克正以戶部尚書辭連鄭叙貶梁州防禦使移忠州牧使卒

溥幼穎悟善屬文元厚卒懿宗抑外戚待太后甚薄故年二十猶未補官明宗立授禮賓注簿遷閤門祗候乞免職應舉遂擢乙科第累遷吏部侍郎卒贈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姿儀醞藉尤愛山水之遊世目爲神仙中人

濡初名克仁明宗時登第官累參知政事神宗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守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康宗元年卒年六十四謚良淑性恬淡慈和不以家世勢位驕人雖臧獲賤隸未嘗詬罵歷事五朝居官勤恪處決明允掌制誥十六年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四闢文闈所舉皆當世名士若趙冲李奎報金敞俞承旦其尤者也晚年奉佛彌篤金書大藏經幾半識者譏之配享熙宗廟庭子景肅景謙孝順景恂景肅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景謙同知樞密事翰林學士承旨孝順樞密副使景恂判司宰事景謙子翊

翊登第忠烈朝累遷大司成以明習禮度改判閤門事進密直副使同修國史官至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卒翊博聞強記諳鍊典故有質疑者辨之如響嘗奉敎撰璿源錄又撰元世祖事跡

沆幼能文姿朗秀可愛不以富貴驕人登第仕至禮部侍郎嘗奉使如金主客侍郎李陽名人也愛沆風誼待甚款

金漢忠

金漢忠新羅大輔閼智之後高祖庾廉從敬順王歸太祖爲功臣漢忠少雄偉力學登第宣宗朝官累閤門引進使上輕車都尉出守安西都護府爲政不苛民慕之獻宗初除刑部侍郎肅宗封太子以漢忠兼左庶子累授禮部尚書宋使來漢忠航海迎候宋使卒遇颶風船幾敗賴漢忠拯救得全活睿宗初拜尚書左僕射判秘書省事尹瓘之伐女眞也漢忠爲中軍兵馬使力戰有功又爲行營兵馬使瓘等命諸軍撤內城材瓦以築九城徙南界民實之漢忠執不可曰如外城未畢而卒有緩急內無完城民將何保元帥雖有命吾不敢從後果如其言遷判工部事轉樞密院使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謚元平漢忠妻文宗婢妾之女也以故雖至達官不得入臺省子景初景元景若

列傳卷第八

列傳卷第九　高麗史九十六

崇憲夫參詢判書撫實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奉
修

崔思諏

崔思諏字嘉言初名思順後賜今名文憲公冲之孫自少力學工文文宗朝登第王以思諏名家子博學多聞召入內侍省與語對稱旨王悅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尚書戶部事出爲西京副留守德幸西京時遣使王鼎來思諏爲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爲文以計取其書奏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大王威湯召思諏子壻兒孫賜花酒扶出遼家未幾卒王以燃燈御重光殿觀樂聞思諏卒震悼罷宴輟朝三日賜賻優厚仝百官會葬謚忠景思諏勤謹公廉不以門地驕人立朝四十餘年無少過失爲相論議務存大体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之心終始不衰配享肅宗廟庭子源深源累官尚書右僕射深門下侍郎平章事資謙及文公美柳仁著皆其女壻門

表乞骸骨魏繼廷曰崔公在官吾輩仰如山斗軍國大事一聽其議今若告老奈國政何時王曲宴壽春宮召思諏赴宴思諏起爲壽王親酌酬之執其手曰卿若固退誰與共政朕優賢重老不忍從也對曰七十致仕禮也臣已老耄無益於國願遂歸志王許之睿宗朝加守太師中書令致仕賜詔書制牒茶藥衣帛鞍馬以示優恩王嘗賜龍鳳茶思諏進謝詩王和賜之王納思諏壻李資謙之女生太子冊爲王妃以恩加推誠奉國功臣大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思諏入見王賜宴命不拜待以家人禮思諏奏曰臣年八十無復有望願上享國萬年永保三韓言出至誠王感泣召思諏子壻兒孫賜花酒扶出遼家未幾卒王以燃燈御重光殿觀樂聞思諏卒震悼罷宴輟朝三日賜賻優厚仝百官會葬謚忠景思諏勤謹公廉不以門地驕人立朝四十餘年無少過失爲相論議務存大体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之心終始不衰配享肅宗廟庭子源深源累官尚書右僕射深門下侍郎平章事資謙及文公美柳仁著皆其女壻門

閥之盛一時無比

金仁存

金仁存字處厚初名緣新羅宗室角干周元之後父上琦登第官至侍郎平章事謚文貞配享宣宗廟庭仁存性明敏少登科直翰林院歷事宣獻肅三朝以內侍掌奏事不欲久在近密懇求外補由尚書禮部員外出爲開城府使秩滿授起居舍人知制誥遷起居郎言事忤旨左授兵部員外郎遼使學士孟初至仁存爲接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嘗一日並轡出郊雪始霽茫然無所見唯馬蹄觸地作聲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仁存即應聲曰旌尾飄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眞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轉吏部郎中兼東宮侍講學士時睿宗在東宮講論語仁存撰新義進講移中書舍人肅宗薨仁存告哀于遼自東京抵京師所經州府皆設宴張樂仁存曰臣來時本國君臣皆服衰哭泣今來上國雖感恩榮臣子之情不忍聞樂言甚切至遼人許之至朝見時又乞除吉服舞蹈孟初至幕曰殿庭服色宜從吉但除舞蹈可矣還拜禮部侍郎諫議大夫王封僧曇眞爲王師以仁存爲封崇使辭曰臣職在諫院已言封王師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爲使是欺殿下也王強之再三固辭不奉旨以內侍柳台樹代之王將伐東女眞大臣皆贊成之仁存獨上疏極諫不報及尹瓘等破女眞築九城女眞失窟穴連歲來爭我兵喪失甚多女眞亦厭苦遣使請和乞還舊地群臣議多異同王猶豫未決仁存言土地本以養民今爭城殺人莫如還其地以息民今不與必與契丹生釁王問其故仁存曰國家初築九城使告契丹表稱女眞弓漢里乃我舊地其居民亦我編氓近來寇邊不已故收復而築其城表辭如是而弓漢里酋長多受契丹官職者故契丹以我爲妄言其回詔云遠貢封章粗陳事勢其間土地之所屬戶口之攸歸已勑有司供行檢勘相次別降指揮以此思之國家不還九城契丹必加責讓我若東備女眞北備契丹則臣恐九城非三韓之福也王然之遷祕書監奉使如宋徽宗待之甚厚屢賜宴宴器皆用白玉仁存以爲帝厚我國享禮雖異常然覩時事華侈太甚可嘆還至慶源郡聞父喪以使事付其介遂奔喪不復命時人譏其失禮歷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兵禮

戶部尚書政堂文學參知政事進守司徒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金兵攻破契丹州郡幾盡王以仁存判西北面兵馬使措置軍務契丹來遠城刺史常孝孫懼不保率州民泛舟而遁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于我仁存遣兵據其城收兵仗物貨甚多遂拓地界鴨江焉王宴親王兩府于清讌閣命仁存記其事其文曰王以聰明淵懿篤實輝光之德崇尚儒術樂慕華風故於大內之側延英書殿之北慈和之南別創寶文清讌二閣一以奉聖宋皇帝御製詔勑書畫揭爲訓則必拜稽肅容然後仰觀之一以集周孔軻雄以來古今文書日與老師宿儒討論敷暢先王之道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不出一堂之上而三綱五常之敎性命道德之理充溢乎四履之閒越今年夏召太傅尚書令帶方公臣俌守太傅尚書令大原公臣俸守太保齊安侯臣僑守太保通義侯臣僑守太保樂浪侯臣景庸門下侍郎瑋門下侍郎臣資謙臣緣中書侍郎臣仲璋參知政事臣晙守司空臣至和樞密院使臣軌知樞密院事臣字之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置高會于清讌閣乃從容謂曰予顧德不類賴天降康廟社儲祉金革偃於三邊文軌同乎中夏凡立政造事大小云爲罔不資稟崇寧大觀以來施設注措之方其於文閣經筵求訪儒雅遵宣和之制也深堂密席迎見輔臣法大清之宴也雖禮有豐殺而優賢尚能之意其致一也今入朝進貢使資謙賚桂香御酒龍鳳茗團珍果寶皿來歸嘉與卿等樂斯盛美臣僚皆惶駭恐懼退伏階陛辭以固陋不敢干盛禮王趣令就坐溫顏以待之備物以享之其供帳之設器皿之列觴豆之實果核之品則六尚之名珍四方之美味無一不具復有上國玻瓈瑪瑙翡翠犀兕瑰奇玩用之物交錯於案上塤篪控揭琴瑟鐘磬安樂雅正之聲合奏於堂下王執爵命近臣監勸曰君臣交際惟以至誠其各盡量不辭而飲左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樂孔皆及觴酒九行且令退息續有中貴人押賜襲衣寶帶以將其厚意焉既而復召促席而坐使飲食擧措各自便或開懷以言笑或縱目以觀覽欄楯之外疊石成山庭除之際引水爲沼嶒崒萬狀清渟四澈洞庭吳會幽勝之趣生而終宴無憚暑之意盡醉劇飲夜艾而罷於是縉紳士大夫擧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以慈儉

爲寶而無肆溢之行衣不御文繡器不用彫鏤猶慮一夫之不得所一事之不合度每日焦勞惻恒於宵旰之中至於燕群臣嘉賓則發內府之寶藏傾上國之異恩而窮日之力以火繼之猶不以爲侈其尊賢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實可謂高出百王之上矣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以化成風俗故於泮宮則先生君子與之爲樂其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燕於路寢則大夫庶士與之相宜其詩曰魯侯燕喜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今吾君奉天子恩意以寵待臣隣故公卿大夫懷天保報上之意言語法從賦我有嘉賓之詩瞽師歌工作君臣相悅之樂懽欣交通禮儀卒度當是時也人靈之和氣天地之休應上下之報施風俗之化原皆出於飲食衎衎載色載笑之閒豈止永錫難老既多受祉而已耶必當億萬斯年享大平之福而對揚天子永永無疆之休臣愚且拙遭逢萬幸代匱宰府不以臣之不材特有書事之命辭不獲已謹拜手稽首而强爲記乃命寶文閣學士洪瓘書諸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判東北面兵馬事兼行營兵馬事王在西京欲行太子冠禮仁存奏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故冠於阼三加彌尊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今以元子之貴冠於外非所以法先王示後代王從之仁存文名清節冠當代王深器之恩禮優重及仁宗幼冲嗣位李資謙用事恐及禍懇辭乞退不許一日將赴衙聞街上童謠因墜馬歸臥求免愈切遂罷相判祕書省事監修國史王密遣內侍金安問於仁存及李壽曰欲奪資謙權置散地如何皆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絕況彼黨與滿朝不可輕動請俟其閒王不聽及變起宮闕連燒王避火坐山呼亭歎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以至於此尋賜翊聖同德功臣號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門下侍中金兵入汴邊報妄傳金人敗北宋帥乘勝深入金人不能拒鄭知常金安等奏曰時不可失請出師應宋以成大功使主上功業載中國史傳之萬世時王在西京遣近臣馳問仁存對曰傳聞之事恒多失實不宜聽浮言興師旅以怒强敵且金富軾入宋將還姑待之及富軾還邊報果虛王以睿宗遺命敦諭起爲守太傅門下侍中判吏部事仁存不獲已就職羸老須人扶乃行五年卒輟朝一日命有司賻葬加禮謚文成配享睿

宗廟庭仁存好學老不釋卷一時詔誥多出其手再掌禮闈多得名士嘗與崔瑢李載李德羽朴昇中等刪定陰陽地理諸書以進賜名海東祕錄又與昇中撰時政策要又注貞觀政要子永錫永胤永寬皆登第拜平章事永錫曾孫弁一名琪幼力學登第高宗朝歷正言御史出按忠清日酣飲廢事又橫斂賂權貴人皆切齒仕至判少府監事仁存弟沽風姿雅麗以文學顯於時官至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

尹瓘

彥頤 麟瞻 世儒 商季

尹瓘字同玄坡平縣人高祖莘達佐太祖爲三韓功臣父執衡檢校少府少監瓘文宗朝登第歷拾遺補闕肅宗時累遷東宮侍講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女眞本靺鞨遺種隋唐間爲勾高麗所幷後聚落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其在定州朔州近境者雖或內附乍臣乍叛及盈哥烏雅束相繼爲酋長頗得衆心其勢漸橫伊位界上有連山自東海岸崛起至我北鄙險絕荒翳人馬不得度間有一徑俗謂瓶項言其出入一穴而已邀功者往往獻議塞其徑則狄人路絕請出師平之七年女眞來屯定州關外疑其圖我誘執酋長許貞及羅弗等囚廣州栲問果謀我也遂留不遣會邊將李日肅等奏女眞虛弱不足畏失今不取後必爲患烏雅束又與別部夫乃老有隙發兵攻之來屯近境王命林幹往備之幹邀功引兵深入擊之敗績死者大半女眞乘勝闌入定州宣德關城殺掠無算乃以瓘代幹爲東北面行營都統授鈇鉞遣之瓘與戰斬三十餘級我軍陷沒死傷者過半軍勢不振遂卑辭講和結盟而還王發憤告天地神明願借陰扶掃蕩賊境仍許其地創佛宇瓘遷參知政事判尚書刑部事兼太子賓客奏曰臣觀賊勢倔强難測宜休徒養士以待後日且臣之所以敗者賊騎我步不可敵也於是建議始立別武班自文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隸及州府郡縣凡有馬者爲神騎無馬者爲神步跳蕩梗弓精弩發火等軍年二十以上男子非舉子皆屬神步西班與諸鎭府軍人四時訓鍊又選僧徒爲降魔軍遂鍊兵畜穀以圖再舉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睿宗即位以喪未遑出師二年邊將報女眞强梁侵突邊城其酋長以一胡蘆縣雉尾轉示諸部落以議事其心叵測王聞之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宗誓疏以示兩府大

臣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深切若此其可忘諸乃上書請繼先志伐之王猶豫未決命平章事崔弘嗣筮于大廟遇坎之既濟遂定議出師以瓘爲元帥知樞密院事吳延寵副之瓘奏臣嘗奉聖考密旨今又承嚴命敢不統三軍破賊壘拓我疆土以雪國恥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瓘瓘慨然曰微公與我誰能出萬死之地以雪國家之恥策已決矣又何疑焉延寵默然王幸西京御威鳳樓賜鈇鉞遣之瓘延寵至東界屯兵于長春驛凡十七萬號二十萬分遣兵馬判官崔弘正黃君裳入定長二州紿謂女眞酋長曰國家將放還許貞羅弗等可來聽命設伏以待酋長信之古羅等四百餘人至飲以酒醉伏發殲之其中壯黠者五六十人至關門持疑不肯入使兵馬判官金富弼錄事拓俊京分道設伏又使弘正帥精騎應之擒殺殆盡瓘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和門中軍兵馬使左僕射金漢忠以三萬六千七百人出安陸戍左軍兵馬使左常侍文冠以三萬三千九百人出定州弘化門右軍兵馬使兵部尚書金德珍以四萬三千八百人出宣德鎭安海拒防兩戍之間船兵別監吏部員外郎梁惟竦元興都部署使鄭崇用鎭溟都部署副使甄應圖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瓘過大乃巴只村行半日女眞見軍勢甚盛皆遁走唯畜產布野至文乃泥村賊入保冬音城瓘遣兵馬鈴轄林彥與弘正率精銳急攻破走之左軍到石城下見女眞屯聚遣譯者戴彥諭降女眞荅曰吾欲一戰以決勝否何謂降歟遂入石城拒戰矢石如雨軍不能前瓘謂俊京曰日吳事急爾可與將軍李冠珍攻之曰僕嘗從事長州過誤犯罪公謂我壯士請于朝宥之今日是俊京殺身報効之秋也遂至石城下擐甲持楯突入賊中擊殺酋長數人於是瓘麾下與左軍合擊殊死戰大破之賊或自投巖石老幼男女殲焉賞俊京綾羅三十匹又遣弘正富弼錄事李俊陽擊伊位洞賊逆戰久乃克之斬一千二百級中軍破高史漢等三十五村斬三百八十級虜二百三十人右軍破廣灘等三十二村斬二百九十級虜三百人左軍破深昆等三十一村斬九百五十級瓘軍自大乃巴只破三十七村斬二千一百二十級虜五百人遣錄事俞瑩若告捷王喜賜瑩若爵七品命左副承旨兵部郎中沈侯內侍刑部員外郎韓皦如賜詔獎諭

兩元帥及諸將賜物有差璀又分遣諸將畫定地界東至火串嶺北至弓漢伊嶺西至蒙羅骨嶺又遣日官崔資頤相地於蒙羅骨嶺下築城廊九百五十間號英州火串嶺下築九百九十二間號雄州吳林金村築七百七十四間號福州弓漢伊村築六百七十間號吉州又創謹國仁王鎮東普濟二寺於英州城中明年璀延龜率精兵八千出加漢村瓶項小路賊設伏叢薄間候璀軍至急擊之軍皆潰僅十餘人在賊圍璀等數重延龜中流矢勢甚危急俊京率勇士十餘人將救之弟郎將俊臣止之曰賊陣牢不可破徒死何益俊京曰爾可歸養老父我以身許國義不可止乃大呼突陣擊殺十餘人弘正冠珍等自山谷引兵來救賊乃解圍而走追斬三十六級璀等以日晚還入英州城璀涕泣執俊京手曰自今我當視汝猶子汝當視我猶父承制授閤門祗候舍長阿老喚等四百三人詣陣前請降男女一千四百六十餘人又降于左軍賊步騎二萬來屯英州城南大呼挑戰璀與林彦曰彼乘我寡勢不可敵但當固守而已俊京曰若不出戰敵兵日增城中粮盡外援不至將若之何前日之捷諸公不見今日亦出死力以戰請諸公登城觀之乃率敢死士出城與戰斬十九級賊敗卻奔北俊京鼓笛凱還璀等下樓迎之携手交拜璀延龜乃率諸將會于中城大都督府權知承宣王孚之自公嶮城領兵詣都督府卒遇賡會史現兵與戰失利喪所乘馬俊京即引勁卒往救敗之取賡介馬以還女眞兵數萬來圍雄州弘正訓勵士卒衆皆思鬪即開四門齊出奮擊大敗之俘斬八十級獲兵車五十餘兩中車二百兩馬四十匹其餘兵仗不可勝記時俊京在城中州守謂之曰城守日久軍糧將盡外援不至公若不出城收兵還救城中士卒恐無噍類俊京服士卒破衣夜縋城而下歸定州整兵道通泰鎮自也等浦至吉州遇賊與戰大敗之城中人感泣璀又城英福雄吉咸州及公嶮鎮遂立碑于公嶮以爲界遣其子彦純奉表稱賀曰聖人之德允合於乾坤仁義之兵已平其夷狄惟將及卒既懼且呼竊以東女眞潛伏與區寔繁醜類遠從爾祖曾之世嘗被我朝家之恩狠貪浸畜其叛心犬吠頻猖於戶外侵軼關塞寔擾士民狃制御之寬而謂之易陵肆覬覦之志而謂之莫禦先皇故憤而欲伐陛下方繼而爲圖

以兵危故始憚裁施以謀衆故終歸滯泥然而策勝負者存乎熟知變通者貴乎時事機可乘聖智獨照先休吾士卒以觀其可用繼虛彼虛實以指其必擒乃命元戎亟行大戮而臣受節鉞之制舉征鼓而行氣動於軍威加於敵江河注壑寸膠不能以防之礮石轉峰虛卵決然其破矣俘虜踰於牛萬斬獲近於五千委積散於閭閻奔走交於道路山川險阻城池因得以高深原野膏腴田井亦從而耕鑿在昔人求而未得者今玆天與而既取之上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下足以雪朝廷積年之恥且彼周王儼狁之伐漢帝凶奴之征所以拓上開邊而得爲民去害比之今日宜在下風此豈徵臣淺智蹔材能成巨効實由陛下聖謀神筭坐定遐陬苟非其然孰使之矣伏乞命書史冊垂耀無窮王道內侍衛尉注簿康英俊賜璀等羊酒幷賜軍人銀鏁鏵一面銀瓶四十事璀又使林彦記其事書于英州廳壁曰孟子曰覇固不可以敵强小固不可以敵大吾諷斯言久矣而今信之矣女眞之於國家强弱衆寡其勢縣殊而窺覬邊鄙於肅宗十年乘隙構亂多殺我士民其繫縲爲奴隸者亦多矣肅宗赫然整旅將欲仗大義以討之惜乎厥功未集永懷弓劒今上嗣位亮陰三載甫畢祥禫謂左右曰女眞本勾高麗之部落聚居于盖馬山東世脩貢職被我祖宗恩澤深矣一日背畔無道先考深憤焉嘗聞古人之稱大孝者善繼其志耳朕今幸紹制肇覽國事盡舉義旗伐無道一洒先君之恥乃命守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尹瓘爲行營大元帥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吳延龍爲副元帥率精兵三十萬俾專征討尹公事業傑然嘗慕庾信氏之爲人曰庾信六月冰河以渡三軍此無他至誠而已予亦何人哉其至誠所感靈異之跡屢聞焉吳公時之重望天性愼謹臨事必三思其良圖大策施無不中兩公嘗有志於此聞命憤激擁兵東下出師之日躬擐甲冑未及晷衆洒淚交頤莫不用命暨入賊境三軍奮呼一以當百摧枯破竹何足喻其易哉斬首六千餘級載其弓矢來降於陣前者五十千餘口其望塵喪魄奔走窮北不可勝數嗚呼女眞之頑愚不量其强弱衆寡之勢而自取於滅亡如是其地方三百里東至于大海西北介于盖馬山南接于長定二州山川之秀麗土地之膏腴可以居吾民而本勾高麗之

所有也其古碑遺跡尙有存焉矣勾高麗失之於前今上得之於後豈非天歟於是新啓六城一曰鎭東軍咸州大都督府兵民一千九百四十八丁戶二曰安嶺軍英州防禦使兵民一千二百三十八丁戶三曰寧海軍雄州防禦使兵民一千四百三十六丁戶四曰吉州防禦使兵民六百八十丁戶五曰福州防禦使兵民六百三十二丁戶六曰公嶮鎭防禦使兵民五百三十二丁戶選其顯達而有賢材能堪其任者鎭撫之詩所謂于蕃于宣以蕃王室者也有以見晏然高枕無東顧之憂矣元帥告予曰昔唐相裴晋公出征淮西及其平幕客韓愈爲之碑以廣其事故後之人知憲宗英偉絕人之德而歌頌之子幸從事于此詳其本末易不作記使吾聖朝無前之偉績垂于無窮乎彦承命拜筆誌之瓘獻俘三百四十六口馬九十六匹牛三百餘頭城宜州通泰平戎二鎭與咸英雄吉福州公嶮鎭爲北界九城皆徙南界民以實之王拜瓘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鎭國功臣門下侍中判尙書吏部事知軍國重事延寵協謀同德致遠功臣尙書左僕射參知政事遣內侍郎中韓皦如賫詔書告身及紫繡鞍具廐馬二匹至雄州分賜之凱還王命具鼓吹軍衛以迎之遣帶方侯俌齊安侯脩勞宴於東郊瓘延寵詣景靈殿復命納鈇鉞王御文德殿引見問邊事入夜乃罷未幾女眞又圍雄州王遣延寵救之復遣瓘征之瓘獻馘三十一級尋封瓘鉛平縣開國伯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加延寵攘寇鎭國功臣號又明年女眞圍吉州延寵與戰大敗王又遣瓘救之命近臣餞于金郊驛瓘延寵自定州勒兵赴吉州行至那卜其村咸州司錄俞元胥馳報女眞公兄裒弗史顯等叩城門曰我輩昨到阿之古村太師烏雅束欲請和使我傳告兵馬使然兵交不敢入關請遣人于我場庶以太師所諭詳實傳告瓘等聞之還入城翌日遣兵馬記事李管仲於賊場謂女眞將吳含曰講和非兵馬使所得專宜遣公兄等入奏天庭舍大悅裒弗史顯等復至咸州告曰我等願入朝時方交戰疑懼不敢入關請以官人交質瓘以孔沃李管仲異賢等爲質裒弗等遂來請還九城地初朝議以得瓶項塞其徑狄患永絕及其攻取則水陸道路無往不通與前所聞絕異女眞既失窟穴誓欲報復乃引還地群酋連歲來爭詭謀兵械無

所不至以城險不猝拔然當戰守我兵喪失者亦多且拓地大廣九城相去遼遠谿洞荒深賊壘設伏抄掠往來者國家調兵多端中外騷擾加以飢饉疾疫怨咨遂興女眞亦厭苦至是王集群臣議之竟以九城還女眞輸戰具資糧于內地撤其城平章事崔弘嗣金景庸參知政事任懿樞密院使李瑋入對宣政殿極論瓘延寵敗軍之罪王遣承宣沈侯於中路收其鈇鉞瓘等不得復命歸私第宰相臺諫請治其罪諫臣金緣李載等伏閤固爭曰瓘等妄興無名之兵敗軍害國罪不可赦請下吏王命沈侯宣諭曰兩元帥奉命行兵自古戰有勝敗豈爲罪哉緣等又爭不已王不得已止免官削功臣號尋拜瓘守太保門下侍中判兵部事上柱國監修國史瓘上表辭不允曰朕聞昔李廣利之伐大宛也僅獲駿馬三十匹而武帝以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陳湯之誅郅支也矯制擅興師而宣帝以威振百蠻封爲列侯卿之伐女眞受先考之遺旨体寡人之述事身冒鋒鏑深入賊壘斬馘俘虜不可勝計而開百里之地築九州之城以雪國家之宿恥則卿之功可謂多矣然夷狄人面獸心叛伏不常厥有餘醜無所依

處故酋長納降請和群臣皆以爲便朕亦不忍遂還其地有司守法頗有論劾遽奪其職朕終不以卿爲咎庶幾有孟明之復濟也今朕之授卿者抑卿之舊職也何足以辭當体奮懷速就乃職瓘再表讓又不允六年卒謚文敬瓘少好學手不釋卷及爲將相雖在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仁宗八年配享睿宗廟庭避絞陵諱改謚文肅子彦仁彦純彦植彦頤彦攸二人祝髮彦純容宗朝以侍御史如遼賀天興節時金兵起路梗又高永昌叛據東京彦純與徐助李德允等爲永昌所拘逼令上表稱賀彦純不能守節一如所言及還匿情不首事洩有司劾治其罪仕至南原府使彦植天資高雅好賓客官至守司空左僕射彦攸聰悟過人善書睿仁宗朝爲尙食奉御

彦頤登第仁宗朝累遷起居郎與左司諫鄭知常右正言權適論時政得失王優納之轉國子司業赴經筵講論經義賜華犀帶一腰遷寶文閣直學士妙清叛詔以金富軾任元敭爲帥彦頤爲佐討之先是瓘奉詔撰大覺國師碑不工其門徒密白王令富軾改撰時瓘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彦頤心

噉之一日王幸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彦頤問難彦頤頗精於易辨問縱橫富軾難於應荅汗流被面及彦頤爲幕下富軾奏彦頤與鄭知常深相結納罪不可赦於是貶梁州防禦後爲廣州牧使謝上表因自解云坐廢六年分已甘於萬死銜恩一旦勢若出於再生仰天無言撫已揮涕切以上之馭下莫不欲忠臣之事君期於見信然不可必故或相乖周公不免於流言絳侯尙遭於繫急望之帝之傅也終於飲毒屈原王之親也卒以沉江墨賢猶或如之庸瑣何足筭也如臣賦資朴鄙受性褊剛智謀不足以周身學術豈能於華國少營儌倖聖考賜之賢科遽更因緣陛下擢於要路時或預聞國政頻然入侍經筵妄意遭時過於用慮遇事輒言其中否橫身不顧於是非先進爲之寒心後生因而指目媒蘗所短傅會而文彈書屢至於升聞以爲可殺仁后雖知其讒直莫得而寬因竄逐於遐方欲保全其餘命而臣受貶之夕臨行之時罔知得罪之端徒極積憂之念及覩中軍所奏曰彦頤與知常結爲死黨大小之事實同商議在壬子年西幸時上請立元稱號又諷誘國學生奏前件事蓋欲激怒大金生事乘間恣意處置朋黨外人謀爲不軌非人臣意臣讀過再三然後心乃得安竊是立元之請本乎尊主之誠在我本朝有太祖光宗之故事稽其往牒雖新羅渤海以得爲大國未嘗加其兵小國無敢議其失奈何聖世反謂僭行臣嘗議之罪則然矣若夫結爲死黨激怒大金語言雖甚大焉本末不相坐矣何則假使强敵來侵我疆夫惟禦難之未遑安得乘間而用事其指朋黨者誰氏其欲處置者何人衆若不和戰之則敗且容身之無地何恣意以爲謀況臣不預大華之言與知常而同異不參韓翰之薦惟陛下所洞明自一落於江湖已六更於寒暑祿廩久闕衣食難周親舊皆絕其交妻孥俱失其所形骸憔悴兀若枯枝精魄驚忪淟如醉夢活至今日有賴聖知重念臣以至弱之資從西征之役忘身以衛其國乃義分之當然成事皆因於人何勤勞之足道今將有說非敢爲功只期微懇之粗伸或乞寬心之一照昨於乙卯年中軍以賊糧盡爲策然兇黨未降日月漸久江冰釋盡計無所出臣於三月始立距壕議爲人所沮未得施行至十一月中軍於撝命門始作距壕令知兵馬使池錫崇與臣彦頤等遞

番到彼檢視積土多少計至數月可附到城上臣又與前軍使陳淑議定火攻令判官安正修等作火具五百餘石越九日早晨以趙彦所制石砲投放其焰如電其大如輪賊初亦從而滅之至日暮火氣大盛賊不得救通夜打放其揚命門幷行廊僅二十間及賊所積土山悉焚盡十二日並潰人馬可以出入臣卽至中軍具陳本末請及時攻擊無使賊設備人有忿然以爲不可者臣亦作氣力爭十四日又至前軍議急擊可破人人皆曰候積土畢方可攻賊已於前所設木柵以禦臣懇請急攻猶未之決十六日元帥至前軍悉集五軍僚佐議之人人皆執前議是日賊又築重城其勢不可後之先是池錫崇在軍監役與臣意協繼有副使李愈判官王洙李仁實等八人和之於是元帥始從其議取十九日分兵三道突入用事破如枯竹一無留難臣於是日顓掌中軍與判官申至冲金鼎黃將軍權正鈞房資守錄事林文璧朴義臣等密整軍旅早至七星門下積木火之火發然後賊覺驚惶倉卒不得救燒湧門廊計九十七間望之虛豁擬欲直入會天陰雨收兵入營翌日曉頭賊魁鄭德桓維緯侯小官四人潛出城資守令麾下捕至營臣送德桓緯侯於元帥所別令別將金成器等率所捕小官二人往景昌門諭賊賊將洪傑出降是日前軍在廣德舍元門外賊尙閉拒傑與義民商議捉僞元帥崔永仍率二領軍士來歸然後賊大將蘇黃麟鄭先谷朴應素等文武二十餘人相繼來降其餘雜類不可勝數臣遣資守領李徵正及降賊徐孝寬率兵入城封宮闕倉廩府庫令徵正守闕收其鑰匙六七積納營而閉左軍入自北門縱兵發大府財帛臣遣義臣止之不聽更遣正鈞得止大府完於是臣遣臣男子讓於元帥所報以實日午元帥方至中軍更命李仁實李軾等封宮闕倉廩府庫因具表奏此其大略難以具陳當此之時自謂小輸於國事胡爲厥後翻然忽揣於迎辭遂使眷愚陷於冤枉永惟平昔之所坐亦是徵臣之自貽臣伏讀蘇軾受貶時表曰臣先任徐州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日夜守捍僞獲安全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栗令賰捕兇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十七人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以子瞻豪邁之才尙譏譆之若此況彦願孤危之迹遂嘿嘿而已乎窮迫而然冒陳奚已而又金精

曾經於吏訊決七月而復職官惟忠同廢於江南至三年而還舊位惟臣不肖與世多乖名既掛於深文人爭逞其浮議論罪未解歷年于玆敢愛殺身以自明固貪於戀聖久能忍垢而假息有待於求伸豈謂皇慈特推大度憫臣大窮之狀憐臣無二之心每煩訓諭於有司再起孤忠於遠竄仰陶新化漸可齒於平民終滌惡名縞更期於後日此乃至仁無外厚德包荒念犬馬或露蓋惟謂簪履不忍捐弃救臣餘生衆怒交興之際收臣殘質幾年流落之中特賜眞除盡還舊祿罔誣僅釋日將出而蔀屋明枯朽其蘇春已還而時雨降固非木石無情之比敢昧乾坤造化之私壯氣已衰無復平生之髣髴丹心尙在誓殞晩節之驅馳雖至眞溝敢忘結草毅宗三年以政堂文學卒輟朝三日謚文康彦頤工文章嘗作易解傳於世晩年酷好佛法請老退居坡平自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爲空門友貫乘作一蒲庵止容一坐約先逝者坐此而化一日彦頤跨牛造貫乘告別徑還貫乘遣人送蒲庵彦頤笑曰師不負約遂取筆書于壁曰春復秋兮花開業落東復西兮善養眞君今日途中反觀此身長空萬里一片閑雲書畢坐其庵而逝彦頤身爲宰輔不以國家風敎爲念敢爲詭異之行以惑愚俗識者譏之子鱗瞻子固惇信子讓以鱗瞻子固惇信皆登第歲庚其母惇信兵部侍郎子商季鱗瞻字胎兆登第毅宗朝累遷侍御史言事忤權貴降授左司員外郎轉起居注時宮人無比得幸於王生三男九女崔光鈞爲無比女壻因緣內嬖超授八品彙式目錄事士夫莫不切齒諫官不署光鈞告身王召鱗瞻及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司諫金孝純正言梁純精鄭端迫督署之郎舍畏縮唯唯而退有人嘲之曰莫說爲司諫無言是正言口吃爲諫議悠悠何所論後以刑部侍郎出爲西北面兵馬副使鱗瞻二州境有島金人多來居兵馬副使金光中擊逐之置防戍金主詰讓王命還其島撤防戍鱗瞻等恥削士不從金大夫啓主遣銳卒七十餘人攻其島執防守別將元尙等十六人以歸鱗瞻權與義州判官趙冬曦密謀移牒請還俘獲翼日還之鱗瞻等祕不奏國家知而詰之鱗瞻畏罪彌縫竟不報入爲右諫議大夫明宗立授國子監大司成隣陞參知政事判兵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爲東北面兵馬判事行

營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金甫當起兵李義方疑鱗瞻與知其謀又以爲當時文臣之長將逮捕害之使巡檢軍執縛鱗瞻賴庾應圭獲免尋兼上將軍參署重房議事加守太師趙位寵起兵王命鱗瞻爲元帥率三軍擊之至邑嶺驛會大風雪西兵從嶺而下急擊之官軍亂遂奔潰鱗瞻被圍欲與敵戰死都知兵馬使鄭筠止之曰主將不宜自輕遂楊鱗瞻馬潰圍突出僅免收兵而還尋又以鱗瞻爲元帥樞密院副使奇卓誠副之知樞密院事陳俊爲左軍兵馬使同知樞密院事慶珍爲右軍兵馬使上將軍崔忠烈爲中軍兵馬使攝大將軍鄭筠知兵馬事上將軍趙彦爲前軍兵馬使攝大將軍文章弼知兵馬事上將軍李齊晃爲後軍兵馬使司宰卿河斯清知兵馬事復攻西京僧軍亦行鱗瞻率諸將治兵西郊筠密誘僧宗旦斬義方王應軍中驁擾遣近臣庾應圭諭之軍中皆疑文臣嗾僧軍爲變欲殺鱗瞻應圭還告鄭仲夫遣人諭解乃止僧軍以爲義方女不宜配東宮請出之遂聚普濟寺不發鱗瞻等乃行位寵腹心在漣州鱗瞻謂諸將曰我聞招携者附于內伐叛者拔其枝若我先攻西京則在漣州者招諭北人共爲掎角我腹背受敵非策之善也今漣州特西都不虞我猝至宜先攻漣州若下北州諸城必皆歸順然後率順攻逆則意全力一蔑不濟矣遂趣漣州攻圍累月漣州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官軍從間道擊之斬一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二十餘人官軍又遇西兵于莽院掩擊之斬七百餘級虜六十餘人漣州久不下後軍憊管杜景升攻拔之於是西北諸城皆復迎降遂移師攻西京鱗瞻曰西京城險固若以久勞之卒蟻附而攻非計也但久圍之無使出掠且復招懷開示生路則城中被劫者必謀出降若爾位寵乃一俄囚耳何能爲乎乃於城東北築土山守之位寵食盡至啗人屍時出挑戰鱗瞻堅壁不出有擒獲者輒與衣食而遣之城中聞之縋城來附者甚衆既而官軍又與西兵戰大敗之斬獲三十餘取其要害鳳頭城之六年鱗瞻攻西京通陽門景升攻大同門破之城中大潰擒位寵殺之囚其黨十餘人餘皆撫慰居民按堵如故謁聖祖眞殿函位寵首遣兵馬副使蔡祥正告捷又送位寵妻孥及俘獲百餘人梟位寵首于市先是鱗瞻忽聞西兵譁噪城上問之云人呼立

龍而賀之鱗瞻曰位龍將死矣去人與頭豈可生乎鱗瞻遣祕書少監庾世績表賀平西王遣吏部侍郎吳光陟詔班師加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上柱國監修國史遣參知政事陳俊迓勞諸將于金郊驛復遣介第平涼侯賜宴于馬川亭及還又賜宴以勞之是年辛年六十七謚文定官庇葬事鱗瞻聰悟過人雖千百人一聞姓名終不忘自鄭仲夫作亂文臣沮喪鱗瞻與武臣同事每被掣肘脂韋自保而已故平西之後賞罰不中措置失宜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後王下制曰往者趙位寵叛於西都元帥尹鱗瞻奇卓誠等同心協力以討平之予嘉厥功曰篤不忘其贈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守太師門下侍中上柱國圖形閣上後配享明宗廟庭子宗諤宗誨宗誠宗錫宗諤以大府注簿死於仲夫之亂宗誨蔭進判禮賓省事宗錫刑部侍郎鱗瞻兄弟三人登第宗諤宗誠宗錫又登第再世廩母時人榮之里閭號其家爲三第宅又號爲一帥宅宗錫重然諾喜施與然廣植田園多受饋遺爲世所譏

世儒璀之孫熙宗時爲右御史一日王移御延慶宮世儒與左御史崔惇當扈從二人凌晨詣闕日將晡乘輿未怠飢甚入路傍家飲酒不覺怠出傳犯驍道世儒泥醉使人控馬言語狂亂憲府劾奏左遷傳安東判官世儒梁州副使其後世儒荅傳賀冬至狀云怠後一樞二人同醉嶺南三載千日未醒高宗初拜禮部員外郎謁崔忠獻請命題賦詩忠獻召李奎報陳澕僧惠文同賦觀棊詩四十餘韵使翰林承旨琴儀考閱奎報爲首澕次之世儒自見忠獻得意猖狂期於柄用素與右僕射鄭植有憾誣告於王曰植與弟樞密叔瞻將不軌若以臣爲校定別監付以一番巡檢則可掃除矣王驚愕遣承宣車倘密諭忠獻執世儒鞫之依違如醉未能出語遂坐誣配島尋召還道死世儒以文學名世喜酒色朝政有不稱意者輒托詩謗訕時號狂人

商季字受益質直無華清謹有幹局由門蔭顯所莅有聲績神宗四年以西京副留守卒曾孫珛官至僉議政丞致仕忠肅十六年卒謚文顯子安庇安肅安禑

吳延寵

吳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文登第累遷起居郎兵部郎中肅宗五年與尚書王黼如宋賀登極以朝旨購大平御覽宋人祕不許延寵上表懇請乃得及還王曰此書文考嘗求之不得今朕得之使者之能也使副僚佐並加賞賚拜延寵中書舍人乞外補時王欲擇人授全淸廣三州令迎候宋使以延寵有補相材將大用欲試臨民遂出知全州牧爲政寬平不苛吏民便之以最聞召拜樞密院左承宣刑部侍郎知御史臺事轉尚書左丞翰林侍講學士睿宗即位拜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出爲東北面兵馬使兼行營兵馬使奏東界徵發內外神騎軍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者聽免一家三四人從軍者減一人宰臣樞密之子非自應募者亦免從之遷檢校司空刑部尚書初術士以讖勸王就西京龍堰創宮闕以時巡幸遣內人鄭克恭與司天少監崔資顯太史令陰德全吳知老注簿同正金謂磾等相攸舊墟命兩府及長齡殿讎校儒臣會議皆以爲可延寵獨曰南京之役甫畢民勞財匱不可起新宮如欲巡御莫如舊宮不報平章事崔弘嗣等又奏據太史官狀稱自御松都今二百餘年欲延基業宜卜西京龍堰舊墟創新闕移御受朝頒下新令延寵啟曰今作龍堰宮有三不可以文宗明睿猶惑術數作西京左右宮既而悔悟以爲無應終不巡御虛費財力其不可一也近者開創南京八年而無吉應其不可二也西京舊宮與今所求龍堰相去不遠地勢吉凶未必有異況無明訣可徵而棄祖宗舊宮別構新闕毀撤屋廬騷動人民其不可三也伏望英斷勿疑一依老臣所奏巡御舊宮以講社稷長久之策無從臆說安興工役以致人怨王卒從弘嗣等所言時議惜之王伐女眞以延寵副尹瓘時大臣皆贊成之延寵顓以爲疑徵語瓘瓘曰策已決矣又何疑延寵默然遂出師破女眞拓地築九城語在瓘傳錄功爲協謀同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賜廐馬一匹女眞復來爭地圍雄州王授延寵鉄鉞往救之雄州被圍二十七日都知兵馬鈐轄使林彦都巡檢使崔弘正等率諸將分兵固守與戰日久人馬困乏將潰延寵使文冠金晛王字之等率精銳一萬分爲四道水陸俱進至烏音志沙烏二嶺下賊先據嶺頭我兵爭登急擊斬百九十一級賊奔北欲復結陣拒戰官軍乘勝力戰大敗之斬二百九十一級賊遂燒柵而

遁延寵入城責城中將士不待援兵輒出戰多被殺傷使士氣沮喪罰有差加攘寇鎮國功臣守司徒延英殿大學士凱還王引見于文德殿問邊事賜宴以勞之女眞復聚遠近諸部圍吉州數月去城十里築小城立六柵攻城甚急城幾陷兵馬副使李冠珍等訓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且守且戰然役久勢窮死傷者多延寵聞之憤然欲行王復授鈇鉞遣之行至公嶮鎮賊遮路掩擊我師大敗將卒投甲散入諸城陷沒死傷不可勝數延寵具狀自劾與瓘勒兵將再赴吉州會賊遣使請和遂還宰相請治敗軍之罪王遣使收鈇鉞不得復命歸私第王以宰相臺諫屢請罪不已免官削功臣號尋復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延寵上表讓王不允曰才雖衆循名責實則可與謀其政者有幾罪雖重不曰欺其心者猶或赦故曹沫割地而魯公不責之孟明敗軍而秦穆復用之向者東夷不恭累世爲害先皇有憤而欲伐寡人繼志以興兵卿以文武之材爲將帥之副初若遲疑而猶豫後能征討以蕩平斬馘既多俘虜亦夥拓開封境築設城池雖論議之尙喧乃勤勞之可記爰加寵命俾復舊資當体眷懷勿煩謙遜累加守司徒守大尉監脩國史上柱國歷判吏禮兵部事以疾累上章乞退王以耆儒舊德欲終始倚用不許十一年卒謚文襄年六十二飭躬謹行恂恂然以忠儉自許不干譽當官持論務祛時弊未嘗以私害公故王重之命近臣監護喪事百官會葬無子

列傳卷第九

列傳卷第十　高麗史九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金富佾　富儀

金富佾字天與慶州人其先新羅宗姓太祖初置慶州以魏英爲州長即富佾曾祖也父覲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兄弟四人長富弼次富佾次富軾次富儀富佾少力學登第直翰林院隨樞密院使王嘏入宋爲嘏作表辭雅麗帝再遣內臣奬諭肅宗朝拜拾遺知制誥出守原尙二州皆有聲績睿宗時拜禮部郎中遼將伐女眞遣使來請兵王會群臣議皆以爲可富佾與弟富軾及戶部員外郎韓冲右正言閔脩衛尉少卿拓俊京等言國家自丁亥戊子兵亂之後軍民僅得息肩今爲他國出師是自生釁端其利害恐難測也尋以國子司業起居注充寶文閣待制陞直學士時王好文學常與寶文閣儒臣講論經史富佾雄辨折衷人莫之敵名重當世仁宗即位欲大用驟遷同知樞密院事政堂文學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佾嘗苦風虛八年累表乞骸骨改授守大尉開府儀同三司判祕書省事柱國十年卒年六十二贈檢校太保守大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尙書禮部事上柱國謚文簡爲人寬厚儉約不喜臧否人物不事生產文章華贍凡辭命必命富佾潤色嘗製八關致語口號睿宗覽之大悅詔常用勿易宋樂人夔中立來投爲樂官及歸誦其辭於帝前後李資諒入朝帝問八關致語口號誰之所製雖有僭語誠嘉章也睿宗以富佾富軾富轍皆爲文翰侍從封其母大夫人勑有司歲賜廩粟其母以爲既得諸子祿養此亦國恩不貲何敢加辱厚賜遂不受

富儀初名富轍字子由肅宗二年登第舊制三子登科歲廩母三十石富儀兄三人並先登科至是制加一十石遂以爲常在職廉謹累遷直翰林院睿宗六年以書狀從樞密院副使金緣如宋上表乞赴璧雍觀講帝荅詔有覬覦重席往詣橫經誠悃備陳文辭兼麗之語還拜監察御史金新破遼遣

使請結爲兄弟大臣極言不可至欲斬其使者富儀獨上疏曰臣竊觀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或與之稱臣或下嫁公主凡可以和親者無不爲之今大宋與契丹迭爲伯叔兄弟世世和通以天子之尊無敵於天下而於蠻胡之國屈而事之者乃所謂聖人權以濟道保全國家之良策也昔成宗之世禦遼失策以速遼人之入寇誠爲可鑑臣伏願聖朝思長圖遠策以保國家而無後悔宰樞無不笑且排之遂不報仁宗在東宮富儀爲詹事府司直以文學被眷遇及即位擢御史中丞歷吏戶禮三部尙書翰林學士承旨王嘗問遼事奏曰杜牧言時事云上策莫如自治宋神宗與文彥博議遼事彥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王安石曰彥博言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可以王天下孟子曰未有千里而畏人者今以萬里之天下而畏人者由不自治也今我三韓之地豈特七十里而已哉然而不免畏人者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此梁商之策甚合於今之形勢宜令京城及諸州鎭高城深池畜强弩毒矢雷石火箭遣使督察主吏以賞罰之妙消請營新宮於西京富儀上疏極言不可妙消據西京叛王師討之富儀上平西十策其大槩以爲西京城險糧足不可猝拔當以逸待罷以計取勝耳王嘉納之以爲左軍帥尋知樞密院事及賊平皆如其策賜金帶富儀未顯時家僮治圖得銅印文曰青幢之印後考新羅故事青幢乃左軍也至是果爲左軍帥十四年卒王震悼贈守司空尙書左僕射政堂文學判尙書禮部修國史柱國諡文懿性坦蕩不事家產亦未嘗以勢利嬰其心詩文豪邁脍炙人口金使韓昉來富儀爲館伴昉能詩與相唱和往復數十篇富儀略無滯思昉服其敏後內侍崔孝溫如金昉子汝嘉問曰吾父嘗言高麗人金富儀異人也今無恙乎聞其卒嗟歎久之

高令臣

高令臣開州人少孤力學善屬文文宗朝登第進累右諫議大夫論議慷慨無所屈撓睿宗初授散騎常侍慶尙道大水令臣奉使安撫奏蠲公田稅民賴蘇息歷吏禮部尙書拜檢校司空參知政事時王銳意致理公卿爭進新法令臣以爲祖宗成憲具在不可紛更俱守而勿失可也以年老致仕十一年卒年七十二輟朝三日謚良敬平生以淸儉自守及卒家無羨財子湜

金黃元 李軌

金黃元宇天民光陽縣人少登第力學爲古文號海東第一淸直不附勢與李軌善同在翰林以文章著名時稱金李遼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有鳳銜綸綍從天降鼇戴蓬萊渡海來之句使甚嘆求寫全篇而去宰相李子威惡其文不隨時所尙曰若此輩久在翰院必詿誤後生遂奏斥之尙書金商佑有詩曰學非浮薄終歸古道不回邪豈媚今宣宗聞之擢爲右拾遺知制誥未幾出守京山府有吏捕殺人强盜以至黃元熟視曰此非賊也趣令放之判官李思絳亦名士力爭曰此盜已服宜治罪不聽後獲他盜果向之殺人者也吏民皆服其神在京山二年多惠政以貢銀品不中罷肅宗開延英殿召掌書籍每觀書有所疑則輒質之呼爲先輩而不名睿宗朝累遷中書舍人奉使如遼道見北鄙大饑人相食馳驛上書請發州郡倉廩賑之王從其言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歷禮部侍郎國子祭酒翰林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表請老踰年乃許女眞侵遼盡下東邊諸城惟來遠抱州二城固守不下食盡以財減價貿穀于我邊吏禁民互市黃元上疏曰幸災不仁怒隣不義請糴二城兼許貿易不報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性不拘檢頗好聲色禮部郎中金富軾請贈謚當途有不悅者沮之子通理存道通文軌字公濟初名戴淸州人父攸績禮部侍郎軌宣宗時爲少府注簿承勅校入宋表誤書遼大安年號宋還其表坐免官肅宗六年以禮部郎中奉使如遼大覺國師屬孔目官李復請獻金鐘使還刑部劾治復罪軌以知而不禁亦罷睿宗朝累拜政堂文學戶部尙書修國史進守司空參知政事以疾累上表乞致仕優詔許之十七年卒謚文簡

郭尙 奧

郭尙字元老淸州人起小吏貪緣攀附事宣宗于國原邸宣宗即位擢拜監察御史累遷至樞密院左承宣出入禁闥權勢日熾嘗矯傳王旨有司勅請奪職不報肅宗在邸召見遣

扉辭不受及宣宗大漸尙侍疾臥內肅宗至寢門欲入問疾尙曰今主上彌留王子若無召命不宜直入遂不納肅宗立以尙事先君無貳心欲大用拜戶部尙書出知西京留守政未滿召爲刑部尙書諫官奏曰尙出守無政可記請終三載不從驟遷尙書右僕射參知政事時平章事尹瓘請行錢幣尙力言以爲非風俗所宜上疏爭之不得尋致仕居家睿宗元年卒年七十三謚順顯尙質直無他技能平生不事生產家無餘貲子垣輿

輿少時夢有人命名輿遂以爲名字夢得自幼不茹葷不從群兒戲常獨處一室力學登第屢內侍以閤門祗候出爲洪州使就野外川上築小菴名曰長溪草堂公暇每往遊息考滿入爲禮部員外郎歸隱金州睿宗在東宮識之即位遣中使徵之使居禁中純福殿稱爲先生以烏巾鶴氅常侍左右從容談論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王以其久在禁中或思出遊賜別業西華門外輿嘗請餞入宋使王字之文公裕子別業王賜酒果命內官主辦供張甚盛物議非之既而固求退居賜城東若頭山一峰構室以居號東山處士名其堂曰虛靜齋曰養志親書額賜之一日王微行至山齋輿適入城王徘徊久之賦詩題壁而還後又幸山齋執其手使口號其見寵遇如此仁宗八年卒年七十二王嗟悼遣近臣祭之贈諡眞靜命知制誥鄭知常作山齋記立石輿瑰偉無將目若懸珠涉獵書史至於道釋醫樂陰陽之說見輒成誦不忘射御琴棊靡所不治終身不娶妻在洪州私一妓將還使飲藥詐言仙去潛携至京色衰遣歸又於山齋常以婢妾自隨爲時議所少

劉載　胡宗旦　愼安之

劉載宋泉州人宣宗時隨商船來試以詩賦授千牛衛錄事參軍睿宗朝歷左散騎常侍吏禮部尙書十三年以守司空尙書右僕射卒載能文性朴素不事生產雖偕商人來自立朝不復相親時議多之

胡宗旦亦宋福州人嘗入大學爲上舍生後遊兩浙遂從商船來睿宗寵顧優厚補左右衛錄事尋權直翰林院驟遷寶文閣待制時王頗好樂妓玲瓏遏雲以善歌屢承恩賞國學生高孝冲作感二女詩諷之中書舍人鄭克永以白玉玉不悅會孝冲赴舉王命黜之遂下獄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宗旦性聰敏博學能文楚楚自喜兼通雜藝頗進厭勝之術王不能無惑後事仁宗爲起居舍人

愼安之字元老亦宋開封府人父脩文宗朝隨海舶來有學識且精醫術登第官至守司徒左僕射參知政事致仕謚恭獻安之事睿仁二朝知水州爲政清肅吏畏民懷累遷兵部尙書三司使判閤門事卒睿儀秀美性度寬弘臨事廉平善醫藥曉漢語凡移南北朝文牒多出其手

金景庸

金景庸慶州人父元冕兵部尙書本新羅宗室景庸容儀偉麗有貴介風彩少放逸好聲色嘗與人鬪于道宋商客見之語曰僕好相人今覩子相骨法秀異必富貴而壽請自愛景庸由是頗自負以閤門祗候出爲廣州判官爲政不苛人畏敬之嘗冬月大醉乘駿馬走過漢江馬蹄所觸水破水湧而不溺聞者異之累遷御史中丞肅宗御東池觀射景庸先中鵠心賜銀器厩馬歷吏部侍郎兵戶工三部尙書睿宗初參知政事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陞門下侍中上柱國加協謀衛社致理功臣守大保判尙書吏刑部事樂浪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累上表請老王遣左副承宣安唐顯賜几杖尋許致仕後召宗室宰樞置酒賞春亭極懽願謂景庸曰國之元老惟卿在景庸涕泣拜謝累加匡國同德翊聖功臣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七百戶進爵爲公倚勢聚斂殖貨治第壯麗爲世所譏仁宗三年卒年八十五命賻葬贈謚子仁揆中第歷左承宣左諫議大夫睿宗朝進知奏事累遷至守大尉中書侍郎平章事女嫁李資謙子之彥資謙敗貶知春州事後召還守司空左僕射參知政事卒爲人寬厚不喜臧否人物亦未嘗倚勢驕人優游不斷但保祿位而已

崔弘嗣

崔弘嗣字國老中原府人家世單平少力學登科以文行聞歷拾遺補闕出爲平州事有惠政累遷清要肅宗朝授樞密院使奉使如宋忽爲颶風所飄舟人無不捐心泣弘嗣神色自若及至宋觀者稱其儀度中規帝厚待之加賜金幣口宣云顧惟樞近之臣宜有褒嘉之寵館伴曰此語如待朝廷近

臣可見皇帝寵使臣也還拜守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睿宗時轉門下侍郎平章事累加推誠贊化功臣守太保上柱國監修國史三上表請老遂致仕十七年卒年八十謚貞敬王遣使弔祭弘嗣清介寡欲朝無黨援家居不言公事妻子未嘗見戲笑人有饋遺雖蔬果不受王深重之然務苛察少寬容見人小過輒不忘世以此短之

韓安仁

韓安仁字子居舊名瞰如端州人父圭以鄉貢中第仕至戶部侍郎安仁登第直翰林院睿宗在潛邸安仁與李永李汝霖等侍學及即位以舊恩密近用事恩寵寵優兄弟親戚皆夤緣分據要路士大夫趨勢利者無不附初與汝霖交若不相負後擠之使不復起累歷右副承宣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六上章懇求外補不允改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有金尚磾李惟寅者清直自守所至皆有聲績未嘗干謁權貴故年高未達安仁上疏請加擢用以勵具僚王授尚磾判閤門事惟寅大府卿初御史臺奏邇者風俗日侈公私宴會器皿華麗上下無等請依舊制申行禁止如或有犯尊者奏決卑者先囚後奏王從之八關習儀樞密院果卓踰制臺官囚執事別駕安仁與院使王字之乘醉怒罵使釋之臺官不聽安仁等奏臣等不肖爲小官所辱請罷臣等王重違大臣意左遷侍御史陳淑盧元崇爲都官員外郎遣近臣敦諭安仁等乃視事仁宗即位由參知政事陞中書侍郎平章事奏曰睿宗在位十七年事業宜載史冊貽厥後世請依宋朝故事置實錄編修官從之初安仁與文公美崔弘宰及李資謙弟資諒俱在樞府資諒憑勢安仁公美恃寵雖外和而內忌且與弘宰不相得安仁又以資謙爲國上宰事皆閔決而惰慢不朝事多壅蔽陽尊資謙封爲上公不令視事陰欲奪其權使承宣韓柱奏之諸吏知其謀銜之及睿宗薨安仁公美以大醫崔思全視疾不謹欲置於法以故思全頗怨之且資謙以崔惟迪爲給事中物議紛然內給事張應樞好干時附勢聞惟迪以奴婢二十口賂資謙得是職密語安仁安仁颺言于省中惟迪聞之訴於資謙資謙大怒請辨于御史臺安仁慙恐告休在家遂與公美及堂弟鄭克永妹壻知御史臺事李永等數相會侵夜而散思全得其閒欲釋舊

憾與嶮人蔡碩譖於資諒弘宰曰安仁公美結黨陰謀將不利於李令公資謙頗以爲疑遂羅織其罪奏流安仁于昇州甘勿島沉殺之流公美于忠州以柱黨於安仁流靈光郡松島又流永及克永于外安仁兄尚書右丞安中弟僧永倫從弟禮部郎中韓冲妻弟侍御史林存壻閤門祗候李仲若子績等四人公美弟祗候公裕僧可觀克永妹壻右正言崔巨鱗姻婭員外郎任元濬安中子綸等五人永子元長等三人皆緣坐流竄其族類罷職者亦多仲若善醫術故疑之追遣人沉殺之刑部又以左正言李逢原司天監全幹殿直安天餉等常會安仁家必與陰謀劾奪其職安仁明達好學善屬文又善易筮事多奇中爲一時名流然乘勢速富貴謀軋權貴以至於此及資謙敗贈謚文烈

李永

李永字大年安城郡人父仲宣以本郡戶長選爲京軍永幼從師學父沒欲繼永業田爲胥吏以狀付政曹主事揖不拜主事怒且罵永即裂其狀曰吾可取第仕朝何禮汝輩爲肅宗朝擢乙科直史館內侍林彥請討東女眞永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妄動彥當無事時欲用兵生釁甚不可也王不聽命平章事林幹討之永亦從軍師敗坐免官後知京山府以廉勤聞累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仁宗初知御史臺事寶文閣學士及李資謙殺韓安仁永以安仁妹壻坐流珍島或有告永曰公之母子將沒爲奴婢永曰吾內省不疚故忍死以待若老母以予故沒爲賤隸吾苟生何爲乃飲酒一斗憤懣而卒時人惜之資謙遣術士瘞道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瘧者就禱則愈資謙敗永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贈簽書樞密院事命吏部削罪案永天資方直不爲權貴所撓然取友不端拓俊京等謀毀李汝霖智祿延等毀斥朴景升永皆與焉

韓冲

韓冲本端州人中第補尚州司錄睿宗朝除右補闕上疏言時政得失轉起居注宋使承信郎許立進武校尉林大容將還王欲許陞階拜辭冲與左司諫崔巨鱗侍御史崔弘略等諫曰今詔使本商人嘗到我國與市井人販賣秩且卑傳詔日拜階上已是過謙今宜拜階下從之尋遷中書舍人崔弘嗣將隨尹瓘伐女眞誓佛云功若成創大藏堂于開國寺及

還私令軍將輸材冲與左正言任元濬劾奏王諭止之冲固執乞罷左遷爲西京副留守仁宗初李資謙殺韓安仁冲以安仁從弟流外及資謙敗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爲西京留守民聞其來皆喜歷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學士七年以樞密院副使卒性剛直言無忌諱篤學能文政尚廉惠所至有聲績

林槩 庾祿崇

林槩沃溝縣人淸直廉謹有大臣風文宗朝以內侍管勾大倉有韓順者居倉側盜竊倉穀誣弄官吏家資鉅萬至有搒紳與之交通者槩發其姦置於法朝議多之歷事順宣獻肅容五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輟朝三日謚元敬

子有謙有文有文登第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仁宗三年卒年七十有庾祿崇者亦以剛直稱祿崇字龜齡茂松縣人以儒術進位官四十餘年以公忠自許未嘗枉己徇人其任義直前雖豪右親戚不敢撓肅宗朝累歷右散騎常侍樞密院使尙書右僕射參知政事雖貴顯衣服第宅如布衣時卒輟朝三日謚安貞

金晛

金晛字通中開州人少英銳好學善屬文擢魁科補晉州目錄以淸白累遷左拾遺知制誥睿宗朝拜刑部郎中尹瓘征女眞晛爲左軍判官軍敗瓘怒縛軍卒將戮之晛大言曰今日之敗由知兵馬事林彦之失律也釋不問而戮此誰豈所謂不吐剛不茹柔之意乎瓘愕然解其縛而縱之歷左散騎常侍兵禮二部尙書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禮部事仁宗二年卒年六十八謚貞愼

柳仁著

柳仁著貞州人父洪以武略進宣宗時拜侍中通春秋左傳及兵家祕訣每國有虞疑引占決策多中時議重之卒謚匡肅仁著蔭補衛尉注簿中睿宗三年第自閤門祗候歷官至參知政事八年卒王親製文祭之贈守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謚貞簡配享睿宗廟庭仁著姊爲肅宗妃門戶貴顯乃與諸生游讀書登科爲宰相不以富貴驕人有儒者風無子

康拯

康拯西海永康縣人家世微無技能然操心勤謹祖仁祐死國事例補良醞史爲吏役十年加軍器注簿同正出爲寧仁鎭判官鎭溟都部署副使與女眞戰累有功肅宗初除監察御史後爲東北面兵馬判官又與女眞戰于菱島獻四十八級賜絹十匹陞殿中侍御史睿宗即位授知御史臺事尹瓘征女眞拯以左軍知兵馬事從之有功拜左散騎常侍歷御史大夫刑戶二部尙書左僕射進參知政事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十五年卒年七十二謚景襄子福興

許慶

許慶孔巖縣人中第以文學顯淸廉忠儉肅宗在潛邸引爲府寮及即位拜樞密院承宣出入禁中恩渥殊異睿宗初歷刑吏二部尙書參知政事八年加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致仕十年卒輟朝三日謚順平慶雖無赫赫之稱終始一節爲朝廷所重子曰諒曰開先曰謙

文冠

文冠字民章旌善縣人父林幹太子少傅冠文宗朝中第補靜邊鎭副將與女眞戰于草堤有功邊民大飢冠發公私儲賑之所活甚衆肅宗初拜禮部員外郎歷起居注兵部侍郎右諫議大夫睿宗即位授右散騎常侍尹瓘征女眞冠以左軍兵馬使從攻石城克之築福州城語在瓘傳以功遷吏部尙書又從吳延寵復征女眞後王諭之曰卿奉職淸勤宣勞中外用兵東鄙厥績居多予將擢用六年守司空參知政事以老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一謚章敬冠性淸直寬厚不事產業當官執節不撓嘗爲西北面兵馬使韓冲以都部署如遼謁冠于宣州佩劒升拜楹間冠立受不交一言冲後屢稱之曰冠眞有元帥氣量固非庸庸者先是爲元帥者見命使雖微官必曲爲禮貌以干譽冠不然故冲稱之子子麟子鳳子龜子龍

鄭沆 叙

鄭沆字子臨東萊郡人父穆大府卿沆性穎悟好學肅宗時中第補尙州司錄州人以年少易之及臨事善斷皆歎服州人數司錄二鄭一韓謂沆及鄭克永韓冲也秩滿直翰林院睿宗朝以內侍掌奏事處心平直出納詳明隨李資諒如宋館伴學士王黼見所製表章稱嘆之還拜右正言論事讜直爲權貴所忌通判全州尋召還爲右司諫歷按楊廣忠淸兩道仁宗幼冲即位李資謙威勢震赫郡守及奉使者競聚欽

以媚之沆獨不然資謙敗拜樞密院承宣陞知奏事勸王讀書學業日就王以妙清言幸西京妙清鄭知常欲王長御西京諷諫官請停修上京宮闕沆再上疏請修葺舊宮還御言甚切直王從之知貢舉崔滋盛出試題繆誤有司請罷貢舉舉子金貽永沆之女壻王妃母弟也尹英瞻承宣韓惟忠女壻亦妃戚也妃勸王勿罷舉沆與惟忠亦因宦官干請得不罷十四年沆有疾王遣內醫診視疾革進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命下翼日卒年五十七王震悼輟朝弔祭聞其家無擔石之儲嘆曰三十年近侍十一年承制貧如是可嘉也加賻米百碩布二百匹御筆特諡文安子敍仕至內侍郎中以恭睿太后妹壻有寵於仁宗性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寧侯璟常與遊戲鄭諴金存中等誣構敍罪以聞毅宗疑之臺諫劾敍陰結宗室夜聚宴飲乃流于東萊語在大寧侯傳敍將行王謂曰今日事迫於朝議也行當召還敍既流召命久不至乃撫琴作歌詞極悽惋敍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爲鄭瓜亭

金克儉

金克儉字伯儀靈光郡人祖行瓊平章事克儉以祖蔭進肅宗時守安東府入拜監察御史仁宗時由尚書左僕射陞參知政事致仕加守司空太子少師卒諡祁烈克儉雖無學術公勤不懈累歷中外以果辨稱及當鈞軸但敦謹保位而已

金若溫

金若溫字柔勝初名義文光陽縣人侍中良鑑之子力學登第自尚衣奉御通判廣州入拜中書舍人歷閤門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仁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檢校司徒守司空上柱國十八年以門下侍中致仕卒年八十二諡思靖性恭廉靜未嘗以富貴驕人李資謙以國舅當國士之喜利者爭附之若溫與資謙爲堂兄弟而不相比世多其守正子璇

列傳卷第十

列傳卷第十一　高麗史九十八

正憲大夫前判書兼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金富軾　敦中　君綏

金富軾富佾之弟肅宗時登第補安西大都護府司錄參軍事考滿直翰林院歷右司諫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李資謙以國舅當國王詔資謙於朕爲外祖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兩府兩制及諸侍從官其會議以聞寶文閣學士鄭克永御史雜端崔濡議曰傳云天子有不臣者三后之父母居其一今資謙宜上表不稱臣君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徑詣幕次拜上荅拜而後坐殿衆議雷同富軾時爲寶文閣待制獨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高祖善家令言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則不可令人主拜也不其侯伏完獻帝皇后父也鄭玄議曰不其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從子禮故伏完朝賀公庭如衆臣及皇后在宮后拜如子又東晉群臣議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紛紜不一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宇上表稱臣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況外祖乎按儀禮五服制度母之父母服小功五月而已與已父母尊親相遠豈得與上抗禮宜令上表稱臣在王庭則行君臣之禮宮闈之內則以家人禮相見如此則公義私恩兩相順矣宰輔以兩議聞王遣近臣康侯顯問資謙資謙奏曰臣雖無知今觀富軾議實天下之公論也微斯人群公幾陷老臣於不義願從其議勿疑詔可尋與朴昇中鄭克永修睿宗實錄二年轉禮部侍郎王追封資謙祖考昇中欲媚資謙請焚黃日賜敎坊樂富軾以爲宗廟用樂象平生若墳墓則以素服從事至於涕泣豈可用樂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爲仁壽節富

軾言生日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時始稱皇帝生日爲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平章事金若溫曰侍郎議善四年拜御史大夫歷戶部尙書翰林學士承旨進平章事加守司空十二年王以妙淸言欲幸西京避災富軾奏曰今夏雷震西京大華宮三十餘所若是吉地天必不如此避災於此不亦左乎況今西成未收車駕若出必踩禾稼非仁民愛物之意又與諫官上疏極言王曰所言至當朕不西行十三年正月妙淸與趙匡柳昆等據西京反王以富軾爲元帥將中軍金兩府大臣將出師富軾與諸相議曰西都之反鄭知常金安白壽翰等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諸相深然之召知常等三人至密諭正純使勇士曳出三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王御天福殿富軾戎服入見乃命上陛親授鈇鉞遣之曰

閫外之事卿其專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然西人皆吾赤子殲厥渠魁愼勿多殺右軍先行次馬川亭中軍次金郊驛選騎擒致西京諜者田元稷富軾解縛慰遣之曰歸語城中人大軍已發有能自新放順者可保性命不爾天誅不可久逭時士卒頗驕謂朝夕凱還裝褚單弊會天雨雪士馬凍餒衆心解弛富軾撫循賜給軍情乃安王以洪彝敍李仲孚爲西人黨授詔書往諭之彝敍等綏行四日始至生陽驛懼不能前使驛吏傳詔書而還富軾囚彝敍于平州流仲孚于白翎鎭至寶山驛閱兵三日集將佐問計皆曰兵貴拙速先則制人今大軍已出宜卷甲倍道疾馳掩賊不備最爾小醜計日可擒若所至掩留必失機會且使賊益得爲計非我之利富軾曰不然西京謀反已五六年其設計必周戰守之具旣備然後舉今欲掩其不備不已晩乎且我軍有輕敵心器仗未整猝遇伏兵竊發一可危也頓兵堅城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忽爲賊所乘二可危也又聞賊矯制徵兵兩界列城狐疑莫辨眞僞萬一有姦人應之表裏相結道路梗塞禍無大於此矣莫若引軍從間道繞出賊背取諸城軍資以餉大軍

告諭順逆使與西人絕然後益兵休士飛檄賊中徐以大兵臨之此萬全之計也遂引兵由平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會聯次以行富軾由射岩驛新城部曲徑到成州休兵一日馳檄諸城諭以奉辭討賊之意遣軍吏盧仁諧招諭西京且覘城中虛實引諸軍道連州抵安北大都護府淑周衍等自東界來會前此遣錄事金子浩等懷勅間行歷兩界城鎭告諭西人反狀人心猶懷顧望及大軍至列城震懼出迎官軍富軾又遣察椽曉諭至數四匡等知不可抗意欲出降自以罪重猶豫未決平州判官金淳夫賫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淸昆及昌子浩等首使分司大府卿尹瞻少監趙匡言大將軍郭應素郎將徐挺等偕淳夫請罪于朝又投書中軍曰謹奉詔旨及元帥之言已斬渠魁馳獻闕下欲以羊酒犒獻敢請日期於是富軾遣錄事白祿珍奏之又貽書兩府曰宜厚待瞻等以開自新之路宰相文公仁崔濡韓惟忠謂祿珍曰汝元帥不直趣西京循迂路以赴安北吾等奏遣單介賫詔諭降非爾元帥之功爾來何爲淳夫至郊面縛瞻等將入京兩府

衣冠入見賜酒食勞慰置客館未幾下獄梟妙淸等首于市賜富軾銀樂合詔曰逆命滔天憤妖人之作亂登壇受鉞嘉大將之請行觸風霜之沍寒憫士卒之辛苦今者王師壓境賊類摧鋒傳首于茲已協蒸街之殉戢兵在即實由蓮幕之謀宜更勉六軍之心卒以翦萬全之計匡等聞瞻等下獄謂必不免復反王遣殿中侍御史金阜內侍黃文裘與瞻往頒詔阜等劫之以威不加慰撫西人怨怒二月颯亂兵殺阜文裘及諸從者瞻奉太祖眞逃出捕殺之嬰城固守富軾遣錄事李德卿往諭又殺之富軾與諸將誓告皇天后土山川神祇曰西京妖人邪說紿人相聚謀反臣等祇奉王命率師問罪竊念上兵伐謀善智不戰若以萬衆橫行城中則無辜小民橫罹兵刃非弔民伐罪之意玆用按甲休兵說之以逆順諭之以禍福然後斬渠魁詣闕乞罪庶幾革面而惡心不悛反覆不常詔書屢下而不從使臣方至而見害厥罪貫盈理難可宥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尙克陰隲使三軍增氣元惡授首以安宗社以戢干戈雖不責報豈敢忘恩草芥之誠神其鑑之富軾以西京北負山岡三面阻水城且高險

百三十七

法司枷鎖請下獄臺諫亦請置極刑王皆不許命解縛襲

未易猝拔宜環城列營以逼之乃命中軍屯川德部左軍屯興福寺右軍屯重興寺西又以大同江爲往來之衝賊若先據道梗不通使大將軍金良秀侍郎楊齊寶員外郎金精閤門祗候崔子英直長權景亮等將兵屯守號後軍又使陳淑郎中王毅閤門祗候全鎔安寶龜等將兵屯重興寺東號前軍且城外民戶甚多自兵興丁壯多入城爲戰卒其餘逃竄山谷富軾以爲若不招撫勢必嘯聚爲賊耳目分遣軍吏勞來慰諭逃竄者悉出或負糧餉願助軍費者絡繹不絕皆給衣食使得安居西人沿江築城自宣耀門至多景樓凡一千七百三十四間置六門以拒之先是王遣內侍祗候鄭襲明濟危寶副使許純雜識署令王軾往西京西南海島會弓手水手四千六百餘人以戰艦百四十艘入順化縣南江禦賊船至是又遣上將軍李祿千大將軍金台壽錄事鄭俊尹惟翰軍候魏通元等自西海領舟師五十艘助討祿千至鐵島欲徑趣西京會日暮潮退襲明曰水道狹淺宜乘潮而發祿千不聽行至半塗水淺舟膠西人以小船十餘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先於路旁叢薄間伏弩數百約以火發同時齊舉及火船相迫延燒戰艦衆弩俱發祿千狼狽不知所圖兵仗皆燒士卒溺沒殆盡台壽俊死祿千蹈積屍登岸僅以身免由是西人始輕官軍選卒鍊兵爲拒守計富軾慮後軍寡弱夜密送步騎一千以益之賊不知黎明渡馬灘紫浦直衝後軍燒營突進僧冠宣應募從軍擐甲荷大斧先出擊賊殺十數人官軍乘勝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賊皆蹂躪赴江溺死獲兵船甲仗甚多賊勢頓挫時諸軍野屯數月富軾恐春夏之交水潦洊至爲賊所襲欲築城按甲州鎮兵番休就農持久以伺其便議者皆曰西人兵少今舉國興師當指日平盪數月不決尙爲稽緩況築城自固不亦示弱乎富軾曰城中兵食有餘人心方固攻之難克不如好謀而成何必疾戰多殺人乎遂定計以北界州鎮南西近道軍分隸五軍各築一城又於順化縣王城江各築小城數日而畢峙兵積穀閉門休士雖或與賊交兵無大勝敗或分道攻城而城高塹深雖天石所及多所殺傷而官軍亦傷王遣近臣崔褒抗員外郎趙碩等下詔招諭富軾亦遣錄事趙諝榮金子浩康羽及僧品先等百計開諭許以不死每獲賊諜及樵蘇者皆給

衣食遣之匡等殊無降意幸其有外患使王師自罷時金使適至賊欲遮刺之以構釁官軍知之候察甚至故賊不敢發賊人恐其黨降附詐爲我中軍文牒示衆曰諸軍所俘及降人無問老少皆殺之西人頗信之已而聞撫慰降者甚厚稍稍歸順時有朝臣獻議曰自古用兵當觀形勢如何豈校一時之損傷乎國家雖與北朝和親其意難測今興師數萬彌年不決若隣敵乘釁而動加以盜賊不虞之患何以制之請遣重臣不計死傷刻日破賊敢有逗撓者以軍法論王以示富軾富軾奏曰北邊之警寇賊之變不可不虞誠如所議至於不計死傷刻日破賊是何不究當今之利害也臣觀西都天設險固未易攻拔況城中甲兵多而守備嚴每壯士先登僅至城下未有踰城超堞者雲梯衝車皆無所用童稚婦女擲甎投瓦猶爲勍敵設使五軍傳城而攻不出數日驍將銳士盡斃於矢石矣賊知力屈鼓譟而出鋒不可當何暇備外虞哉今聯兵數萬彌年不決老臣當任其咎然邊鄙之警盜賊之變不可不慮故欲以全策勝之不傷士卒不挫國威耳兵固有不期速勝者今以宗社之靈明主之威妖賊負恩行即殄滅願以討賊付老臣使得便宜從事必破賊以報王亦以爲然卒排群議而委之三月五軍會攻不克涉夏至秋與賊相持不決十月賊糧盡簡老弱及婦女驅出之皆羸餒無人色戰卒往往出降富軾知有可取之狀命諸將起土山先於楊命浦山上竪柵列營移前軍據之發西南界州縣卒二萬三千二百僧徒五百五十負土石集材木分命將軍義甫方宰盧冲積先將精卒四千二百及北界州鎮戰卒三千九百爲遊軍以備剽掠十一月諸軍就前軍屯所起土山跨楊命浦抵賊城西南隅晝夜督役賊驚駭以銳士出戰又於城頭設弓弩砲石盡力拒之官軍隨宜捍禦鼓譟攻城以分賊勢有僑人趙彥獻計制砲機置土山上其制高大飛石重數百斤撞城樓糜碎繼投火毬焚之賊不敢近土山高八丈長七十餘丈廣十八丈去賊城數丈富軾會五軍攻城又不克錄事朴光儒死賊夜分軍爲三出攻前軍營富軾令僧尙崇荷斧逆擊殺十餘人賊兵奔潰將軍于邦宰金叔積先金先權正均等率兵追擊之賊弃甲入城明年二月賊以我起土山逼之欲於城內築重城富軾聞之曰賊雖築城何益尹彥

頤池錫崇曰大軍之出今已二年曠日持久事變難料不如潛師突擊破重城可以成功富軾不聽彥頤固請於是分銳兵爲三道陳景甫王洙及刑部員外郎朴正明閤門祗候金禮雄等將三千人爲中道錫崇全鎔殿中內給事李侯等將二千人爲左道李愈及閤門祗候李永章金臣璉等將二千人爲右道將軍公直以所領兵入石浦道將軍良孟入唐浦道又使諸軍分道攻城無令賊專備西南隅部分訖厚賜軍士富軾還抵中軍至夜四鼓輕騎馳入前軍勒諸將大擧丁巳昧爽景甫軍入楊命門拔賊柵進攻延正門錫崇軍踰城入攻含元門李愈軍亦踰城攻興禮門富軾以衙兵攻廣德門賊徒以我土山未就不設備及諸軍突至惶遽無所措富軾與正純督戰將士爭奮諸軍亦鼓譟縱火燒城屋賊兵大潰官軍乘勝恣其斬馘富軾令曰擒賊者賞殺降及剽掠者死士皆歛刃而進會日暮雨作麾兵而却生擒及降者送順化縣飲食之是夜城中潰亂匡不知所爲閻家自焚死郎中維偉侯彭淑金賢瑾皆縊死鄭璇維漢侯鄭克升崔公泌趙瑄金澤升並自刎戊午西人執賊魁崔永等出降富軾受之下吏慰諭軍民老幼婦女令入城保家室使御史雜端李仁實侍御史李軾御史崔子英封府庫分兵守諸門使正純彥頤金鼎黃率兵三千人入頓觀風殿號令城中禁虜掠己未以郎中申至冲爲收拾兵仗使李侯爲百姓和諭安居使朴正明爲監檢倉庫使閤門祗候李若訥爲客館修營使錄事崔褒稱白思清爲城內左右巡檢使辛酉富軾備軍儀入景昌門坐觀風殿西序受五軍兵馬將佐賀使人祠諸城隍神廟撫慰城中使按堵遣兵馬判官魯洙奉表獻捷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天威所被已日乃孚臣聞光武之征隗囂三年乃定德宗之討希烈四載而平蠢爾姦兇據我城邑罪已浮於梟獍惡亦積於丘山惟容筭之無遺至期年而斯克銜枚踰堞列兵攻門士讒交鋒賊已褫氣步騎奮而霆擊呼譟進而濤崩雲旝雷車直斬鯨鯢之鬣風聲鶴唳渾爲金革之音鼎魚環走以求生林鳥驚翔而迸散其罪重而自知不免者斮產息以燒亡其志劫而不能引決者甘鼎鑊以見俘積日之憂一朝頓釋於是入淮西而宣布上意如解倒懸復長安而撫綏遺黎蓋云歸處豈特市廛之不改巍乎城闕之俱存

毒螫既除腥膻已滌遂掃離宮之氛祲聿瞻原廟之衣冠黼坐優然仍凡如舊父老士女漁樵芻蕘踴躍爭前驩呼相翊謂不圖於今日乃復得爲王人此乃陛下體天地之常生用神武而不殺三靈薦祉四海輸誠電掣風驅肆捷一戎之定川渟嶽峙允懷萬世之安臣等親承睿謀出管師律賴聖神之造惟以斷成非將帥之才愧無拙速壬戌承朝旨斬崔永及大將軍黃麟將軍德宣判官尹周衡注簿金智趙義夫長史羅孫彥梟首市街三日以分司戶部尙書宋先宥自兵興稱疾闔門掌書記吳先覺佯愚不附賊大倉丞鄭聰以孝行聞皆旌表門閭初西人斬妙淸等傳首闕下即請中軍差留守官如平時富軾遣盧令琚將入城賊欲伺殺之醫學博士金公鼎密告其謀使令琚不入少監韋瑾英以有老母不能背賊與韓儒琯安德偁金永年僞爲轜車若送喪將出門事洩瑾英儒琯被執榜掠炮烙至死終不援引故德偁永年得免公鼎瑾英儒琯德偁永年及尹瞻親屬與老幼廢疾者皆原之其餘並執送京師下獄其勇悍抗拒者黥西京逆賊四字流海島其次黥西京二字分配鄉部曲其餘分置諸州府郡縣妻子聽任便許爲良人匡永等七人知常壽翰妙淸出沽鄭璇金信信弟致李子奇趙簡鄭德桓等妻子並沒爲東北諸城奴婢三月王遣左承宣李之氐殿中少監林儀賜富軾衣服鞍馬金帶金酒器銀藥合詔曰逆雛趙匡以瑣瑣小醜據險陸梁逋誅既久非不知乘將卒欲戰之心併力剪除俾無遺種乃緣西都是始祖興業之地又念生齒衆多皆吾赤子不忍一切屠滅之故詔命開慰至于再三庶幾易心歸順以體朝廷矜恤之典此卿之所具知也自從元惡妙淸等見殲於帳下之後岊嶺失策賊情一變戡定之功似不可一二日期也卿以文武之才都將相之任寬得士心沉機妙物凡所制禦之術已定於胷中始築城寨以休士卒終起土山以壓賊壘卒使逆類望風自潰束手出降不頓一戈下全城於反掌決不踰時收萬世之偉績非卿萬全之策不能至此拜輸忠定難靖國功臣檢校太保守太尉門下侍中判尙書吏部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兼太子太保又賜四軍兵馬使副判官以下銀絹綾羅各有差四月凱還賜富軾甲第一區十六年加檢校太師集賢殿大學士太子太師王嘗召富軾置

酒命讀司馬光遺表及訓儉文歎美久之曰光之忠義如是時人謂之姦黨何也富軾對曰以與王安石不相能耳其實無罪王曰宋之亡未必不由此也王遣國子祭酒林光就第勑賜金銀鞍馬米布藥物賞平西之功也二十年三上表乞致仕許之加賜同德贊化功臣號詔曰卿年雖高有大議論當與聞二十三年上所撰新羅高勾麗百濟三國史王遣內侍崔山甫就第奬諭賜花酒毅宗即位封樂浪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命撰仁宗寶錄五年卒年七十七謚文烈爲人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宋使路允迪來富軾爲館伴其介徐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樂其爲人著高麗圖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以歸奏于帝乃詔司局鏤板以廣其傳由是名聞天下後奉使如宋所至待以禮三掌禮闈以得士稱贈中書令配享仁宗廟庭有文集二十卷子敦中敦時敦時官至尙書右丞死於鄭仲夫之亂

敦中仁宗朝擢魁科知貢舉韓惟忠等初擬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爲第一屬內侍年少氣銳宮庭儺夕以燭燃鄭仲夫鬚仲夫由是銜之毅宗時累遷殿中侍御史王拜宦者鄭諴閤門祗候敦中不署告身左遷戶部員外郎轉侍郎初吏部侍郎韓靖與李元膺構隙罷職王別創佛宇于仁濟院爲祝釐所適元膺死靖復職尤勤祝釐敦中與弟敦時重修富軾所創觀瀾寺亦以祝釐爲稱王謂敦中敦時靖曰聞卿等歸福寡人甚嘉之朕將往見敦中等又以寺之北山童無草木聚旁近民植松栢杉檜奇花異草築壇爲御室飾以金碧臺砌皆用恠石一日王幸寺敦中等設宴于寺之西臺帷帳器皿甚華侈饌羞極珍奇王與宰輔近臣歡洽賜敦中敦時白金各三錠靖二錠羅絹各十匹丹絲各七十斤二十一年敦中拜左承宣燈夕王如奉恩寺夜還至觀風樓敦中馬素不調聞鉦鼓聲益驚突觸一騎士矢房矢躍出落輦傍敦中不遑自首王驚愕以爲流矢以儀衛繖扇擁輦疾馳還宮宮城戒嚴命有司榜街市購捕逮者甚衆王疑大寧侯暻家僮羅彥等所爲酷加鞫問誣服遂斬之又以禁衛不謹流牽龍巡檢指諭等十四人時王數幸延福亭與韓賴李復基許洪材等宴飲一日將移御念賢寺乘輿已駕又置酒舟中相與沈醉夜分忘歸衛士深怨韓李敦中前白王曰自朝至夜扈從軍

卒皆飢倦王何樂之甚夜且晦冥有何觀覽久留此耶王不悅而出已向曉矣普賢之變敦中亦從王行在途聞變佯醉墮馬逃入紺嶽山鄭仲夫挾宿怨購之甚急敦中密使從者入京城候家安否從者利重賞以告殺之于沙川邊敦中臨死嘆曰吾不黨韓李實無罪但流矢之變禍延無辜今日之及宜矣子君綏

君綏年未弱冠文學富軾儕輩推爲巨手明宗朝擢魁科直翰林院高宗初拜侍郎時朝臣出使或有貪冒侵漁者民多怨咨君綏與李宗揆宋安國金周鼎崔正份等十一人被選爲諸道察訪使問民疾苦察吏淸汚適有契丹兵未遑廉按宗揆安國周鼎皆以黜陟不精見貶獨正份激揚得宜君綏後拜左諫議大夫代趙冲爲西北面兵馬使以淸白愛民稱契丹兵至肅州永淸之境君綏率諸城兵擊之斬四百三十餘級虜二十一人獲馬五十餘匹及韓恂多智叛君綏仍知中軍兵馬事討之以計斬恂智函首送于京兵馬使金就礪嗛其不先報已乃囚君綏管下錄事有盧仁綏者素與君綏有隙因數譖就礪又譖崔怡遂流君綏于漢南時人冤之

鄭襲明

鄭襲明迎日縣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登第屬內侍仁宗朝累轉國子司業起居注知制誥與郎舍崔梓宰相金富軾任元敳李仲崔奏等上書言時弊十條伏閤三日不報皆辭職不出王爲罷執奏官減諸處內侍別監及內侍院別庫召梓等令視事襲明獨以言不盡從不起右常侍崔灌獨不與上書供職如常議者鄙之襲明寓居富軾別第諫官劾襲明失諫臣體請罪之落起居注尋陞禮部侍郎毅宗即位授翰林學士進樞密院知奏事初毅宗爲元子襲明侍讀仁宗慮元子不克負荷任后亦愛次子將立爲太子襲明盡心調護故得不廢襲明久居諫職有諍臣風仁宗深加器重使傅東宮及不豫謂毅宗曰治國當用襲明言襲明自以先朝顧托知無不言毅宗憚之金存中鄭諴日夜短之會襲明告病以存中權代其職襲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自是佞倖日進王益縱恣逸遊無度嘗幸歸法寺馳馬至獺嶺茶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高兆基

高兆基初名唐慾耽羅人父維右僕射兆基性慷慨涉獵書史尤工五言詩睿宗初登第出守南州清白奉公仁宗朝拜侍御史李資謙修弘慶院以僧正資富及知水州事奉佑幹其事毁丁州縣爲害甚巨資謙敗資富坐配島惟奉佑素結宦官僥倖復職兆基上疏論駁至再三忤旨左遷爲工部員外郎後復爲臺官資謙之亂朝臣皆脅從失節其支黨貧緣苟免至宰輔者多兆基欲斥去之屢上書力爭曰雖聖上寬大掩其疵疾何面目立朝廷見日月乎王雖是兆基言不忍盡弃大臣尋擢兆基爲禮部郎中實奪臺職也毅宗即位拜政堂文學轉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金存中用事兆基屈己偷合時議非之爲諫官所劾降爲尚書左僕射賴存中救不數月復拜平章事尋致仕十一年卒無子輟朝三日命有司護喪賜謚

金正純

金正純黃州人起寒素尚氣任俠善射御常語人曰男兒當立逸功以取名位安能鬱悒苟活里閭閒邪睿宗朝尹瓘征女眞自請從軍有戰功累遷閤門祗候出守和水二州素不閑吏治不以簿書介意但舉大體亦無廢事仁宗朝西京反以都兵馬使從金富軾討平之授樞密院左副承宣賜金帶下詔奬諭曰昔唐近臣守謙以偏將從事於裴度幕下助守淮蔡以今觀之無愧前輩歷同知樞密院事守司空知門下省事二十年參知政事疾篤加推忠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二十三年卒年六十謚忠襄正純天資勇悍意豁如也但不學好貨專事侈靡爲時所短

鄭克永

鄭克永字師古樹州金浦縣人明敏好學擢魁科睿宗時累遷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嘗上表請延訪群臣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古嘗爲然今實有望夫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未及然而謂之安養病於腹心之內而無其醫後必爲錮而莫之覺竊惟事勢方可痛傷臣謹按前漢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陳涉起窮巷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臣由是觀亦不可忍國家政令垢亂君臣道衰習亂安危無有脩省馴致災變不自覺知道貴因循耳蔽箴誨或以疎遠公正爲不肖或以親信權貴爲上賢或猶豫而莫辨所從或偏信而不知所惑縱欺罔而不能制混智愈而不能分況近世以來民苦賦役大兵之後歲仍飢荒獻計者以徒法擾民心當官者以苛政傷國體公私耗竭姦軌熾興上縱弛於王綱下鬱伊於物議若事變之一起雖歎息以何爲伏以陛下聖智天生聰明自負以前古聖賢爲陳迹以當世臣輔爲備員宵旰無稽古之勤几筵無延英之訪內徵宗室維持盤石之勢外鮮腹心承衛社稷之忠唯常與近狎之徒僕隷之輩雜進巧說以成禍基陛下孤立而不自誅朝臣大息而無敢諫臣故扼腕痛心泣血叩閽近與拾遺韓冲各上疏具言此事又宰臣與諫官繼陳延訪之請至今並未見允許施行延頸跂踵彷徨歎息有日矣伏望陛下惕厲虛懷博延群彥稽朝綱之所致紊辨政道之所致疵何施而國勢可安何惠而生靈可活推之原本責以將來使和氣克充於海隅則大平可齊於穹壤者矣臣又未知陛下以徵臣爲拙而不足信謂狂言雖切而不足徵弃而不論者臨表尚有可惑故謹幷繕寫唐陸贄奉天論延訪朝臣表一道隨表以聞仁宗初拜翰林學士遷寶文閣學士以韓安仁表弟忤李資謙流南裔資謙敗召還授東京留守五年判尚衛寺事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卒年六十一克永工文詞嘗從平章事崔弘嗣入宋其著述爲中國人稱許

朴挺薤

朴挺薤竹州人性寬洪睿宗時登第調慶源郡判官仁宗初累遷左正言言事忤旨出知仁州仁州即慶源郡前後涖政如一課爲當時最擢殿中侍御史自是出入臺諫幾二十餘年論議務舉大綱不爲苛細嘗與知御史臺事崔濡侍御史印毅崔逃中安淑等論樞密使陳淑嘗討西京受人奴及寶帶伏閤三日不報皆杜門不出仁宗召諭令視事挺薤與逃中固爭不就職淑由是竟免挺薤尋遷右副承宣進退都雅應對明敏爲王所重拜樞密院副使兼太子賓客二十三年卒年五十七謚忠質父永侯嘗誡以忠孝之道挺薤亦以自勵然奪其舅妾田塵臧獲使其母子寒餓而死時議薄之

崔思全

崔思全耽津人初爲內豎累遷少府少監睿宗患背疽召思全視之思全以爲微瘡必無患不即理至不敬宰相韓安仁文公美請罷於法仁宗止令徒二年思全嘯之遂構安仁公美于李資謙流之語在安仁傳尋授軍器少監時資謙既擧兵犯闕勢甚橫王密與思全謀之思全曰資謙所以跋扈者惟恃拓俊京若得俊京則兵權內屬資謙特一夫耳王曰俊京爲國公腹心至結昏姻而弟俊臣子純皆爲官兵所害以是疑之乃簒得吉兆思全因往俊京家諭以忠義曰太祖列聖神靈在天禍福可畏資謙特藉宮掖之勢爾無有信義不可與同好惡公宜一心奉國以立永世不朽之功俊京心然之遂決策去資謙王錄俊京功幷賞思全擢兵部尙書賜推忠衞社功臣號加守司空尙書左僕射制曰朕幼年莅政外戚專權作威作福多所中傷殺韓安仁流文公美崔弘宰等五十餘人朝廷爲之一空威振國內寀人至於孤立自是多樹朋黨禍將不測至丙午二月近侍員僚及一二大臣請除其權朕不敢不從而彼乃肆毒犯闕宮殿府庫焚蕩無遺及朕出御延德宮凡在左右侍衞軍士或斬殺之或流竄之凶焰益熾禍變難測卿密諭俊京同心定策以五月二十日掃除凶逆再安宗社功不可忘宜令有司書三韓後壁上功臣之次轉參知政事判尙書刑部事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以起寒地位極寵懇請致仕乃許之賜甲第一區詔曰朕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貞臣歲丙午禍起蕭墻宗社幾危板蕩之勢已極矣在朕左右忠義之士尙未免於白刃誰能出力以衛社稷惟卿奮不顧身與人好謀辦論逆順開諭禍福雖俊京之悍黠亦揮淚感激知宗所尊轉禍爲福復安宗社卿之功也卿雖退居在予褒奬之心何敢少弭遂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柱國十七年卒年七十三輟朝三日贈賻加等謚莊景配享仁宗廟庭子幷烈思全嘗與幷烈金罌各一具及沒妾竊其一幷怒欲鞭之烈曰此人先君所愛當傾家產以恤之況此物耶弟所得者尙存請以還兄王聞而嘉之曰可謂孝且仁矣御筆賜名曰孝仁

金珦

金珦字富民安東府人起胥吏無學識清愼能幹事仁宗朝由閤門祗候出爲慶源郡使政尙廉勤召拜監察御史累遷

兵部尙書同知樞密院事女嫁李資謙子之甫然不以姻婭附及資謙謀逆事迫王密遣宦者以手書急召拓俊京俊京以示珣珣下席泣曰君命如此雖亡身滅族豈可不赴之遂與俊京謀執資謙囚之竟不自言人莫知其功王常稱之曰有功不求人知可謂賢矣賜衞社功臣號加檢校司徒知門下省事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表乞退王不許曰卿以不貳心之忠奮不可奪之節屬朕即位遭家多難乃挺身翼衞掃除奸賊既與共其憂宜與共其樂遽起丘園之興豈朕待卿之意有未至耶表至五上乃許之十三年卒輟朝一日謚元靖

崔滋盛

崔滋盛水州人登第補殿中內給事仁宗朝歷官至特進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營與吏部侍郎林存掌貢擧存出賦題云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諫官奏按耐古能字奴登切今以奴代爲韻非是請改命他人再試不允因命滋盛存更試之滋盛又命題云天道不閑而能久家語錯本以閉爲閑今貢院不考正經而據錯本命題請罷兩貢擧職停今年選王重傷大臣意但命前經義論可取者止二十五人賜第罷滋盛存職命刑部治其罪尋復職加開府儀同三司累上表致仕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九謚忠烈性剛敏所歷有能聲李資謙之亂就其第執事人以此少之

金縝

金縝溟州人少力學登第出知靈光郡有善政安撫使崔滑以忠清自許少許可人特以縝爲最秩滿爲右補闕又爲清州牧副使其政如靈光入爲秘書少監仁宗朝歷國子大司成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進同知樞密院事李資謙拓俊京之亂縝在直廬見宮闕連燒歎曰我平生拙直不畏强禦與李拓有隙出必遇害與其死於賊手不如自盡使從者閉戶避火而死年五十六亂定嘉其節義贈謚烈直賜子壻爵一級

林完

林完本宋人登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仁宗置書籍所于壽昌宮側完與金富軾等諸儒臣更直備顧問轉國子司業知制

誥王以灾變下詔求言完上疏曰臣嘗謂進言非難而聽其言者爲難聽言非難而行其言者爲尤難故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昔漢文之世天下可謂無事矣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言近者天變異常陛下祇畏天命思聞直言下詔求言此萬世之福也臣嘗觀董仲舒策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豈欲扶持而安全之人君所以上答天譴者非勉强以實應之則不可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德也所謂文者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人君修德以應天不與福期而福自至焉若不修德而徒事虛文則非徒無益適足以瀆天而已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德者豈他求哉在人君用心與夫行事而已用心善而見諸行事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是也故一云爲一注措皆合於天心而能享無疆之休用心不善而見諸行事者若桀紂幽厲秦始皇是也故一云爲一注措皆恃於天

道區區一身尙不能保又烏能享天下國家哉且天之於人相去遼絕非言可諭而福善禍淫疾若影響比年以來災變屢作饑饉荐臻近者白虹貫日正陽之月雷震特異此近古未聞也意者陛下應天以文而不以實耶何其醮祭之頻而變異之多耶天之譴告如此足以見天心之仁愛陛下猶父母之譴告其子切欲扶持而安全之也陛下豈可不勉强以實而應之耶勉强以實在乎革當今之弊革今之弊在乎遵太祖之遺訓舉文宗之舊典而已太祖之訓其詳臣不得而知至如文宗之遺風餘烈距今未遠時或聞先生長可考而知至如文宗之言不覺淚下沾襟觀其躬行節儉進用賢才名器不假者之言不覺淚下沾襟觀其躬行節儉進用賢才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而無功者不妄賞左右之愛而有罪者必加罰宦官給事擇其謹愼少壯者不過十數輩以備洒掃禁內侍必選其功勞才能者不過二十餘人所司庶官各竭其能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故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大平此我朝賢聖之君也近代以來一切反是凡百執事倍數於前驅侈日滋廉恥道喪挾權恃勢剝削誅求加之以重斂勞役人心胥怨設使賈誼見今日之勢豈特太息流涕痛哭而已哉臣竊爲陛下計莫若修省上答天譴莫若行祖宗之良法善政而已今欲行祖宗之法必不利於權貴故雖有善政朝行夕改法度無常實非陛下勉强脩德之意也惟陛下至誠發於聖心責諸輔相質之神明痛抑左右欺蔽之姦絕其陰陽怪誕之說日愼一日行之不已使鴻業增光以爲萬世無疆之休近日怪誕之說大起於妙清臣觀妙清惟事姦詐欺君罔上與宋朝林靈素無異也靈素挾左道眩惑上皇躁進之士屈已諂事以求榮顯當是之時災變屢見而上皇不悟及至智盡計窮終於敗亂而後已雖誅靈素何益於事此陛下之所親聞也覆車之轍其可蹈乎陛下龍信妙清左右近習及諸大臣交相薦譽以爲聖人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自太華宮之役勞民動衆百姓怨咨往歲巡幸災發佛塔今年巡幸流星馬禍相繼而作且此宮闕本爲求福今已七八年而無一休祥災變荐至其故何也天意若曰姦邪之人熒惑人主人雖可欺天可欺乎前日之變天其或者警悟陛下耳陛下豈可惜一姦臣而違天意乎願陛下奮乾剛之威斬妙清之首上以答天戒下以慰民心此天下之公言非愚臣之敢私也惟陛下察之

崔奇遇

崔奇遇字正甫舊名巨鱗中第補尙州司錄以淸勤聞睿宗朝歷齊安大原二侯僚佐爲所敬憚朝廷用兵東鄙以李資諒爲將奇遇上書言資諒王后叔父萬一失律不宜加刑由中書注書出爲淸州通判爲政嚴於御史矜恤小民嘗行部途中遇暴雨避村舍有神托人曰前有猛獸宜小休雨霽行虎果傷人于路王聞而異之秩未滿徵爲右正言上書言六事不報王幸安和寺還將駐蹕王輪寺南街奇遇諫曰爲樂非其所請入宮從之累遷至左司諫遷御史以起居舍人爲西海道按察使李資諒營院館侵奪吏民田園掌其事者因緣謀利爲民害奇遇奏禁之一方大喜李資謙大起屋宇遣使求鐵于海州嘱曰勿令崔按察知之仁宗即位資謙專制國命奇遇言陛下新登寶位宜有善政以慰民心而昵近憸佞疎遠學士大夫此臣所缺望乞常御便殿詳延儒臣訪問今古引見兩府咨諏國事一遵太祖遺訓又言朝鮮國公不

宣區區親細務其意欲陽示尊崇而陰奪其權也王留其疏不下或有言國公尊貴百寮宜拜奇遇曰非王氏而拜之如朝廷禮何其年冬雷震開國寺浮圖奇遇又上言漢延光中冬雷屢作實由閻皇后兄弟專秉威權之所召災不妄作願陛下悟皇天之譴告圖所以消變之術言甚切直資謙聞而衔之及韓安仁等被禍奇遇以姻黨竄高城縣資謙敗召拜戶部員外郎尙州牧副使轉吏部郎中起居注賜金紫有疾王遣內醫視疾賜御藥奇遇謂其子曰吾君終始之惠惟汝目見吾未得報萬一命也汝無忝吾志遂卒年五十八奇遇天資魁傑身長七尺自少有文藻負氣槩爲事不肯碌碌隨人卒以流落不得展其志子應清應時

金守雌

金守雌字谿甫舊名理尙州人少喪父負笈遊學四方中第調金堤縣尉遷國學學諭弃去杜門不出理田園蔬以自給日與兒童講習爲樂仁宗朝直史館李資謙之亂宮闕連燒守雌直禁中負國史至山呼亭北掘地藏之得不焚遷直翰林院未幾有疾不樂在近職又以母老乞郡出爲禮州防禦使卒毅宗時吏部奏守雌於丙午之亂入直史館不惜身命移藏國史昔唐韋述爲史官祿山之亂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中汙僞官賊平流渝州死廣德初以功補過贈右散騎常侍述終汙僞官至於流死猶論其功今守雌一無所累例補外官而死未蒙顯賞深可惜也乞依古例追贈官爵乃贈吏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

崔濡

崔濡字元澤本溟州吏少敏悟善屬文年十九中第補校書校勘累遷中書舍人仁宗朝歷翰林學士承旨御史大夫參知政事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年六十九謚莊敬爲人魁梧有風標歷任中外以公清聞晩有疾步履甚艱猶不退時人譏之

李璹 璋

李璹樹州人父靖燕登第官至門下侍中謚文忠配享順宗廟庭璹性貪鄙無行登第席父勢事睿仁二朝累官至參知政事其妻平章事金仁揆姊也仁揆以李資謙親黨流珍幸其災據仁揆第奪家產奴婢及仁揆還責之璹慙懼密與其

子溫卿誣構仁揆謀逆作飛書夜投御史臺爲巡檢所執有司請配流仁宗以妃任氏外王父兄弟止免官卒弟璋

璋字直清登第累遷戶部員外郎宣宗聞郡縣守多非其人遷璋及尹瓘崔思悅等分遣諸道撫民疾苦璋不稱旨免後爲黃州牧副使以清勤撫字聞睿宗朝歷刑部尙書門下侍郎平章事賜佐理功臣號十一年守太保門下侍中明年進太傅封桂陽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尋致仕進爵爲公賜匡國功臣號仁宗納其外孫女爲妃加中書令又賜鎭定功臣號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十一年卒年八十五謚莊肅璋喜殖貨家居雖米鹽必知出入

許載

許載字薦康孔巖縣人由刀筆吏起積勞出調鐵州防禦判官在官淸白有惠政九城之役以中軍錄事守吉州城女眞來攻載與兵馬副使李冠珍等固守數月城幾陷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以拒之虜乃退以功拜監察御史又爲行營兵馬判官與金義元等擊女眞于吉州關外斬三十級獲其介役牛馬還雜端睿宗嘗幸八關會還至閤門前駐蹕唱和命倡優歌舞伎內夜幾至三鼓載與御大夫崔贊進諫王嘉納之三爲兩界兵馬使久在邊知敵情奏守邊策王下兩界諸鎭使遵用載不學無術仁宗朝李資謙拓俊京用事載傾心附之遂登宰輔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惡其朋比屢與左右言之及資謙敗諫官上疏極言其罪爲俊京所庇久之貶知豐州防禦使又貶其子純爲全州防禦判官物意快之載秩滿除兵部尙書仍令致仕臺諫論駁會西海道按察使奏載在豐州有政績不可弃遂拜戶部尙書致仕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尉卒年八十三

列傳卷第十二　高麗史九十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梁元俊

梁元俊字用章忠州人起自胥吏監光州務妻事姑不謹黜之妻與子號哭乞哀終不許至使其妻獨還人或譏其不仁仁宗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尙州副使政尙廉勤吏民稱之毅宗初拜御史大夫轉知門下事十年進門下侍郎平章事明年致仕又明年卒性淸儉淳直終始一節不事產業不通餽謝門巷蕭然嘗與諫官論鄭諴堅執不變時議重之子文熒淸直有父風官至御史中丞

崔惟淸

讜 璘 詵 宗峻
昷 文本 坪 雍

崔惟淸字直哉昌原郡人六世祖俊邕佐太祖爲功臣父奭初名錫擢魁科事文順宣三朝位至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禮部事謚譽肅惟淸少孤嗜學睿宗時登第乃曰儒者當學古入官遂杜門讀書不求仕宦有薦者辭以學未就後被薦直翰林院仁宗即位李資謙謀逆大臣有不附已者輒以計誅竄平章事韓皦如號剛正非罪見流惟淸姊壻鄭克永爲皦如表弟連坐貶斥惟淸亦失職及資謙敗召入內侍累遷左司諫出倅尙州有德政秩滿授侍御史轉御史中丞言事忤旨遷殿中少監尋以諫議大夫如金謝冊命言動中禮金人歎服移牒使加爵祿比還拜戶部侍郎後出爲東北面兵馬副使朔方倚如長城召拜承宣毅宗初陞知奏事出納惟允驟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時郎中鄭敍坐陰結大寧侯流外惟淸敍妹壻也敍宴大寧惟淸假器皿臺諫劾以失大臣體貶南京留守使連貶忠廣二州牧使雖久淹外寄處之怡然王悟其忠直無他欲復拜平章事有沮之者乃以守司空左僕射致仕鄭仲夫之亂文臣皆被害諸將素服惟淸德望戒軍士勿入其第以至期功之親俱免禍有刑部尙書韓就者湍州人也工術數能言人禍福亦以智保全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明宗立以惟淸宿德舊望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尋守司空集賢殿大學士判禮部事仍令致仕四年卒年八十謚文淑自幼至老手不釋卷經史子集靡不該通又酷好浮圖日誦佛經所至學生沙問質問者坌集嘗奉詔撰李翰林集註柳文事實王覽之嘉賞鏤板以傳又有所著文章數百篇及南都集子八証詡諲讜詵讓二人祝髮証詡讜詵皆登第歲廩母証禮部尙書詡閤門祗候諲錄事讓雜職署令讓孫雍

讜少聰悟善屬文明宗初爲正言論事忤貴倖落職尋起爲吏部員外郎出按東南道有聲績累遷參知政事神宗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章乞退遂致仕閑居扁其齋曰雙明與弟守太傅詵及太僕卿致仕張白牧東宮侍讀學士高瑩中判秘書省致仕白光臣守司空致仕李俊昌戶部尙書致仕玄德秀守司空致仕李世長國子監大司成致仕趙通等爲耆老會逍遙自適時人謂之地上仙圖形刻石傳於世熙宗七年卒年七十七謚靖安子臣胤尙書臣英郎中臣胤子璘

璘器局宏深少不護細行與豪俠子薄遊蒱酒閒年幾三十始發憤讀書康宗朝登第歷臺諫高宗時出爲羅州副使時原栗人李延年自稱百賊都元帥嘯聚山林寇掠州郡璘與指揮使金慶孫擊破之以功超拜右副承宣累遷參知政事蒙古大擧入侵宰樞請遣安慶公湣如蒙古乞班師王不允璘獨前奏曰愛子之情無貴賤一也然不幸有死別者殿下何惜一子今民之存者十二三蒙古不還則民失三農皆投於彼雖守一江華何以爲國王不得已頷之宰樞欲使僕射金寶鼎從安慶公行王以璘代之先是永寧公綧質蒙古及安慶公至帝以爲實永寧公母弟禮待甚厚黃驪人閔偁訴於帝曰綧非王親子且高麗族誅李峴降城官吏亦皆誅殺帝謂綧曰汝前稱王子何也對曰臣少養宮中以王爲父后爲母不知非眞子也今使臣崔璘實前日以我入質者也請問之帝問璘對曰綧乃王愛子非親子也所進表在可驗帝曰愛子親子異乎曰愛子者養人之子以爲已子也若所生子則何更稱愛乎帝驗前表皆稱愛子遂不問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嘗再知貢擧號稱得士四十三年卒謚文景臨絕妻子泣曰我輩何依而生璘微笑曰爾輩其爲戎乎後果俱沒戎兵

詵明宗時爲右司諫時恭睿太后患乳瘡王召弟僧冲曦侍病冲曦多亂宮女又通公主穢聲聞外詵疏諷曦穢行請出之於寺王大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遂罷詵自後臺諫無敢言者朝臣皆附冲曦賄賂公行久之判秘書省事與吏部尚書鄭國儉等讎校增續資治通鑑又刊正太平御覽神宗朝累遷參知政事王以詵年高有德超拜守太傅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旣而引年致政熙宗五年卒輟朝三日謚文懿詵以文學聞於世恬淡寡言不以門地自負禮賢下士再知貢舉多得名士配享熙宗廟庭子宗源宗峻宗梓宗蕃宗源檢校太子詹事宗梓左僕射子昷宗蕃承宣子坪

宗峻神宗四年擢魁科高宗朝累官至左承宣舊制國子監以四季月六衙日集衣冠子弟試以論語孝經中者報吏部吏部更考世系授初職宗峻欲令其子試之國子正錄以非試日不聽宗峻屬崔瑀請之乃得試時人譏之歷左散騎常侍知門下省事累拜至門下侍中二十九年乞退王不允曰崔侍中終始一節淸廉奉國比來國家多故議論紛紜臨機善斷遷都衛社功無與比豈循常例遽令謝事遂賜几杖三十三年卒爲人嚴重寡言喜聲色居處飮食過侈靡

昷氣度雄偉倜儻敢言善斷事高宗朝登第官累樞密院使金俊謀誅崔竩邀與計議昷子牽龍行首文本與中郎將李柱敢員庾泰校尉朴瑄隊正俞甫等密爲書通于竩及誅竩籍其家得書一通乃文本洩俊謀也俊與柳璥請殺文本等王曰此輩狂惑唯圖目前何知大義赦之可也然卿等有請可流之璥等固請王曰必欲殺之何更聞爲卿等可自爲之乃起入內璥等伏地謝罪遂流文本于島昷有怨言忌者謂俊曰昷怨公等恐他日生變俊遂白王曰昷恃家世驕傲嘗廷叱上將軍趙日成今又怨臣等臣等皆不自安請罪之王不許俊等力請王不得已流黑山島押行別抄到昷家直入昷叱曰此非賊家乃宰相家也遂坐聽事呼別抄謂曰吾何罪曰不知昷曰汝不知吾又何知談笑自若至江見所乘船小且無帳幄立馬曰宰相乘如此小舸邪別抄即改之遂乘而去明年將軍李仁柱謂俊曰崔昷大相也非罪遠竄朝野嘆惜宜速召還俊聞于王乃還元宗初復拜樞密院使尋遷守司空左僕射九年以守太傅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卒昷嘗與河干旦李淳牧同在誥院河李俱有文名昷倚其閥閱待之甚輕河李亦不屈有勑撰進荅隣國徵詰書昷當秉筆搔首苦吟未得其意擲筆罵曰此鄉曲布衣輩所以自負者耶子文本文立文立三司使

文本蔭授刪定都監判官補牽龍行首累拜親從將軍忠烈初拜承宣鷹坊吳淑富方文大等自草宣傳消息三通因李貞以進曰羅州長興管內諸島民請專屬捕鷹又籍洪州曲楊村民戶口悉屬鷹坊又三道內能捕鷹者勿限名數皆免徭役王命承宣亟寫行之令一聽淑富等指揮文本言淑富等所至虐民逞欲按察守令懲安戩辛佐宣之事莫敢誰何且屬鷹坊者悉免徭役國家安所調發請勿遣淑富等臣以消息諭諸道按察使亦可辦也不從二年以密直副使版圖判書卒年四十四無子文本姿魁梧性高倨沉重不苟俯仰有大臣體嘗有上國使者問於人曰汝國中若此者有幾人乎

坪性沉厚謹言行高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忤權臣出爲定遠副使召還拜刑部郎中累遷樞密院副使以伯父宗峻親嫌不得入省卒年五十五無子

雍字大和初名夔少嗜學與同志十人約十年讀書未數年餘皆弃去雍獨力學十年無書不讀時以博洽稱高宗時登第補大官丞累遷典理佐郎忠烈王自太孫時迎以爲傅及即位留意文學召拜國子司業日與論通鑑歷官國學典酒世子宮令眷遇尤重以目有圓翳終不得典誥十八年進副知密直司事文翰學士致仕卒雍性巧好音律聚學徒授書多公卿貴胄少寒素者時有金保宜者中第雍實借述人譏之子元中元直元直子瑩自有傳

李公升

李公升字達夫淸州人六世祖希能五世祖謙宜皆從太祖定三韓爲功臣公升少穎悟能屬文仁宗朝擢第直翰林院累遷右正言毅宗初轉殿中侍御史奉使如金時使金者例收管下軍銀人一斤公升不取一錢人服其淸王嘗乘月遊淸寧齋目公升曰秋月澄霽無一點塵正如公升胸中官累右承宣左諫議大夫王督署宦官鄭諴告身公升不得已署

之轉知御史臺事王又召公升及中丞宋淸允侍御史吳忠正等曰鄭誠自寃人在襁褓時辛勤阿保以至今日故除權知閤門祗候以酬其勞已經三載卿等不署告身實非臣子愛君之心苟不署之若輩皆葅醢淸允忠正俯伏流汗獨公升不奉旨王怒譴出之後王又召臺諫督署誠告身皆唯唯公升猶不奉旨王責公升曰汝嘗爲諫官旣署誠告身今反不署何也對曰臣悟昨日之非故不奉詔王怒勑公升就舍諫議大夫金謁等又上疏諫不報王尋命公升出視事陞知奏事金逭使賜羊有一羊四角公升以爲瑞獸表賀時人嘲爲四角承宣王親締大廟公升邀奏祀事已辦王入廟庭則未辦王太怒欲加重責賴右承宣李聃營救遷刑部尙書先是王於館北宮作窟室築臺飾以金玉極侈麗與宦者白善淵王光就等置酒召公升謁聃縱飮王醉入幕命左右唱和公升句云功名富貴盡驅花下之三盃至是見斥人以爲詩讖後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尙書二十二年上箋請老遂以參知政事判工部事致仕園中結茅宇穿沼築塢植花卉幅巾藜杖逍遙某閒賓客子弟有造謁者輒以詩酒相慇不喜食肉殺以蔬果而已明宗三年李義方等搜殺文士公升匿佛日寺有邀功者摘詣義方公升嘗卜延福亭之基遂興大役人多怨之以故義方欲殺之賴門生文克謙免五年王尊舊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謚文貞翌日柩未窆子椿老桂長以陰陽拘忌徑還其家克謙竟襲事公升美鬚髯童顏不老操行高潔不事生產性輕躁不能容人之過見輒慢罵初內侍趙剛賓家與公升第相對剛賓嘗左倉日受人賂米公升熟見之一日剛賓謁公升于樞密院公升於坐中數其事厲聲罵之剛賓大慙又僧覩遊好遊公卿閒克謙嘗携謁公升熟視曰此僧無可取不意公僧也遂罵逐之然後飮酒盡歡椿老字固存官至參知政事熙宗五年卒年七十七謚貞肅嘗按西海吏民畏服累歷宰要以淸謹稱桂長登第累官至守太傅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修國史四掌貢擧所取多知名士

申淑

申淑高靈郡人博覽群書仁宗朝登明經科以淸儉忠直著名累遷御史雜端毅宗初淑與侍御史宋淸伏閤言事三日不報淑等謝病歸第後除右諫議大夫又伏閤言事平章文公元知門下崔子英始與議不至內侍尹逢文聚怪石築假山于壽昌宮北園構小亭其側號曰萬壽以黃綾被壁窮極奢侈陞奪人目一日王宴于亭將罷假山頹牝雞鳴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靖崔均深等伏閤三日請黜逢文及韓就李大有榮儀等不聽瑩夫等杜門不出御史大夫崔允儀獨不與伏閤淑乃與給事中林徹等復上疏切諫王勉從之黜逢文等四人後數月淑又伏閤力陳時弊公元子英及平章庾弼政堂文學金永錫又不至十二年轉知門下省事時王以宦官鄭誠權知閤門祗候淑與諫議大夫金謁柳公材中書舍人洪源滌起居舍人金于蕃左正言許勢修等上疏諫之不得淑復獨詣闕上疏請削誠職王曰古無大臣獨諫者對曰自祖聖創垂以來亦無宦寺拜朝官者至聖朝始有之無乃不可乎臣聞此以還居常憤懣食不知味故敢來請若臣言非請誅臣是則願賜渝允王乃削誠職然惡其彈劾不已月餘左遷守司空明年弃官歸鄉有詩云耕田消白日採藥過靑春有水有山處無榮無辱身尋召還以參知政事致仕十四年卒

韓文俊

韓文俊大興郡人父惟忠以勤儉正直見重於時官至平章事文俊性雅正少能屬文有逸氣惟忠嘗謂人曰興吾門者必此兒也仁宗朝登第才名聞於世時方重外寄歷長州長興南原三郡副使南京副留守皆有惠政門人吳世材嘗投詩曰南蘇三郡俗東撫一州民世謂寶錄明宗初拜大府卿擢樞密院右承宣陞副使忤宋有仁降授判司宰寺事官累參知政事寶文閣大學士判禮部事遷政堂文學判兵部事十四年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銓敍平允明年因星變上劄字詐乞退不允及年七十謝事家居日與高人韻士逍遙詩酒二十年卒輟朝三日謚貞懿文俊有識鑑三掌禮闈所取多名士

文克謙

文克謙字德柄南平郡人父公裕知門下省事集賢殿大學士謚敬靖克謙初以伯父公仁蔭補刪定都監判官國制以藍衫就試者例不過三赴克謙屢擧不中嘆曰白衣且十赴

藍衫何止三赴請以五赴爲限朝議從之遂爲恒規克謙從
官未常廢業毅宗時登第累遷左正言伏閤上疏曰官者白
言安有是辱明宗即位授諸臣職秩克謙使嘗批目李義方
白王拜克謙右承宣御史中丞文臣若李公升等多賴以免
武官亦倚之多咨訪故事尋兼龍虎軍大將軍至爲宰相猶
兼上將軍克謙有女在室義方弟隣婁之由是癸巳之亂一
族皆免左諫議金莘尹等上疏以爲承宣王之喉舌但出納
惟允可也今李俊儀文克謙職兼臺省居中用事請解兼官
不允翌日諫官伏閤力爭改俊儀爲衛尉少卿克謙爲大府
少卿一日近臣上壽夜分未罷左右稍喧克謙諫曰此前王
之所以廢者可不戒哉因勸王入內遂罷俊儀怒罵之轉禮
部侍郎拜樞密院知奏事累陞知院事與宋有仁有隙左遷
守司空左僕射自拜司空不受祿世服其廉丁母艱踰年起
復還舊職頃之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戶部事太
子太保初禮官奏太后忌日在仲冬請於孟冬行八關禮王
以問相府克謙曰太祖始設八關蓋爲神祇也後王不可以
他事進退之況太祖構于神明曰願世世仲冬無令有國忌
願以利劒決之兵異之擒致諸將前諸將曰此人吾輩素聞
名者勿殺囚于宮城毅宗南行於馬上嘆曰朕若早從克謙

若不幸有忌則疑國祚將艾也故自統合以來仲冬無國忌
今有之是國之災也而又以孟冬設八關固非太祖意禮官
所奏不可許從之十五年判禮部事時韓文俊於班次爲第
二次克謙次崔世輔及文俊爲冢宰克謙當遷亞相然不欲
居世輔上先自退遜使世輔判兵部登亞相已居其次世輔
亦牢讓曰我於文公受恩實多敢居其上王以禮部在兵部
之上故拜克謙判禮部爲亞相世輔次之識者多其讓明年
彗中書門下兩省判兵部事尋權判尚書吏部事十九年卒
年六十八輟朝三日謚忠肅性孝友慈仁忠謇正直食不過
數器衣不服文綵三掌禮闈所舉多名士時稱賢宰相然聽
權豪于請不察賢否銓注多舛又官其嬖僕子弟分遣僕從
廣植田園時議惜之王嘗作詩一絕賜克謙曰一寸靈臺萬
事侵唯餘憂慮日加深短懷拙智一難斷白髮千莖已滿簪
克謙和進曰年光荏苒暗相侵輔國思量日漸深自顧君恩
猶未報無情白髮已盈簪人謂二詩俱有衰謝之氣王終見
廢克謙未幾而卒蓋未必不爲詩讖配享明宗廟庭子侯軾
惟夠惟夠官至知門下省事妻私通家臣事覺崔忠獻配家
臣于遠島惟夠五世孫逢漢自有傳

柳公權 澤

柳公權字正平儒州人六世祖大丞車達佐太祖爲功臣公
權少好學工草隸登第調翼陽府錄事明宗初直史館累遷
兵部郎中後以禮賓卿如金賀萬春節金人稱其知禮轉右
副承旨陞右散騎常侍知奏事啓事稱旨多稗益進同知樞
密院事二十五年以疾乞退王愛其文學不欲去乃曰朝廷
有舊德社稷之福卿何退之遜公權三上章從之居一年疾
病親屬進藥公權曰死生有命却不飲疾革王特拜政堂文
學參知政事卒年六十五謚文簡性公廉居官不懈子澤彥
琛彥琛同知樞密院事

澤登第官至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高宗嘗設藏經會
於宜慶殿澤製疏曰雖自篤克勤之念罔敢怠荒不幸遭多
難之時未能制御諫議大夫朴玄圭曰所謂未能制御者必
指晉康公使告崔忠獻忠獻即呼澤問之澤大笑自若人以
爲玄圭與澤有宿憾以此激之子瑗自有傳

趙永仁

趙永仁橫川人少不群有宰相器度博學善屬文毅宗朝登除監門衛錄事累歷左正言起居注中書舍人陞諫議吏部侍郎轉司宰卿仍兼諫議十五年卒年六十四性淳厚好揚策謂全州書記政有聲明宗立命永仁輔導太子累遷爲承人善王常呼爲直臣然在諫省九年無一建白物議少之宣多所匡救物論歸重驟陞參知政事政堂文學翰林學士

李純佑

承旨守太尉上柱國神宗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金使詰明宗遜位事曰有勑必以詔親授前王朝議難之永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日乃至必欲親授請留待數月金使曰苟如是不必親授翼日傳詔于王永仁以眼昏乞退加門下侍中仍令致仕五年卒年七十王悼甚贈謚文景後配享神宗廟庭子準冲準登第仕至承宣冲自有傳

王世慶

王世慶初名肱開城人八代祖希順佐太祖定三韓爲功臣世慶毅宗時登第倅京山府以清白稱秩滿罷歸家數年家貧好學手不釋卷隣人欲爲宰相李之茂祈壽請世慶作疏之茂覽其疏奇之補國學學諭改同文院錄事有宋進士簫上達隨商舶來好相人相世慶曰君象眼後必貴勿憂屯蹇明宗立金移牒徵詰使者絡繹世慶撰詞命甚稱旨王嘉之

林民庇

林民庇字德明甫州人少沉訥以門蔭補禮部主事毅宗朝擢第出守溟州浚渠溉田以廉勤稱入爲大常府錄事孤立

無援九歲乃遷四門博士轉閤門祗候及倅晉州有惠政明宗召拜右正言累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拜樞密院承宣簉諫出納多所稱旨王恨相知之晚陞知奏事有李居正者少與民庇同學無他才能王欲授正言問民庇曰居正何如人能沈默不臧否人物者乎對曰居正性和平且訥默非耿介者也王曰若爾宜爲正言乃授之民庇後爲樞密使御史大夫性佞佛常寫佛經有僧曰嚴在全州自謂能使眇者復視死者復生王遣內侍琴克儀迎之在道胃綵巾乘駿馬以綾扇障其面徒衆遮擁人不得正視來寓普賢院都人無貴賤老幼奔走謁見里巷一空凡盲聾躄啞有廢疾者狼藉於前僧以扇揮之迎入天壽寺居南門樓上宰輔大臣亦趨謁士女競布髮以籍僧足僧令唱阿彌陀佛聲聞十里其盥漱沐浴之水苟得涓滴貴如千金無不掬飲稱爲法水能理百病男女晝夜雜處醜聲播聞祝髮爲徒不可勝數時無一人諫止者明宗漸驗僧詐放還其鄉初僧誑人曰萬法唯一心汝若勤念佛曰我病已愈則病隨而愈愼勿言疾之不愈於是盲者言已視聾者亦言已聞以故人易惑中書侍郎文克

謙以微服致禮民庇亦拜於樓下十八年參知政事進中書平章事有池得琴者代民庇爲大常錄事得琴尙在大常民庇已爲平章世誇其遷擢之速民庇爲相挺然有古風三掌貢舉得人尤多好善周急確實無華故武夫悍卒亦知景仰年七十三上表乞骸特授守司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二十三年卒謚文靖無子

崔陟卿

崔陟卿完山吏登第毅宗初補京山府判官性廉介吏民畏愛秩滿還京足不至權門者十餘年判吏部事崔允儀聞其清直欲授耽羅令陟卿以其再除外寄地且僻遠固辭允儀曰耽羅地遠俗獷爲守實難故以子補之幸子勿憚往撫遠民不爲國家憂則當報以美官陟卿不得已就任興利革弊民皆安之及還允儀已死陟卿貧甚無以自存將還鄉會全羅按察使馳奏耽羅人苦令尹侵暴以反乃曰若得陟卿爲令當釋兵王謂宰相崔奭偶曰有賢如此何不用之召賜綾絹即除耽羅令陟卿請挈家以赴王許之任耽羅者與室僧自陟卿始耽羅人聞陟卿來即具輕艦迎之比入境皆投戈

羅拜曰公來吾屬再生矣按堵如故明宗元年以詹事府注簿召還轉監察御史拜左正言知制誥出爲楊廣忠清二道按察使所至皆有聲績遷兵部員外郎以能治劇又出爲安北都護副使累歷禮部侍郎秘書監清名勁節老而不衰十六年卒年六十七初侍郎朴椿齡守完山以聯句選群彦得陟卿崔均崔松年及遞還與之偕勸令就學後三人皆爲名士時號完山三崔

咸有一

咸有一恒陽人太祖功臣廣評侍郎規五世孫也父德候尙衣奉御同正有一早孤養於舅年十五至京父執宰相李俊陽憐而客之補吏部記官仁宗十三年西京反有一以省吏從軍有功調爲選軍記事夙夜剋苦公耳忘私家貧常衣弊履穿時禁軍廚食不如式軍士議曰若得弊衣記事必不如是會兩府舉廉吏樞密使王冲薦之上素聞名得之甚喜召入內侍勾當軍廚事王嘗幸長源亭命近臣射有一中的受金帛不入於家盡資之具軍廚什器後修寶城廉勤有聲績毅宗朝復入內侍掌橋路都監有一營酷排巫覡以爲人神

雜處人多疵癘及爲都監凡京城巫家悉徙郊外民家所畜淫祀盡取而焚之諸山神祠無異跡者亦皆毀之聞九龍山神最靈乃詣祠射神像旋風忽起闔門兩扇以防其矢又至龍首山祠試靈無驗焚之是夜王夢有神求救者翼日命有司復構其祠轉監察御史出爲黃州判官屬郡瓜州有鵂鶹岩洞世謂靈湫有一巢郡人塡以穢物忽興雲暴雨雷電大作人皆驚仆俄頃開霽悉出穢物置遠岸王聞之命近臣祭之始設祀典又爲朔方道監倉使登州城隍神屢降於巫奇中國家禍福有一詣祠行國祭揖而不拜有司希旨劾罷之明宗即位召入內侍尋除兵部郎中時武夫執兵橫行街卷閭及見有一莫不倒兵而過遷累尙書左丞有良謀合同正盧若純主事同正韓受圖詐爲有一及平章事李公升內侍郎將少監獨孤孝等嘗投忠州賊亡伊欲引與爲亂亡伊執其使送于安撫別監盧若冲若冲收械押還王命承宣交章劾鞫之若純等曰今弑君之賊當路爲大官吾輩不勝憤激欲引外賊與之誅剪顧吾輩名微恐或不從以有一公升等素有物望故詐爲其書耳王聞而義之重房請治其罪皆踪

配遠島若冲以若純之兄亦坐黜中書門下又奏有一罪削內侍籍九年年踰七十乞退以工部尙書致仕十五年卒年八十遺命薄葬有一平生衣用麻布器用陶瓦不事生產其妻謂之曰諸兒欲及公生時頗立產業基址何不慮耶荅曰予孤立無援勤儉守節以立門戶兒輩但當正直節儉以俟命耳何慼慼於貧窶乎子和曦淳淳登第以文章節行名於時

廉信若

廉信若字公可峰城郡人仁宗時登第調廣州掌書記履正奉公丁父憂廬墓三年命有司旌閭選充詹事府錄事明宗即位以潛邸舊恩特授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轉判大府事掌試所取多名士王益器之信若有田在峰城鄭仲夫奪之既而還之信若遣奴收穫仲夫家奴遨奪與之鬪仲夫捕信若奴付衙獄殺之令重房劾之王不得已罷信若尋拜吏部尙書後爲西北面兵馬使金遣八將軍來屯義州關外翰林學士承旨出按西海又爲西北面兵馬使所至皆著聲績官至政堂文學太子少傅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謚文平知命爲相有古大臣風再掌禮闈以得人稱若趙冲韓光衍阻大海無路請兵此皆虛說請問告者名金將曰龍州人某信若使人往索則已逃矣令諸城物色之得於永清縣鞫之其人果服曰吾父常以國家密事告金人多獲厚利及其死囑諸我故我以此恐愒遨彼厚賞耳遂斬之沒其母爲官婢擢樞密院副使翰林學士承旨累遷至政堂文學禮部尙書仍令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孝文爲人體短膽大世比愛嬰分符杖鉞所至有聲績聰警博覽强記尤長於范曄漢書一時高文大冊多出其手

李知命

李知命字樂叟韓山郡人博覽群書善詞賦工草隸年十八擢第調黃州書記居官廉直民有飢者盡心賙恤流氓襁負而至後爲忠州判官政如黃州鄭仲夫之亂內外文臣逃竄無所容州人感知命惠政謚之知命獨免及明宗立以知命有文章德行擢尙書右丞尋除右諫議大夫歷右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出按西海又爲西北面兵馬使所至皆著聲績官至政堂文學太子少傅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謚文平知命爲相有古大臣風再掌禮闈以得人稱若趙冲韓光衍

李奎報俞升旦劉冲基皆其所取子唐髦少有詞藻有父風擢魁科仕至國子司業

庾應圭 資諒

庾應圭字賓王初名元規茂松人父弼以文行顯質直不阿毅宗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王嘗拜宦官鄭諴爲祗候弼論執不署告身王再三諭之竟不從故終弼之身諴不得拜其剛正類此謚恭肅配享毅宗廟庭有子五人應圭其長也性穎悟美風儀時稱玉人善屬文再舉不第入補內侍驟遷參官持論端方臨事果決若夙成然同列不敢以年少易之出倅南京政尙淸簡一介不取於人其妻因免乳得疾但啜菜羹有衙吏密饋隻雉妻曰良人平生未嘗受人饋遺豈宜以我口腹累淸德耶吏慚而退遷閤門祗候再轉考功員外郎鄭仲夫等廢毅宗立明宗明宗素聞應圭名復召入內侍授工部郎中使賫表如金告奏應圭入境帝詔婆娑路不納令有司移文詳問應圭對曰前王久病昏耗不治以母弟晧權攝國事帝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應圭至帝覽表曰爾國雖小亦知君臣之義兄弟之序乃何廢兄篡位造飾虛辭欺罔上國宜行天討以懲其罪應圭對曰前王不幸有疾子亦不慧故遵先父王遺命讓位于弟耳小國安敢欺罔天子陪臣雖就湯鑊鈇鉞之誅更無異辭不屈帝猶疑之以問宰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孫嘗有表自陳生孫之喜一也晧嘗作亂晛囚之二也今晛不遣使晧乃遣使三也朝廷遣晛生日使晧不轉達於晛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必晧篡兄誣請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即遣使冊命帝曰封一國之君詢於民衆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其遣使以詔書詳問王晛遂以不允前王讓位回詔授應圭應圭奏陪臣所獻二表也新王之表何無回詔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臣之職也臣今辱命罪不容死與其生還本國寧隕身上國聞於天下因不食具服立庭向闕待命晝夜不移三日館伴以聞帝屢使勸食猶不食從者夜密進水漿應圭叱之曰汝亦人耳何行詐之甚邪及五日形容枯槁氣息將絕力不能立數至偃仆帝憐其忠誠遣大臣慰諭曰爾國雖小有臣若此已寢問罪之議將降詔依允汝且就食毋傷生應圭曰宸眷雖厚臣不受回詔何敢食乎受詔之日乃臣續命之辰不食七日帝益憐之授回詔賜御饌幣帛厚慰而送之及還以功擢軍器監兼太子中舍人賜金紫宰相又請錄應圭子孫以勸後來從之後金人每使介往來必問安否一日宮闕災應圭先詣景靈殿抱五室祖眞以出又至中書省出國印金甫當起兵欲討仲夫等仲夫等搜殺文臣幾盡一卒執宰相尹鱗瞻縛之次縛應圭應圭厲聲叱曰汝賤卒敢辱宰相與郎官乎卒不敢近應圭往見諸將曰未聞無禮義而能保國家者也且古法刑不上大夫公等有志匡國宜法古先柰何使賤卒縛辱大臣況尹公有將略廟謀若國有大事舍此人不可又多殺無辜必有殃禍諸將曰庚寅之事微公告奏吾屬葅醢矣乃迎坐禮之遂解鱗瞻縛轉殿中監四年趙位寵起兵西都諸城響應王以應圭素有名望命宣諭諸城諸城稍稍效順拜工部侍郎明年又與給事中史正儒往西京宣諭見位寵諭以君臣大義辭意慷慨位寵即上表請降應圭將還西京裨將李仁白明等送之據應圭鞍與語辭頗不恭應圭罵曰汝微卒何得無禮於天使耶仁等拜謝行至生陽驛正儒困且疾請留宿應圭不聽曰幸脫虎口宜達曙亟行至高原洞仙兩驛正儒復固請留宿又不聽翼日入京位寵果遣精騎追至洞仙驛不及憤怒斬其館吏而還是年卒年四十五子禧世謙禧春坊公子世謙戶部侍郎子碩自有傳

資諒字湛然應圭之弟也莊重寡言毅宗朝文臣大盛資諒年十六與儒家子弟約爲契欲併引武人吳光陟文章弼衆皆不肯資諒曰交遊中文武俱備可矣若拒之後必有悔衆從之未幾鄭仲夫作亂同契者賴光陟章弼營救皆免資諒蔭補守宮署丞尋出守龍岡縣諳練吏治摘發如神一方稱之歷任臺閣所至有聲出鎭東北廉按東南無不畏威讋服然濟以恩信故民便之高宗時累拜尙書左僕射引年乞退與致仕宰相爲耆老會事佛甚篤十六年卒年八十子靖敬玄珪皆登第靖珪早死敬玄累遷至諫議大夫嘗掌監試以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爲題舉子解題意敬玄誤解以誠信之信有一生前詰是非敬玄怒黜之時人譏之

玄德秀

女德秀延州人鐵面犀骨有膽略以意氣自高言語岑大人之分盈監察御史林擢材錄事李唐就等懷印至延州曰兵馬使既死吾等無所歸請活我耶於是州人以德秀弟宣旨或譏之幼聰悟異常延州分道將軍金稚圭見而奇之携至京讀書通大義善屬文屢舉不第有疾歸鄉里明宗四年趙別監龍虎軍將軍利厚權行兵馬使事德秀權監倉使事唐就仍爲兵馬錄事逐易置部署殿兵守之安北都護都領姜位寵起兵西京邑嶺以北皆應之德秀與其父都領覃胤謂過文與三十四城都領致書延州將吏曰上京將發大兵討州將曰昔契丹蕭遜寧侵我列城並降而我州獨屹然固守北濱諸城諸城實無罪故西京趙尙書惻然欲救吾等徵召功載王府今位寵包藏禍心旅拒王命天地所不容苟懷忠士馬而貴城獨不至何也若有異謀不從者當赤其族宜率義者可忍從耶遂與州將望闕拜連呼萬歲閉城固守位寵兵赴西京使無後悔雲州郎將君禹又遣邀孟賓書諭之曰遣人牒延州趣之曰今北界四十餘城兵已會于此獨爾城西京差使員率四十餘城及諸寺院僧萬餘兵欲攻貴城宜不至將舉銳兵問罪愼勿聽二三人語宜秣馬與師速赴西愼思之速赴召擢材斬孟臬示城外俄而西兵來攻城擢材都城中推德秀權行兵馬臺事德秀遣州將彥通等三十餘擊破之至暮西兵復屯城南呼謂曰東北諸城舉兵欲正三人擒賫牒者殺之位寵又牒云今發兵者將以救北蕃列城韓獨爾城不應故舉兵來攻有斬利厚兄弟擢材唐就等開也列城兵已至清川江獨爾城不至將發兵往滅之於是州門出降者將加厚賞不爾必屠之德秀自南門出擊之西兵人頗洶洶有欲應位寵者德秀詐爲猛州將吏書密令城外遂趣京都至京西爲李義方所敗乃曰雖不能得志上都延民投城中曰上京兵十領已踰鐵嶺自東界將擒西都凡州州以小城久不下不可不討復趣延州圍數重德秀遣高勇鎭爲位寵註誤者不可輕發兵其各堅守以待之城中人信之無二心德秀與其州副使崔博文判官安之彥金公裕等之唐就等急擊大敗之擒殺甚衆西兵復來攻德秀又出擊分兵屯守諸門兵馬使車仲圭趣延州至雲岬驛雲州人殺大破獲兵仗無算明年金遣高羅奉兵來屯延州境城中皆

懼高羅曰帝聞爾國列潘拒王命獨爾城不從久爲賊所逼勢甚危命予領兵爲援爾等勿疑覃胤素以恩信聞于金人至其陣以實告之高羅下淚曰帝所聞果信也有急吾當助之爾等宜勵忠義一心王室遂去諸城兵復攻延州德秀又擊敗之王拜覃胤爲將軍安北戶長魯文腴爲閤門祗候使居其鄉德秀爲內侍祗候安北都領宋子清文臣老姜遇文職賞有差並使居京以安北初附位寵而後背之也德秀上書請納祗候告身赴舉不許尋出爲安南都護副使爲政廉明吏民敬畏尤惡淫祀禁令甚嚴巫覡不得入境有吏執女巫與其夫至德秀訊之願謂同僚曰此巫非女乃男子也同僚笑曰非女安有夫乎德秀令祼視果男子也先是巫出入士族家潛亂婦女其被汚者亦差之不以語人故所至恣淫穢至是一方服其神明入爲都官郎中時散員同正盧克清家貧將賣家未售因事出外其妻受德秀白金十二斤賣之克清還謂德秀曰予初以九斤買此家居數年無所增飾而得十二斤豈可乎請還之德秀曰爾能守義而獨予未耶遂不受克清曰予平生不爲非義豈可賤買貴賣以顯于貨子若不從當悉還其直復吾家也德秀不得已受之曰予豈不逮克清者乎遂施佛寺聞者莫不嘆息曰今世得見如此人耶後拜吏部郎中諫官奏不宜授邊城人乃改授兵部郎中轉司宰少卿德秀妻養母死妄告妻母服事覺劾罷神宗朝起拜殿中監累遷兵部尙書致仕高宗二年卒

崔均 甫淳 允恬

崔均字幹儒全州人自幼才學出群仁宗朝登第累轉少府注簿時宰相崔允儀奉旨擇文士詳定禮儀均首居其選允儀遘疾數宗道中人問所欲言者奏曰臣蒙國重恩備位將相至於子壻並居華顯更無所望爲國大用者唯崔均耳王即授閤門祗候明宗立擢戶部員外郎屬內侍尋遷禮部郎中兼太子文學賜金紫金遣使問王即位之故命均爲接伴使金使屢致詰問辨解無差舛金使服其敏給趙位寵起兵西京以均爲東北路都指揮使往諭諸城均歷抵登和等數十城回至寶龍驛王遣李景伯權授均禮部侍郎充兵馬副使與兵馬使合擊西京均開命謂景伯曰吾覩諸城皆與位寵連結懷二心敵兵若至向背未可知然君命可避乎即

入和州營是夜位寵將金朴升趙冠等來攻郎將李琚開門納之均與兵馬使大將軍李儀御史智仁挺被執均罵曰賊右常侍崔誠中書舍人崔允儀等論巨公及宦者金昆等七人請黜之王不聽誠等伏閤力爭三日乃從之巨公累官至帥位寵起自行伍位至八座國恩莫大而乃忘恩背義舉兵構逆天地神人所共憤其覆亡可立待也汝等助其凶惡拘執王人若官軍繼至汝輩皆爲齏粉罵不絕口均儀及幕僚之開新主六龍御極符羲易之見大人金主兄弟爭位惡其逼中書省詰云我聖上龍飛非若昏朝渡江之比何用此語遂罷甫淳職未幾拜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高宗朝累官至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卒謚文定嘗撰明宗實錄子允儉允愷允偁奉御允愷登科累轉尚書右丞時崔瑄累世柄國舉朝趨附允愷獨不至其門金仁俊誅瑄以允愷廉平擢爲右副承宣掌吏兵部選官至樞密院使御史大夫

金巨公初名子彪北原人性廉謹起自胥吏入內侍毅宗初

金巨公

人性廉謹起自胥吏入內侍毅宗初

金巨公初名子彪北原

景升至孟州西兵據險以拒與李義旼石麟等擊破之斬四百級孟德二州兵弃城走景升慰居民令按堵撫州堅拒不服雲中兵又至爲聲援景升分兵擊之雲中兵退撫州遂降景伯還以石麟代知西北路兵馬事景升兼處置使金使將時行營兵馬使及四惣管戰不利還京西兵遮路景升迎擊還西兵梗路不得過景升募士卒掩擊殺之王嘉其功陞上將軍知御吏臺事驟遷守大尉叅知政事判吏部事修國史掌銓注雖內寵莫敢撓之進平章事封三韓後壁上功臣勑奏事李光挺郊迎勞問及至王曰卿以死許國使兒徒挫氣功不細矣然大慈尙存社稷之恥也卿其勉之仍命爲後軍惣管使復遣之景升踰鐵關從耀德雲中路行所至風靡西兵入保漣州景升積土城外列大砲攻拔之又斬義州都領崔敬若及令猷令英等士卒入城爭取貨寶景升下令禁止之惟聽取釜鼎於是西北諸城皆迎降遂移師攻西京連提西人負固久不下軍中以漣州釜鼎爲爨器人便之曰公之計遠矣西兵夜出犯陣燒鶯門景升令曰既火矣救之何益因取物投之火益熾明如晝兵不敢入景升恩信素著西人多出城投降者遂與麟瞻破西京擒位寵殺之西京平餘兵尙在復以景升爲西北面兵馬使鎭永清北路處置使李景伯欲與議軍事遣五百騎邀之西人設伏袒擊于路騎兵皆

沒唯郎將高勇之等十餘人走免景升已就途開變馳還八城西人追不及執電吏殺之景伯與景升不愜戰數不利召景伯還以石麟代知西北路兵馬事景升兼處置使金使將還西兵梗路不得過景升募士卒掩擊殺之王嘉其功陞上將軍知御吏臺事驟遷守大尉叅知政事判吏部事修國史掌銓注雖內寵莫敢撓之進平章事封三韓後壁上功臣勑奏事李光挺郊迎勞問及至王曰卿以死許國使兒徒挫氣功不細矣然大慈尙存社稷之恥也卿其勉之仍命爲後軍惣管使復遣之景升踰鐵關從耀德雲中路行所至風靡西兵入保漣州景升積土城外列大砲攻拔之又斬義州都領崔敬若及令猷令英等士卒入城爭取貨寶景升下令禁止之惟聽取釜鼎於是西北諸城皆迎降遂移師攻西京連提西人負固久不下軍中以漣州釜鼎爲爨器人便之曰公之計遠矣西兵夜出犯陣燒鶯門景升令曰既火矣救之何益因取物投之火益熾明如晝兵不敢入景升恩信素著西人多出城投降者遂與麟瞻破西京擒位寵殺之西京平餘兵尙在復以景升爲西北面兵馬使鎭永清北路處置使李景伯欲與議軍事遣五百騎邀之西人設伏袒擊于路騎兵皆

欲讓而假人筆外爲禮文吾不忍爲也王移御延慶宮訛言變生肘腋下扈從百官皆狼狽四散景升獨按轡神色自若崔忠獻謀廢王勒兵市街托議事召景升景升女壻將軍柳森栢疑之自刎死遂流景升于紫燕島又流森栢父得義于南裔景升在島憂憤嘔血卒或云景升有金其奴欲盜密毒之

于學儒

于學儒木州人父邦宰膂力絕人官至右僕射學儒倜儻有氣槩宿衛毅明兩朝忠謹無他李高李義方等將作亂議主兵皆曰在今舍于公復何人哉遂詣其家謀之學儒曰公之志大矣然吾父常戒予曰武官見屈於文官久矣能無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官見害禍及吾輩亦不旋踵汝宜愼之吾父雖沒言猶在耳死且不從及二李得志謀害之學儒懼求娶義方姊得免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卒

盧永淳

盧永淳杞溪人毅宗朝入內侍爲閤門祗候東北面兵馬使及春州道按察使奏京畿伊川安峽東州平康東界永興宣州西海谷州之境寇盜橫行請捕之王遣永淳及兵部郎中

金莊等捕賊首異雙員衣朴等誅之後拜承宣鄭仲夫之亂扈從臣僚多遇害永淳本兵家子且與武臣相善故免官至平章事子孝敦蔭補官歷任中外累立戰功事有利國知無不爲熙宗四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卒年六十二謚懿貞

趙位寵

趙位寵史失世系毅宗末以兵部尙書爲西京留守鄭仲夫李義方等弑毅宗立明宗明宗四年位寵起兵謀討仲夫等遂檄召東北兩界諸城兵曰側聞上京重房議以北界諸城率多桀驁欲討之兵已大舉豈可安坐自就誅戮宜各糾合士馬速赴西京於是岊嶺以北四十餘城皆應之獨延州閉城固守王遣平章事尹鱗瞻率三軍擊位寵又遣內侍禮部郎中崔均爲東北路都指揮使諭諸城鱗瞻至岊嶺驛位寵遣兵急擊大破之位寵先鋒至京西義方擊敗之奔還至大同江收散卒復嬰城固守義方久屯城外位寵擊却之義方兵獲位寵子卿及將軍禹爲善斬之傳首于京明年位寵遣兵擊耀德縣時義方已伏誅王遣殿中監庾應圭給事中史正儒詔位寵曰朕因臣民推戴奄登大寶于今六年賴文武

臣隣協輔獲守不基頃有賊臣專擅國政多行不義害及中外民怨兵起至於無知小民殺傷尤多朕甚哀痛其賊臣已從卿等表奏梟義掃蕩卿等又請降使宣諭嘉乃忠誠遣使宣諭體朕至意更勵忠誠位寵上表請降應圭還位寵悔之遣精騎追至洞仙驛不及不勝其憤斬其館吏而還尋遣左營郎將徐俊明上表賀誅義方王留俊明於法靈寺唯放校尉徐惟挺還上京兵圍連州數月連州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上京兵從開道聲之斬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五十餘人又掩擊于狨園斬七百餘級虜六十餘人時毅宗猶未葬以位寵聲言義方弒君不葬之罪乃發喪葬禧陵將軍朴存威奉使在雲中道每誇納釜之事雲中人應位寵遂斬存威鱗瞻攻西京位寵食盡至啗人屍時出挑戰鱗瞻堅壁不出位寵遣金存心趙規如金奏義方放弒之罪存心中道殺規來泊禮安江王遣中使迎勞拜存心內侍閤門祗候其軍將六十人職賞有差位寵聞之殺存心妻子位寵復遣徐彥等如金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弒之臣位寵請以邑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內爲請兵助

援金主執送彥等東京路都惣管府牒寧德城云西京留守趙位寵三次遣使九十六人賫告奏表文等事今期得所遣人徐彥等狀稱大定十年八月前王遊普賢寺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等執前王及子孫送海島立前王弟翼陽公爲王飾以因病讓位上表大朝大定十三年仲夫等遣人殺前王及子孫官僚等大定十四年位寵上表請王誅仲夫等今年正月王下詔諭賊臣等已誅復有仲夫子筠殺義方等不告國王領兵三萬餘人攻西京相戰至今未決勝否今年六月位寵與北界四十餘城欲屬大朝遣義州都領崔敬若等賫牒婆速路惣管府公文至義州關門爲鄭白臣等所殺又筠等軍馬遮路以此遣大使金存心趙規等各三十餘人泛海來奏不知消息節次再遣彥等其欲屬大朝及諸兵間罪等事委是端的欽奉帝命位寵陳乞事則非大國所容將彥等付彼國施行其彥等衣甲諸物差官交割六年位寵使人詐爲居士服諸兵於西北州鎮至靜州被執位寵與上京兵戰佯敗走上京兵逐至龍興德部位寵回兵擊之上京兵死者甚多麟州人康夫祿升鄭臣等殺防守將軍蔡允和王

遣內侍祗候崔存往諭之未幾夫等又殺義州分道將軍尹光輔防禦判官李彥升以應位寵位寵遣人署諸城僉官麟州都領中郎將洪德謀執位寵所遣人以拒夫等袖刃至德家欲害之德伏兵於門斬之麟瞻攻西京通陽門後軍惣管杜景升攻大同門破之城中大潰遂殺位寵函其首來獻梟于市又執送位寵妻孥

房瑞鸞

房瑞鸞宣州鄉貢進士趙位寵起兵西北諸城皆附瑞鸞謂其兄孝珍得齡曰位寵脅誘諸城土豪僞署官職令收兵赴西京吾曹亦與其中吾婦翁尹仲瞻以兵馬判官在從兄麟瞻麾下壻攻婦翁惰所不忍況位寵所謀不軌終必自敗兄宜熟計孝珍等然之夜密誘州人曰位寵始以誅賊臣爲名故諸城響應稱兵向闕及至郊畿交鋒輒敗官軍追擊僵屍相枕欲收餘燼復謀旋拒氣勢已沮不可復振所恃者惟險固耳若王師一朝拔西京移軍臨之圍城必爲齏粉且位寵之志不止討賊若不改圖恐爲同惡流醜後世今欲率先倡義去逆効順於諸君意何州人皆諾有都領郎將義儒受位寵署爲將軍獨不可孝珍狙射斃之即遣人告義州義州人亦殺位寵所置將景綽等以應遣人賫首從開道飛報行營諸城聞之皆罷兵事聞王嘉之賜孝珍爵散員瑞鸞以同正屬內侍得齡留本州爲戶長未幾州人嫉孝珍獨受爵遂殺得齡及其母

朴齊儉

朴齊儉明宗時以大將軍爲西北面兵馬使趙位寵既敗餘衆復聚分軍爲三有思進軾端進國者爲中軍行首戒訓爲指諭金甫爲前軍行首光秀爲後軍行首散居嘉渭泰連順等州山谷首尾行劫大爲民患焚蕩慈肅二州屠妙德香山諸寺王遣兵討之屢戰失利齊儉始至營與錄事金重甲謀部分諸校發興化雲中道兵爲掩襲計賊依阻山林無定居諸郡人乂多爲賊耳目軍中動靜輒先知之戰始交輒敗北士卒氣沮逗留不進裁留五百人爲聲援引還賊乘勝攻寧州寇化寺驅僧爲兵進攻連州賊勢轉盛然其遊寇日久閭閻無塢壁者劫掠既盡大城皆堅守未易猝拔由是漸就飢窘謀欲降齊儉聞之遣人招誘諸屯賊相率來降齊儉每見降